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主编/刘硕良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

婚礼的华盖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以色列] 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著

（下）

徐新/译

漓江出版社



诺贝尔文学奖作品畅销榜文库

主编／刘硕良

婚礼的华盖

（196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以色列] 撒母尔·约瑟夫·阿格农／著

徐 新／等译

下

藏书

Best-seller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漓江出版社

目　录

下　册

卷二

第一章　恸哭与哀悼……（317）
第二章　一个女子和她丈夫的对话……（340）
第三章　世界及丰富的宝藏/奇妙的万物/古代的传说/布洛德……（351）
第四章　母亲和女儿……（361）
第五章　配偶与婚配……（369）
第六章　有吃有穿……（380）
第七章　祝你走运/人世变迁……（393）
第八章　普珥节的礼物……（399）
第九章　无花果结出无花果/穷人和富人定相遇……（425）
第十章　是谁给了公鸡以智慧/公鸡的命运竟如此难卜……（433）
第十一章　闺女出嫁……（440）

大海深处……徐　新译（455）
第一章　路上的风尘……（457）
第二章　预备上路的人……（465）

第三章　启程……（475）
第四章　途中的诱惑……（479）
第五章　福利与旅客……（484）
第六章　穿越波兰和摩尔达维亚……（490）
第七章　众水……（500）
第八章　海上……（505）
第九章　永恒的秘密……（513）
第十章　伊斯坦布尔……（525）
第十一章　海上特大风暴……（534）
第十二章　圣土……（548）
第十三章　他们站到了耶路撒冷……（555）
第十四章　在圣灵面前……（563）

·附　录·

授奖词 …… 安德斯·奥斯特林（568）
受奖演说…… 撒母耳·约瑟·阿格农（571）
阿格农年表……（577）
译后记…… 徐新（580）

卷 二

第一章 恸哭与哀悼

他不害怕恶毒的谣言，
好人能从不幸中得救，
但还会遭到其他不幸。

布道士说："万物都有生长的季节，任何希望都有时间来实现。"现在，瑞布·余德尔该考虑自己的事了，他思索道：虽然旅途中遇到了许多不幸，我却喜欢呆在罗哈庭；不过现在我该回布洛德告诉我女儿佩赛勒，我已为她找到了男人，在这之前我一直没有向她透露过这方面的任何信息。瑞布·余德尔一向不习惯写信，因为在他看来，一个人的行为总要留下自身的痕迹，应该得知的人上帝是会告诉他的。

如果瑞布·余德尔知道自己妻子和女儿的悲哀是因为邻居们说她们是大毒蛇，是她们把这位哈西德派教徒赶出了家门，他就会立即起程回家。但他考虑的事太多，没有时间对世界上

的事作徒劳的想象。尽管如此，圣贤们认为，倘若一个人对同伴心灵很敏感、很关心的话，就会对他们的境遇产生各种想象；因此当他的同伴苦恼且受到恶毒谣言中伤时，他就该把同伴的苦恼看成自己的苦恼。这一观点和瑞布·余德尔的看法是一致的。他一想起家里的事，就会有一种可怕的心情，使他烦恼不安，耳边就会响起：

你背弃了《托拉》，
你没有在犹太会堂里做祈祷。
你没有吃自己的面包，
灾难使你步履蹒跚。
现在你的钱已用完，
你的辛苦是徒劳的，我的朋友。
对于动摇不定的坏人，
你得不到任何帮助或支援。
当你疲乏不堪回到家时，
看到的将是一口棺材。
告诉我谁死了？
发誓一定是女儿和她们的母亲。
吉特勒从棺材的背后走过，
眼睛红红的，光着背，赤着脚。
吉特勒，请告诉我，佩赛勒现在哪里，
布卢姆和母亲又在哪里？
母亲在黎明时去世了，
佩赛勒于昨天早上去世了。
我深信家里什么也没有了，

只有布卢姆和死神。
可悲的是你没有加快自己的步伐，
现在为时已经太晚了，我的主呀，太晚了。
朝墓地走来，哀哉，
为我姐姐准备一顶黑色华盖吧，
她刚要出嫁就死了，
她的灵魂已到了另一个世界。
第二天就为她们举行葬礼，
布卢姆和吉特勒，你的两个女儿，
像你一样正将她们的母亲和纯洁的佩赛勒送往另一个世界。

处在瑞布·余德尔的位置上，任何人都会放声痛哭，我真伤心。但是他用爱心承受了自己的痛苦，并根据《圣经》的教导去行事："不怕恶毒谣言的人完全相信主的安排。"他不像那些把所有降落在自己身上的一切归咎于命运的人们，但他却像那些知道上帝的眼睛时刻都在注视着自己的那些人们。万能的主是不会离开他的，哪怕一小时也不会离开他的。他认为这一切都是一种考验。"我相信自己的行为已经留下了必要的痕迹，我妻子和女儿都清楚。他们事先都知道了一切；比如说，努塔一定已经回来并告诉她们途中所发生的一切。"

因此，瑞布·余德尔留在罗哈庭仔细了解他未来女婿谢夫特尔对《托拉》知识和才能。不过，当他看到自己的钱一天比一天少时，便开始考虑起回家的事了。他到客栈老板那里付清了账，告别了沃维拉比、谢夫特尔和所有尊重他的人，离开了罗哈庭。

当他们分手道别时，亲家之间流露出从来没有过的高兴。瑞布·余德尔高兴即将回到布洛德，而沃维拉比也为瑞布·余德尔即将离开罗哈庭感到很高兴。沃维拉比为什么感到高兴呢？是不是瑞布·余德尔给了他很多麻烦？可是瑞布·余德尔一直住在一家小客店里，吃住都是自己花钱。不过一定有某种理由使沃维感到高兴。

瑞布·余德尔住在罗哈庭这段时间里，沃维一直担心会有不利他祖先的话会传到瑞布·余德尔的耳朵里。据说他们的祖先是沙贝塔伊·茨维[①]，一位假救世主，愿他的名字被涂掉。据说沃维拉比的祖先，在阿布月初九那天，当我们大家都在为圣殿被毁而戒斋，连一只橄榄大小的东西也不吃时，他却常常躲在地下室吃上半个樱桃。他常说，如果沙贝塔伊·茨维规定的阿布月初九也毋须再遵守的话，那他就真是救世主了。我一定会满足他的需要大吃一顿；如果他不是救世主的话，那我的这一做法与不吃东西也就差不到哪里去了，我只不过吃了一个比橄榄果还小的樱桃。

然而，这半个樱桃却毁掉了许多美好的家庭。撒旦为此跳舞不止。对于沃维拉比来说，替孩子张罗亲事则成了一件十分困难的事。他们的仇人总要设法破坏他的名誉，他们说：看一看这个沙贝塔伊·茨维的后代吧，他的祖先过去常在阿布月初九那天偷吃樱桃。为此沃维拉比一直担心会有人在瑞布·余德尔面前指责他。因为他不知道这事是上帝的旨意，即便世界上所有爱嫉妒的人都想来干预，他们也不能取消这一婚事。如果

① 17世纪欧洲出现的假救世运动领导人，后改信伊斯兰教，使犹太人深受打击。

沃维拉比知道谁是瑞布·余德尔未来的亲家，他会当着此人的面撕毁婚约。但是愿上帝降福于他，暂时闭上他的眼睛，这样他就可能活着看到他儿子的喜庆日子。

瑞布·余德尔告别了他女儿未来的公公沃维拉比，告别了他未来的女婿谢夫特尔，告别了他的亲朋好友，开始踏上了归途去结束他女儿的困境，毕竟上帝是很宠爱她的，赐予她一位身体健康的情人。幸福的佩赛勒找到了自己的情人，一位整天敬畏上帝的学者；啊，我们的主很快就听到了洁净的朱达街和塞勒姆街上响起的欢乐愉快的声音，那是新郎和新娘的声音，上帝总是给穷人以怜悯，并满足他们的需求。

瑞布·余德尔由于为购买礼品和支付宿食费用花光了他所有的钱，因此只得徒步跋涉。任何一个处在瑞布·余德尔位置上的人都有可能对徒步跋涉感到沮丧，但瑞布·余德尔却每走一步都感到高兴，他说："一个人走的步子就是上帝的步子。"当他手里拿着拐杖，肩上扛着背包，弯着腰，大踏步向前走时他最像什么呢？是啊，最像希伯来语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他的拐杖像该字母左边一划，他的身体有点像字母中间弯曲的部分，他的背包有点像驼峰从字母右边凸出来。设想一下，早期的哈西德派教徒为了使得自己的身体能体现出《托拉》代表的字母曾吃过多少苦。例如，当他们在祈祷时举起双手与头顶相平时就和 Shin 三个突出尖角相似，也就是使人敬畏的 Shaddai（意思是万能的主）的第一个字母。瑞布·余德尔做祈祷时一直是这样做的。

在回家的路上，他没有从任何人那里得到一点钱，因为一旦他为他的女儿找到了新郎，他就不再是一个被派出完成任务的使者。瑞布·余德尔认为从前接受钱是自己的责任，但现在

再接受钱就无异于偷。路上如有便车可搭，他就坐车；没有便车，就步行了。另外，他脱下漂亮的衣服，又换上自己的旧衣服。他引用《塔木德》中的话说："一个人的穿着会给他以荣耀。"过去你尊敬我，现在我尊敬你。他是怎样对待那些衣服的呢？他把衣服在风中抖掉汗臭味，然后再用床单将它们包起来夹在肋下，为衣服的主人将它们好好保护起来，他很高兴这样做，把衣服包好还给主人。

两个人一起上路时，彼此会产生一种友爱，在不得不分手时，又会对过一段时间两人意外见面感到分外的高兴。因此，瑞布·余德尔离开罗哈庭，又见到驾车赶路的努塔时，感到分外高兴。用《塔木德》中的话说："山峰永不相遇，而人却时时相逢。"

他走近马车，用平静的语调说道："努塔先生，感谢上帝又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

车夫回答说："我知道阁下会称呼我努塔的，虽然我不是努塔，但我是他的哥哥，他是我的弟弟。因此你可以说，努塔和我的区别是，他叫努塔，而我叫雅各·参孙。"

瑞布·余德尔仔细打量了他一番，发现他的确不是努塔，而是另一个人。《塔木德》把人与人之间的区别分成三个标志，即声音、外表和举止。此人胸襟开阔，粗鼻尖，留了两撮小胡子，一撮向下，另一撮朝嘴巴边向上翘。而努塔的鼻子是圆的，胡子乱蓬蓬的，说话粗声粗气，但精神饱满。学过《托拉》并在思考时用手捻胡子的人的胡子往往分为两撮，而没有学习过《托拉》的人则长着蓬乱的短胡子。瑞布·余德尔根据这一点就敢肯定在他面前的这个人确实是努塔的哥哥。此人曾学习过《托拉》，但最后却成了一名车夫。当然，这位车夫心

里很清楚，他面前这个人一定就是瑞布·余德尔——一位哈西德派的教徒，为女儿寻找归宿曾和他的弟弟努塔一起四处奔波。

雅各·参孙对他的马说，我们要尊重他，善待他，让他搭我们的便车。瑞布·余德尔把自己的行李物品放入马车，然后爬上车，把那包衣服放在膝盖上，使衣服不致弄皱弄脏。

雅各·参孙问道："找到财礼了吗?"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上帝保佑！你是问找到了新郎了吗？上帝保佑！找到了。"

"是个富有的饱学之士吗?"车夫说，"如果是一位饱学之士，就一定精通《托拉》了。"然后他叹息着说希望他走好运。

瑞布·余德尔问道："你为什么叹气?"

车夫说："我想起了巴尔提尔摆在你身旁的白兰地酒坛，因而叹息。多可惜你竟然让人把酒喝了，因为如果你没有把酒给努塔喝，我就会为你的健康干杯，为年轻的夫妇干杯。"

走了一段路程后，瑞布·余德尔对雅各·参孙说："雅各·参孙先生，我知道，因为你妹夫的缘故，你放弃了学习《托拉》。请告诉我，你岳父为什么要你放弃学习《托拉》，让你赶车谋生？他若需要一个马车夫，周围有的是，可以任意找一个。他为何要把他的女儿嫁给一名饱学之士，然后又让他当车夫呢？难道他不能将他女儿直接嫁给车夫吗？他到底追求什么？这样做又是什么用意?"

雅各·参孙回答说："圣书里已讨论过这个问题。自然的本质就是这样，尽管事实上躯体是灵魂的寄托体，但精神和物质不能混为一谈。灵魂寄托于躯体之中，就像车夫坐在他的马车上一样。可是在他们到达城市后，车夫回家了，马车回到了马

厩。一般人就是这样做的。我岳丈喜欢《托拉》并尊敬那些学习《托拉》的人；他喜欢《托拉》不是他外表和心理状态的实质部分。如果你不认为精神因素是自己不可分割的部分，就像马车轮子是马车不可分割的部分一样，那么你的精神因素也就一文不值了。当我说明我岳丈喜欢《托拉》并希望结交坚持学习《托拉》的人，他无疑会原谅我的。但是喜欢《托拉》不是他生活中不可分割的部分。因此他来找我谈这件事时，他做了自己要做的事。”

瑞布·余德尔问：“你妹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雅各回答说：“最好不要问这个问题。既然你已经问了，我就对你直说吧。不过，在我告诉你之前，我必须作一些简短的说明，这样你就能了解我岳丈的性格。这就像努塔说的那样，马车不经过郊区就不能进城一样。”于是，雅各·参孙开始讲述起：

乐长或歌翼的故事

“如果你能原谅我这么说，我希望我的岳丈也能原谅我说他是一个非常粗俗的人。然而他的心一直向往《托拉》，就像马渴望回到马厩一样。只要有新布道士来讲道，我的岳丈一定会进城去听的。过去他常常在安息日前夕做好事先必需做的事，因为他预见到在安息日的那天常有另外的事要做。例如，如果一个圣徒到城里来讲道，他就会去拜访他；倘若你没有亲眼见到他站在那里听讲的样子，你就很难想象他在听讲时是多么地认真。他张大着嘴，聚精会神地听，容光焕发，流露出内

心的喜悦。这不是因为他能听懂布道的大部分内容，而是因为他从未学过《圣经》和《塔木德》。自从他有财产以来，就必须和马和马车打交道，别无其他。他年轻时，只是一个马车夫；如今老了，他能做的就是把马和马车租出去。即使他想弄懂经典的意义，但都是一鳞半爪，还不到讲道的一半内容。

“不过，最无知的人都会懂得的一件事，就是犹太会堂的乐长的身份。我岳丈毫无疑问地会原谅我这样说，他的声音就像车轮发出的吱吱嘎嘎声，多年来这种声音一直都不协调；但他的听觉很好，他常侧耳听歌。如果你什么时候看到乐长和全体合唱队在一起，可以肯定说他一定在他们周围，说不定还会用双马两轮小车把他们带回家招待吃喝，分文不取。为了听一首他高度评价的歌曲，他甚至愿意付出自己的灵魂。有一次，他曾准备放弃自己的灵魂，最后却给他带来了悲伤。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一次，一位双眼炯炯有神的英俊青年走过来问：‘你这里有马车要去某某地方吗?’

“我岳丈对他说：‘如果没有马车，你就不能步行吗？如果你从不行路，像你这样年轻人的腿又有什么用呢?’

“年轻人回答说：‘我有急事，因为我要和那里的乐长订一个合同。’

“‘你是合唱队的成员吗?’

“这位年轻人回答说：‘是的，我是合唱队的人。’

“我岳丈说：‘原来是这么回事，你为什么不早说呢？你认为你有机会不用歌喉招待我而能从我这儿逃走吗?’

“年轻人说：‘在我开始用歌喉招待你之前，要请你先招待我的歌喉。’

“‘我看得出你不是傻瓜。’我岳丈认定这种说法是正确的，

于是便立即为他摆上了饭菜和饮料。

“这个年轻人吃喝的样子简直如同有12个合唱队的人在吃在喝。谁都知道这些都是饭量大的人。我岳丈看他吃的样子想道：‘我肯定这个年轻人总有一天要成为犹太人的一名乐长。’俗话说，吃也是任务。最后当年轻人吃完饭时，我岳丈对他说：‘现在你已经吃饱喝足了，还不快唱！’

“于是年轻人开始演唱特别节目和忏悔祈祷，歌声响彻四方，好像是六月的晚上夜莺唱出的优美动听的歌曲。我该怎样向你描述这优美动听的歌曲呢？我们身在岳丈家中，而我们的灵魂竟似游荡在音乐之厅。我的岳丈好像已抓到了歌翼的猎手一样。此刻他开始夸耀自己说：‘你们看，我不是告诉过你们，他就是歌翼；从他的脸上表情可以看出，他正是歌声之翼。’

“我岳丈对年轻人说：‘听，小伙子，你想走吗？’

“年轻人肯定地说：‘我当然想走。’

“我岳丈说：‘告诉你，你不能离开这个地方。’

“年轻人问道：‘为什么不能？’

“我岳丈问他：‘你除了想当一名乐长助手外还想干什么呢？我要使你在有生之年成为一名乐长。我问你，当一名乐长难道不比你当乐长助手更值得吗？’

“年轻人因当时还没有结婚，所以还不能成为乐长。可我岳丈有个女儿，名叫泰白纳。他突然想到他俩可以成亲。年轻人同意和他们住在一起。我岳母负责照料他的吃喝。我妻子和她的妹妹也常常把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放在围裙里送去给他。几天后，在泰白纳姑娘（愿她长命百岁！）——以贝尔希而闻名的尊敬的达夫·白尔（愿万能的主保护他！）的女儿和年轻的新郎——尊敬的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之间就签订

了婚约。泰白纳姑娘（愿她长命百岁！）想见到新郎——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未来的岳父贝尔希先生负责供应年轻的新郎——尊敬的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吃喝，并替他购置合身的衣服和鞋帽。尊敬的达夫·白尔答应去拜访教区委员们（愿万能的主保护他们！），请他们在年轻的新郎伊弗列姆少爷（愿他长命百岁！）完婚后任命他为大犹太会堂里第一乐长。如果年轻的新郎——伊弗列姆少爷想接受一批歌手加入合唱队当任祈祷时演唱，他就有权利这样做。贝尔希先生义不容辞来帮助他达到这个目的。这件事已得到双方的同意，即代表泰白纳小姐的尊敬的贝尔希一方和年轻人伊弗列姆少爷一方，并有某某人亲笔签名，某人为见证人，以及其他一些见证人。

“因此，伊弗列姆就吃住在我岳丈家里。我们很快就从他的生活习惯中知道他不特别敬畏上帝；如果你愿意的话，也可以说他为了自己的需要，会非常轻松地解释经文中的戒律。但我们假装没看见他常违犯宗教信仰。如果他做错事被抓住了，我们也不会责怪他，因为他受到敬重和爱戴，在他看来一个大过错也不过是个小缺点。这对一个已订婚的新郎，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因为他未来的岳父岳母喜欢他。他长得英俊，而且有一副漂亮的歌喉。

“不久之后，我们就常听说他在某时某地做了这样或那样的错事。对他未来的女婿伊弗列姆在某一天某个地方做了这样那样的错事，贝尔希有什么反响呢？我的岳丈会对着此人叫嚷，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的父亲叫什么名字，让我警告你，我会挖掉你的眼睛，把你的眼睛放进你的嘴里，不要去看你不该看的东西，也不要来告诉我不想听的事。在他说定这番话以

前，会先打对方一记耳光。

“在此期间，我的岳丈不断地到城里去，在各式各样的教区委员们的身上化了很多的时间和他们去周旋。最后，他通过花钱行贿，成功地将他未来的女婿伊弗列姆任命为大犹太会堂里的集会乐长。条件是必须先结婚，贝尔希对教区委员们说，如果有反对的意见，绝不再麻烦你们，因为伊弗列姆已有妻子准备和他结婚了。于是他们立刻开始筹办婚事。就在那年十二月份快结束前，他们来到婚礼华盖下。也就在此时，我的岳丈对我说：‘雅各·参孙，收拾好你的随身物品，把你的住处腾出来，好让他们夫妻住下。’

“全部事情经过就是这样。伊弗列姆结婚了。新年前作忏悔祈祷的第一个晚上，他把自己打扮成乐长，并在城里大犹太会堂的约柜前就坐。接下来还要告诉你什么呢？如果我告诉你他的歌喉很漂亮，我已经说得很多了，而且说来说去还是一样；我所能告诉你的是，当他唱‘你的圣体就是天体，你的教导就是灵魂，拯救世界穷苦的人们！’我的灵魂似乎和宇宙造物主紧密相联，同时造物主也一定会尽其所能解救世人。当我岳丈看到他女婿披着银色镶边的祈祷披肩站在大犹太会堂里的约柜前，你想象不出他是多么高兴啊！因为即使我的岳丈被认为是一个富人，他虽披着祈祷披肩，但没敢戴上银色的王冠，因为他害怕城里的高贵人会因此指责他。

“从此，我的岳丈开始更溺爱他。他亲自把刚生下的新鲜鸡蛋送给他吃，以便为他润喉，据说吃刚下的鸡蛋对嗓子有好处。瑞布·余德尔，我求你，请不要讨厌我花这么长时间来讲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为了维护他的新女婿，贝尔希会向你解释他为什么为了那个饭桶而叫我腾出房间并把我赶出家门。总

有一天，你看到《托拉》怎么报复他，因为他迫使我离开家，使我不能研究《托拉》。

“现在，让我回到我们最关心的事情上吧。在做忏悔祈祷的第一个晚上，伊弗列姆站在会堂的约柜前。那些参加会堂集会的人对他赞扬备至，而那些久未参加集会的人也就将他淡忘了。但当新年快到来时，在这种时候，几乎所有城里的人都去大犹太会堂里祈祷，没有任何人想说他的坏话。他从犹太会堂里的约柜前走下，开始朗读祈祷文：‘看哪，我的行为是多么可卑，我害怕极了，吓得浑身发抖，在以色列人对主的一片赞扬声中，站在你面前，并请求把我送到这里来的犹太人宽恕我。’这时忏悔之感透过人们的心身，我忘记了已经降临到自己身上的一切，我忘掉了人间一切俗事，决心忏悔自己的过错，我继续不断地祈祷。

“古人曾抱怨过，在神圣的《光辉之书》中的确提到过，在新年和赎罪日，我们应该想到神圣的主所蒙受到的耻辱，他的名字在异教徒中受到亵渎。每个人像狗一样地吠叫：给我们孩子！给我们食物！给我们寿命！给我们宽恕和赎罪的机会。没有一个人想到神圣的主受到的耻辱以及他的名字在异教徒中所受到的亵渎。但是，当伊弗列姆后来开始讲道时，每个人忘却了自己的需要和要求。显然伊弗列姆的祈祷在所有人心里（除伊弗列姆自己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为他在祈祷时，一个年轻人把盖在他头上的祈祷披肩拉到一边，想看到他那双眼泪汪汪的眼睛。伊弗列姆向他伸出舌头。你听着，我不能说这是真的，但我在告诉你我自己听到的事。

“在新年到赎罪日这十天忏悔的日子里，城里的每个人嘴上都哼着‘我亲爱的儿子伊弗列姆’，要不就是唱着‘我是如

此之穷'，这也是伊弗列姆唱的曲调。人们聚集在他的房子周围，想听听他的歌声。但伊弗列姆却一声不响，他在尽情地吃喝，满足他身体的需要，而没有作为乐长在遵守基大利斋日。他没有禁食，因为这时他长了一颗脆弱的心灵。在赎罪日前夜，他按吩咐吃了很多，喝得过了量。那一年梅子大丰收，所以价格非常便宜，因此我的岳丈像匈牙利人那样作了一种甜露酒；伊弗列姆埋头喝酒，喝个不停。无论我们怎么警告他不要再喝了，他还是坚持要喝。他对我们说，我不害怕，这是我从老师（愿他安息!）那里接下来的传统。我的老师又是从他的老师（愿他安息!）接下来的传统。他的老师（愿他安息!）从他的老师的老师（愿他安息!）那里接下来的传统。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从美名大师（愿他的功绩能保护我们!）传下来的。作恶的人把百年陈酒送给了美名大师喝了，喝了这种烈性酒以后该怎么办？吃一个苹果，醉意就会消失，美名大师就是这样做的，因而他不会醉。贝尔希（愿他能原谅我!）坐在那里，每喝一杯酒都点头表示同意，但在他内心深处对我却一点不了解。

"赎罪日前夕到来之前，我从桌边站起来。我脱下靴子，走到我岳丈面前，请求他的宽恕，也给他机会请求我的宽恕。想想他对我所做的一切以及他必需请求我原谅的一切，但我决不在这时候这般无情，而且准备原谅他。然而他却因为过于忙着照顾伊弗列姆，而没有注意到我。我们只是自然界的尘土。我很遗憾我岳丈因为那个饭桶不把我放在心上，当时我也嫉妒。不过当我们进入犹太会堂时，我看到有很多人为了听伊弗列姆的祈祷已经聚集在会堂里了。这时我的悲伤消失了，我的痛苦消失了，而且我开始为我自己感到骄傲，因为伊弗列姆是

我的妹夫。

“很快太阳开始下山了，会堂里已挤满了人。伊弗列姆一站起来开始说话时，大家就大声欢呼起来。我确信即使有一个人曾在这里违犯了《托拉》戒律，但在那天晚上听了伊弗列姆的祈祷后，他肯定会忏悔的。我不知道如果撒旦在场，他是否能回避忏悔。

“祈祷后，我们把祈祷披肩留在会堂里，然后走出去休息一会儿。那天晚上我和伊弗列姆同住在一个房间。夜里我醒来时，看见他站在水桶旁边，我想他是为了解渴，闻闻水的味道，然后我翻了个身就睡着了。当大伙儿清晨醒来后，准备去会堂做祈祷时，伊弗列姆却不见了。当时，我们还以为他已在我们的前面走了。他毕竟是祈祷会的乐长，毫无疑问他想用虔诚的心去博得主的宠爱（愿上帝降福于他！）我们走进会堂时，看到他的衣服就像前天晚上那样铺在诵经台旁边，而人却不在那里。

“第一位诵读人开始了诵读：‘第一个人被创造出来之前，是上帝主宰一切的。’到前来做晨祷的人们开始读：‘哦，坐在崇高的王位上的国王’时，伊弗列姆还没到来。所有来参加集会的人们都在向上帝表露他们的虔诚，而我和贝尔希却守在门口。当开始做祈祷的时间到来时，整个会众都开始激动起来，他们气愤地大声叫嚷着：‘乐长在哪里？做祈祷的领读人在哪里？’一些会众甚至开玩笑地说他一定是在附祷前给自己施浸礼。另外一些人开始叫嚷说他们必须另外找一名乐长，在午夜之前做祈祷。坐在会堂里的妇女们大声说乐长的妻子已昏过去了，而且等到他们设法使她苏醒过来时，她的母亲又跟着昏厥过去了。

“当时，我不知道是否该去那些妇女中去帮助我的岳母和我的小姨子，还是留在那里照顾贝尔希以防他也会昏倒。因为他的脸色变得像锅底一样黑，他的双膝开始发抖，他的眼睛在流泪，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嘴唇在颤抖。

“中午时分，吵闹声和叫喊声越来越大。集会的一些人站起来敲打着他们的座位，并大声叫嚷着现在是做附祷的时候了，另外一些人对着他们叫嚷：‘不，我们还是先做午祷吧。’有人在叫嚷说：‘乐长哪去了?’‘伊弗列姆哪去了?’有人答道：‘不是天使嫉妒他的祈祷，就是魔鬼将他摄走了。’仁慈的上帝，保护我们吧！原先乐长对教区委员们的指责是正确的。为了伊弗列姆，他们撤换了他。这些人是一批忘恩负义的人，你们罪有应得，因为你们忘记了他年复一年为你们和你们的家庭作祈祷。直到最后他伏在桌上痛苦，被你们撤掉了；而你们却让一个毫不了解的年轻人代替了他。对这个年轻人，你们一无所知，谁也猜不出他最后的结局会怎样。

“总之，伊弗列姆没有再站到布道坛上，而是由另外一个人代替了他。赎罪日过去之后，贝尔希把所有的人召集来，并派他们到各处寻找我的妹夫。瑞布·余德尔，根据你的生活体验，我希望过上幸福的晚年，但上帝却作了相反的安排。第二天，我们听说在附近的一个城里，人们发现一个犹太教徒就在赎罪日的那一天喝醉了躺在马车上打呼噜。虽然没有人提到他的名字，但我们知道那个罪人不是别人而是伊弗列姆。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在赎罪日前夜，他感到特别渴，就起来喝水，可是还不解渴，因此他就到一位非犹太教教徒妇女那里，她给他酒喝，他醉得连赎罪日和享受日也分不清楚。他离开她家的时候，看见一辆马车，于是便上了车，但他没有

注意到马车在向前走，车夫也没注意到他。第二天早上，他来到了另外一个城镇，他躺在马车上，像一头猪在打着呼噜；此时此刻所有的会众都在去参加祈祷的路上。

“当人们看到一个犹太人在赎罪日喝醉了酒躺在马车上时都大吃一惊，并大声把他叫醒。他揉揉眼睛。‘犹太人，早上好！’因为这时他仍然没有清醒，连自己的左右手也分不清。他们脱下鞋，朝他脸上打，将他狠狠地揍了一顿。打完之后，他们将他拖进会堂，拉到拉比面前。

“‘你昨晚去哪里了？’拉比问伊弗列姆。这时候他变得很愚蠢，说了许多触犯上帝和众生的胡言乱语。

“他沉重地回答说：‘我去了某个非犹太妇女的家里。’

“拉比大声呵责他说：‘你这个下流坯，在这样一个宗教节的晚上，你到非犹太妇女家里干什么？’

“伊弗列姆说：‘情况是这样的，当时我非常渴，想喝水，因为我太爱面子，在赎罪日前夜不愿到犹太人家里要水喝。所以我就到一个非犹太妇女家里去了。’

“此外，要告诉你的是，我们认为他是一个生活懒散的人。我们还发现他是个作恶多端的人。如果一个屠夫在市场出售禁卖的肉（愿仁慈的主保护我们！）我们可以砸碎他用来烧肉的器皿，但是，对于一个犯了错误的乐长能怎么样呢？我们能够将他的错误从祈祷经文和节日的议事日程中抹掉吗？

“对此，贝尔希的表现又怎样呢？他抓住自己的头发，成把地拔下自己的胡子，失声痛哭说：‘我太不幸了，竟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这样一个以色列的罪人。’

“他对伊弗列姆这样说：‘听着！你这个恶棍，你给犹太民族带来了不幸。我说过要把女儿泰白纳许配给你做妻子，为你

们准备了房间，而且因为你的缘故我把我的大女婿雅各·参孙赶出去住，可是你连舐一舐他的鞋子都不配。我给你创造最好的条件，给你买镶银边的祈祷披肩，并使你成为犹太会堂里的乐长。我可以告诉你，教区委员不是因为你自己有什么了不起，或因为你那嗜酒如命的祖先而同意让你在赎罪日站在布道台前领唱。他们之所以同意，是因为我花了三十二个盾（荷兰货币），用现金贿赂了他们。而你却干出这样丢脸的事来报答我。我发誓，作为一个犹太教徒，我要为自己报仇，要亲眼看到你挨门逐户去乞讨，没有人可怜你，给你面包，否则我决不罢休。到那时你可能会对自己犯下罪恶后悔，你会痛苦地说：我真不幸！我这样干为了什么？你会捶胸蹬足表示忏悔，直到你的右手痛得抬不起来。如果你认为你会有机会回到你的妻子身边，并以此摆脱目前的困境，告诉你，如果你企图这样做，我会砸断你的的脊梁骨。你知道我在盛怒之下会干出什么吗？你不要再到我这里来激怒我，最好找一个地方把自己活埋掉。记住我的警告！记住我对你说的话！现在给我滚开！'

"从此伊弗列姆和其他罪恶的人厮混在小旅店和豪华的酒店之中，和他们一起喝白兰地和啤酒，并唱圣歌给他们听。有时非犹太人和他们的女亲属一起伴随他唱祈祷音乐跳舞。渐渐地他情绪变得极度低沉。但我的岳丈（愿上帝恕我！）没等到自己所说的话得到应验，就把伊弗列姆带回了家。因为他害怕伊弗列姆会逃往瓦拉几亚，丢下泰白纳这个被抛弃了的妻子。他尽力劝这个恶棍和他的妻子离婚。但伊弗列姆的回答却是：'我爱我的妻子，我不愿与她离婚。'在这件事上泰白纳也很坚定。但一般来说妇女的头脑是反复无常的，而他举止轻浮，因此他们能够相互适应。所以伊弗列姆仍然住在我岳丈家里。整

天吃吃喝喝，就是不肯忏悔和做好事。另外，我已经听到女亲属的低声议论，说我们家很快就要举行割礼仪式了[①]。除了希望果子会比树更好外，也就没有什么别的可说了。”

瑞布·余德尔听完这件事后，叹了一口气道：“唉！雅各·参孙先生，你说的这件事确实使我太伤感了。一个犹太教徒竟在赎罪日喝得酩酊大醉。”

雅各·参孙回答说：“上帝训导是正确的，做人应该心情愉快。让我们多关心《托拉》，并忘掉我们自己的烦恼吧！瑞布·余德尔，你刚才告诉我，你未来的女婿是一位饱学之士。如果是这样的话，请告诉我一些他在学习过程中提出的新问题好吗？”

于是瑞布·余德尔对他讲了他未来女婿提出的一些新的问题。车夫开始提出一些难懂的问题。瑞布·余德尔作了一些解释，接着车夫又提出另一些难懂的问题。马竖着耳朵在听，并轻轻地缓慢地朝前走着，不想让它们的蹄声干扰了《托拉》的词句。这一切就像在以往的那些日子里一样，雅各·参孙骑在马背上，赶着他岳丈的马车进城，进了学经堂，埋头苦读《托拉》经文。瑞布·余德尔坐在马车上，十分高兴，就像站在诵经台旁边一样！

然而当他到达毕克夫村庄时，为了拜访曾和他一起渡过安息日的那位老人，瑞布·余德尔下了车。他走在街上想起了《箴言》上的话：“智慧产生于大街。”以及：“我将在大街上找到知识和智慧！”一个人只要心里想学习《托拉》，他就会找到

① 指孩子快出生了。

要学的《托拉》；但是高尚的品质和敬神的诚意不是在所有的地方和任何时候都可以找到的。因此，我既然来到这里，难道我不应该进去看他吗？他拿起自己的行李物品，去找这位圣徒，还没有见到人他心里就已甜滋滋的了。

当开门的老太太看见瑞布·余德尔时，用高嗓门大声说："祝你好运！"然后，她告诉瑞布·余德尔她的丈夫不在家，到遥远的地方去了。因为她的声音很甜，而且不停地拍着手，所以谁也会在她面前感到踌躇不决。她这样做是在模仿女先知米丽亚姆的风度，因为这位女先知唱歌时候，手里总摇着铃鼓。

瑞布·余德尔吻了吻挂在门柱上的门柱圣卷后，沮丧地离开了。他哪里知道这位圣徒为了他已经出发了，到哪里去了呢？当然是到布洛德，因为三十六名隐退的圣徒大多数住在那里。为啥而去呢？为了想办法取消政府准备颁布的反对犹太人的法令，即未成年的人不能娶妻。如果他们不想出办法来阻止政府颁布这项法令，佩赛勒就得等待，因为她已订婚的丈夫还很年轻，还是一位乳臭未干的人。由于上帝的安排，这三十六位圣徒在出现麻烦事的时候，会来解决的。

长话短说，瑞布·余德尔又上路了。当他向前走的时候，他看见一辆马车从后面驶来，车后还跟着一些人。于是他就和他们一起走，他们一行十人，花了三天多时间才走了七个小时的路程。原因是车夫经过一家小旅馆时，进去喝醉了，他让马自己走，而马常常将车弄翻，所以他们得出结论，最好还是下来推着马车走比较好。在化雪的季节，特别是当马车需要推的时候，路是很难走的，如果不给马套上缰索，他们是不能够到达目的地的。当马感觉到车子被人推着的时候，它们突然开始像老鹰展开双翅一样奔驶起来，把人抛在后面，失去平衡的人

一个个面朝下跌倒在地上。其中一个人的鼻子碰在地上流血了，他不得不用一只手捂住鼻子，用另一只手推马车，谁都知道，一只手推总不如两只手好使劲。

见此情景，瑞布·余德尔遵照《申命记》中的困难时要去帮助邻居的教导，上前去帮助他们。车夫一看到他，就要他付车费。瑞布·余德尔说："我亲爱的，我身边没有钱。"车夫想剥掉他的衣服，可是他还没有碰到人就跌倒在地了，因为他已喝的烂醉如泥。瑞布·余德尔拔腿就跑。

常言道"祸不单行"，当他跑的时候，他发现自己被夹在一群送丧的人中间，前面有人扛着旗帜和神的肖像，唱着圣歌，三位牧师走在他们的前头；这些人正在给一个死人送葬。上路的人遇到死人不是个好的预兆，开始上路的人遇到牧师也不是好的预兆。当一个人听到牧师唱歌时，上天的祈祷之门对他来说是关闭着的，他就得祈祷四十天，有些人须祈祷八十天。瑞布·余德尔在同一时间，同一个地方既遇到一个死人，又遇到三位牧师，并听到他们在唱圣歌。如果他当时避开他们，他就能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就听不到牧师的歌声，也不会为违反了禁止光头不戴帽子一事而感到悲哀。不过，当灾难降临到一个人头上时，他的智慧就消失了，这就是希伯来大先知以赛亚所说的："主把聪明人变成了愚蠢人。"

因为他们碰到了瑞布·余德尔的头，把他的礼帽和无檐圆帽碰落在地。瑞布·余德尔赶紧用手捂着头并叫喊着："唉哟！"由于无帽禁令，不戴帽子他不应站起来。他不能弯腰拾起自己的帽子，因为他如果弯腰拾帽，看上去就如同在向这些人的神鞠躬；他也不能用手将头全部捂住，因为为了不听他们的唱歌，他已经用手指堵住了自己的耳朵。他到底该怎么办？时间

常常能解决感觉和理智所不能解决的问题。最后，非犹太人上路了。于是瑞布·余德尔抽出他塞住耳朵的手指，弯腰拾起自己的无檐圆帽和礼帽，把它们戴在头上。他赞美和感激把他从非犹太人手中解救出来的主，继续赶路来到了征税所的哨卡；然而他这段不幸还未了结。

他到达哨卡时，发现门已关了。道路堵塞了，长长的马车和赶路人一起等在道路两旁。哨卡的大门为何关闭？因为看守人正在做忏悔，（愿仁慈的主解救我们！）他只好关上大门，但祈祷得等到聚齐十个人后才能进行。

瑞布·余德尔暗自思忖：还是想想降临到一个人头上的一切怎么才会对他有利。如果我不从马车夫那里跑出来，走进送丧的队伍，我就不会及时到达这儿，组成法定祈祷人数与全体会众一起祈祷。

然而，他们祈祷尚未结束时，一名绅士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根皮带，痛打做祈祷人和带领做祈祷的人，一直打到他们为马车打开大门为止。赶路的人从来没有见过这一情景，一个个登车而逃。瑞布·余德尔只得一个人做祈祷，祷告完毕后再上路。他到处张望，既没看到房屋也没看到人影。只有远处升起一缕忽隐忽现的烟。路的两旁长有很多树木，一条小溪从它们中间流过。

瑞布·余德尔抬头看着天空说："愿主保佑一切。啊！我们的主，看哪，我站在你面前，任凭你的发落。"他心里在想：余德尔呀，余德尔，你希望从困境中逃脱，真够愚蠢的！在你离开那个车夫后，你经历了些什么？你落入到非犹太人手中，这些人一点不可怜你。只有车夫才怜悯你。

瑞布·余德尔感到非常虚弱和疲倦。他放下包袱卷，走到

小溪边，用手兜水喝。待恢复精力后，他解开腰带，取下腰垫，出于习惯他一直把腰垫放在他的肚子上，他把腰垫放在一块石头上然后坐下来休息，凝视着脚下的水，突然感到自己饿了。在瑞布·余德尔离开布洛德以前，身体尚很健康，因为他饮食从不过量。可现在人们为了欢迎他，准备的都是盛宴，他的身体的控制能力也就改变了。

瑞布·余德尔想："前辈圣贤教导我们，一个人饿的时候必须吃，渴的时候必须喝，不应该不满足自己的营养需要，否则体力就会减弱。"现在他该怎么办呢？他取出一块上一次安息日的面包，把手洗干净，将面包吃了下肚。吃过面包后，瑞布·余德尔的眼睛又呈现出光彩。他开始默默地思考神圣的主给予他的一切恩赐，是主把他从车夫那里解救出来，让他保存自己的衣服，并把他从非犹太人手中解救出来，把他带到一个小溪流水的地方，使他知道收藏一片安息日面包的重要性。最后，他心情激动，高兴地唱起来："我是主的羔羊，我不会感到贫困。"

他以高兴而又感激的心情唱着，好像在他面前摆着一桌美酒佳肴。瑞布·余德尔说，当大卫在荒野里没吃没喝时，他的灵魂因此离开了他。神圣的主突然让他尝到了一点来世的滋味，为此他写下了那首赞美诗。现在，我余德尔也唱着那首大卫曾在神圣的主面前唱过的那首歌。而且我是在吃了东西后唱那首歌的。这难道不该看成是预先尝到来世的滋味吗？

第二章　一个女子和她丈夫的对话

天色渐渐地黯淡下来，东方变成了银灰色，升起的轻雾使大地变冷。天很快就要黑了，瑞布·余德尔站起来，拿起包袱卷，把腰垫放在包袱里，而没有再把它放在肚子上，系上腰带，朝着他看到的浓烟处走去。路上，他遇到一位名叫卡尔曼的犹太人裁缝。裁缝正从庄园主家回来。他一直在替庄园侍从缝制衣服。他的下颌向外突出，身着灰色衣服，脸色苍白，皱纹很深，眼睛里充满了谦让的目光。

卡尔曼对他开口道："你到哪儿去？从哪儿来？"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我是从布洛德来的旅行者，现在我正向布洛德去。"

卡尔曼说："如您愿意和我一起去，我将给你一个地方住下来。"

瑞布·余德尔问裁缝："你与村里的会众一道祈祷吗？庄园主对犹太人友好吗？

卡尔曼回答说："我们很难组织起十人一道做祈祷。至于庄园主嘛，他对犹太人既不很好，也不很坏。言行虽有些粗暴，但为人直爽。他不像他的祖父，恶性难改，常常杀人。他也不像他的祖母，以杀害犹太人取乐。路上，我会告诉你他的

祖父怎样对待我父亲的。有一次，他打猎回来，没有打到任何猎物。他对我父亲说：‘爬到那边的树顶上面去。’当我父亲爬树时，他朝我父亲开了一枪，我父亲中弹跌下来死了。庄园主高兴地直拍手，好像他在地里射中了一个很好的猎物一样。他的祖母又干了些什么呢？有一次，她沿着河边散步，看到船上坐着一些犹太人，于是就对他的打手们说：‘把他们推下水去。’于是，她的打手们就把犹太人推下了水。但是神明的主对她进行了报复。几天后，她自己坐船外出，突然她大声叫喊起来：‘救救我，淹死的犹太人要把我淹死。’果然，船翻了，她淹死在这条河里。”

裁缝不停地讲着故事，路程似乎也变短了。后来他们来到一个村庄，走进一个一半在地面上一半在地面下的小屋。壁炉里的火在燃烧，一个可怜的妇女坐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她的双肘放在膝盖上，两手托着腮。卡尔曼进屋后，用手抚摩着她的头说：“晚上好，瑞芝，愿上帝保佑你！不要太悲伤了。告诉你一切都会有好的结果。现在为了欢迎我带来的客人，你如果能起来就太好了，因为他想吃饭。”

听了这一席话，瑞芝站起身说：“把东西放下来做晚祷，我去准备晚饭。”他们各自站在那里做祈祷。这时，瑞芝在一个腌菜的桶上铺了一块脏布，然后，她拿出半块很大的黑面包。这种面包是由麸皮、棵麦和粗盐做成的。她说：“你们洗手吃点面包，我再去做一些热的食品。”于是，瑞布·余德尔和房主坐在一起，把面包蘸上盐。他并不是真的很饿，而是看到这种好客的热情才吃的。

吃饭时，瑞布·余德尔问裁缝是否有儿女。卡尔曼抬起头说：“感谢上帝，足够组成十人祈祷会众了。”听了这话，瑞芝

叹了一口气，她的叹息是如此地深沉和悲伤，使瑞布·余德尔连嘴里的面包也咽不下去了。瑞布·余德尔问她的丈夫："她为何这样悲叹？"他的回答是妇女的叹息就是这样。她难道缺什么吗？是呀，她待在家里就像站在华盖下的新娘一样。"瑞芝，这话对不？"

瑞芝转向瑞布·余德尔说："亲爱的犹太人，你说这是不是上帝给我的一种惩罚。我生了十个孩子，却没有一个和我住在一起。"她接着把降临到她及儿女头上的不幸一五一十地讲给余德尔听。一个被带走去侍候国王，后来病死了。另一个去匈牙利购买李子，但再也没有回来。还有一个去布洛德，而且还把她的妹妹都带走了，好像他们父母的面包里没有盐似的。

她还未来得及讲述自己的伤心事，她的丈夫就打断了他的话。他说："瑞芝，不要折磨这位犹太人，叫他为我们悲伤。还有白兰地酒吗？看看有没有剩下的好吗？没关系。如果一点没剩，是他的运气不好，就到此为止吧。"瑞芝擦干了眼泪，给他们拿来牛奶泡小米，因为牛奶不够两个人喝，她就在壶里加了一些水，因此，只能看到小米，而看不出牛奶的颜色。房主人说："瑞布·余德尔，吃吧，热的食物对睡眠是有好处的。即使不能补养身体，也能使体内感到温暖。"

吃过饭，做过餐后谢恩祈祷，瑞布·余德尔拿出他的祈祷书。在睡觉前背诵一些祈祷文，这样魔鬼就会不能伤害他的灵魂，身体也会得到保护，可以继续为创造万物的主效忠。桶里的腌菜发出吱吱嘎嘎声，卡尔曼和瑞芝坐在那里感到很惊讶，因为在他们一生中，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么大的一本祈祷书。瑞布·余德尔诵完祈祷文后，在书上吻了一下，然后把书合上，开始准备睡觉。裁缝拿起书估量了一下重量，然后他说："瑞

布·余德尔，您能告诉我，你在做祈祷时是否已把这本书的内容全部读完了?”

瑞布·余德尔点点头说：“谢天谢地。”

裁缝边吹着口哨边说：“这样一个身体瘦弱的人，肚里怎么能装这么多的祈祷?”

瑞布·余德尔微笑着说：“我们期望所有做祈祷的犹太人都能进入天堂，天堂是很大的。”

裁缝拿来一块兽皮为瑞布·余德尔铺开来。瑞布·余德尔请他在上面铺了一点稻草，然后从自己的包袱里拿出腰垫，放在枕头下。反复地念着经文，然后就慢慢地睡着了。

半夜的光景，他发现自己已经到达了佩德霍雷兹村。他匆匆向犹太会堂走去，希望能赶上第一个十人祈祷组。当他到达会堂时，他发现十人祈祷小组的人已到齐。每个人都像其他人一样亲如兄弟。所有的人都读着柯普尔先生的祈祷书。这本祈祷书特别大。然而，不管大小如何，他们的声音却逐渐变得很细弱，就像纱线一样穿过针眼。看到这一情景，瑞布·余德尔站在那里发抖，惊恐万状。

他看见自己面前有一个人，手里拿着一个东西，好像是一瓶白兰地酒，但又不是一瓶白兰地酒。这个人对他说：“我要和你说话。我们经历了太多痛苦，长期流放，心扉已经关闭。我希望能为你的心灵打开一个缝隙，尽管这个缝隙只像针眼那么小。圣诗中写道：‘琴声惊醒了我，让我在黎明时醒来。’这句话的目的就是告诫你，人不能依赖自己的意念，也就是说，当然，我将在黎明前醒来，但在我们的内心要有能被唤醒的东西。就像《塔木德》告诉我们的那样，以色列国王大卫的情况就是如此。大卫的床上挂着一个竖琴，半夜一阵微风吹来，拨

动了琴弦，大卫立即起身为上帝效力。我们知道很多圣人为自己制造一些器皿，并用各种方法使他们自己能从睡梦中惊醒。然而，最好的办法是备有一只熟知午夜时间的公鸡。”

正在那时公鸡叫了，弗鲁门特开始悲叹起来。瑞布·余德尔问她：“弗鲁门特，你为什么悲叹？”

弗鲁门特说：“余德尔，我们的女儿在哭泣中度日，她们的头发都变白了，而你却一直没帮助过她们。因此，我除了悲叹外还能怎么样呢？”

瑞布·余德尔说：“弗鲁门特呀，你总是抱怨我，难道我不是已尽了自己的力量帮助过她们吗？为了谁的缘故我已不再信仰《托拉》的诫规？又为了谁我的祈祷得不到主的回答？这难道不都是为了我们的女儿吗？主已经使我成功了，我已将女儿佩赛勒许配给一个有文化而又敬神的年轻人。我已答应送她价值一万二千盾的嫁妆。因此，你看，弗鲁门特，一切不都变得很好了吗？你自己清楚，你为什么一直跟着我，想把我砍成碎块？”

弗鲁门特说：“余德尔，如果你心里有上帝的话，就直接回家去吧！”

瑞布·余德尔醒来后感到一片茫然。《塔木德》中说妇女总是在夜里三更时分和她丈夫说话，因此，他醒来时必然是午夜以后。这时做午夜祈祷已经太迟了。他不知道他们只是在梦中谈话。他立即伸展四肢，从躺椅上起来，净手、擦身。他坐在稻草上，为耶路撒冷的毁灭开始流泪。这一家人也起来做他们自己的事。为了在到田里干活之前能把衣服交给主人，裁缝已经开始在缝制衣服。为了做早餐，裁缝的妻子到磨坊主妻子那里去借面粉了。裁缝交叉着腿坐在那里不时地穿着针线。他的

妻子在揉面团。在做晨祷的人们到来之前，瑞布·余德尔一直流着泪在唱圣歌，想借此把自己从昨夜的梦境中解脱出来。瑞芝拿来几块面团和豌豆，瑞布·余德尔吃完了面团，留下了豌豆，因为豌豆是一种悲伤的标志。以前的书上记载说，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中，任何一天都不需要悲伤的标志。

随后，瑞布·余德尔告别了裁缝，自己又上路了。当他离开的时候，瑞芝给了他一些面包，让他在路上感到饥饿时充饥。瑞布·余德尔则用《托拉》中最美好的词句为他们祝福。路上，他又回忆了前一天降临在他头上的一切及夜里梦中所见到的一切。他意识到由于自己换了一本祈祷书，柯普尔先生一定很讨厌他，但不是真的生气，因为如果他真的生气了，就不会最后和他说话。在这一点上柯普尔不像瑞布·余德尔善良的妻子，因为他总是生气，对他做任何事从来都感到不满意。这时，他决定重新使用柯普尔先生的祈祷书，然后就急匆匆向家里奔去。

如果不是他父母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就在那个星期，他就会返程直奔布洛德去，一直步行到家。今天走一里格，明天再走一里格，这样，只需两天的时间就能到达布洛德。但现在他记起了父母去世的周年纪念日，决定直接去最近的城镇，这样他毋需遭受降临到收税人头上的命运——先要在村里祈祷，然后因扰人怨恨而挨打。

瑞布·余德尔来到十字路口，停下来向四周张望，不知道该走哪一条路。一辆马车驶过来，上面坐着一位从西部来的商人，车上还载有制作逾越节酒用的葡萄干。有谣传说葡萄干上面撒了面粉，人们不肯购买，原因是谁也不能保证面粉是不是发了酵的，而这种情况不明的东西是不能在逾越节那天食用

的。因此，商人只得去找圣贤，向他们说明，葡萄干上看到的白灰像是面粉，其实它们只是在晾晒过程中落在上面的微尘，完全可以用来敬神的。

商人见瑞布·余德尔站在十字路口，就招呼他上车，于是瑞布·余德尔登上了马车。余德尔没有问商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商人也没有问余德尔想到什么地方去。最后，余德尔发现自己来到了格伦纳教区。那里的各家各户以收购农民粮食为生，生活得相当好。他在那里的大犹太会堂做了祈祷。该犹太会堂是由石头砌成的，设有圆屋顶，小鸟在屋顶下面筑了许多窝。在出太阳的日子里，人们就在讲坛上挂了个帘子，诵读《托拉》。那里的人都按照德国人的诵读习惯，而不根据西班牙人的习惯做祈祷；而哈西德派信徒则一直使用西班牙的唱腔做祈祷。

做过祈祷后，他来到墓地，在彼达哈拉比的坟墓上点了一根蜡烛。彼达哈拉比是三十六位隐退圣徒之一，他一生住在顶楼上，从来不随便迈出大门一步。他只在家里按宗教仪式沐浴洗澡，在家里祈祷。只是在新年那天去犹太会堂听吹羊角号。他一生像非犹太人一样穿一件破旧的衣服，死后留下来许多手稿。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去了另一个地方。那天是他母亲死去的周年纪念日。对于一个赶路的人来说，在同一个地方做祈祷是不太妥当的。那么，他到什么地方去了呢？他去了毕斯克。对他为何没有去普瑞密斯伦一事没有值得大惊小怪的，因为那时普瑞密斯伦的迈瑞尔先生已上密克莱俄夫去了。普瑞密斯伦成了一个无任何熟人的地方。当瑞布·余德尔到达毕斯克时，他发现这正是努塔住居的城镇。该镇只是个弹丸之地，住所在城里，教区在城外。在你还没有来得及意识到自己来到了

城中心，你会发现你已经出城了。

瑞布·余德尔走进一座祈祷堂，因为那里的会堂尚未竣工。这里的人有一恶习，不管是谁，只要是想装壁炉的，都来取建造大犹太会堂用的石头，从而延误了会堂的完工日期。瑞布·余德尔在做完祈祷并诵读了《密西拿》的一章后，便出去寻找住的地方；他从一个居住区跑到另一个居住区，总觉得自己找到了想要找的地方，可却又发现该住处不是自己想找的，最后，他筋疲力尽，只得走进他最初找到的人家。

他走进的那个人家碰巧是非犹太人，但此人的祖上是犹太人，由于祖上是雅各·弗兰克[①] 的追随者，愿他名字和信誉被涂掉，和弗兰克一道改变了信仰。整座房子有一种霉味，墙上有两个洞作为窗子。窗子塞满了稻草和破布。地面潮湿高低不平，瑞布·余德尔走在上面不时打滑。地面上有一堆枯草，枯草上躺着两个小姐妹，她们的眼睛充满饥饿的目光。当她们闻到他口袋里的面包味时，其中一个起来用嘴咬出面包，另一个立刻伏倒在她身上，把自己的嘴贴着她的嘴上，于是，俩姐妹开始嘴对嘴、牙碰牙地咬同一块面包。瑞布·余德尔十分悲伤，在他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他到了一个非犹太人家里，在这里他无法继续学习《密西拿》。瑞布·余德尔想："一年有三百六十五个夜晚，而我却在这个夜晚和非犹太人呆在一起。"

这时，他想起母亲告诉他的一件事：当母亲怀着他的时候，母亲渴望能得到她闻到的非犹太人的面包。最后，他们给了母亲一片想要得到的面包。瑞布·余德尔这才意识到自己到

① 18世纪在波兰出现的假先知，他拒绝接受《圣经》，否定《塔木德》的权威，最后被赶出波兰，背叛了犹太教。

这里来纯粹是因为母亲曾吃了那片面包。瑞布·余德尔想：如果一个人知道怎么把所有发生的事情都联系起来，他就会从最好处看待发生的一切。瑞布·余德尔经过仔细思索，才弄清楚最好处应从谁的观点看。那是出于上帝的好意，如果不是上帝这么要求，事情就不会发生。因此，你可以这么说《圣经》中上帝做的第一件事就证明了上帝的伟大光荣。瑞布·余德尔在天亮之前就起来了，拿起他的包袱，向诵经堂走去，这样在太阳升起之前可以赶到那里。离开这位非犹太人的家时，他把腰垫子忘在那里了。

黑色的桥梁横跨在河面上，河水似乎在上涨，好像要吞没桥梁一样。在每个庭院里都停有几辆马车。有的上面装着木材，有的装着亚麻布，还有的装着陶器，月亮开始沉落，太阳升起来了。瑞布·余德尔到达诵经堂时，发现自己只能参加第二批法定祈祷小组一起做祈祷了。由于他一直担心再一次迷路，找不到犹太会堂做下午祈祷。因此，他在诵经堂里呆了一整天。这天是他母亲去世的周年纪念日，他要研读《密西拿》。由于他整夜没有合眼，现在眼睛老是要打瞌睡。他用手指指着书页的边缘，想看看上面的批语以及海勒拉比[①] 说了些什么，然而他却睡着了，梦中看到的尽是他在黎明前看到的上面装着商品的马车。这些马车正在驶往布洛德。瑞布·余德尔想：如果他搭上马车，现在就已经在布洛德做过下午祈祷了。布洛德的人突然发现我已和他们一道祈祷一定会吃惊不小，连弗鲁门特也会大吃一惊。

① 犹太拉比、学者。曾在布拉格任大拉比。著有《我的补充》，阐述他本人学习《密西拿》的心得体会。

就在这时，他的母亲芝斯尔从阴间灵魂世界来了，发现她的儿子趴在《密西拿》旁睡着了。母亲对他说："余德尔，我的儿，我知道你一夜没有睡觉，你现在想睡觉了。请告诉我，腰垫现在在哪里？我记得过去常常在夜晚坐在腰垫上拔羽毛，流着泪向主做祈祷，祝福你能在腰垫上睡得很甜。你可不能把垫子当掉或卖掉，上帝不允许这样做。可你却无法静静地躺在垫子上。到处辗转，得不到休息，就像小鸟被赶出了巢一样。鹅，你们来为我作证，难道你们不是依据礼定屠宰法[①] 被宰杀的吗？难道人们在宰杀时没有诵读那两段祷文，没有将血盖住吗？我的儿为什么不能躺在你们身上休息？我的儿，继续睡吧。"

于是，瑞布·余德尔的父亲立即对她的话作了反驳："如果一切都如你希望的那样，那他就只会整天睡觉，忘记在世上还有《托拉》。所罗门国王，愿他安息，曾被其母亲缚在神柱上，以全心全意地学习《托拉》。长大后，他很感激母亲。然而，你却毁了你的儿子，一个劲地叫他睡觉，睡觉。也许你会用绣着星星和行星的图案的床单给他盖起来，把床单垫在他的床上，这样他就能够整天舒服地睡觉。他的朋友、伙伴一个个都结了婚。约耳也和乐长的女儿弗鲁门特结了婚。而你的儿子余德尔却被拴在你的围裙带子上。你不停地叫他再睡一会。"他的父亲开始对他发火嚷道："抬起你的双腿，到诵经堂去。"

余德尔去诵经堂的时候，他的母亲跟在他后面，一边把饼塞在他手里，一边说："我的儿，吃掉这块饼吧。不要说在我

① 犹太教对宰杀动物家禽有许多特殊规定，称礼定屠宰。不按这些规定宰杀的动物被视为不洁。肉不可食用，毛皮也不能使用。

去世周年纪念日你想斋戒。我知道这些年来你从来没有禁过食，因为你只不想伸出你的手请求施舍，所以你现在禁食。”

瑞布·余德尔醒来后，看到他面前有一块饼。然而这不是他的母亲从一个没有吃、喝的地方给他送来的，而是一个常去诵经堂把自己的饼省给可怜的学生吃的贫妇给他的。她还给了他一些钱。瑞布·余德尔做完祷告便把饼吃了。为了纪念他母亲，愿她安息，他决定把钱施舍给穷人。母亲使他自立，即使在阴间还照看他。

瑞布·余德尔心情激动地祈祷着：“啊，我们祖先的主啊，愿你意志主宰一切，希望我这次学习，为母亲的灵魂（愿她安息!）而学习，能达到你的崇高的标准。愿她的灵魂将升入天堂！愿她在你面前的妇女中获得一席之地！请求主宽恕她，让她有机会补偿自己的过失！宽恕她在你面前犯的罪过和做错了的事。愿她的灵魂在伊甸园安息。阿门!”

随后，他又读完了《密西拿》中有关章节的剩余部分，然后做悼念祈祷，诵读了午祷。祈祷前，他给穷人散布施舍。接受他施舍的一个穷人看到余德尔和他自己一样穷，或者说比他还要穷，还给他施舍，确实很吃惊。于是，他又把那份施舍又送给另外一个穷人。硬币是圆的，可以从一只手滚到另一只手。能有机会用金钱来执行主的旨意是无比幸福的。

第三章

世界及丰富的宝藏/奇妙的万物/古代的传说/布洛德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上路了。在该住的地方住，在该吃的地方吃。他每天都要见到一些陌生人。对一些人来说，灵魂是重要的，体质并不重要；对另一些人来说，身体是最重要的，灵魂并不重要。现在，他发现自己有时和延长吃喝时间、缩短谢恩时间的人住在一起；有时和只关心自己精神而不注意身体的人住在一起。一天，他和一个在外寻找旅伴的人住在一起。第二天，他发现自己和一个不愿向穷人施舍的人住在一起。啊，大地啊，大地，你怎么竟变成吝啬鬼居住的地方。

总之，瑞布·余德尔到了很多地方，看到各种各样的人，并看出人与人之间的不同习惯。在他离开布洛德之前，所有的人对他来说都是一样的，似乎一个人和他的同伴没有什么不同之处，但--旦他离开了布洛德，对他来说，好像每个人的内心都是复杂的。由于他像一个天使在四处游历，他到了一些能够

辨认的地方，也到了一些无法辨认的地方，每到一处都有新的发现。

如果别人处在瑞布·余德尔的情况下，也许会看到世上许多的虚情假意，但他却从来没有忘了自己的目标，即回家继续学习《托拉》和参加集会祈祷。他不愿意接受施舍，因而没有钱租马车，只得步行。脚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哪里。你以为他从来不坐马车吗？我们不久前刚听说过他搭便车时的情况。

“步行”意思是没有安排任何固定的方向去旅行。一般的习惯是，人们旅行时总是坐马车的，但瑞布·余德尔在这方面不是太讲究。如果他向北走时遇到一辆向南驶的马车，为了结伴，他就坐马车向南走。如果他向东走时，遇到一辆向西行的马车，他也会搭便车向西走。

在旅行那段时间里，他从来没有停止背诵《箴言》中的“上帝的眼睛看着每个地方”这句话。他还继续往下背书中的其他词句：“一个人的道路是展现在上帝的眼前。”世界上任何事都不是一层不变的；我们不知道其中哪一件事是理想的。如果一个人想做事就必须做好，否则在做这件事时就不会得到帮助。如果他不做好事，也行；因为那也是主的安排。从瑞布·余德尔回程经历看，他已经看清了世事的变化。咋看上去，这个世界似乎不值得详细观察，但是当他经过一番思考、并能恰如其分地从好处看人的行为，他发现这个浮华的世界对他来说还是一个有真正活力的世界。

瑞布·余德尔经过乡村时所看到的一切幸而都是好的。在乡村，你可以看到各式各样的玉米、豆类、羊群、牛马、家禽、蜜蜂，硕大无比的鱼，因皮而被宰杀的动物，以及石灰、沥青、黏土、有颜色的泥土、煤、硫磺、石油、金属、盐、岩

石，还有从小山上流下来的泉水使人心旷神怡。沿途还有许多工厂，生产亚麻、羊毛、纸张、玻璃、糖、盐、黑色火药、烟草、亚麻制品、白兰地酒、啤酒和其他酒类。

一个像瑞布·余德尔那样对《圣经》和《塔木德》有研究的人，以及像他一样对《托拉》无限崇敬的人，对一切大事小事都会考虑它们的道德影响，不会轻易让它们从自己眼底溜过。人们在经过制革厂时，往往会捂住鼻子匆匆而过；但瑞布·余德尔总是慢慢地走着，看着毛皮并自言自语地说：如果我能自己剥皮，用这些皮做成了不起的经卷，那该多好。这样，我就能按圣书上所说的去做："我在主的面前写下了自己犯下的许多罪过。主以其博大的胸怀，宽恕我并赐予他的慈爱。"

当他看到人们把绳子拧起来，他会自言自语道："如果我能用自己的内脏搓成绳索将自己捆束起来，任凭主的发落，那该多好啊！"

他也用双眼仔细观察当地的居民，发现他们都按照自己的方式敬神。他观察到许多神像都装饰得很好，而敬神的人却光着身子。不是上帝不容许这个哈西德派信徒抬起头看这些神像，或转移他自己对主的注意力而去凝视这些神像，而是乡村被很多塑像和雕刻的像弄得很难看。他也观察到，年轻人被征入国王的军队当兵，而较年老的人被留在家里。人间的帝王和天上的帝王在这方面是相似的。宇宙中的国王总是等人在这个世界上完成他的工作之后，才把他带到王中之王——上帝面前。但是人世的国王却在人还年轻时就把他们带走，那么他们的工作什么时候才能完成呢？天上的国王总是先带走人的灵魂，然后这个人就升天了。地上的王国把活人带走，然后夺去

他的灵魂。

瑞布·余德尔想：这是很难掌握的事。把这个乡村的人送到另一个地方，再把另一个地方的人送到这个乡村，国王这样做能得到满意吗？对于死神来说，他到这里来还是到那里去能有什么不同？

瑞布·余德尔出门前，除了学习《托拉》和做祈祷，没有时间做任何事。一旦出了门，他便开始注意每天所发生的事情。无论到了什么地方，他都想要听--听降临在人们身上的灾难，因为没有一个城镇没遭过灾难；但是一个城镇的灾难总是和其他城镇的灾难不同。唯一相同之处是他们都是受压迫的犹太人。正如《哀歌》中讲的，他们惨死在以实玛利人和土耳人的手中，惨死在哥萨克的克米尔尼斯基人手里，这些人带着弓箭和其他武器成群结队地集中在一起，鞑靼人跟在哥萨克人的后面杀害犹太人。人们说，那天，神圣虔诚、像天使撒拉弗一般的犹太圣徒也被打死了。很多富人和名人由于饥渴也倒下了。在父亲面前，女儿被摧残，母亲怀里的儿子被残杀；当着丈夫的面，妻子和孕妇的衣服被刺刀剥去，遭到了暴行。庄园领主是压迫犹太人最厉害的人。上帝把他们的深紫色外套浸泡在被杀害的犹太人的血液中，使其颜色变得像血一样红。

据说瑞布·余德尔离开布洛德的那天，为了那些无家可归的、吊死在树上的，或漂浮在水面上人的灵魂，他用神圣的言辞使空气中充满芳香。在回布洛德的路上，他终于明白那些被吊在树上或漂浮在水面上的都是犹太人，他们放弃活下去的念头。他们吊死在树上或跳进水里淹死。在上帝需要他们的血之前这些人都一直留在那里。正如先知约珥所说："我将把他们的没有弄干净的血弄干净。"瑞布·余德尔想：以前我常常认为

这块陆地叫做加利西亚，因为它和大风、海及干燥的陆地有关。但在我游历期间却听说，当罪恶的提图斯（愿他的骨头被捣成碎片）驱逐犹太人后，一部分犹太人就到这里来建立这个国家。从加利西亚在意第绪语中的名字，就可以看出该地区是由流亡犹太人开发的。

如果不是这个地方的石头，证明犹太人早在很多年前来到加利西亚地区，我们就会和瑞布·余德尔的看法一样。我们发现先知约拿的很多后裔被埋在伦伯格墓地，为了纪念那条吞掉了约拿的鱼，还在他们的墓碑上都刻上一条鱼。在一些墓碑上写着许多有关约拿后裔的话。他们中有一些人名字拼成 Kiknis，一些圣人认为这个名字是从希伯来语的 Kikyon 而来的。而 Kikyon 指的是约拿的葫芦。圣贤对这件事进行了评论。犹太拉比约瑟夫·扫罗·纳旦森说过下面的话："谁相信我们的话，在这个距离先知之邦遥远的城里，他的后代在蕴藏着矿石的地方找到了住处。"由于灾难、压迫、战争和掠夺，整个乡村地底下埋有很多金银财宝。富裕的乡民常把他们的金银宝物埋在地下，以便防止它们落入坏人的手中。瑞布·余德尔常和那些不惜精力到处挖掘寻找金银财宝的人开玩笑，说他们想发不义之财。瑞布·余德尔认为藏起来的财宝只是一种财源，正像《塔木法》中说的那样，挖掘出的财物只是偶然碰到的三件东西之一。因此，一个人为什么去寻找那些靠碰运气才能发现的东西呢？瑞布·余德尔对他们说："你们是自以为聪明的傻瓜，自找烦恼。在《密西拿》中在论述《诗篇》的章节中写道，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将来都由救世主弥赛亚为大家打开，根本不需要去寻找。还是去祈祷弥赛亚早日降临吧。阿门！届时你们将不费力气就能得到一切，毋需自寻烦恼了。"

旅行的人总是结伴而行。有的步行，有的骑马。如果他遇到一个向他打招呼的非犹太人，他就报之以“阿门!”如果他遇到一个牵着牛从村里来的人，他就和他一起走。他也会陪伴着小贩们从一处走到另一处。瑞布·余德尔喜欢自己的同伴。主给他以陪伴一个人的机会，他就会陪着他。《智慧之光》这本书中提到，独来独往只是蛇的本性，因为它所到之处将没有平静和安宁；由于瑞布·余德尔正好相反，喜欢平静，因此所有人都感到满意。

瑞布·余德尔到底像谁呢？他曾经在一个故事中赞扬的有两个眼睛的圣徒，每当碰上犹太人，就都要急忙前去打招呼。每当一个向他打招呼时，他总是用一只眼睛看自己的地位低下，另一只眼睛看上帝的伟大。“我是余德尔，”他会这样地沉思着，“我是一个渺小的而没有出息的人。而无所不在的天主在却引导亚伯拉罕的一个后代，给我以巨大的荣誉。”如果别人给他饭吃，给他喝水，他总要把这看成是上帝的伟大。他常常因这些伟大的神迹而流泪。眼泪常使他眼睛模糊，这也应了一句圣言：“利亚[①] 有一双无神的眼睛。”阿拉米语却把它说成是“利亚的眼睛由于哭泣而模糊”。如果有人在路上遇到瑞布·余德尔，他一定会自言自语地说：我怀疑他是否是三十六个隐退圣徒之一。如果瑞布·余德尔知道人们对他议论，一定感到好笑。因为他曾遇见过其中一个圣徒。瑞布·余德尔十分谦逊，从不追求圣徒的称号。他常常说：“如果我活着，按戒律行事，并做些益事，就足够了。只要我活一天，就要学一

① 以色列人祖先雅各的第一个妻子。其眼睛没有神而不为雅各所爱。系利亚的父亲采用欺骗方式使雅各与之结婚。

天。”在叫做《纺织者的事业》这本书中，写了关于以西结的战车。“上帝总是派两个天使陪伴他所创的每个人（《出埃及记》是这样写：‘我派了一个天使在你面前。’随后，又写道，‘我的天使也将去你的面前。’由此我们推断出有两个天使）。这些天使在人间到处飞行，直到他们把自己浸泡在火海里，整整三百六十五次，才唱出赞歌。此后，他们得在白色的火焰里经受七次考验，以去掉他们从人间带到天堂的人的气味。即使如此，只有当其他天使叫他们唱赞歌时，他们才会得到召见。这一点在《采摘玫瑰花》这部作品里已讲述：“啊，兄弟，充分思考并理解你自身的重要性。既然你认识到你的身体内有一种臭气，你怎么还能如此粗俗、傲慢呢？对于天使来说，尽管伴随你的天使接受了浸礼和洗涤，他们只有在被其他天使召唤时才能唱赞歌，把自己的一切奉献给神。”简要地说，瑞布·余德尔忠实地执行了戒律，高兴地享有恩赐的名字，使他经受多次考验，没有成为骄傲自大的牺牲品。对于同伴，他一向怀有善意。他也关心人间事务。在他看来一切事物都包含一种道德意义，他从不贬低或谴责任何事物。

最近几场大雪正在融化。井水漫到了井边，潮湿的泥土散发出芬香。上帝的慈爱充满了人间，神圣的上帝以他的仁慈支撑着整个宇宙。瑞布·余德尔的心越来越感到充实。他常常伸出他的手臂说：“只要见到犹太人，我都将把手放在他的头上，为他祝福。”你可能不知道旅行者的内心感觉。他的心充满了激情，却没有和他谈话的人。换一个处在瑞布·余德尔位置上的人，也许会感到烦闷，但瑞布·余德尔却总是很高兴，特别是他前面的道路越来越短。他为何会这样呢？因为他同时想到很多事情。如果一个人定下心来只考虑一件事，他会感到烦

闷。但当他从一件事考虑到另一件事，他的心情就会愉快了。不消说，瑞布·余德尔从来没有为任何一件事苦思良久，而是一掠而过，点到为止。因此，他的思绪自然能在一小时内从宇宙的一端飞到另一端。

在离开布洛德之前，他从来没注意过城里的事情。但现在，对他来说，好像整个布洛德在陪伴着他。何况，他又了解了世上许许多多的事。例如：他听说了犹太拉比泽夫·弗兰克尔家庭风波。泽夫·弗兰克尔是大卫·内桑森拉比的女婿，大卫·内桑森拉比又是余德尔·内桑森拉比的弟弟。这位泽夫拉比和妻子离婚了，离婚的原因是这两人之间争吵引起的。当时，他没有注意这事。现在，当他独自走在路上的时候，他发觉，这一定和泽恰尔亚拉比在他的有关爱打听别人事情的小旅馆老板和布洛德的两个商人的故事中涉及到的情况有关。当他俩的关系结束时离婚的事便发生了。这一定涉及到泽夫·弗兰克拉比和内桑森家族之间的关系。泽夫·弗兰克尔和妻子离婚后，不知这关系是否也结束了。就在泽夫拉比离开布洛德时，他遇到了约瑟福夫拉比。随后，又发生了一件类似的事：当约瑟福夫拉比快到布洛德时，他的车夫停车到一家小旅馆里去吃点东西。这是人们进城前的一种习俗。这位犹太拉比便坐在马车上等。就在这时，从城里过来了一辆漂亮的马车，上面坐着一个既有身份又有钱的人。拉比打听道："此人是谁?"有人告诉他，是泽夫·弗兰克尔拉比。约瑟福夫拉比又问："他到哪儿去?"有人接着告诉他说："嘿，他今天和妻子离婚了，现在他正回到自己居住的瑞沙城去。"这时，约瑟福夫拉比意识到这事真是太巧了。他所属犹太会堂的余斯帕拉比有一封信请他交给泽夫拉比。如果车夫不把车停下来，他就无法把这封信送

达。他当即把信交给了泽夫拉比。泽夫拉比见信后立即下车，他俩一起进了小旅馆谈起话来，一谈就是半天。

当他们相互分手的时候，泽夫拉比不无悲伤地说："我对离开布洛德感到很遗憾。"他给扎尔曼·玛各尼亚斯拉比写了一封推荐信，建议任命持信人为法庭庭长。因为原来布洛德的法庭庭长莱布拉比去世了。为什么要短话长说呢？扎尔曼·玛各尼亚斯拉比与持信人谈了一会，对其智慧感到惊奇，于是带他去见余德尔·内桑森拉比，结果他被任命为法庭庭长。

瑞布·余德尔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吗？好像上帝打开了整个布洛德的日志让他阅读。

与此同时，弗鲁门特和她的女儿们在做什么？弗鲁门特和她的女儿们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没有炭烧。她们有好多天没有烧饭吃，没有生火了。若是瑞布·余德尔没有把他所有的钱都花在买礼物和食宿上而是给她们寄上一些东西，就能把她们从饥寒中解救出来。但他没有给她们寄任何东西，钱就花光了。女儿们处于极度贫困之中。她们当中一个在呻吟，另一个在哭嚎："让大地覆盖我的血和骨头。"最小的妹妹也像她们一样在哭泣："一切希望都破灭了。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主啊，既然你如此不管我，对我如此残酷，我还等什么？"弗鲁门特没有说什么，只是轻声叹息：她应该确实感到生活的痛苦，需要坐下来。她想了又想，不知道丈夫还在寻求什么：我的肌肤在抽搐，我的心在害怕，得赶快给我找一个咨询专家来。弗鲁门特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心里不停地在问：余德尔到什么地方去了？他会在哪里？若妻子知道丈夫在某某地方，她的思想就陪伴着他，如果不知道时，她的心就会暗暗地从一处到另一处去寻找他，这是很平常的事。当一个主妇知道她的丈夫在某

天某日回来，她便会安慰她的女儿说："等等，女儿，耐心地等等吧，爸爸将在某日某时回来。"但当她不知道的时候，她会替她自己和女儿感到惭愧。

她一会儿看看佩赛勒，一会儿看看布卢姆，一会儿又看看吉特勒。佩赛勒长着洁白的皮肤、金黄色的厚发，一双大大的绿眼睛。开始她以为佩赛勒睡着了，后来发现她垂下眼皮在等她的父亲回来对她说："恭喜你！"吉特勒就坐在她身旁。她的鬈发披在肩上，眼睫毛遮盖了眼睛，以至你看不出来她的眼睛是蓝色的。她的鼻子微微上翘。开始她以为这是一种傲慢的表示，愿上帝不许，实际上她是在抬起头求助。布卢姆坐在她们当中，好像在雨中燕子缩起身子，以至于你看不到她的忧伤表情。

每当在这样的时刻，弗鲁门特总是暗自思忖，默默向上帝祈祷："宇宙之主，难道你徒劳地创造一切吗？你造就出我的这些女儿，不是为了让她们结婚吗？"

第四章 母亲和女儿

努塔就在这时候回到了布洛德。弗鲁门特想打听丈夫的一点点消息，戴上头巾就去拜访他。她见到努塔坐在炉子旁边，他的妻子撒拉低着头看着他，把芥末放在他的右边。他正在哭泣，哦！他一看弗鲁门特就抬起头对她说："上帝保佑你来啦，余德尔夫人。"

弗鲁门特则大声喊道："你是犹太人中的罪人。你把余德尔留在什么地方？"

努塔回答说："我希望我也能把你留在像他那么好的地方。如果我仅告诉你他在罗哈庭，你可能会说，今天他有东西吃，但谁知道明天呢？如果我告诉你他呆在一家小旅馆里，你会问那是什么样的小旅馆，我的丈夫能在那里消磨时间吗？那必定是没有屋顶的地方。下雪的时候，雪花落到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胡子上就像人们在剪羊毛时胡子一片雪白。因此，我不得不告诉你，我把他留在一个只有有钱人才住在里面的大旅馆里。他有自己的房间，就像站在华盖下面的新郎。整个旅馆的人都听他使唤。"

听了这些后，她开始悲叹。努塔知道她一定会悲叹的，因为她和她的女儿被抛弃在这样一个贫苦地方，而瑞布·余德尔

却那样富足，努塔想安慰她。可是，凡了解弗鲁门特的人都知道，情况不是这样。弗鲁门特深知，要使她的丈夫改变生活习惯会有多难！连叫他换一件衬衣也不是件易事。然而，为了女儿，他却在一个大旅馆里安顿下来。哦，弗鲁门特，你常常说，他一点不肯帮助他的女儿和妻子。即使在梦中你也会对他发怒。现在，她对从自己嘴里说出过的所有对他不恭的话感到痛心。

弗鲁门特独自坐在家里流泪，这次不是因为吃饭的事。烦恼已经使她饱了，她不想吃饭。她是因后悔流泪，为丈夫而悲伤。她的丈夫到很远的地方去了，没有人知道他什么时候回来。

吉特勒伸出她一双温暖的手抚摩着她的姐姐佩赛勒说："佩赛勒，别哭了，父亲回来时会带回婚约的。所有的邻居和她们的丈夫都会来祝贺你，恭喜你。如果他们看见新娘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他们会怎么说？一定会以为瑞布·余德尔为自己的女儿找了一个瘸子，或是瞎子或是老头儿，愿上帝不许。妈，不是吗？"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吉特勒，你说得很对。"

吉特勒接着说："妈，你告诉她，她会听你的话，擦干眼泪的。"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佩赛勒，你妹妹说得很对。"谁知她也哭起来了，以至于话也说不出来。佩赛勒仍在悲伤，拒绝人安慰她，她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心思，正为她父亲忧愁。父亲为她到了很远的地方，至今还未回家。想到这里，她把手放在膝盖上，悲伤地唱了起来：

安息日的欢乐已经结束，
我们不能再唱安息日颂歌，
（我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因为我们的父亲走了。

现在你的手放到了我们头上，
荆棘和蓟发芽长了出来，
（父亲离开了家）
我们能擦干眼泪吗？

隔壁的家人听见
他把安息日献给神，
在整个七天里
充满了他的歌声。

听！公鸡在啼叫，
是黎明的信号，
嘘！因为父亲
在半夜起来祈祷。

哎呀！当公鸡啼叫的时候
没有人起来。
阁楼仍然漆黑一片，
像竖起的墓碑。

母亲在家中的床上

辗转反侧。
亲爱的宝贝，再睡一会儿，
父亲还没回来。

吉特勒把一只手从佩赛勒的头上抬起来，放到布卢姆的头上，抚摩着她那棕色的头发，说："爸爸不仅为佩赛勒找到了新郎，也为布卢姆找到了心上人。布卢姆，你这样地低着头，真令我感到惊奇。难道你不知道你的帮助来自上帝？谁是你的心上人？一定是个英俊、敬神的学者。在黑暗中我不能把他的样子画出来，等他来的时候，你能看见他。他会用一只手拧着他那长长的鬓发，另一只放在打开的《塔木德》上。他的诵读声会从围墙一头传到另一头，你的朋友都将站在那里倾听，妈，你说是吗？"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吉特勒，你说得很对。"

吉特勒又重复地说："那么妈，你来告诉布卢姆，这样她便会抬起头来。"

弗鲁门特点点头说："很对，吉特勒。已经为布卢姆找到了心上人。不仅为布卢姆，而且也为吉特勒找到了如意郎。"弗鲁门特语塞咽喉，流着眼泪说不下去了。好像荆棘丛钩住了人的衣服那样，当你刚从一侧解脱出来，它又从另一侧将你钩住。这时，吉特勒唱了起来：

如蒙上帝假我
长寿，
我的生命之火
将会发出亮光。

灯火行将熄灭之时
灯光总要闪烁。
在白天，在夜晚，
我将献身《托拉》。

努塔从回来的那天起，便丢下自己原先的事务。马儿百般聊赖地站在那儿，马车不再搭运乘客。他把时间用在拜访城里的名流上，以便被任命为度量衡检查员。并从那时起，他一直披着那位从不喝酒老人的祈祷披肩祈祷。他看不起自己的手艺，想换另一种手艺。努塔，你过去不是常常亲口说过一个人不应该改变他的手艺吗？

由于无事可做，他常常花很多时间呆在他岳父的旅馆里。被称为布洛德歌手的诗人喜欢听他的讲话，特别喜欢听他叙述他和哈西德派教徒瑞布·余德尔一起旅行时发生在他身上的事。他们非常喜欢这方面的事，在为普珥节作准备时，竟把这些事写成韵文。在普珥节到来时，人人要庆祝一番。下面就是他们当时做的事：两个人化装起来，一个扮瑞布·余德尔，一个扮努塔。其中一个人讲述他们在途中的冒险经过。另一个人把手放在他的耳边有节奏地唱歌。在普珥节到来之前，整个布洛德的人都会唱这些歌曲。没有一个小孩不会唱有关瑞布·余德尔和他的妻子弗鲁门特的歌谣，没有一个不会唱他那三个纯洁女儿的歌谣，以及途中所有发生在努塔身上和他的两匹马身上的歌谣。在布洛德，有些人对瑞布·余德尔歌谣的喜欢程度超过对普珥节那天上演的阿哈苏赫鲁戏的喜欢。

“想不到，事情竟发展到这一步。”一个贫民问另一个贫

民，“你从余德尔·内桑森拉比那里得到了多少钱？从他的弟弟大卫拉比那里、从扎尔曼·玛各尼亚斯拉比那里、从西缅·蒂查拉比那里、从某某、某某那里得到了多少钱呢？”

另一个贫民回答说：“你认为任何人都关心穷人吗？该地有一位哈西派教徒，他到乡村去了，布洛德所有的人要做的事没有比唱歌更好的了。他们要唱关于他的情况、关于他所做的事的歌曲。这是好事。你见过类似的情况吗？这里有一个犹太人，他为他的女儿担心。他离家外出，去看看能得到什么帮助把女儿护送到新娘华盖下面。这里的人除了相互讲述有关他的情况，什么也不帮他。”

并不是所有关于这个主题的歌曲都是布洛德歌手的作品。有一些是人们把相关内容串在一起，那些自称布洛德的歌手借机自我夸耀一番。《从前有一位犹太人》就是这样一首歌：

从前有位犹太人，
名字叫做犹大先生，
没有家也没有粮，
这样穷——太羞愧。

他有女儿一大群，
谁也不知道有多少？
一个白得像百合，
一个红得像玫瑰。

一个美得像蓝天，
夏日的日子美又好，

可他的女儿却遭轻视，
孤独外加遭抛弃。

少女的心啊柔又洁，
就是无人登临门，
其中原因不用问，
自然是因为缺嫁妆。

在天的主啊慈悲心，
不让少女憾终身。
且听这支民谣，
唱出奇迹伟又大。

为她找来了新郎官，
诚实可爱的棒少年，
允诺今后财路宽，
定会赚取更多的钱。

快来给我们一些钱，
权作听歌的赏钱；
时不待我我不待人，
我们很快要离开。

不过，当布洛德的人在哼唱瑞布·余德尔的歌谣时，他本人却在远离布洛德的地方。不时地，有穷人来到这儿向瑞布·余德尔的邻居打听瑞布·余德尔的妻子住在哪里。他们反问道：

“你打听瑞布·余德尔的妻子做什么?”问话人回答说:“我碰巧在某个地方遇到瑞布·余德尔。他对我说:‘当你到达布洛德的时候,去看看我的家人,告诉他们,我还活着,感谢上帝。’”每当这一时刻,弗鲁门特会说:“如果只是其他人看见余德尔,而我没看见,我会有什么满意。不过,不管怎样,我还要感谢你,愿你增加体力,不怕麻烦地给我带来一点问候。难道他没有告诉你他什么时候打算回家吗?”

努塔的哥哥,雅各·参孙为买努塔的马来到这里,尽管最后什么也没有买,他却带来瑞布·余德尔的问候和一些有关他的消息。是雅各·参孙把瑞布·余德尔为他的女儿找到了一个新郎官的经过告诉了布洛德的歌手,而努塔到了罗哈庭后就离开了瑞布·余德尔。后来才不断地有媒人到那里拜访瑞布·余德尔。雅各·参孙是个智者的门徒,却穿得像个车夫,而努塔的举止像个车夫,倒装一副智者门徒的样子。

现在还是让我们回到瑞布·余德尔身上。总而言之,他虽到处飘泊,但他的最终目的是回到布洛德。不过,他现在离布洛德还很远,在扎巴瑞夫附近,也就是当初呆过若干天的地方。

第五章 配偶与婚配

瑞布·余德尔现在虽身在扎巴瑞夫，但他却认不出这城市。第一次来时，他住在伊佛雷姆拉比家，伊佛雷姆不让他跨出门槛一步。因此，瑞布·余德尔呆立在街头，不知东南西北，去不了伊佛雷姆家，也不知在哪儿过夜歇息。他叹息道，第一次来这儿时，身坐马车，左右侍从，应有尽有。而现在步行而来，连个投宿的地方也没有。

他只配在露天过夜，他也果真在露天过夜了。因为依他之见，热情待人的训条只因有荣华富贵才得到兑现。然而，他的叹息惊动了无处不在的上帝。上帝为瑞布·余德尔点亮了诵经堂里的灯。瑞布·余德尔走了进去。他发现两三个人坐在炉子旁边看书。一个人嘴里叼着长长的烟斗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瑞布·余德尔放下包袱，净手，晚祷。换了别人在瑞布·余德尔的位置，或许会发怒生气，因为他进去时没有人特意与他打招呼。尤其是像他这样第一次拜访通常会受到高礼遇的人。然而，瑞布·余德尔不但没有被惹恼，反而不考虑自己而替别人着想起来。他自言自语道，我记得住在伊佛雷姆家时，曾有一位名叫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拜访过伊佛雷姆。他是来说媒提亲的，我想知道神圣的上帝有没有为他们选择到合适的伴侣。

他祷告完毕后，从箱子里拿出一本书，坐在桌子旁边看起来，他听见两个人在闲谈。第一个人问，这些地方有什么新闻？第二个人答道，我听说，萨拉·利厄已和她的丈夫离婚了。第一个人问为什么，第二个人解释道，那个寡妇嫁给了梅谢尔，以便他能和他一起到以色列。但是他不想去，于是她就去要求离婚。第一个人问，他为什么突然不想去呢？他的同伴解释道，只在流亡者的土地上进行的庆典的第二天，对于他来说犹如梦境，满面羞愧，面呈黑色。他认识到以色列的神圣尊严，他很难改变庆典第二天的神圣性。而在以色列是没有这一庆典的。

瑞布·余德尔从他们的谈话获知，他们正在谈论他曾在伊佛雷姆家听到的有关会堂总管的事，他已和富有的寡妇萨拉·利厄结婚，但最后还是会堂总管不走运。瑞布·余德尔自言自语说，努塔的话多么正确啊。努塔说，人无法逃脱上帝为他安排的命运。后来，瑞布·余德尔有了插话的机会，便道，他一生妒忌的人是能到以色列去的某个妇女。除了那个会堂总管梅谢尔外，我不轻视任何人，会堂总管完全有可能进入以色列，而他却没有。瑞布·余德尔心想："要是我能进入以色列就好了。"

过一会儿，两个人中一个抬起头，又立即与同伙小声嘀咕："嘿！那就是从布洛德来的可怜虫。伊佛雷姆把他打入深宫。他示意他的同伙不要理他。"听到这话，瑞布·余德尔就再也没有勇气打听去伊佛雷姆家的线路，他们随即高声诵读起来。瑞布·余德尔则坐在那里读书直至睡着为止。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自己摸到了伊佛雷姆家。他到那儿时，人们正在为伊佛雷姆的女儿起草婚约。他看见了伊佛雷姆

先生和他的妻子，泽卡里亚先生和他的妻子以及伊佛雷姆的其他几个女儿和女婿，他还见到了来自舍本希的西米恩·内森和其女婿瑞布·雅各·摩西，雅各·摩西的儿子，以色列·所罗门，这个以色列·所罗门是新郎，那一位以色列·所罗门是媒人，还有本城的名人。城里的合唱指挥人站在那里为他们唱歌。会堂总管梅谢尔站在那里侍候他们，因为富有的萨拉·利厄已提出与他离婚。从瑞布·余德尔的目光中可以看出他和那些女婿们坐在一起很高兴，就好像他是拥有很多金币的阔佬。为了庆贺这个时刻，瑞布·余德尔穿上漂亮衣服。当所有到场的人坐定享用订婚筵席时，他们便开始赞美这桩婚事。

伊佛雷姆先生的女婿、泽卡里亚先生开始讲述婚姻故事，讲到聚居奥斯特洛的犹太会众正在建造一个新犹太会堂，奠基纪念撒毋耳·爱德尔斯拉比。作为对这一名誉的回礼，他捐赠了和奠基石同样重量的金子。但后来，他失去了所有的财产，但仍享有我们主的声誉，被认作是马哈索的转世。马哈索拉比住在一位面包师家里，因为在马哈索的母亲生他的时候，面包师的妻子很同情她。这两位妇女起誓约定，马哈索长大后与面包师的女儿结婚。他长大以后，遵守了他母亲的诺言，而且他把他岳母的名字加在他的名字里，爱德尔斯是他岳母的名字。

瑞布·泽卡里亚继续讲述那些在出生前就天生成双配对的人。讲到的有沙巴海·柯亨拉比也叫做沙恩和他妹妹的故事。在克米尔尼茨基的日子里，他的名誉被损害，他们的父亲迈尔拉比被杀害。儿子往一个方向逃跑，女儿逃往另一个方向，加入到无家可归、绝望的乞丐行列，从一个城市流浪到另一个城市，从一个地方流浪到另一个地方，换门逐户地讨饭。最后，她找到了她的哥哥。是她的哥哥在学唱圣歌时她认出来的。这

是他们的殉难者父亲学唱的圣歌。这时他也认出她来，并给她做媒，嫁给他那已鳏居多年的岳父。沙恩充任男傧相，并允诺他们生儿子，作为结婚礼物，这个儿子将用他心中的《托拉》照亮世界。结果如愿以偿，因为她的儿子成为一个学者，做迈尔拉比写了一部名为 *Ponim Meiros* 的作品，意为满面春风。

以色列·所罗门接着开始讲述上帝安排好的婚事，谈到克拉科的寡妇，她的丈夫给她在城外留下两个窑，一个是沥青窑，另一个是石灰窑。当时，教皇想建造一个新宫殿并派两位牧师一个城市接着一个城市地收集大笔钱财。一天，他们来到克拉科。他们到达这个城的时候，天还未亮，城门仍然关着，因而，他们不能进去，也没有投宿的地方。他们看到石灰窑和沥青窑的火光，便走了进去。他们对前面提到的寡妇说："尊敬的夫人。我们又饥又渴，求求你给我们一些面包和酒。"他们吃喝以后，便到附近河里去洗澡。他俩你一句我一句称赞寡妇的美貌，接着，开始互相争吵起来，一个说，她将是我的人。另一个说，绝对不可能，因为她将是我的人。当他们站在河里的时候，其中一个人抓住另一个要淹死他。当他看到这种情形，他也抓住对方，使劲地将他往下拉，最后，两人都淹死了。

一两个小时后，寡妇的帮工告诉她，他们看见有衣服在河岸上，但附近没见到人。寡妇知道，这些一定是夜里到她家来的两位牧师的衣服。因此，她去把衣服拿回来放在地下室，等衣服的主人来取。结果衣服烂掉后也没有人来取，却掉出来一大堆钱。她把钱藏起来，并决定继续苦干。就在这时候，一个富人成了鳏夫。他虽然年纪不很大，但却精通《托拉》。寡妇找来一个媒人并对他说，她有 100 个金币，要他去告诉那个鳏

夫，说有这样一个年轻的寡妇，愿意给他100个金币，但条件是他必须娶她为妻。并告诉他，他所有的金银财宝和她的财富相比较，只不过是沧海一粟。当那个鳏夫听了这番话，说："这件事一定是上帝安排的。"因此，她穿上安息日服装到他家里去了。他看到她和蔼、举止优雅，根据他们的信仰和法律，他视她为圣洁。她离开了自己家乡两个窑与他同住。他们一生荣华富贵，她给他生儿育女，并做了很多善事。

以色列·所罗门继而又谈起做媒的事。他说："我们能在家学习，为何要到外国学习？"愿瑞布·以色列·所罗门安息长眠。如果互相为敌，西米恩·内森先生愿他和前述的永远分手。瑞布·西米恩·内森的女儿决意嫁给瑞布·雅各·摩西。

这时候，瑞布·伊佛雷姆敲着桌子说："各位，是晨祷的时候了。"他们为感谢上帝恩泽，开始准备晨祷。侍女们来拿走碟子，铺上一块台布，猫咪拉萨因凯呆在他们脚之间。拉萨因凯原来叫耶洗那，但已改成现名，她是属以色列·所罗门养的一只猫，愿他安息长眠。此猫曾在以色列·所罗门讲述的人兽故事中出现。

一天很快就过去了。瑞布·泽卡里亚讲述《犹太社区集》中的一些故事。以色列·所罗门讲述看守人的故事。每个故事都不相同。以色列·所罗门讲述的故事可与想象中人的品质和美德相比较。而瑞布·泽卡里亚讲述的则是寓言故事。无论瑞布·泽卡里亚讲什么故事都是关于神圣的上帝，根据人们的功过，用爱心来对待正直的圣徒，惩罚邪恶的罪人。伊佛雷姆先生说的话不是没有理由。他说："我的儿子泽卡里亚像一本寓言书。他知道怎样用比喻来表达他要说的话。因为泽卡里亚要么不说话，要说则一语惊人，充满智慧。"

等所有想讲故事的人讲完故事后，伊佛雷姆拉比开始讲述他的家族，一直追溯到他的祖先，已故哈南·泽经·阿什肯纳兹故事，还讲到撰写《伊佛雷姆之门》这部著作的已故作者加昂。据他们说，他在以色列搭了一个帐篷。伊佛雷姆拉比接着讲到他的亲戚，并提到哈南·泽维·阿什肯纳兹的儿子雅洛·埃姆登拉比编写的祈祷书。

西米恩·内森坐在桌子的一头；由于他的妻子年老体弱，没有和他一起来。你可能会认为，整个世界都属于他。他毕竟已经有了他所需要的东西。他把他女儿嫁给雅各·摩西时候，自己已经结婚了。然而，他仍然没有幸福的家庭。既然他和伊佛雷姆拉比结亲，他就和一个贵族家庭有联系了。这个家庭参与了编辑祈祷书。虽然他自己习惯用自己的祈祷书，但当他一听说伊佛雷姆拉比的一个亲戚怎样编的一本祈祷书，对于他来说，除了那一家，似乎以色列没有别的家庭为上帝祈祷。他不时地站起来坐在以色列·所罗门身旁。一看到有人进来，他就换一个位置，又坐到桌子的一头，以便让人知道他是新郎的祖父。他的女婿瑞布·雅各·摩西坐在他身边。虽然他手里没有手杖，却好像人是弯着腰靠在一根手杖上。他对所说的每件事情都点头表示同意。他一直不停地背诵着《诗篇》中的一节诗："我在夜里仍记着你的名字，上帝，我将维护你传给的《托拉》。"在令人烦恼、悲哀之晚，他总要学习《托拉》。"我这样做，是为了遵守你的戒律。"

瑞布·余德尔告别了那些女婿自己上路了。无论他到哪里，人们都给他面包。正如拉比在《圣经》译注中所写："一个犹太人的寄宿者，无论他到哪里，上帝与他同行。"无论他呆在哪里过夜，那里的人会给他提供早餐。如果遇到安息日，他可

以吃三顿饭。瑞布·余德尔在途中看到一些城镇，遇到一些英俊小伙子。如果他考虑此事，就会在他们中间为他女儿布卢姆和吉特勒挑选夫婿。由于她们想要更好的，所以瑞布·余德尔没有考虑这些小伙子。他没考虑他们，你也不必惊讶。这是瑞布·余德尔的习惯，他从不匆忙做任何事。上帝会给他提供每个慈爱的暗号，他也会表示感激。如果这是上帝的意愿他一定会接受的。

他不是那种人，在得到恩惠和好处后，心里总不满足，仍然伸出他们的双手一遍一遍地叫嚷，再多给我们一点，直到最后连原先得到的那恩惠消失时，他们才意识到他们已失去了他们曾经拥有的东西。他属于那种知道上帝能给每个提供所需东西的人。因此，如果上帝认为他需要更多，就会给予他更多。这些人坚信上帝会保佑他们不缺任何东西的。上帝不是已经给佩赛勒找到了一个对象了吗？然而直到当时他还没有来得及赞美上帝，愿上帝保佑！虽然人类的婚姻像分开红海海水一样难，但上帝仍坐镇婚配世人。如果不是今天，就到明天，明天不行就到后天。如果一个人想匆忙地将他已到结婚年龄的女儿嫁出去，他就会缺乏资金。如果他不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新郎就会被带到家里。

因此，你发现，当瑞布·余德尔忙于筹建婚礼华盖，尽管大家都知道他需要将他女儿嫁出去，可就是没人要做他女儿的新郎。当他在奶场主家时，看到三个似橡树的小伙子，可是没有一个适合他的女儿。当他拜访在赞洛泽兹的朋友时，发现他的朋友是个鳏夫，但把女儿嫁给这个鳏夫也不合适。他又来到伊佛雷姆家里，伊佛雷姆信誓旦旦如果生儿子，就和瑞布·余德尔的女儿成亲。然而伊佛雷姆的妻子生的都是女儿，所以瑞

布·余德尔一直没有给他女儿找到新郎。他又到了几个犹太村庄，他一身富人打扮，手握阿普塔拉比手书，信上写道："持信人是瑞布·余德尔，有三个待出嫁的女儿。"然而，至今没有人上门当新郎。可是当他一住进一家旅馆并忘却女儿婚事时，却有人给他女儿带来了一位新郎。

总之，瑞布·余德尔从扎巴瑞夫到科多文列兹，从科多文列兹到奥利奥夫，从奥利奥夫到特瑞斯滕兹，从特瑞斯滕兹到赞罗泽兹。他没有在上述任何一处呆足参加一次祈祷的时间。只有在赞罗泽兹，他看到了善意人的幸福。瑞布·泽利克拉比已到别的地方去了。瑞布·约瑟·埃尔坎纳躺在床上，眼睛上蒙着绷带。这使他看他父亲的作品很模糊。他躺在那儿，因不能学习《托拉》而呻吟。

当瑞布·余德尔进来的时候，瑞布·约瑟埃尔坎纳认出了他的声音，祝他走运。瑞布·约瑟·埃尔坎纳对他说："瑞布·余德尔，不是因为我是个预言家，我才祝贺你，而是因为我相信圣人。我相信我们尊敬的阿普塔拉比说的话不是废话。毫无疑问，他的话说到我们心里，你为女儿找到了夫婿。"他接着说："拉希写道，亚伯拉罕的仆人埃利尔泽有个女儿，他想把她嫁给以撒。但是亚伯拉罕对他说，我的儿子得到上帝保佑，而你是没有得到上帝保佑的人，不能和得到上帝保佑的人坐在一起。"现在，埃利尔泽的故事已写在《托拉》里。"来吧，上帝保佑你。"要使得两种争论和观点一致并不难。对于前者而言上帝会使人成功。在其他地方，在其名字之后使他能成功。因为当上帝使人成功时，一般地说，他会赐福予你，对于他们福祉由自己创造。

他离开瑞布·约瑟·埃利尔泽之后，就去拜访约珥，开始约

珥似乎不理睬他。然而瑞布·余德尔不在乎，他按着他的门铃直到约珥心软。不一会儿，他俩互致问候和祝福，就像一对老朋友一样。瑞布·余德尔向约珥祝贺第二次结婚。约珥祝贺瑞布·余德尔为他的女儿找到了夫婿。瑞布·余德尔问约珥："你发现了什么?"

约珥叹气，引用《塔木德》话语回答说："只有第一位妻子是最令人满意的。"正在这时约珥新婚妻子走了进来，朝他们狠狠地瞪了一眼。瑞布·余德尔本想立即离开，但就在这时，已故圣人在《塔木德》里说过的话语浮现在他的脑海中："招待客人比招待上帝更重要。""如果一个人和他的妻，妇唱夫随，生活和谐，那么一定是上帝显灵。"由此可以推断出一个人为了一个温暖的家庭，可以放弃好客的脾性。为了证明这个观点，《塔木德》中其他地方也记载了招待客人比招待上帝重要的故事。

他从赞里泽兹到佩特巴兹，从佩特巴兹到凯特克，又从凯特克到波利克里夫，在那里他和放债人托比亚住在一起。他还遇见拉比亚和他的妻子、儿子及女儿，还看见布察兹的瑞布·哈伊姆柯拉和耶兹罗维兹的瑞布·尼参、耶舒鲁的瑞布·丹瑞克、莱布什·考帕斯密以及利帕·波特塞勒。

在吃饭的时候，这位老人讲述了发生在他和一个德国人之间的事，一些神秘的动物来到雪地上跳舞的故事，所有这些都和瑞布·余德尔先前听到的旅行故事一样。布察兹的瑞布·哈伊姆柯拉说："虽然迈蒙尼德否认恶魔存在，但是人们必须谨防他们。因为有时人们否认他们存在，反而会受到严重伤害。在我们镇上，曾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制革场晚上总是发出各种各样的奇怪口哨声，树和石头连根拔掉。因为怕受到妖怪侵害，

人们都逃走了。但是有位名叫犹大的拉比说：‘为神圣的上帝和我们的忠实信仰，我必须证明这里既没有恶魔也没有有害的妖怪。’所以他就前往那儿，躲在一个扫清的大铜锅炉里。他在锅炉里能看到外面的情况。到半夜时分，一块巨大的石头扔过来砸在锅炉上，犹大拉比耳朵都震聋了。后来发现一个漂亮的疯女子住那里，引来了一批追逐者。他们常扔石头，把她引出来。但我不知道犹大拉比是否还否认恶魔的存在，因为他已经聋了，也听不见人们问他什么。由此，我们知道，证明恶魔不存在比相信恶魔存在更难。”

讲魔鬼的话头一开，人们便不断讲述有关恶魔、旅行、噩梦之类的故事，如伐木工人的故事，拉比的故事和客人的故事。因为这些和婚礼的华盖没有什么联系，所以没有包括在这里。但如果上帝和一些读者愿意，这些故事可以在其他场合讲述。在波利克里夫托比亚的家，他们还讲述了其他故事，因为大家都知道故事内容，所以就不在这里重复了。上帝保佑赐给人们智慧，我们将不做其他人也能做的事。我们要做其他人不能做的事。瑞布·余德尔还有很多故事要讲，如努塔和妖巫的故事，狼的故事，因为他不太习惯讲话，他保持沉默。然而，从这些传奇的故事中，他领悟到了一些道理，认识到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仅仅是为了经受考验。考验的方式很多，而且各不相同。有时候，通过做一些圣事来检验邪恶，如和犹太会众一起祈祷。这时，撒旦来引诱瑞布·余德尔。用什么方法呢？通过对骄傲的疑心来引诱。他问为什么到别的地方去找一个例子，就以你自己为例不是很好吗？你难道没有经历过那种诱惑吗？如果不是为了把新娘带到婚礼华盖下面的戒律，又是为什么？

但是瑞布·余德尔立即知道撒旦心怀什么鬼胎，他希望保持自尊。他回答撒旦："为了遵守戒律我真的要去吗?"

"那倒不一定。"

"阿普塔的拉比叫我去，我就去了，情况就这样。"

撒旦说："什么，你说好像有人命令你侧耳倾听聪明人的意见!"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既然我必须侧耳倾听聪明人的意见，我将承认整个事实。如果只是拉比派我去，我不会动一步。但恰是我妻子让我去的。这就是我为什么要去。"

撒旦说："嘿，这也是《托拉》的一个戒律。我们发现，神圣的上帝对亚伯拉罕说：'无论撒拉告诉你什么，你要听她的话。'"

瑞布·余德尔回答道："那么，我一定要对遵守戒律感兴趣吗?"

"不，我害怕她大声吵闹，就直接逃走了。"

瑞布·余德尔吃完饭后，精神又振作起来。他一手拿起祈祷披巾和经匣，另一手拿起行李，轻吻门柱圣卷，然后就悄然离开了。

第六章　有吃有穿

瑞布·余德尔离开波利克里夫村，来到佩德凯明。在佩德凯明，他走进诵经堂，当时谁也没有认出他来。因为他离开他们时，穿着一身漂亮衣服，而现在则穿得像个乞丐来到他们中间。他对人们说："我是来自布洛德的余德尔。"他们却说："我们真伤心，我们真为他伤心，他一定是在路上遭到了抢劫。"为了使他重新打起精神，人们在他面前摆上食物和饮料。其中一个站起来，打开《创世记》，翻到这样一节："利百加拿出以扫的上好衣服为她的儿子雅各打扮起来，然后把她自己做的好吃的肉和面包放到他手里。"他说："我要问问你们这一节的要点。我们神圣的《托拉》要求我们从这里推断出什么？她是给他先穿衣服然后再给他肉和面包，还是先给他肉和面包然后再给他打扮？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区别吗？"

人们说："还是让我们听听你的意见吧。"他说："用这些措辞和说法写成的《托拉》，是为了教我们规规矩矩做人，为他先准备好得体的衣服是我们的责任，这样他就会心情愉快，并能吃饱。"他们反问道："你引用的这段话是针对什么的？""是针对雅各把吃的东西拿到他父亲那里的情况。但是在整个《圣经》里，我们没有发现一个人坐下来吃饭时穿有其他衣服。

而且，上帝确实把食物放在衣服前面。我们发现《圣经》中是这样写的，‘如果上帝与我们同在，等等，他就会给我面包吃、给我衣服穿。’”

瑞布·余德尔大声说：“当一个人的行为本身不是完全独立，但却能解释很多《圣经》里诗节的实质内容，那么，上帝就永远保佑他。”他打开包袱，把他的衣服拿给大家看，说道：“上帝熟悉并能够证明，我穿上漂亮衣服不是为了在他面前打扮自己，这是上天不容的；而是为了执行婚礼华盖的戒律，犹太人因此会用慈善的目光看着我。因为一个人的衣服穿得好，他们会向他投去愉快的目光，让他行动自由。现在，既然衣服已完成了其使命，我就没有权利再穿这些衣服。我必须把这些衣服还给它们的主人。”

听到这话，人们惊叹道：“即使在一千个诚实的人当中，也找不到像他那样的人！谁能使他告诉我们一切关于衣服的事？嘿，只要他保持沉默，就会收到钱和衣服！但愿你能安心。”然后，他们对他说：“我们已经很安心。因为你出去是为了把你的女儿带到婚礼的华盖之下。现在你告诉我们衣服起了作用。这意味着你已经找到了一位新郎。”于是，他谈了谈整个事情的经过。人们祝贺他，希望他走运，让他坐在他们前面吃喝。

这些人的当中有个爱说笑的人。此人说：“瑞布·余德尔，你还记得你和瑞布·米塞瑞倒霉的那一天吗？”他尽力劝告瑞布·余德尔再去拜访一下瑞布·米塞瑞，这样他就能分担一些米塞瑞的不幸。但是瑞布·余德尔说：“嘲笑犹太人是不应该的。”于是，他没有去拜访瑞布·米塞瑞，也没有去拜访赫谢尔，因为他娶的妻子不信神丧失了信仰。但他本人仍保持对上帝的敬

畏，像其他人一样总是宽厚直率。他听过很多各种各样的故事，但这时候记不起来了。不过他的精神却从这些故事中得到了益处。正如所罗门在他的谚语中说过："聪明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学到学问。"

我们已经知道，在瑞布·余德尔第一次来拜访时，他是怎样在一位名字叫做约书亚·埃里沙的圣徒家里做客的。从约书亚·埃里沙那里，他知道，对做饭的正确解释并不能使食客们满意。在他回来的时候，仍是那位圣徒找到他，把他带到自己家里。他家里的房子摇摇欲坠，各种小虫子在墙上爬来爬去，雨水从屋顶上漏进来，街沟里的水慢慢地流淌。房主走进屋点亮一盏灯，他把满满一罐子马铃薯放在桌上，揭开盖子，对瑞布·余德尔说："请吃吧。"房主看到他犹豫不定，便说："你为什么不吃？"瑞布·余德尔对他说："因为我听见罗普希兹虔诚的拉比说过这样的话：'谁的话才能产生万物？'而所有其他人却说：'谁创造出世间的果实。'我不想在这样的争论上钻牛角尖。"

约书亚·埃里沙回答说："我不准备要其他食物，只是自己烧马铃薯，因为马铃薯一年四季都可以吃。其他食物不是这样。如只有在祭日和半禁食的日子，人们才吃豌豆。人们不在新年吃坚果，因为吃坚果会使人多痰、咳嗽，对祈祷带来不便。不能在一年四个转季时喝生水。马铃薯不是这样，任何时候都能吃，无论是烤的还是煮的、油炸还是抹黄油，是在逾越节还是在一年中的其他时候，马铃薯都能吃。"房主说："还可以用马铃薯来救济穷人。"

"你问怎样去救济？你可以自己考虑当犹太人在洪荒时代，神圣的上帝给他们神粮，他们从神粮中吃到面包、肉、鱼、角

豆等。除了洋葱和大蒜外，他们尝到了世上一切的食物。可怀孕的妇女怕闻洋葱和大蒜味，担心身体因此受害。但我们从未听说过对马铃薯有什么禁忌。所以，马铃薯的味道也包括在内。如果你吃面包，你就能尝到面包的味道，如果你吃肉，你就会尝到肉的味道。不吃不同的食物，就尝不到食物的不同滋味。这是一种显而易见的道理。可以这么说，只有吃很多不同的食物，才能尝到很多不同的味道。在马铃薯重新散发新鲜味儿之前，世上仍缺少马铃薯的味道。因此，在我们完全得到拯救的时候，所有的各种味道应该完全一样。”

听了此话，瑞布·余德尔抓起马铃薯就吃。他说：“我记不得如何去净化这些食物，但是我记得，它们的味道比世界上任何东西的味道都好。”离开之前，他听到他的主人对《诗篇》中的一行诗句做出了极好的解释：“‘烦恼使人心胸开阔。’大卫说：‘我嘲笑那些人，他们住大房子、吃烤鸭、喝老酒、跳舞。他们说这些能使他们无拘无束；但是，当我接受上帝您给我的烦恼时，我会为此高兴。因为你使我心胸开阔，以至于我能知道神的眼睛毫不隐蔽，一直注意监护着我。我相信，一切都会得到好结果。’大卫说：‘烦恼能使我心胸开阔，烦恼能使我变得无拘无束。’”

瑞布·余德尔说：“我也要用爱来接受痛苦。由于痛苦，我曾一度弃权不学《托拉》，不祈祷。”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那同一首诗的最后一句，”约书亚·埃里沙对他说，“最后一句写的是什么？‘快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大卫说：‘全能的上帝，如果你说：我支持你，使你无拘无束。你为什么碰到一点困难就很悲叹。’我的回答是：‘就像富人的生活方式一样。他们愉快地过日子，驱逐苦恼。他们花

费的比得到的更多。我的情形也是一样。由于我的烦恼越来越多，我不得不放松对《托拉》的学习，放弃每日的祈祷。因此，快把我从困境中解脱出来。'"

瑞布·余德尔离开了这里。就在他离开之前，根据《托拉》上的建议，他问候了房主的妻子。他为什么不早一点问候她呢？因为这位妇女生病，独自呆在家里，常常自言自语地说话，就像蟋蟀在墙里发出啧啧的叫声，有时还大声唱圣歌。瑞布·余德尔担心被她的声音引入歧途。

时值冰雪融化，道路泥泞，很难行走。瑞布·余德尔不得不呆在佩德凯明一些日子。结果他和瑞布·约书亚·埃里沙很亲密。如果没有看到这两个人在一起，就不可能知道虔敬派教徒是怎样在一起生活的。他们的话语很亲切，用语言相互表达的思想很真诚。作为一个人，出生时很小，但他的身体各部俱全，随着人一起成长。因此，能使他们自己感到愉快的话语是真诚的。

在安息日那天，一位富人与他们一起分享自己的饭菜。安息日前夕，他和一个人一起吃饭，早上又和另一个人一起吃饭。第三顿饭，他和拉比一起吃。上面已经提到这位拉比的习惯，他从安息日到安息日一直斋戒。但在安息日期间，他吃的比一个普通人一个星期吃的还要多。就在吃第三顿饭时，瑞布·余德尔听到人们对《塔木德》中对"除了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一语的解释，即，除了人的真实行为，上帝没有什么高兴的事。你也会明白这一点。努塔，但愿那个解释是正确的。因为你和那位隐居的圣徒住在一起。你感到厌烦，因为，安息日那天，他的饭桌上没有肉。不过，对"除了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还有一种解释。其意思不是一般的推测，而是

所有在座的人在真实的功绩面前感到高兴。

当路好走时，瑞布·余德尔急忙起程到布洛德去以便把这一谚语的真正含义告诉努塔："除了肉，没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并且，还要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他已给佩赛勒找到了新郎。因此，他离开了他的朋友上路了。他时而步行，时而搭车，走过了一些他熟悉的地方，也经过一些他不熟悉的地方，遇到一些他不认识的人，也遇到一些他认识的人，但他从每一个人身上都能学到一些东西。

巧得很，他和曾经是一个裁缝的人住在一起。裁缝发现了一个珍宝，就不做针线活了。因此，人们就叫他有钱裁缝。瑞布·余德尔想："裁缝即使不做针线活了，却仍被叫做裁缝。但是，一个犹太教徒若把《托拉》放置一边，就不能再称其为犹太教徒了。"他沿途看到了很多事情，得益不少。例如，他知道了已故拉希在评论《诗篇》中的那一节诗"我隐蔽在岩石下"的意思。他说："岩石是赶路人躲避暴风雨的覆盖物和防御物。"

如果我们想把瑞布·余德尔在回布洛德途中碰到的所有事都复述一遍，那我们永远谈不完。因为他时时都看到令人惊奇的事。如果有人问他奇事在哪里，他就会回答说："上帝无须为我改变世界和进程，这不就是奇事吗？"他没有碰上使他盲从的事物，也没有听到使他觉得惊奇的奇迹，但日常事情总是使他吃惊。

当他来到佩德霍雷茨时，他遇到了尼希米。此人是奶场主。尼希米对他说："瑞布·余德尔，看我多么高兴，因为我女儿齐波拉和她的丈夫和睦地住在一起。她很快就要生孩子了。"瑞布·余德尔说："是吗？是吗？"他为什么大吃一惊呢？因为

那位年轻的妇女原来一直与没有妻室的人混在一起。对于瑞布·余德尔来说，要抵制那些没有妻室人的支配是一件很难的事。哎，她不是犹太人的女儿吗？她为什么不诫《以色列啊，你要听》？难道那些人的耳朵突然聋了，听不见，也不能逃跑了吗？

任何一个处于瑞布·余德尔的位置上的人都可能会说："她是通过反射作用出生。有时候一个妇女看到某人，就会把他记在心里。最后当她怀孕的时候，并以想像力怀他的孩子时，这样的孩子必然在那些人掌握之中。"然而，瑞布·余德尔从不怀疑任何人。他常说："一个人最好脑子里充满困难，注意自己，不去怀疑其他人。"

先不谈所有这些奇迹，奇异的事和令人惊讶的事，让我们回到主题。简单地说，瑞布·余德尔到达了佩德霍雷茨，来到奶场主的家。主人的妻子看见瑞布·余德尔特别高兴，出于殷勤，拿出了各种各样好吃的东西。为了向他表示敬意，还摆了一桌酒席。因为没有人敬重他所拥有的，所以她也没有看重乳制品，就好像在我们已经讲过的屠夫和奶场主的故事一样。瑞布·余德尔留在那里吃饭，吃油煎的小红萝卜、洋葱、玉米粥汤和肉。餐毕，对主人表示了感谢后便起身离开了。他担心村民会用女色之类的事困扰他。尼希米见自己不能挽留，便站起来给马套上挽具，送他到平克维茨村。那里离布洛德不远，时常能碰上到布洛德去的马车。于是，瑞布·余德尔离开了这里。启程之前，他答应他们，如果他们的女儿生一个儿子，他就来参加割礼。

正当瑞布·余德尔准备坐上马车时，一个非犹太女子非常气愤地冲着他过来。这个非犹太女子曾向努塔展示她的巫术，

努塔答应给她一瓶白兰地。可是当他发现她的巫术里什么也没有，也就没给她任何东西。现在，她看见努塔的同伴瑞布·余德尔，便嚷道："给我，给我，给我白兰地！你的同伴答应过我。"她不停地诅咒着。

她的诅咒使瑞布·余德尔非常吃惊。为什么呢？难道他害怕她对他蛊惑吗？我们知道，他不相信她巫术的威力？但是由于以已故的科里兹菲里埃斯拉比的名义起草的声明，希伯来语中"雄性"这个词的数值等于"幸事"这个词的数值，而"雌性"这个词来自"诅咒"一词的词根，意思是咒骂（犹如英语中所谓"好人"反对"女人"之意）。由此得出，当一个男人，他来自"幸事"的分等，骂一个妇女，没有一点意思，但是，如果反过来，上帝会保护我们！

最后，他鼓起勇气说："按照《密西拿》评注里的以实马利拉比的方法，你应说你该说的话。这位拉比遇到一位赞美他的盲目崇拜者。他的回答是说：'你应说你该说的话。'然后，他又遇到一个咒骂他的人，他的回答也是：'你应说你该说的话。'他的门徒问他：'拉比，你为什么用同样的方法回答他们？'他说：'《托拉》中是这么写的：他们咒骂你，这是不幸的。他们赞美你，这是幸运的。'"

因此，简单地说，瑞布·余德尔先生离开了佩德霍雷茨，离开了故意制造麻烦的非犹太女子，前往平克维茨。当他离开布洛德后，曾在那里住过。巴尔提尔一看见瑞布·余德尔，赶紧跑上前，他问候他，大声说道："上帝保佑这人死里逃生。祝他交上好运。"他很高兴又见到瑞布·余德尔。周围的空气中充满了笑声。他为什么笑呢？是由于布洛德人的吟唱人为这位圣徒以及他的三个女儿的故事编了首歌。歌中叙述了他是怎样

来到平克维茨村的，在那里，如何受到白兰地酒和薄煎饼的招待，他又是怎样把这些薄煎饼吃到肚里的，以及这些饼如何在肚里发出像青蛙一样的嘎嘎叫声，这歌曲就像他们在布洛德唱过的那样清彻而响亮：

小旅馆老板闯了进来，
手中提着点什么，
口中说道：最好喝上
一口白兰地酒。

他带着白兰地酒来到那里，
这可是当地最好的酒，
他清楚地知道，
各项准备已经做好。

圣徒匆匆忙忙，
做着愿做的事，
坐在那里喝酒，
直到喝饱肚子。

主妇做着煎饼，
既薄又好，
在德皇的国土上，
没有比这更好。

在愉快的气氛中，

几个小时过去了，
他们喝白兰地酒，
吃着薄煎饼。

圣徒舒适地坐在那里，
还有两个伴侣。
当他感到腹绞痛时，
突然尖声呼叫起来。

巴尔提尔，萨拉！
他嚎啕大哭，
哎呀，哎哟，
我疼得厉害。

因此萨拉开始用
一个陶器罐，并把
盛有热水的瓶子放在他肚子上，
给他加温。

对于努塔来说，
那个驾车的车夫
上帝带来了很多
痛苦、疾痛和苦恼。

因此，巴尔提尔开始拍手并叫来他的妻子："萨拉，萨拉！我们来了一位很好的客人，他是布洛德的圣徒瑞布·余德尔，

过来向他表示问候，祝他交上好运。”可萨拉看到他时很不愉快，而且气愤地看着他。她讨厌瑞布·余德尔的出现，因为就是为了他，人们唱着瑞布·余德尔的歌。这首歌使她名誉扫地，这位圣徒的肠胃坏了是因为吃了她的薄煎饼。

但是，巴尔提尔还是将瑞布·余德尔带到了家里，说：“你还记得我怎么告诉你去摆脱你的女儿？现在看来我的预言是正确的，我们应该为我们的生活和健康干一杯。”瑞布·余德尔同意他的看法，两人一起进了屋。他给他倒了一杯酒。巴尔提尔的妻子却从他的手里拿走酒杯。这是为什么？她还记得，那天他和他们呆在一起时，酒引起了他的肠胃不适。为此，她不得不在他的肚子上系一个盛热水的瓶子。她不再让他喝酒，但给他烧了碗像给肠胃病人吃的牛奶清汤。若他以前没有在奶场主家吃过肉，或者如果在他吃肉后六小时才离开，那他今天就能吃她做的饭了。他实在不太清楚，该做什么好，最后他决定最好禁食，不吃任何东西。这样，当他以后回到既没有肉也没有乳制品的家里时，他就可以像先前那样过无肉的日子了。

此间，巴尔提尔开始和他谈起有关当前的情况，他问：“听到什么新闻吗？”

瑞布·余德尔回答：“有很多新消息。”

巴尔提尔说：“说一些让我们听听。”

瑞布·余德尔大声说：“要我告诉你些什么呢？你不是已经知道了吗？难道你今天没有晨祷？祷词中不是有‘要时时刻刻记住上帝创世的功德’这句话吗？”

这时，萨拉打断了他的话，对她的丈夫说：“此人的妻子很孤独，像被抛弃了。她和她的女儿心里很悲伤，你说了一些荒唐、无意义的话耽搁了他。赶快给马车套上挽具，催它们上

路，把他带回到他妻子和他女儿身边。”

巴尔提尔回答说：“说得好！我也要到布洛德去。你不知道他们从政府给我带来一封信吗？”

萨拉大声叫道：“一封信！”她简直要昏过去了。我猜想，他是在安慰她。上帝准是出现在了德国皇帝的梦中。因此德国皇帝下了命令调整所发生的事。

萨拉说：“自从我的公公被杀害，二十年已经过去了。可他们从来没有提过要偿还血债。现在，凶手都已经死了，并在阴间受到了惩罚，政府却突然想起来要把他们交付审问。”

巴尔提尔回答说：“哎，你难道不晓得我们有个主持正义的政府，不遗留任何未经审问的案子？我能肯定，你父亲的死因很快能搞清楚。”

随后，巴尔提尔给马车套上挽具。瑞布·余德尔坐在马车上，被带往布洛德。至此，我们就讲完了为了婚礼的华盖，从布洛德出发，又回到布洛德的家里的一路上的故事。我们要感谢上帝，他总是给疲乏者以力量。

当瑞布·余德尔看到车子正在驶抵家乡时，他心里十分高兴，他就要结束他的旅行了。同时，他开始感到这趟旅行似乎很愉快，他忘记了沿途所发生的一切不幸的事，开始考虑他命中注定得到的好处，处理了必须临时处理的事务。无论他到哪里，都有人为他准备好了食宿。人人都慷慨大方地给他现金。但是我心里的确知道，这不是世人的最终目的。这就像两个人，一个聪明，另一个傻，他们经过森林时，受到盗贼的袭击。盗贼拿出刀想杀害他们。那个傻子在想什么呢？“怎么，他们想杀一只鸡为我们准备一份佳肴。”即使刀逼到喉咙，他仍然有胃口。而那个聪明人则站在那里向上帝忏悔他的罪过，

然后离开了那个世界。

有必要补充说明一点，瑞布·余德尔不像寓言中说的傻瓜，他没有被引入暂时空虚的歧途，但却对他的胃口和食欲感到遗憾。因为灵魂进入身体，只是为了学习《托拉》，遵守戒律，做好事。他想象自己坐在诵经堂里，用《托拉》和祷词这些永久的装饰品装饰他的灵魂。当他快走到庆祝安息日城池时，心跳得厉害起来，惴惴不安。瑞布·余德尔想："如果我回家不去效忠上帝，我还算是人？"他很伤心，因为他怕吃吃喝喝会整个儿干扰他的学习。这样，他就会忘记他所学习的内容，就像有关埃里沙拉比的故事一样。埃里沙是《塔木德》中提到的阿奇巴的后代，由于他想要喝酒和洗澡，忘记了学习，在会众面前念错了本周应读的《托拉》段落部分。

又过了一会儿，瑞布·余德尔终于到家了。所有的邻居都围上来问候他。大家都为瑞布·余德尔高兴，其原因有二：首先，他已做了他应该做的事，其次他已平安回来。他们拉着他的手，帮助他把东西从马车上卸下来，一路上旅行他一定很累了。毫无疑问，让他一个人下车很困难。瑞布·余德尔也向大家问候，进屋前，吻了吻门柱圣卷，向妻子和女儿们点头问好，然后，放下他手中的物品。这些物品是他从城里的好人那里借来的衣服。

第七章 祝你走运/人世变迁

瑞布·余德尔回到了布洛德，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上帝给她们安排了适合的婚配。新郎长有一双聪明的眼睛，不过，他没有告诉妻子和女儿，自己是如何到达罗哈庭圣会众地区，住在一家旅馆里学习《托拉》，后来媒人来问他：你是哪里人？你叫什么名字？他告诉媒人自己是布洛德人，叫余德尔。然后，他就到城里去拜访了一个最富的人，等等。瑞布·余德尔同意这位圣徒的话，即“既不要泄露秘密，也不要把朋友的秘密告诉你的妻子，因为你的妻子反复无常，情绪不稳定”。这位圣徒还说：“到处乱讲很有害。最好保持沉默。正如所罗门说的那样：‘处理事情都要有忠诚的精神。’”

弗鲁门特听说为佩赛勒找到了一个郎君，非常高兴。她打碎所有陶制的壶和锅，大声叫道：“祝贺你！恭喜你！”她拉住三个女儿，开始高兴地和她们一起跳起舞来，上帝肯定听到她们叫喊，给她们送来了这位新郎，令她们满意。她们跳啊跳一直跳到眼花缭乱，滑倒在地，像死尸一样躺在地板上。

弗鲁门特站起来问瑞布·余德尔：“你答应给佩赛勒多少钱的陪嫁？”

余德尔回答说：“三千个金币钱的四倍。”

弗鲁门特听说后，抓抓自己的头发，大声说："苍天在上，你怎么能答应给他一万二千盾，你现在连一万二千个铜币也没有啊！"

余德尔回答说："怎么啦，我只是按照你的话和阿普塔拉比的话才这样做。阿普塔说过：'答应给你女儿的钱要和新郎的父亲答应给他儿子的钱一样多。'新郎父亲答应给他一万二千金币，所以我也答应给佩赛勒一万二千金币。"

听了这些话后，弗鲁门特又做了什么？她把订婚契约拿给阿普塔拉比看。这位犹太拉比念了两三行后，用手抚平契约，为她祝福说："祝你走运。"然后，他接着说："余德尔夫人，你不要感到忧伤。对于上帝来说，十二个金币和一万二千个金币是没有什么区别的。上帝能给一个人这么多金币，就能给另一个人同样这么多金币。"

弗鲁门特回到家里，将这件事告诉了她的女儿，并问她的丈夫："新郎长得像什么样子？"

瑞布·余德尔说："他能看懂整页带有评注的《革马拉》。"

于是母女四人都在想象新郎长得什么样子：他怎样穿着一件外衣，脖子上围着一条丝织围巾，他拳曲的鬓角遮住面颊，两边脸颊上各有一个酒窝。一定因为高声朗读经文而在咳嗽，不是生病，上帝是不容许他生病的，因为有人用邪恶的目光看着他，所以他咳嗽。他脖子上还有一个黑痣。新娘的两个妹妹抱住姐姐佩赛勒，吻她。她们唱歌、跳舞，唱着比蜜还甜的歌：

多么温柔、甜蜜、美丽的新郎，
不要再叹息，忘掉你的烦恼，

到我们中间来一起跳舞，
让我们唱一首幸福的歌。

弗鲁门特拿起瑞布·余德尔的包袱，从中拿出漂亮的衣服，见衣服被弄皱了，便大声地说："人们会问我从谁那里借来这些衣服？可以前聪明的人曾说过，时间能够做到智慧所不能做到的事。"衣服挂在她那潮湿的房间里，时间一长，皱纹便消失了，衣服也变得很平整，就好像刚从裁缝店拿回来的一样。她再把衣服包起来，还给它们的主人，并告诉他们说，上帝保佑，漂亮的新郎已经和她的女儿完婚了。他们都向她表示祝贺，并且说花钱做了这些衣服无论如何都值得的。弗鲁门特回答说："在佩赛勒举行婚礼的那一天，我会送蛋糕和馅饼给你们吃。"

哈西德信徒瑞布·余德尔又回到了诵经堂，整天坐在那里诵读《托拉》，一直读到午夜之后。他曾为女儿择偶终日奔波，现在有足够的精力来学习《托拉》。他回到家里，发现妻子和女儿都睡着了，他用手摸摸炉子，如果摸到食物，就吃一点，使他身体有力气学习神圣的《托拉》。如果摸不到什么食物，他就用想象的方式谩骂自己：余德尔呀，余德尔，你是个贪嘴的人，你竟会设想自己面对着一桌好吃佳肴美酒，难道这就是你活在世上的真正的目的吗？

他用智力来维持自己的聪明灵魂，编造用一杯水做祝福的平凡故事等等。他用拇指和食指轻轻地敲打着拍子，小声地吟诵各种各样美妙词句，如神圣的犹太拉比以赛亚·赫维兹所写的《两块法版》一书中的词句。他一直吟诵到连眼睛都睁不开，衣服尚未来得及脱便倒下睡了，睡梦中他还在背诵。这样

天亮醒来，也就不需要浪费时间穿衣服了。

处在瑞布·余德尔的情况下，别人会不堪其苦，会再到城里的名流那里借一些漂亮的衣服，然后租一辆有车篷的马车，以婚礼华盖的规定或履行其他某些戒律为借口，驾着马车从一个城镇、一个村庄到另一个城镇，另一个村庄，一路上可以到处吃喝，口袋里也可以弄到很多的钱。但是，瑞布·余德尔能忍受艰苦，他没有到城里的名流那里去借漂亮衣服，没有租一辆马车，没有从一处旅行到另一处。没有在人家桌上吃喝，也没有往口袋里捞钱。他用《托拉》和祈祷充实自己，坐在桌边一页接着一页地翻书学习，用自己灵魂作为马车，在上帝面前，用好的行为充实他的灵魂。这样一来，他就不感到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受苦，也常会记起“困难使人心胸开阔”这句诗句。这是佩德凯明的瑞布·约书亚·埃里沙的解释，瑞布·余德尔对这种解释不满意，因为他压根就否认困难的存在。他偶尔双手托着腮，回忆他旅途中从一站到另一站的行程。有时，他能回想起各站路程的顺序，有时，也想不起来。有时，他能回忆起旅途中的实质内容，即他从中所吸取的道义训导，因为旅行使他懂得了很多道理，没有什么能比瑞布·余德尔对旅途中所发生一切事情的考虑更为井然有序，因为事情发展的顺序使他明白了任何事情发展都有其原因和结果。上帝不允许瑞布·余德尔否认原因和结果的存在，但瑞布·余德尔对自己能重新认识各个细节，感到十分高兴。

瑞布·余德尔认为，一个人不是坐在诵经堂里就会变得聪明的，即使他选择的道路能帮助他到达完美的境地。瑞布·余德尔一直想达到这个境地，但他又改变了这种看法。瑞布·余德尔对自己说：“记住，我的旅行虽然有很多益处，但我要专

心致志地学习《托拉》，它是上帝赐予所有犹太人的。”此后，他讲到旅行，都要告诫人们旅行会使人放弃对《托拉》的学习。他专心致志的学习《托拉》，就像驴子不离开驮重一样。人们现在看到的瑞布·余德尔不再是穿着漂亮衣服，胃口也很不好。这两件事在富人的眼里都是很重要的。现在他的衣服又破又脏，而且一直在节食。他的脸和十个禁食的人的脸一样黑。如果瑞布·沃维第二天来看他，拿不准他是否还能认出他来。

弗鲁门特问瑞布·余德尔：“我们该为女儿做些什么呢?”

他回答说：“喂，我不是已经给佩赛勒找到新郎了吗？我不是给她取来她的婚约了吗?”

弗鲁门特说：“如果你这样不断地烦我的话，我就叫你在逾越节前夕去把婚约烧掉。”

瑞布·余德尔说：“弗鲁门特呀，弗鲁门特！你不要这样对撒旦说话。”

他又去诵经堂专心学习《托拉》，忘记了家里的麻烦事。瑞布·余德尔对自己说：“大卫王啊，愿他安息！我要请求上帝一件事，也就是我所追求的一件事。我希望一生都住在上帝的殿堂里。我不能由于贫困或其他原因，像那些庆幸地坐在诵经堂里的人，为了逃避他们的妻子而在那里；也不像那些为了忘记他们的苦恼而专心学习《托拉》的人。”瑞布·余德尔自言自语地说：“佩德凯明的瑞布·约书亚·埃里沙有一个患有多种疾病的妻子，当他的妻子能和他说话的时候，他非常高兴，似乎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她能以各种方法帮助他。卡尔门是个裁缝，他的妻子一生郁郁不乐。她悲伤的时候，他坐在她身边安慰他。可瑞布·余德尔呀，你却不得不从你的妻子弗鲁门特身边

逃走。”

他为了不去考虑已婚妇女，开始重新考虑他旅行中的情况，不是考虑那些发生在他身上的事，而是考虑那些发生在他旅途中逗留地的事。如爱情故事，庄园主从新娘的华盖下将新娘抢走，杀害了她的新郎；又如当奥盛罗夫基的犹太人来到城里做祈祷时，庄园主把他们淹死在河里的故事；庄园领主看见他们时，叫他的侍从把他们淹死，侍从只得接照他的吩咐去做；再加卡尔门是个裁缝，他的祖父被庄园主像杀死鸟兽那样被杀害的故事，以及巴尔提尔的父亲被杀死在森林里的故事。此外，他们把一大锅烧沸了的柏油倒在佩雷茨岳父头上的故事。

通常瑞布·余德尔要学习《密西拿》中的一章，为那些屈死的灵魂作哀悼，愿他们的灵魂能升天。瑞布·余德尔在祈祷时会这样说：某某某出现在我的面前，某某某请求我帮助。

瑞布·余德尔打算拯救这些灵魂吗？不是。不过他对凡是在他脑子里出现的死人都进行哀悼，为他们诵读《密西拿》的一个章节，并为他们做哀悼祈祷。正如我们所知，他离开布洛德时，曾为了那些没有机会忏悔的灵魂做过祈祷。现在他所在的地方既有犹太经典又有犹太人，他有可能会忘掉他们吗？就像一个人在纸上设计出一幢大楼，国王看了后说，把画图人叫到宫廷来，给他工人和石头，为我儿子建一座大楼。我那个过去不得不离去的儿子马上就要回来了。同样，瑞布·余德尔在穿过森林和草地时，一直说着圣语，所以主把他带回到诵经堂，给予他《密西拿》的六个章回，保证他学习时有达到法定祈祷数的人。他为那些从主的住居流放出来的孩子建了一座大厦，总有一天上帝会把他们召回他的住所的。

第八章 普珥节的礼物

当普珥节季节到来的时候，罗哈庭新郎的父亲给布洛德新娘的父亲送去一副新金耳环和一副纯金的金手镯，这些是适合给富人的礼物，另外还有边上打褶的像安息日面包一样的甜饼，所有这些礼物都是给新娘的。一般情况下，当城里有两个同名的人时，如果不送给其中一个较富裕的人，要送给谁呢？在这些礼物被带到布洛德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处，应该将礼物送给谁呢？肯定是送给有名的并富有的瑞布·余德尔。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看到这些礼物时很吃惊，他不知道是谁送来的，也不知道要送给谁；因为没有必要把新娘的珠宝饰物送给没有子女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难道是仁慈的上帝送的？他开始认为，可能是向他借钱的而从不还账的人现在已经后悔，感到耻辱，于是买珠宝送来还债。但是他的妻子指出，当一个人给另一个人送礼物时，他必须给他送一些有用的东西；给秃头的人送梳子，或给没有手的人送手套是没有意义的。这样还是不能解决问题。那么，他们或许为了米瑞亚姆，以她的名义送，米瑞亚姆是瑞布·大卫·内桑森的女儿，瑞布·大卫·内桑森是瑞布·余德尔的弟弟，他的女儿曾与伟大的加昂，泽夫·弗兰克尔拉比结过婚。泽夫·弗兰克尔拉比一直是布

洛德的泰勒犹太会堂的拉比，但在一次争吵后，两人离婚了。瑞布·余德尔的妻子认为，她女儿已经和另一个人订婚了，一定是这个人送来的普珥节礼物。

于是，瑞布·余德尔派人去问他的弟弟，打听米瑞亚姆是否已经订婚？他弟弟捎信回来告诉他，没有订婚。他接着又问，是否有媒人了？回答还是没有。那么，这些珠宝饰物是谁的？瑞布·余德尔派人去问他。他捎回音说："怎么，是你的。""可我没有女儿啊。"瑞布·余德尔又派人去提醒他的弟弟。"这话有道理。"他的弟弟又派人去提醒他："你的名字写在包裹上，如果东西不属于你的，那有多少是属于我的。要知道包裹上连我的名字也没有。"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想道：既然是这样，那么，在布洛德一定有两个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大家都认识我，另一个大家都不认识。那么，明天是普珥节，很多人要来拜访我，我问他们，是否认识另一位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然后，再把东西给他送去。

第二天，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坐在铺有台布的桌子顶头。桌子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好吃的食品。他面前摆着两个大盘子，满满一盘子银币，一盘子铜币；他穿着节日的盛装；抽着烟斗，读着有关普珥节的小册子。人们进进出出。为了庆祝普珥节，他们跳舞逗乐。他为每个人倒一杯酒，并用叫做哈曼的耳朵的蛋糕招待来客。当他们要离开的时候，他根据每个人的身份送一份东西，并问，你知道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吗？他们都口答说，在布洛德没有人不知道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祝他长命百岁！"他们手指着他说。他回答说："不，我不是指的自己，而是和我同名的另一个人，他很富

有。”他们回答说：“我们既没看见过，也没听说过有这样的人。”是啊，当谈到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先生时，有谁会想起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呢！这不是他的姓，人们管他叫学者余德尔。

于是，他开始询问新来的人，他问的问题使所有来访者都感到迷惑不解，因为他对每一个人都问道：“今天上午你从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那里得到了什么？不，不是从我这儿，而是从另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那里得到什么。”然后他又问：“你们中的哪一位把普珥节的礼物送给那位富有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不是送给我，而是送给城里的另一个名叫余德尔·内桑森的人。”每人笑着想，他一定喝醉了，不再能够辨别该咒骂的哈曼和该赞美的莫迪卡，这在普珥节是十分正常的。由于这样做不符合他的自尊，瑞布·余德尔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自言自语地说：“时间将说明问题。”

简单地说，一些人走了，另一些人又来了，有些人为了自己，有些人则是为了他人。当你为他人奔波时比你为自己要更受到欢迎，也有勇气提出一些要求。一些犹太人穿着非犹太人的服装，而一些非犹太人则穿着犹太人的衣服，所有这些来访者中没有一个人抱怨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慷慨大方。

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也出去为穷人募捐，因为还有比他还穷的穷人。他希望能有一双自己的靴子，这样他就无须再忍受赤脚命运的痛苦。他身上穿着漂亮、昂贵的衣服，可脚上却什么也没有。他的学生们问他：“拉比，你为什么身上穿着这么漂亮的衣服而赤着脚呢?”他是这么回答的：“我的孩子，我的身体在执行戒律，为他人做好事，所以我穿上盛装，可我的脚从来不为穷人恳求施舍，所以只好光着。”

途中，瑞布·余德尔来到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家里。在那里，他遇到了努塔，努塔来这里为了使这位富人在节日里高兴。因此，瑞布·余德尔就站在瑞布·余德尔的面前，可没有人知道他要寻找的人就在他面前。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问瑞布·余德尔："你或许认识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我不是说我自己，而是说其他一位很富有的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想起了在波利克瑞夫的托比亚房子里遇到另一位瑞布·余德尔的事件，他自言自语地说："你瞧又碰上了，这样富有的人也不只有一个，还有和他同名同姓的人和他一样富有。"他心里很愉快，上帝在这一点上使得穷富相等，世上不仅有同样姓名、同样需要的穷人，还有同样姓名和同样富裕的富人。但他无法提供任何这方面的信息，因为他不知道还有和这位瑞布·余德尔一样富有的人；所以他回答说："所有上帝的子民不都很富有吗？"同时，努塔想起来，当他和瑞布·余德尔一起在途中旅行时，国王的总管曾问瑞布·余德尔的姓，他回答说，内桑森是他的姓；他的手指向瑞布·余德尔，但最终还是没有说出来。

在布洛德，有很多被称为布洛德歌手的人。他们过去常常谈到编写歌曲时的麻烦。在一般情况下，他们不大受到正派的布洛德人的尊重，但是在普珥节，他们却受到很多人的尊重。他们编写的歌谣由于充满了普珥节所需要的欢乐，受到大家称赞。现在这些歌手来到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处。一个打扮得像一个哈西德派信徒，一个打扮得像车夫；后者讲了在旅行途中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故事，前者把手放在耳朵上，用和谐的曲调唱着歌。

瑞布·余德尔之歌谣

序 曲

解说员：来听一听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故事，到目前为止，你还不知道圣徒他是谁，但是你一听到这个序曲，你就会立即知道我们讲的是何人。他的同伴开始伴奏：

以全能上帝的名义，无论我们是谁，他都爱护我们，
我们要讲的是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和他三个女儿的故事。
有一位哈西德派信徒，是一位有高深学问的学者，
他用爱和虔诚效忠上帝。
他有三个纯洁的女儿，她们温柔、漂亮，
她们到了结婚的时侯，还孤独地伴守着自己。

她们处境极端困难，她们没有嫁妆，
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妻子弗鲁门特恳求他把女儿嫁出。

他不朝她们看，不想看到她们在流眼泪，
在那些岁月，他没想过任何办法把她们嫁出去。
他痛苦地叹气，并立下他的誓言，

以神圣的名义他什么也没有忘记。
因此，弗鲁门特做什么？她跑到神圣的阿普塔拉比那里哭了。

她在他面前尽情地痛哭，流了很多眼泪，
叙诉了她的苦恼，和她已忍受的痛苦。

拉比对她说："夫人，不要哭了，
上帝保佑，你要遵守信义。"

"你的丈夫叫瑞布·余德尔，一个有名的哈西德派教徒，我将劝告他从一个城镇到另一个城镇去为你们的女儿择偶。
他穿上丝绸衣服，你会觉得再好不过了，
让我坐下来给我忠实的信徒写一封信。"

为了帮助他把他的女儿带进婚礼的华盖之下，
但愿他的道路顺风、愉快。
这位哈西德派信徒为了执行拉比的指令，雇用了车夫努塔以及孔雀和象牙两匹马，
孔雀和象牙是两匹毋需驾驭自己就能旅行的好马，
不用指点自己就能上路。
他们开始上路，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穿上丝绸缎子衣服和银白色带扣的鞋子。

你看，他们在有车篷的马车上旅行，

为了要把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女儿带进婚礼华盖之下。

在途中的一个旅馆里

解说员：既然你们知道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是谁，以及他为什么要选择这样唯一适当的道路，你应该知道在他开始旅行的一些日子里发生了什么。听了这番话，唱歌的人开始唱：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在平克维茨，他们因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很高兴，从此，脱下悲伤之服。

房东认为，圣徒是个一流的好人，

给他盛满了饭，给他斟满了酒，令他无比高兴。

房东用他从未尝过的白兰地招待他，

房东太太，为了向他表示敬意，手脚不停地忙着，

她用能弄到的最好的菜为他准备酒席，

她为他制作带有洋葱和肉的簿煎饼。

每一块煎饼都有刚生下的小孩那么大，

我敢说，他梦中也未看过这样的煎饼。

他们继续闲谈，几个小时过去了，
而房东继续讲奇妙和神秘的故事。

他们希望他无论走到哪里都会一帆风顺，
能为他的女儿们找到新郎。

他们像开始那样舒服地坐在一起，
喝着房东的酒，不停地交谈。

一直谈到天上的星星已移转了位置，
睡觉的时间早已过去，天马上就明。

这时房东太太起来大声叫喊：
看！你们的眼睑都快睁不开来。

他们起来伸展伸展身体，然后倒下又睡，
直到太阳升起，他们才醒来起床。

他们梳洗、祈祷、用餐，
房东对新娘的嫁妆尽了自己的一份心意。

乡村小旅店里的一位孤独者
他尽做好事，不知什么叫犯罪，
他的房子给客人们住——

他的仁慈像白天的阳光一样明亮。

人的欢乐和愉快

解说员：现在你已经听说对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款待，给他饭吃，给他酒喝以及给他吃世界上所有好吃的东西。你应该听一听，他吃喝以后所发生的事。听了这番话，歌手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和房东分了手，开始上了路，
你可以说瑞布·余德尔舒适、安静地坐在车上。

突然他的肚子痛起来，
因为吃下去的东西使他肚子发胀。

他的肚子发出响声，患了肠道疾病，
他知道肚子里沸腾着有害的气体。

努塔的肚子也痛了起来，
证明他吃下去的食物有毒。
饥饿的人吃干面包肯定比
吃酒和牛羊肉要好，饥饿肚子承受不了肉肴。

在病痛的时候吃好吃的东西会躺下，
吃过量的人逐渐会浮肿起来，

那一天马也给他们带来麻烦，
因为它们到处乱跑，后来迷了路。

好人从穷困中解救出来

解说员：现在你已听说他开始碰到了困难，你可能会认为他继续会碰到困难的。情况不是这样。他被从困难中解救出来，而且来到了一个地方，一切都很顺利。他是如何成功的？听了这番话，歌手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恢复了体力来到佩德霍雷茨村，在赞霍雷茨的公路旁的小村庄转了一圈。
瑞布·余德尔和一位奶场主住在一起，
他开始碰到了许多稀奇古怪的事。

他在那里发现一个长得像人一样的雌兽被妖精抓住；他帮助她逃跑了。

引起了很多奇迹，

那些地方的人尊敬他，给了他很多钱，
他的名字像金钟一样地开始响起来，
他不再挨饿了，他口袋里也装满了钱。

一个漫游者躺在那里叹息，
烟雾笼罩在他的上空。
如果上帝能帮忙的话，
就会充满歌声和快乐。

丰富多彩的世界

解说员：现在你已经听说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巡回路线，让我们陪伴他去某一个地方。他在那里花了七天时间看到了很多事情。虽然他在那里呆的时间不长，但看到了很多事情，我们将在那里不会耽搁很长时间。他的同伴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翻山越岭旅行，对此没有人怀疑，
有机会看到周围的所有的地方。

像科托夫，贝尼夫，参尚和贝尔科明一样，
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邀请。
把钱放进口袋里，顺便喝点酒，

给马喂点饲料，还可以和当地人交谈。

一块巍峨的岩石矗立在山上，山下就是佩德凯明。所有人都服从上帝旨意，只有一人小气。

那里的人用爱心和崇敬来接待这位哈西德派信徒，

一个人和他一起吃饭，这个人就付钱。

一个人在他前面打开他家的正门，
在他进门时把钱塞进他的手里。

他把阿普塔拉比的那封信拿给他们看，
佩德凯明的人都尊敬他。

在他那里，换成另一个人也许过得很愉快，
会用许多不同的方法唱歌跳舞，

但是瑞布·余德尔不是那样，他总是记住，
上帝和他那些留在家中的女儿。

正义的圣殿

解说员：如果我们的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来到任何一个普通的村庄，人们绝对不会注意不到的。为此，既然他到了一个村庄，

这个村庄住着一个因对人非常殷勤而出了名的人，所以人们就注意到他的到来。很多事降临到这个村庄的瑞布·余德尔头上，他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个瑞布·余德尔，其实他不是瑞布·余德尔，但自认是瑞布·余德尔。虽然一切都没有搞清楚，我们必须讲述这件事情的本质。他的同伴开始唱起歌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努塔简单地说，他们从佩德凯明出发，
把瑞布·余德尔带到波利克里夫。
他们看见一位穿灰衣服的老人，他是该村庄的放债人，他有一座大房子、粮仓和土地。
但是他从来不为他的财产感到骄傲，
他给穷人施舍，而且还敬神。

他对所有路过的人敞开家里的大门，
让乞丐、徒步旅行者和穷人在他家吃住。

瑞布·余德尔发现了一张好的桌子、床和灯，
主人愿意听《托拉》的福音。

正直的人总是很愉快，他的话不会欺骗人，
他对穷人慈爱，并给他们救济。

好朋友比兄弟更亲密

解说员：他们离开村庄后，又骑马来到另一个地方，他们到了一个城镇，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差点为他的女儿找到了一个配偶，他为什么没给她选择这个对象？我的同伴将告诉你。另一个人开始唱起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离开了波利克里夫，旅行到了拉迪什兹。
他们要去塞第茨再从那里到拉迪什兹。

他们继续旅行直至来到谢斯提帕德，
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能得到食物和钱。

他们坐着，孔雀和象牙拉着车行进，
他们爬上山，又从山上下到山谷。

如果我有很多手指计数，
我一定会记得经过了多少个村庄。

最后，他们安全地从那里所有的村庄出来，
在扎罗赞茨停下来，这是个美丽的城市。

大多数的美丽城市，确实是个宜人的地方，
《托拉》和智慧就像脸颊。

在那里，瑞布·余德尔发现两个纯金的容器，
他们三个人之间的友谊使他们拥抱起来。

他在他的少年时代朋友家遇到他们两个人，
那时他的朋友曾经很悲痛和苦恼。

就在他来的那个星期，他的好朋友的妻子死了；
后来他的朋友从悲痛中振作起来。

他对瑞布·余德尔说："我少年时代的朋友，
看，这件事已在我的头脑里变成了事实。

娶你其中的一个女儿为妻，
虽然没有嫁妆，我不介意。"

尽管瑞布·余德尔不想把女儿嫁他，
无论发生什么事，他都相信他的犹太拉比。
最后瑞布·余德尔为他女儿找到一个漂亮又有学问的小伙子作为新郎，
为此感到满意与欣欢。

啊，瑞布·余德尔，这位真诚的哈西德派信徒，
听聪明人的忠告，绝不要嘲笑他们。

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解说员：在他离开那个城镇后，又有什么降临到他的头上？他发现自己陷落困难之中，从困难中摆脱出来又遇到更大困难。从更大的困难中摆脱出来又陷进更坏的困境。唉！在那天晚上大部分时间走错了路，他希望找个地方休息一下；当他决定后，他来到有人住的地方，他到了一个叛教者的家里。当他从叛教者的家里逃跑的时候，遭到了一只狼的袭击；他避开了狼以后，他慌张地跑到墓地，死人用他们的尸衣拍打着他。歌手开始唱歌：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他们把扎罗赞茨远远地抛在了后面，其他城镇却不在视线之内，
天已发黑，只能看得见地面是白的。

不知前面的路是否好走，路上也不见一个人影，
马儿似乎已经着了魔。

马鞭也不起作用，叫喊也不管用，
马一步也不想走，尽管努塔用力抽着马鞭。

四周尽是大雪，饿狼突然出现，
毫无疑问，他们几乎成了饿狼口中之食。

待他们从困境中摆脱出来，
却发现自己在荒凉的墓地之中。

马在那里停下来，马车失去了控制，
在每座坟墓上都竖一块墓碑。

那是什么！一个死人在那边的墓地里行走！
他们毛骨悚然，像头顶上压了一座大山。

他们的灵魂几乎要出窍（愿上天不容！），
但是上帝给他们力量呆在那里。

讲述的故事

解说员：他们从困境中摆脱，来到一个好地方和一位尊敬的好人呆在一起；在那里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有吃有喝，听了聪明人讲的话，感到愉快和高兴，听了相互有紧密联系的故事，每个故事都很新奇。歌手开始唱起歌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瑞布·余德尔来到著名的扎巴瑞夫，
与那里一个很有名望的人住在一起，

他的精力得到了恢复，他的智慧有所增加，
他的精神更加愉快。

身体会变弱，在大地上枯萎，
但聪明人的智慧会启发周围的人。

赞扬他从不空虚度日，
除此以外，应该赞扬的还有努塔。

他从不催促瑞布·余德尔匆忙离去，
直至听完瑞布·以色列·所罗门的故事。

读一读像西蒙·内森和出走猫流浪者的故事，
我敢保证你以前没读过这类的故事。

知识和理解

解说员：你已听说这位哈西德派信徒在他旅途中的巡回情况，他怎么吃饭、喝酒，过着好日子；你会想象他是如何地沉浸在暂时的、世俗的愉悦之中。可情况并非如此。他非常激动；他认为，他的时间很快就会过去。他决定回家；但回家的时间还没到来，因为圣徒答应他，为他的女儿找一个新郎，现在还没

找到。歌手开始唱起歌来：

解说员的话有点太长，
诗人开始唱起歌来。

终于到了这位哈西德派信徒记起三个女儿时刻，
无论他走到哪里，都觉得旅途的厌倦。

他开始意识到自己在浪费时日，
他的精神有时令人吃惊，有时使他自卑。

他要回到女儿和妻子身边，
回到他正常生活中去，日夜学习《托拉》。

但是这不符合上帝的意愿，
瑞布·余德尔决不会回到来时的老路上去。

他和车夫努塔，孔雀和象牙两匹马，
一起走着该走的路。

这两匹驰名的马跑得和老鹰一样快，
它们穿过森林和村庄，扬起了灰尘。

从扎巴瑞夫到布瑞赞，
又驶过靠近科兹尚的波姆克伦。

在沿途山坡上遇到三十六位不知名的隐居圣徒中的一位伟大的圣徒。

我知道，是谁把他们带进一个大而可怕的森林，
一个明亮的小屋突然从地面升起。

一位年老而温柔的女子站在那里，
头上头巾盖住了她的眼睛。

他们点起了蜡烛，比月亮还要明亮，
这是主的安息日，他们坐在那儿谈心。

车夫也住在那里，
据说他们一直谈到安息日结束。

杀掉七头公牛，剥下它们的皮，
让我在皮上写下，好人是怎样旅行。

建造高楼大厦亦为徒劳，
住在低矮的住所倒是能见到上帝。

苦役和痛苦

解说员：现在再回来看看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妻子。是她将瑞布·余德尔走出诺经堂，辗转四方而无《托拉》。让我们看一看

在丈夫四处旅行时有什么降临她和她女儿的头上。歌手变了一下他的曲调：

解说员到此休息，
诗人将会尽力。

这时，温柔的弗鲁门特坐在家里，
眼巴巴地等候丈夫回归。

她的心整日整夜在颤抖和害怕，
余德尔，你怎么啦，为何耽误这么长时间？

家中除了悲伤一无所有，
明朝女儿饿时，有啥让其充饥？

他在想，鸡叫之时她一定会起来安慰她们，
嗨，你们定会看到，父亲将带一个新郎回家。

耐心地等待吧，
经过一段旅行后，他很快就会回到布洛德。

瑞布·余德尔知道上帝恩惠，
总是赞美着上帝。

他取出他的钱袋、所得，
打算结束这无益的旅行。

为此，瑞布·余德尔发誓，
到一家旅馆去，住一个好房间。

我的歌应该充满欢乐，聪明人的话永远正确，
只有贫困不忘学习《托拉》的人
才能在富有时也不忘学习《托拉》。

正义的果实

解说员：当约定好时间为他的女儿选择配偶时，神圣的上帝提醒他到某个城镇，住进一家好旅馆，自己花钱吃用并学习《托拉》。一个媒人突然跑到他身边，带来一位新郎。

解说员还没有讲完，歌手插进去开始唱起歌来：

现在我们发现瑞布·余德尔在某一个有名的城镇，
就像我在小曲里唱的，他住进了一个像王子住的旅馆里。

瑞布·余德尔住进这样的旅馆会干出什么？
他肯定不会堕落，也肯定不会犯罪。

一群商人向他猛扑过来，
在他面前卖力地介绍生意，谁都想赚上一笔。

但是我们尊敬的哈西德派信徒在那天做了奇事，
他用一页《塔木德》便把他们赶走。

稍后，来了一个媒人，讲了很多的话，
他没有徒劳，得到了报酬。

因为他带来一个好青年，
瑞布·余德尔发现他有真才实学。

不论我们是早讲这件事，还是迟讲这件事，
瑞布·余德尔发现这个小伙子一定是他女儿命中注定的配偶。

他们摆开桌子、点亮灯，召来所有的人，
写下婚约协议，他们打碎陶器。

白兰地和葡萄酒像水一样往外倒，
筵席上的人像上天堂一样高兴。
这就是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的故事，一切都发生在他的身上，
正像你听我讲的，他冒着生命危险，

为的是在奥地利的妻子和女儿，
现在我们的歌唱完了，祝你走运。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听完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的唱

谣后，大笑不止，从来没有看到有人像他这样笑过；好像房子的墙也在陪着他欢笑。他恢复镇静后，把手放进盘子里，拿出很多钱，说："瑞布·余德尔，我也希望参与把新娘带到婚礼的华盖之下。"

瑞布·余德尔想，房主一定是在对他讲话，于是伸出了手。但是在他的面前有一个人，那就是和他穿着一样衣服的另一个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站在那里盯着那个人看，看不出那个人和他自己有什么区别。两人的面孔衣服以及动作都相同。瑞布·余德尔将如何与此人比较？

瑞布·余德尔对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余德尔已拿走了余德尔的那一份，余德尔从瑞布·余德尔那里什么也没得到。"他再一次向瑞布·余德尔伸手。他把手指放在鼻子上说："在我给了你想得到的一切之后，你再多拿些，怎么样？"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实在辨别不出真的瑞布·余德尔和打扮成的瑞布·余德尔。即使你和我在场也分辨不出谁是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谁是布洛德歌手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自然更是如此。他对瑞布·余德尔和仅穿着像瑞布·余德尔一样衣服的人一无所知。所以瑞布·余德尔不能再去多要一些。瑞布·余德尔说："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富人和另一个富人一样富。而穷人总是一样穷。有时候从表面上就可以看得出来。"

普珥节一结束，穷人便都回家去了，准备买逾越节的必需品。教区委员们又出去为穷人募捐。上帝保佑不要抛弃他的孩子，给他们挑选好的教区委员，使犹太人心里充满了仁爱。两位仁慈的教区委员来到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家，他开始和他们交谈。他希望从他们的谈话中能知道关于另一个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的事。倘若教区委员是在跑遍全城，最后一个到他这里

的话，那他们就无法回答他的问题了。当然，若他们跑的第一家就是他这里，结束也是一样。听完教区委员的回答后，他给了他们捐助。使他感到惊讶的是在这个城镇上竟住着一个没人认识的另一个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因为无论他问谁，人们都指着他说："我们所认识的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就是在我们面前的这一位。"

后来瑞布·余德尔对妻子说："通常，一人收到另一个人的礼物时，他必须还礼，可我们该还给谁呢？"他跑遍了整个城镇，再也没有发现和他同姓名的人，所以他肯定这份礼物就是给他的。他认为并不是因为他有女儿才给他送礼的，送礼物的人一定是一个爱开玩笑的人。

他说："既然他给我们送来了新娘的衣服，我们必须送一件新郎的衣服给他作为还礼。"

他的妻子说："余德尔，你说得很对，毕竟这些礼物值不少钱。不管是他用值钱的礼物来欺骗我们，还是我们被这些值钱的东西给骗，至少说礼物还不错。"

如果这位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的家里收到礼物，佩赛勒就会戴上耳环和手镯，她的脸就会像夏天的太阳那样光彩夺目，她的心里就会充满喜悦。

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虽然收到了礼物，这些礼品只能使他想起他妻子的悲痛和他自己的悲痛，他们没有孩子，也就没有希望看到他们的孩子娶亲。

瑞布·余德尔和妻子在考虑他们该送什么样的礼物，他心中想道：我该送什么给他呢？送一块表还是送一根项链？哎，这些东西他自己可能早就有了，我再送有什么用呢？他一定小时候就开始学习《托拉》了，肯定会有这类小玩具装饰。我可

不可以送给他一只琥珀色的烟斗？假如他不抽烟，这种漂亮的小礼物会引诱他抽烟，而且他会认为，我的礼物给了他在喜庆日的第一天就学上抽烟。这样，我会把他引入歧途。我要送给他四卷本的《杜雷姆》。瑞布·余德尔想道："想和我开玩笑的人一定缺乏对四卷本《杜雷姆》的理解。"

于是，他取出了一套在梅茨伯兹和波尔兰印刷的《杜雷姆》。为了印刷《杜雷姆》他捐了款，并收到了两套用纸板装订、上面包有红色皮封面和用铜版纸印刷的书。他的名字用金色的印刷体印在每卷书上。书镶着金边，封面上的压花为一只大口水罐。这样设计是因为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是利未人的后裔，印刷者为了纪念他，设计了一些特别的标志。利未人在祈祷时通常把水倒在祭司的手上。然而，他保留的是威尼斯的版本，因为威尼斯版本好读。逾越节前不久，他给罗哈庭的圣犹太会众送去一套《杜雷姆》，并以极其优美的文体给新郎写了一封信，希望这本书带给他美好的一切。并说，新娘内心十分高兴，对小伙子的心是真诚的，希望能早日见到他，和这位好青年和这样一位被喜爱的人白头到老。无论谁看到他们两人都会把他们看成是神圣的茎和叶。瑞布·余德尔的妻子拿来一只雄火鸡，把火鸡的腿捆在一起，作为礼物送给新郎的母亲。

礼物送到了罗哈庭。新郎手捧着四卷本《杜雷姆》，对如此美好的事发生在他身上表示很感激。他用极虔诚的方式向上帝祈祷，感谢上帝选中了他而不是选中另一个小伙子，给了他仅有的、最好的这四卷本的《杜雷姆》。啊，上帝与我同在，我将根据《托拉》上说的，规范我每天的行为。他立即开始学习逾越节的法典，法典的章节使他心神爽快。然而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并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早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了。

第九章

无花果结出无花果
穷人和富人定相遇

新郎住在摆满各种各样好东西的房子里，精神饱满地学习《托拉》，而新娘呆在狭窄而阴暗的房子里，几乎饿死。她虚度了自己的处女时期，不好意思出门见人。普珥节过去了，逾越节也快结束了，新郎还一直没有来。她坐在那里为自己的不幸而悲叹。父亲不是给她找了个新郎了吗？大家不是都祝贺过他了吗？那么，她怎么没有得到他的一点问候？她和妹妹一起住在一间阴暗的地下室里，为自己的不幸哭泣，她像一个死人被忘掉，也听不到新郎的声音。她们在感到悲伤时，本可以去问她们的父亲："新郎在哪里？"或扑在双亲的怀里哭诉。哦，上帝，你终于带来了那封信，在信上，新郎的父亲还把举行婚礼的日子告诉了瑞布·余德尔·内桑森。

当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读了这封信后，对妻子说："我能说的就是我能够送普珥节礼物。但是，没有新娘，我怎么能给他们举行结婚仪式呢？"

上帝给予女子的智慧比给予男人的智慧更多。瑞布·余德尔妻子聪明、善良，对人一向很仁慈。过去一些孤儿出嫁，她常为她们举行婚礼，敲鼓跳舞，十分高兴，就像自己的女儿出嫁似的。在她的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她和她的丈夫没有孩子。

她的丈夫给她读这封信的时候，她说："上帝保佑，谁给我们带来了这条戒律?"

他问："你要把这些事情交给我做已有多长时间了？我可没有一点思想准备。"

她回答说："余德尔，你要择善而行，因为有两个犹太人取决于你的行动。如果你回避这件事，你将毁掉这个婚姻。"

瑞布·余德尔说："如果需要我做什么，可以来找我。我已经做错了，你想我继续错下去吗?"

她说："余德尔，我们常常走错路，今后我们还会经常走错路，但到最后的日子，错误将全部得到纠正。"

"这里一定有个人，名字叫余德尔·内桑森，他可能比你还富。但是人们不认识他。我们住在布洛德，这里不是常常有人连他的隔壁邻居都不认识吗？但是，当男傧相来到布洛德时，新娘的父亲会听说些事，并将尽到他自己的责任。"

瑞布·余德尔说："愿像你说的那么好。愿上帝帮助我；但我还不知道该做什么。"

她说："你暂时拿起笔，给新郎的父亲写一封信，告诉他，你准备为女儿在适当的时候举行婚礼。尽管我们不可能看到使我们自己孩子高兴的事，至少可以看到其他人的孩子高兴。"

于是，瑞布·余德尔给对方写信说：谨以此致以各种各样的崇高的问候，向我未来的博学多闻的亲属致意等等。

当瑞布·沃维收到瑞布·余德尔的来信时，他为婚礼的举行做好了一切必要的准备，并把下面这份请柬发给他的所有朋友：

蒙上帝之鸿恩

新郎的声音　　新娘的声音和快乐

消除了忧郁　　依然存在

由于好的预兆和命运，我们荣幸地邀请阁下参加我们孩子的婚礼。

席夫特尔少爷容光焕发

是位有才干、有道德的年轻新郎

佩赛勒闺秀长命百岁

是位谦虚而又值得赞美的新娘

她是高贵的慈善家，我的主人犹大·内桑森拉比的女儿

愿葡萄树的花和葡萄　　直到花开的那一天

欢快地开花、结果　　像玫瑰一样好看

婚礼定在这一周的最好的时刻在圣犹太会堂里举行

上帝愿我们在孩子喜庆的日子见到您的光临。

肖氏家族亦称沃维的

泽夫·伍沃夫及其妻

新郎在认真地准备婚礼讲演词。他已经背熟了讲话内容，这样在婚礼上便不会感到害羞。

所有的姻亲都穿上了盛装，从罗哈庭乘坐四轮车、双马二轮车、轿式马车，或干脆骑马出发。人人根据自己的身份穿戴，妇女更是打扮得入时。运货马车装着食物和饮料，和他们

一起同行。从罗哈庭到布洛德，所经之地的城镇和村庄，凡是他们的亲戚或亲戚的亲戚也都加入他们的行列和他们一起前往，他们早就听说瑞布·沃维安排了一个非同寻常的婚礼。这天，阳光灿烂，树木葱绿，小鸟在房顶上树枝上嘁嘁喳喳地鸣叫，田野里散发出宜人的香味。预定在婚礼说笑的人把事情编写成和谐的小调歌谣，音乐家们演奏着曲子。每当他们停下，新郎的母亲都要递上甜饼和酒。演唱人员一边吃饼，一边摆上一桌喝酒。每次演唱停下，人们都要祝酒，祝酒时每个筵席上都充满了欢乐，人们吃肥肉，喝甜酒，心里充满了欢乐。瑞布·沃维因祖先在阿布月初九偷吃了半个樱桃，差一点无法给自己儿子找到媳妇，但现在却去参加他儿子的婚礼，感到格外高兴。

兴奋之余，瑞布·沃维拿出银币，扔给演唱的人，并说："小伙子们，拿着，这是你们应该得到的报酬。"然后，他拿出一些纸币，一撕为二，给爱说笑的人一半。撕开来的纸币可以用浆糊贴起来，在市场上流通使用。如果一个人拿到半张，他肯定会拿到另外的半张。不过，他什么时候才能拿到呢？那要等到席夫特尔真正地站在婚礼华盖之下时，才能拿到。人们亲切、美妙的话语，与去参加他第一个儿子婚礼的人的愉快心情是紧密相连的。不过，即使在当时，人们也无法用话语表达高兴与欢乐。

当参加婚礼的队伍快要到达布洛德时，瑞布·沃维派人通知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及其亲戚前来，迎接新郎。瑞布·余德尔说："这是一个愚蠢的口信，我没有新娘给他，怎么去迎接新郎？"

一天过去了，没有人来。他们开始担忧起来，害怕有什么

悲伤的事发生。仁慈的上帝，拯救我们吧！瑞布·沃维的亲戚站在路上张望，那一天的路上静悄悄的，见不到有人来迎接。他们越发地担心起来。

除非你听到过前去参加婚礼的新郎突然在路上暴死的故事，听到过人们在见到新郎时，新郎的父亲说着“奏乐，去买棺材和寿衣”的故事，否则你是无法想象出当时瑞布·沃维的极度痛苦心情。乐曲开始走调，婚礼上插逗笑的人也停止了说笑。亲戚一个接一个不声不响地走了。他们自言自语地说：“一定是瑞布·余德尔听说了半个樱桃的故事，断绝了这门婚事，我们为什么还要承认和这一家的关系呢?”

瑞布·沃维用羞耻的、期待的目光等了两三天，然而还是没有一个人前来提及此事，最后，他拿出瑞布·余德尔的信，赶到布洛德，打听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家的住处，马上就有人指给他看余德尔·内桑森的家。他走进屋，看见瑞布·余德尔·内桑森穿着大衣，正准备去做下午祈祷。他问候了瑞布·余德尔，瑞布·余德尔又向他表示了问候，然后问：“你的事情怎么样了?”

这时瑞布·沃维开始愤怒起来，大声叫嚷：“你为什么用这种方法来羞辱我？我们站着等你整整等了两天了，你为什么不来?”

瑞布·余德尔说：“怎么，你对着我这样大叫，我还不知道你是谁?”

听了这话，瑞布·沃维第一次抬头看看，很吃惊地说：“真的，先生，在今天以前我从来未看见过你。”他拿出他的信。

瑞布·余德尔说：“是的，这些信是我的，确实是我写的。”

瑞布·沃维大声说：“这么说，你一直在戏弄我，叫我出洋

相。”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上天不容，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我在普珥节收到了礼物，但不知道这礼物谁送的？于是，我就问，在这个城里是否有另一个人和我同名同姓。但我不知道有这个人。我说，好吧，对于礼物，我要以礼还礼，并写了必要的信，等送礼人来了询问他自己的礼物。”

瑞布·沃维问他：“你为什么觉得这样做是适当的？”

他回答说：“城里人们不认识你的未来姻亲，我担心最后婚姻不会有什么结果。但我不是你未来的姻亲，即使我希望做你的姻亲也不行，因为我没有孩子。”

瑞布·沃维确信瑞布·余德尔·内桑森没有孩子，并认为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发疯了。瑞布·余德尔·内桑森自己也这么说：“我不是你儿子新娘的父亲，因为我没有孩子。”

瑞布·沃维双手托着头，羞愧地站在那里发呆。

瑞布·余德尔对他说：“不管怎么说，现在是做下午祈祷的时候了。让我们到诵经堂去，兴许我们在那里会发现你要找的人。”

他们进了诵经堂，但没有发现他要找的姻亲。他们四周看看，没有发现他。最后瑞布·沃维仔细察看，发现在炉子后面有一个人坐在那里读《圣经》。他的衣服是破的，帽子是破的，腹部凹了进去。他的脸和那十个禁食的人的脸一样。就是他，瑞布·沃维哭了起来。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对他说：“冷静一点，冷静一点！”就在这时候，这位哈西德派信徒抬起头，看到他未来的亲家瑞布·沃维，他立即站起来和他打招呼，说见到他很高兴。同时他问他怎么样，关于新郎有什么消息。

瑞布·沃维愤怒地叫道：“哼，你这个乞丐，你连一件上衣

都没有，而你却答应给你女儿一万二千个金币。”

瑞布·余德尔回答说：“我相信神圣的上帝会帮助我遵守自己的诺言。”

瑞布·沃维叫道：“你竟一无所有地站在那里，真是厚颜无耻。”

瑞布·余德尔对他说：“亲家，等等，我去叫我的家人为你准备一桌筵席。”

这时，瑞布·余德尔·内桑森一直盯着瑞布·沃维看，并对他说：“我似乎认识你的这个姻亲，我肯定在普珥节那天，他到我家来过。当时，我给了他一点施舍，后来他又来要过。”

这时，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跑回家告诉他的妻子和女儿，新郎的父亲已经到这个城里来了。她们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弗鲁门特对佩赛勒说：“新娘子，听到你父亲在告诉你什么了吗？他是在安排婚礼的日子。”听到这话后，新娘迷惑不解地垂下眼睛。她的妹妹立即开始给她涂油，给她梳辫子。她们在见到新郎的父亲之前，拿来针线缝补衣服。新娘在自己的胸口附近也补了一块补丁，因为她已经长大成人了。不会有邪恶的眼睛看她了，她准备迎接这位未来的亲属。

没有忧伤就没有快乐。瑞布·余德尔一告诉她们瑞布·沃维要来和他们一起吃晚饭，弗鲁门特就开始叫起来：“家里没有吃的喝的，你怎么能邀请他到家里来呢！即使我能给他做一顿饭，哪来的桌子坐？哪来的盘子盛菜？吃饭时调羹够用吗？家里有任何东西会使他眼睛愉快吗？”瑞布·余德尔不得不去寻找，直到他找到很有可能是亲家的人，能向他哭着讨吃的？

瑞布·余德尔做了些什么呢？他走来走去，用两个手指头叭地一弹，轻轻地哼着歌曲，脸上显得很高兴，他相信神圣的

上帝会帮助他的。

看到这种情况，弗鲁门特做了些什么呢？她戴上头巾去圣阿普塔拉比那里，告诉他整个事情真相。拉比说："你不是有一只公鸡吗？把它杀了，为新娘的未来的公公做一顿饭。"

于是，她回去提起公鸡，这只公鸡过去常叫醒她的丈夫侍奉上帝。她对新娘说："把公鸡拿去杀掉，我要为他准备一顿饭。"

新娘，一个活泼的少女，像小鸟一样用愉快步伐沿街朝着屠宰场跑去。

第十章

是谁给了公鸡以智慧/公鸡的命运竟如此难卜

佩赛勒蹦蹦跳跳地走着，怀抱公鸡，手抚鸡冠，嘴里低声说着公鸡从未听过的话。“亲爱的，”她对公鸡说，“你知道我们去哪儿吗？我们去的是屠宰场。去那儿干什么？去宰杀你。为什么？是为我未来的公公准备一顿丰盛的饭。为他的这顿饭准备些什么呢？准备肉。我们如何准备呢？用豆子和芫荽做一个很漂亮的汤。

“或许你希望被切成肉丝？我要做比我老公公的胡子还细还长的肉丝，从他的鬃须下巴一直垂落到腰下。或许你想做成烤鸡？这样的话我就去取一个长铁条，把你串起来烤，里面塞些辣椒，外面撒些面粉。我还要做两种麻辣酱，红白两种颜色的，然后在你的颈子里再填进米和葡萄干，再加几块肥肉，这可是你的祖先做梦都想不到的。接下来，我会把你放到未来的公公面前对他说：来坐下，请品尝。

“他将坐下来品尝，觉得不错，并对我说：‘上帝赐福给

你，我亲爱的佩赛勒。’他吃完所有的菜之后又说：‘去取些水给我洗手。’而我则回答说：‘再尝尝我为你做的鸡颈子。’然后，我拿出煮过的李子和无花果，问他喜欢哪一种甜食，是李子呢？还是无花果？’他会把手放在大腹便便的肚子上说：‘女儿，难道我还没吃饱吗？该你坐下和我们大家一起吃了。’

“这时我会回答：‘我们也已很饱，这些都是剩下的菜。如果你不吃，我们只好把鸡颈扔出窗外。’他定会惊异我如此聪明，会对我说：‘别人在谈论佩赛勒时太傻了。’接下来，他会拿起一把大叉继续往嘴里塞吃的。一边吃一边咂嘴说：‘她是个好姑娘，我选她做儿媳，儿子同她会幸福的。我明天回家后要告诉妻子我所吃的和所见到的一切。’

“这时，我就收起目光，低下头想，嗯，她将有机会看到我巧手做的一切，会看到我如何用鸡翅做成刷子来清扫桌子上的残渣，这样我们就不会被贫穷袭扰。我也可以用这刷子把盯着我们的罪恶的眼睛赶走。”

想到这儿，佩赛勒张开双臂，大声斥责恶魔：

烦恼与疾病，远远地滚开，
飞快地逃走，不要停留。
　你们应离去·
　否则将悔恨。
逃离到遥远的沙漠，
躲进荒芜的森林，
那儿有怪物呈现，
藏起你们的脸，永远永远，
是谁给公鸡以知觉，

把这知觉给我的公鸡里维勒
因为里维勒已从现在开始——
张开翅膀飞向远方。

简言之，当佩赛勒张开双臂斥责恶魔时，公鸡里维勒从她怀中掉下跑了。为什么公鸡没有宰杀而跑了呢？因为她忘了应该绑上鸡腿。假如她这么做了，鸡就不会跑，可她却没有绑。鸡刚脱手就跑到栅栏后边。佩赛勒拍打着双手哭道：

天哪，它跑了，我的运气没了。
灾祸降临，我失声无语，
愿上帝来帮我，我的母亲要骂我，
新郎的父亲将看到我出丑，
我的婚约将随之解除，
万能的上帝，我该受到如此责难？
你甚至帮助那冒犯了你的人。
别嘲弄，请严肃，
要么即刻杀死我，
不然就还我公鸡，
我将永远每天赞美你。

佩赛勒就这样拍打自己，撕扯着头发，痛哭不已。倘若你曾养过一只极好的鸡，期望着用它做菜，而鸡却从你手中跑了，你就能体会到佩赛勒当时的感受。接着，她便开始追逐那公鸡，想重新把它抓到手里。可她的裙子却被尖尖的栅栏勾住扯破，这下她裸露地停在原地，再也不敢动半步。她倒在地上

声泪俱下地哭诉道：

唉，母亲啊，母亲，我都干了什么啊，
不，没有借口，没有托辞，
快来打吧，活该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
打吧，打吧，一直打死我吧。

弗鲁门特见佩赛勒到现在还不回来，便让她妹妹布卢姆去找她，布卢姆跑向屠宰场的路上发现姐姐躺在地上号啕大哭，悲痛不已。她害怕起来，大声叫喊："怎么了，新娘姐姐？你为什么伤心痛哭？公鸡在哪儿？"佩赛勒想告诉她所发生的一切，但刚张开嘴便哽咽说不出话来。布卢姆双手搂住她，不停地安慰她，直至她终于说出话来：

老天在上，公鸡跑了，
我真想死，因我的新郎也从此丢失，
别管我，我要去那雪山，
昼也泣来夜也泣，
因为我不能结婚。

布卢姆明白事情的缘由后，也低下头，流下同情的泪。她们的母亲弗鲁门特见到布卢姆也迟迟不归，又派小吉特勒去找她俩。吉特勒发现她俩抱头坐在地里，她双手握于胸前高声喊道：

炉火燃旺，锅也煮开，

你们却在这儿轻闲，
休息够了！我要说
快些回去，跑回家里，
饭才能快点准备好。
嗳，糟糕，公鸡哪去了？
鸡去哪了？鸡在哪里？
这只鸡一直拥有
我们心中的爱。
熊会将它撕成碎片。
嗨，我失去的公鸡呀，
鸡去哪儿了？鸡在哪里，
为何不见它的踪迹？

姐姐把发生的一切告诉了她，她听后也同姐姐们一起痛哭起来。

这就是弗鲁门特派三个女儿的经过：她派佩赛勒去杀鸡，让布卢姆去催佩赛勒，遣吉特勒去叫她俩回家。三个女儿都出去了，只剩下弗鲁门特独自呆在家里。锅已开，火正旺，单等取回宰杀的鸡。她心急如焚，不知到底出了什么事？她心焦不安，环顾四周，水沸滚，火渐熄。我若知道怎么回事一定不客气。亲家马上就要到；上帝啊，上帝，我紧张极了。我的辛劳都白费，我的等待也枉然。孩子们啊，孩子们，你们为什么迟迟不归？老天，我忽然心头一震，她们拿的鸡在哪儿？你们的母亲独自一人。她大声喊道："回来，哎，女儿们，回来，哎，新娘。"

她已经预感到情况不妙。她们有可能走迷了路，也有可能走到一处废墟之地被魔鬼缠住，就像那个去浴室的妇女被魔鬼

带走一样，魔鬼上身人样下身鬼形，晚上走出来抱抱儿子。想到这里，弗鲁门特丢下锅与火，出门去找三个女儿。

她竭力奔跑，高声叫喊："女儿，女儿，你们在哪儿？"终于她来到屠宰场附近的田地，发现她们三人抱在一起。她气急败坏地责打她们。"让所有的灾难降到你们头上。今天既不是安息日，也不是奥默的第三十三天，你们坐在地里干什么？"

"母亲啊，母亲，"女儿们哭着说，"请不要打我们，上帝已经惩罚够了，我们准备做饭用的鸡已跑丢了。"

弗鲁门特听后气愤中将指甲掐进了肉里。她叫喊道："我的鸡跑哪去了？我的希望落空了。我们干脆挖个坟墓一起死吧。你们干吗惭愧地站在那一声不吭！"

女儿们一个个都缩起舌头，禁若寒蝉。

此刻，她们又开始大声哭泣。"母亲，我们天生悲惨。上帝已向我们招手，大地是很好的葬身之处，坟墓是甜蜜的栖身之所。"

弗鲁门特又开口说道："你们就像夜晚出没的豺狼一样在吃我的血肉，竟敢抬头望我，张口说话。恨不能叫你们烂舌瞎眼。告诉我那只鸡跑到哪里去了，来，还不起来到各处寻找。跑掉的鸡，你是多么好的鸡啊！难道平时舍不得给你吃的？难道不是一直拿最好的面包喂你？难道不是一直不愿杀你吗？快点，姑娘们，快点，咱们一起来捉。鸡在那儿！"

她们尽力围捉鸡时，公鸡伸展翅膀飞开了。等她们跳起来抓时，鸡又落地而跑。等到她们弯腰捕时，鸡又飞起来。她们不停地跟在鸡后东奔西跑，最后鸡躲进了一个山洞。她们来到洞口发现里面似乎有火光在闪烁。佩赛勒哭喊道："鸡肯定直入火中而被烧死了。"

布卢姆也喊道："鸡要烧焦了，我们却一个个站着不动。如果不立即采取行动，就是我们自己的过错。来，让我们快把鸡弄出来。"

"妈妈，我从未见过不冒烟的火。"吉特勒说道。大家又仔细观看，只见那根本不是火，而是金子、珠宝和钻石在闪闪发光。她们一个个全都惊呆了站在那里，担心这是巫术。而后一起喊起来："以色列啊，你要听！"在她们看清金子并没有消失，珠宝也没有退色成为石头后，她们这才相信这不是巫术，而是来自上帝的恩赐。她们用围裙把这些财宝包上直奔家中而去。

别人辛苦一生都没有得到的东西却不期而至地来到瑞布·余德尔的身边。他漫游世界，看到人们四处挖找财宝时，曾嘲笑着说："《塔木德》里不是多次明白无误地告诉我们财富将不期而至？"不过，他当时确实不知他将得到一笔为他准备好的财富。

那个洞里怎么会有如此金银财宝？原来当恺撒同敌人交战时，他的臣民大都跟随他。出征前，人们将财宝藏于洞中。当佩赛勒的不幸传到神圣的上帝那儿，上帝把这些财宝揭示给了她。无所不在的上帝！愿上帝永不遗忘以色列，愿上帝现在就开始做他打算将来做的每件事。由于贵族领主时常掠夺以色列人的钱财，上帝因此消灭他们，并把这些钱财还给他认为合适的人。垂涎他人财物者将葬身异乡，金银财宝则总是物归原主。那些人的尸体除野兽猛禽外于任何人无益，但其财宝却有利于善良的人，有利于哈西德派信徒。愿天下所有追求钱财的人能引以为诫：上帝将善待穷人，邪恶者决没有好下场。

第十一章　闺女出嫁

弗鲁门特接着干了些什么呢？她包了一围裙金子，来到瑞布·沃维将来此下榻的旅店，拿出了些金币扔在店主面前，说："把这些都拿去，为我的亲戚准备最好的饭菜和最好的酒。"金币亮闪闪滚落下来，发出悦耳的声音。店主手摸胸口向她鞠躬，说道："十分荣幸能为您效劳。"然后跪下拾起一个个金币，屋内所有的仆人似乎都矮了半截，一个个在弗鲁门特面前跪下，脸几乎要擦到地。店主对仆人吼道："你们这些白痴像木头一样站着，难道看不到这位高贵的女士的鞋子脏了吗？"仆人们抢着取来刷子把弗鲁门特的鞋子刷了又刷。"真没见过如此笨手笨脚的粗夫。"店老板娘说："他们来擦鞋子，却把裙子弄脏了。"她说完，取出所有的衣服，拉着弗鲁门特的手说："来吧，弗鲁门特来吧。"她们走进另一间房间，店老板娘在屋内给她换上绸缎衣着。

弗鲁门特飞奔到阿普塔的拉比处，把所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拉比极谦逊地听着，不时地说"嗯嗯"，像一个听到有奇迹发生人似的摇着头，末了，这位圣贤说，双方应把嫁妆留给他处理。不一会儿，双方的父亲瑞布·余德尔和瑞布·沃维都来了，共带来了二万四千金币的财礼，他们委托这位圣贤负责安

排一切。拉比把这笔钱合为一处，将手放在钱上。

金子在手下面闪闪发光。即使世上所有的金银财宝都消失，上帝的话仍将永存。拉比对瑞布·沃维说，暂时先把新郎和其他亲戚带回去，待新娘的结婚服装做成之后再来，他们于是向瑞布·余德尔道别，返回家去。这对梅谢尔是莫大的宽慰，他们终于明白他的话是对的，因而不再与他追究了。

有关瑞布·沃维返回罗哈庭的经过暂且按下不表，还是让我们回到布洛德。城里很快就传开了，说上帝怜悯瑞布·余德尔，使他富有。城中男女老少都来了，不论贵人还是平民，诚实可敬者还是欺诈可憎者，也不论高矮胖瘦，富贵贫贱，大家都来与瑞布·余德尔握手向他表示恭贺。受人尊敬的弗鲁门特走出来同大家见面，倾听人们的赞语。她很快准备好筵席，铺上桌布，请众人吃蛋糕、面包和各种好东西。甚至模仿当时布洛德有名望人家的流行做法，给所有的人端上咖啡过口。四邻们过来把住宅装点得十分漂亮，到处悬吊花卉，使这陋室如同皇宫一般。他们很快又拿来大烛台，用橄榄油点灯。接着又准备好灯心，做成小蜡烛，小室陡然明亮生辉。用《圣经》里的话讲：犹太人看见光明了。

城中所有的裁缝都忙碌着赶做新衣，新娘的衣服，妹妹的衣服，还有父母的衣服。这些人手中忙着，嘴里唱着赞美歌，赞美上帝“拯救穷人，扶助贫者”，以及把贫者和贵人都带入天堂。在他们看来，上帝改变一个穷人的境遇易如反掌，如同裁缝把线抽出来再另换上一根线一样。裁缝们不断地忙着，制成的丝绸服装越堆越高。他们高歌称颂上帝，以期上帝能听见并记在心中。鞋匠们当然也不会闲着。他们纳敷鞋线，钉制皮革，缝制各种款式和尺寸的鞋。为瑞布·余德尔做的鞋软若丝

绸，这样他祈祷时就不会打扰他人；他以往祈祷时经常起身又坐下，而且不停地用脚拍着节拍。为弗鲁门特做的鞋子是鹿皮高帮式，两边饰有边穗。至于新娘及妹妹，她们的鞋子上涂有亮漆同镜子一般亮。朋友们，愿你们都穿上这些鞋子和我的女儿们翩翩共舞，阿门。

这些手艺高超的工匠夜以继日，按时完工，这样婚礼的华盖便可适时搭好。由于人们辛勤地工作，所得报酬也十分丰厚，足以在平日着装登履。正由于这个原因，布洛德城没有裁缝赤身鞋匠裸脚之说。除了衣着之外，他们也没忘记腹中食，烤面包，烧肉煮鱼，餐餐都很丰盛。

西蒙·内桑森非常富有。当他嫁女儿时，用于蛋糕的蜜就不知有多少人抬。可是，这靠血汗挣来的财富同从上帝手中得到的相比真是微不足道。确实，斯普林特西·佩赛尔是个讲究排场的女人。据说她嫁女儿时宰杀了希伯谢所有的家禽。可瑞布·余德尔的妻子仅仅在鸡蛋上的花费就超过了她买家禽的花费。她准备了丰美的筵席，有足够的金钱来满足这些人。他们甚至有巴尔提尔酿制的白兰地，这是巴尔提尔同妻子来参加婚筵时带来的，在他的马车后面停着另一辆马车，上面坐着卖牛奶的，他来告诉瑞布·余德尔他女儿生了个儿子。

马还没停稳又来了好客的瑞布·伊佛雷姆。他向来好施济贫，一直与穷人同吃共饮。如今所有穷人都到这儿，没有人与他吃饭，他的妻子担心他会饿死，便同他一起来了。随行带着一灶面包，一车家禽和给新娘的一串珊瑚。这是他们的女儿泽维亚亲手做的。他们一到，人们就以酒和点心为他们接风。瑞布·伊佛雷姆掰下一块蛋糕，呷了一口酒，脸顿时红了起来。倘若你当时不在场，你就不会懂得人生的感激之情。一个施舍

大众的人，当他接受别人东西时却害羞地如同接受礼物的孩子。愿世上所有不知羞耻和乞讨的人都来看看这位善人的行为举止。

瑞布·泽恰里亚还没来得及说谁将要到达，博学的赫谢尔来了，他衣不遮体，面黄饥瘦，两袖空空，表情凄凄。你的智慧哪去了，赫谢尔？过去你常说人应该学点深奥知识，还嘲笑瑞布·余德尔和他的朋友除了《托拉》以外，什么也没有。你总算活到今天看到《塔木德》里“嘲笑他人者将一无所有”这句真理。他不是乘车来的，连颠簸的运货车都没乘上，而是走来的。他对自己遭到上帝的遗弃感到羞愧。他四处游荡，希望人们给他些吃的。

瑞布·余德尔还没顾得上问他的近况，又有客人来了。来者是托比亚和他的妻子波尼克瑞夫，瑞布·余德尔曾同他们一起度过安息日。他们家有许多房间，每间都为客人备有床铺和灯。窗外堆放许多肥料。他们从不炫耀财富。他们目前正踏上另一不同的路程，前往以色列，在那里像祖先亚伯拉罕一样种上一棵树。路上，他们听说瑞布·余德尔要嫁女儿，于是就赶来祝贺。

瑞布·余德尔正想同他们交谈，又有新客人到了。他们是佩德凯明来的约书亚·埃里沙等人。瑞布·余德尔曾向他学了两样东西。他继承了一笔遗产，因此他要带妻子去莱姆堡的波特医生那里给她治病。

瑞布·余德尔说道：“虽然每个人都有二百四十八块骨头，三百六十五条经脉，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样每块骨头每根经脉如此完美的人。”可没等到他询问近况，又来客人了。来客不是别人，正是饮水老人和他温和的妻子。这位老人确实值得称

道，若不是他，婚礼则将延期，因为政府颁布一项法令，规定年轻犹太人不准结婚，老人四处奔波召集了三十六位圣贤，终于废除了这项法令。

当他妻子看到新娘时，她以甜美的声音祝新娘幸福。鼓声敲响了。女先知米瑞亚姆引吭高歌。她和她丈夫，瑞布·余德尔·内桑森和他的妻子分别扮成新郎和新娘的男女傧相。

没有必要在此一一例举。总之，有许多人来同这位哈西德派信徒一起庆贺。他们当中不少人在他忙于准备婚礼的华盖时热情地给予了帮助。另有一些是只见过一两次面的朋友。其中只有一个吝啬鬼。他的油瓶碎了装不成油，面袋通了不能盛面，一贫如洗。最终还是因饥饿而死。

此外有一个拉比，通常在安息日到安息日期间斋戒，可到了安息日那天吃下去的东西比人们在一星期吃的还要多。瑞布·余德尔从他那了解到了古人云“戒肉无快乐”这句话的含义。他也离开人世，升入天堂，因为天使嫉妒他的斋戒，凡人嫉妒他在安息日的豪吃狂饮。

瑞布·余德尔见到如此多的人来帮他完成将女儿带到婚礼华盖之下的诫命，真希望乌什尼村的瑞布·约姆·托夫也能来。他是在墓地遇见这老者的。他同时也希望裁缝卡尔曼能来。但他不得不放弃这一希望，与到来者同享欢乐。

这时一个女子激动异常地冲进来，直扑向新娘，又是拥抱又是亲吻，口中不停地说道：“佩赛勒听着，我要告诉你，新娘佩赛勒的事。你我都取了和她一样的名字。昨晚我梦见她了。她对我说，快去佩赛勒那儿，祝愿她幸福。为了使我能按她的话行事，她用指甲掐我。你瞧我来得太急了，甚至忘了带件礼物给你。”

不管怎么说，她完成了死者意愿。同样我们也要实践写在《塔木德》里的上帝之言：死者必须为新娘让路。离开佩赛勒姨娘，让她安息，去为新娘庆祝。所有为举行婚礼华盖的准备已妥当，只等新郎的到来。

很快，有人依礼宣布新郎一行已到了城门口。新郎同家里人一起正在城市的东大门等待着他们命运时刻的到来。弗鲁门特穿上漂亮的衣服，前去领新郎入城。瑞布·余德尔在向亲家们施礼后也去迎接新郎入城。与瑞布·余德尔同去的还有新娘一方的人，他们或是步行或是乘驾车。人们兴高采烈绕着新郎欢歌起舞。他们不停呼喊："新郎，万岁！新郎犹如国王。"布洛德的嬉闹者衣着十分古怪，他们穿着各式衣服来到新郎跟前，有的在前像仆人，有的在后如贵族，也有的像士兵列队行进，他们高呼"新郎席夫特尔爵爷驾到"！骑马者相互比试，尽其所能。新郎看了十分高兴。

努塔见全城人欢声雷动，后悔没去接新郎。他卷起长袍，拉出曾载着瑞布·余德尔四处游历的马车又洗又擦，在每个马脖上套一个铃，然后问马道："想不想去看新郎？"马儿昂首奋蹄，于是，他驾车出了门。

当他赶到时，众人欲把他挤出路边。但瑞布·余德尔说："让他过来吧，他曾和我一道为了执行圣诫劳累过。"人们听后立即为他让路。他下了车，伸出手向新郎问候。新郎还没来得及伸手回礼，努塔已将他抱起放入他的车中。"我若不把他放在车中，人们定会把他挤死。"他如是说。象牙和孔雀立刻扬起四蹄像雄鹰一样飞奔入城。

进城后，人们将新郎带入一栋漂亮的房子，这是富贾瑞布·余德尔·内桑森以他的名义特别安排的。大家让新郎坐在椅

子上，开始围着他唱赞歌。几个聪明的年轻人过来同新郎坐在一道，问他各种问题以考验他的敏锐、智慧和对《托拉》的了解，直至他们口干舌燥。这时有人拿进来酒、点心和各种蜜制水果。一个个豪吃畅饮。婚礼乐师们也到了，提琴和铜钹与歌声相融更增添了欢乐的气氛。之后众人簇拥着新郎走向婚礼的华盖。

他们到达之后，司仪起身对哈西德派信徒瑞布·余德尔说："瑞布·余德尔，你愿意把女儿佩赛勒小姐嫁给这位尊敬的席夫特尔先生吗？"他连问了两遍，瑞布·余德尔笑而不答。司仪又问第三遍："瑞布·余德尔，你愿意将女儿佩赛勒小姐嫁给这位尊敬的席夫特尔先生吗？"这时瑞布·余德尔开腔答道："我们大家怀念的拉比不是在《塔木德》中说过这样的话：在孩子出生四十天前上帝就定好了谁家女儿嫁谁家儿子？我怎能说不愿意呢？"司仪听了立即唱道：

来，来，来，让我们欢乐吧，
新郎已到布洛德城啦。
跳起来吧，拿起乐器，
别像傻子站在那里。
高声叫吧，尽情唱吧，
新郎已经进城里来，
奏起音乐，击响大鼓，
城中所有人要聚集跳舞。
兄弟姐妹朋友们，
鼓掌祝贺他们俩。
受人喜爱又友善，

佩赛勒小姐和席夫特尔·肖尔
以他父亲的名誉，有目共睹，
富贵博学的瑞布·沃维。
以她父亲的名誉，众所周知，
就是瑞布·余德尔·内桑森。
以及两位我不知姓名的夫人，
还有所有到场的人，
从布洛德到罗哈庭，
愿你们永结晋好，幸福一生。

司仪正唱着歌，弗鲁门特突然闯进大声喊道："大家听说过有这等事吗？新娘新郎坐在这儿斋戒，他却站在这儿没完没了地唱着。"然而，司仪不去理会她，握住新郎的手臂继续唱道：

来吧，亲爱的，去向新娘问候，
她见到你会高兴的，我们大家也会高兴。

弗鲁门特又喊道："你们见过这事吗？他的节奏缓慢无比。快快结束吧，我们要把新郎带到华盖下。难道一个个都不知新郎、新娘已斋戒一整天了？"司仪又开口唱道：

弗鲁门特，请听我讲，
新娘的母亲，请听我说，
克制一下你那暴雨般的心情，
别以为我的歌过于随意。

“祝你们长寿”，他们则回首答道：大家长寿，大家长寿。车夫努塔特别地作几个魔术以取悦新娘新郎。由于他不辞辛劳为哈西德派信徒一路驾车，他被安排坐在哈西德派信徒旁边。若说每人应守在各自的地位上，这话对瑞布·余德尔不太灵了，因为上帝帮助了他。所以当努塔来时人们对他格外亲切，说道：“你就是同瑞布·余德尔一起同行的努塔？若不是你，瑞布·余德尔也不会有今天。”

然而，谦虚的努塔不想接受对他的称赞，仅仅把自己同他的两匹马“象牙”和“孔雀”联系在一起。那些富人们争着同他握手，几乎要把他挤倒。努塔却用瑞布·泽卡瑞亚告诉他的一个聪明商人的办法来对付这些人，这样他的手便可以自由地拿鱼和肉。吃饱喝足后，他愈加高兴，竟充起学者讲起了德语。他在新娘旁边跳边用德语呼其名“内桑森小姐”。而他这时也没忘记虔诚，当他看到乐长将肉藏于鼓内，就拿了块黄油蛋糕放进去，这样那块肉便依法严禁食用了。

人们彻夜食饮，欢乐无比；歌手们载歌载舞。而布洛德的歌手尤为让人高兴，他们的嗓音比蜜还甜，唱的都是爱情歌曲。

至此，故事应该结束了。一切都完美无缺。新娘新郎被带入洞房就寝。但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诗篇》的作者曾说：“我若是忘记了耶路撒冷，在欢庆时刻不歌颂你，就割掉我的舌头。”我们将要叙说一下那位来自耶路撒冷的人，他参加了婚礼，看看他为新郎做了些什么。

婚礼上有位来宾出生在故土以色列。由于穷困，他离开了以色列，恰巧来到布洛德。在这里他害了场大病，疼痛难熬，走路摇摇晃晃。他开始意识到上帝让他生病是对他离开故土以

于新娘新郎。”按照“女子要围绕男子转”的说法，新娘要绕着新郎走三圈。这三圈要求有三种姿式，这一传统源于《塔木德》中圣贤的一句话：“没有妻子的男人就没有善良，没有福运，没有快乐。”同时也源于另一句：“他没有《托拉》，没有家，没有安宁。”最后男女双方要三次拥抱接吻。第一次象征众所周知的出生前四十天上帝宣布的某男同某女的结合；第二次象征这两颗心经历了多年的分离而相聚结合；第三次象征死后两颗心升天永结连理。

新娘和新郎双双站在华盖下，人们欢呼雀跃，兴奋不已。我该讲些什么，略去什么？如果一味重复叙述人们如何吃喝欢跳会使人厌倦。还是让我们看看阿普塔尊敬的拉比是如何主持婚礼仪式的。他通过讲述故事并指出其寓意使新娘新郎及其亲属牢记他的话语。

饮水老人离开布洛德前曾领阿普塔拉比到一内室交谈，告诉他说他必须到雅西去净化那儿的空气。他起誓说他将因此被安葬在故土以色列。这两件事都兑现了——他后来被任命雅西宫廷拉比，死后被送回祖国的怀抱。

不必怀疑，他的坟墓在麦斯贝茨圣公墓可找到。据说他去世当晚，人们就听到在太巴列阿什肯纳兹犹太社团议会大厅的窗户上的击打声。一个声音喊道：“去陪伴阿普塔拉比吧。”当人们动身时，他们看到成千上万人跟着棺木直到墓地。第二天清晨他们发现坟墓的土被人翻过了。后来传说有一个贤人死后常回自己的家。一次他回去迟了，人们问其原因，他回答说：“我忙着给圣人引导通往以色列的路。”他是去迎接阿普塔拉比的，当时，阿普塔拉比正使自己的身躯安息在他们之中。

此刻，亲家欢聚一堂是多么美好啊。当众人在后头高呼

"祝你们长寿"，他们则回首答道：大家长寿，大家长寿。车夫努塔特别地作几个魔术以取悦新娘新郎。由于他不辞辛劳为哈西德派信徒一路驾车，他被安排坐在哈西德派信徒旁边。若说每人应守在各自的地位上，这话对瑞布·余德尔不太灵了，因为上帝帮助了他。所以当努塔来时人们对他格外亲切，说道："你就是同瑞布·余德尔一起同行的努塔？若不是你，瑞布·余德尔也不会有今天。"

然而，谦虚的努塔不想接受对他的称赞，仅仅把自己同他的两匹马"象牙"和"孔雀"联系在一起。那些富人们争着同他握手，几乎要把他挤倒。努塔却用瑞布·泽卡瑞亚告诉他的一个聪明商人的办法来对付这些人，这样他的手便可以自由地拿鱼和肉。吃饱喝足后，他愈加高兴，竟充起学者讲起了德语。他在新娘旁边跳边用德语呼其名"内桑森小姐"。而他这时也没忘记虔诚，当他看到乐长将肉藏于鼓内，就拿了块黄油蛋糕放进去，这样那块肉便依法严禁食用了。

人们彻夜食饮，欢乐无比；歌手们载歌载舞。而布洛德的歌手尤为让人高兴，他们的嗓音比蜜还甜，唱的都是爱情歌曲。

至此，故事应该结束了。一切都完美无缺。新娘新郎被带入洞房就寝。但是为了纪念耶路撒冷，《诗篇》的作者曾说："我若是忘记了耶路撒冷，在欢庆时刻不歌颂你，就割掉我的舌头。"我们将要叙说一下那位来自耶路撒冷的人，他参加了婚礼，看看他为新郎做了些什么。

婚礼上有位来宾出生在故土以色列。由于穷困，他离开了以色列，恰巧来到布洛德。在这里他害了场大病，疼痛难熬，走路摇摇晃晃。他开始意识到上帝让他生病是对他离开故土以

色列的惩罚，因为他在故土以色列时一直身体强壮，可自从离开那里后，身体便一天天变弱。他每天都在想回去的办法。他常进出瑞布·余德尔的家。他和瑞布·余德尔一起谈起故土以色列的事。发现瑞布·余德尔对故土以色列多有了解。他更加是身在他乡心系故里。任何一个有目之人都可看得见环绕在瑞布·余德尔头周围的以色列之光。因此，一种强大的情感使他同情这个远离家乡的犹太人。他们交谈中一次又一次地谈及故土以色列，谈到了它的每个角落，就像王子在宫殿前来回走动一样。

后来，瑞布·余德尔将他带到家中参加女儿的婚礼。这个耶路撒冷人坐在那里观看人们尽情欢乐，还有一些人像小学生一样问新郎问题来考察他的智慧。渐渐地他也情绪昂然，加入到欢乐的人群中向新娘新郎祝福。他想到了新耶路撒冷崛起的喜悦，并把它同眼前婚礼的喜悦相比较。而当他记起废墟中的耶路撒冷时，心不禁猛烈颤抖。他又联想到主人哈西德派信徒为了专心致志地研究《托拉》，甘受各种艰辛，甚至在他四处奔走忙于婚礼华盖时，心中仍念念不忘《托拉》。正是由于对《托拉》的献身，他终于高兴地看到女儿和她丈夫结合在一起的喜悦。这位女婿可是一个出色的《托拉》学者。尽管如此，他的欢乐尚不及半。完全的欢乐只有当“使锡安回归其儿子”实现时才会到来。

他深受感动，站到桌上，用手托着头以甜美的嗓音唱出一支没人听过的歌谣。连一向欣赏不了圣语[①] 音调的妇女都鼓掌喝彩。他语速慢，吐词清，打动了每个人的心弦。他讲述了

① 圣语：指希伯来语，特别是《圣经》时代使用的希伯来语。

一则希伯来二十二个字母变成人形，成为两个不顾占领当局禁令而在山洞里坚持研究《托拉》，无子女学者后代的故事。他们研究这二十二个字母，每人找到一本《圣经》、《塔木德》以及其他犹太法典，他们就以自己名字第一字母命名这些，这两人后来都娶妻结婚，并让其妻也用他们的名字。后来他们都踏上了以色列土地，居住在以他们名字第一个字母开头的地方。

歌谣十分悦耳好听。当这个耶路撒冷人唱完后，人们走向前亲他的额头，对他大加称赞。他们提议将歌谣记下以作纪念。一位诗人在他身旁坐下用纯黑的墨水进行记录。但愿救世主弥赛亚能看到这个背井离乡的以色列人的痛苦。这个以色列人看到他的歌谣被记录下来，心潮澎湃，热泪盈眶。他说："万能的上帝啊！我所想所说的一切与故土以色列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愿所有的以色列人都踏上回以色列的归途。愿这是上帝的旨意。"

让我们还是回到瑞布·余德尔身上吧。他不仅出嫁了女儿佩赛勒，还为布卢姆和吉特勒找到了夫婿。这真是婚礼导致婚礼。在佩赛勒的婚礼上有不少聪明好学的小伙子。他们在向新郎的提问中，显示了对《托拉》的掌握和智慧。于是，瑞布·余德尔从中为另外两个女儿挑选好了心上人。看到女儿以及其子女生活在富裕和荣耀之中，余德尔夫妇深感幸福成功。

当然，若想把余德尔夫妇乘马车离开布洛德到达多瑙河，然后再乘船跨海这段时间内发生的每件事写下来，那将是无穷无尽的。令人称道的是瑞布·余德尔总是微笑着对待各种烦恼与痛苦，说这些苦难与将来回到故土以色列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他没有到达故土以色列的岁月里，他常用手帕遮住眼睛，因为他不愿在异乡异土多用眼神。当他最后在生命之邦、

上帝身旁住下后，他的思想遨游高远之处，行为端正、积善行德，写下了许多反映上帝思想的著作。

说书人的故事已经讲究
诗人的小曲也将终结。
在婚礼的华盖故事结束之际
我们要衷心祝福我主，
愿人们的心中永远怀着对上帝的敬畏，
愿救世主很快来到我们中间，
阿门！

大海深处

徐　新译

第一章　路上的风尘

就在哈西德派的第一批教徒计划前往圣地以色列之际，一位名叫哈纳尼尔的人，来到了他们的学经祈祷堂前。只见他衣衫褴褛，腿上缠着破布条，打着光脚，头发和胡子沾满了路上的风尘。他的所有物品都打点在一只身边的小包袱卷里，而这只所谓的包袱是由一条头巾包卷成的。

“永生永在上帝的孩子，”哈纳尼尔对哈西德教徒说道，“听说诸位计划前往圣地以色列。我恳求你们把我也给带上。”

“把我们带往圣地的人，”他们对他说，“一定会把你给带上的。”说完，他们便将哈纳尼尔的名字加在他们的名单上，并在学经祈祷堂里为他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哈纳尼尔对于获准加入他们行列之中感到无比欣喜。这样他便可以和这批人一道前往圣地以色列了。而这批人对他的加入也感到无比欣喜，他的加入使得出发的人终于达到了法定的集体祈祷人数。这样，在途中他们便可以自行组成一个教会，可以以教会的名义进行祈祷了。

“不用说你已走了很长的路。”大伙儿对他说。

“是的，”他答道，“我是从老远的地方来的。”

“请问你是何方人士?”

“问我是何方人士?”他反问了一句，“应该问我不是何方人士才是。”

他们开始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于是，哈纳尼尔便把他一路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全都为他们作了讲述。

“首先，”哈纳尼尔说，“我离开了自己居住生活的村镇，前往另一个村镇，从那个村镇又走到另外一个村镇。就这样我不停地从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一直走到边界处。在那儿行人要想获准通过，必须向那个国家的国王纳税。可恶的是把守边界的人不仅抢走了所有我带在身边的钱，还把我浑身上下的衣服统统扒光脱尽。除了一条用来遮身的头巾外什么也没有给我留下。幸好，边界附近一座村镇的村民心好人善，同情可怜我。他们不仅给了我穿的衣服，还给了我所需要的一切用品，如祈祷用的披肩、经匣[①] 和带缝的外衣等等。

“我经过的那个国家的气候在一年大部分时间里都很寒冷。到了五旬节[②]，尽管已是阳春五月，房子周围还到处堆积着雪。而到了住棚节[③]，由于天气寒冷，人们连用手抓住卢拉夫[④] 摇动都感到困难。由于那个国家不生长祈祷时用的香橼树，全教会的人只好全用一根香橼木，每个人只能得到一小

① 黑色的小木匣，由羊皮带连接，内装写有经句的羊皮纸，犹太教徒晨祷时佩于额前和左臂。

② 犹太民族三大节日之一，行于每年犹太教历息汪月（公历5、6月间），大约在逾越节后第五十天，旨在庆小麦之收割之意，古时亦称“收获节”。

③ 犹太民族三大节日之一，行于每年犹太教历提什黎月（公历9、10月），旨在欢庆岁终水果之收藏。届时，除病弱者外，均住进临时搭成的棚中。

④ 犹太人在圣殿被毁后创造出的一种礼仪，以突出和加强圣殿与犹太教教会之间的象征性联系。卢拉夫指扎成节日花束的棕榈枝。

片。由于没有白面面包，人们只好用发黑的面包来欢度安息日。由于没有葡萄酒，人们只得用喝点牛奶的方式庆祝安息日结束。当我向人们讲述我打算前往的地方时，他们都认为我是在吹牛皮，说大话，因为，这些人有生以来从没有听说有人真的要前往圣地以色列。

“当时，我自己也差一点开始怀疑以色列这个地方是否真的存在了。我想自己最好还是快点离开他们，不能再和他们呆在一起了。我暗中思忖：我宁可在路上被碾成泥灰，也不愿失去自己对圣地以色列的信念。

“我已记不清我到底在路上走了多少日子，到底经过了哪些地方。后来，我来到一个藏匿盗贼的村镇。那儿的盗贼允许我生活在他们中间，并保证绝不碰我一根汗毛。不过，每当他们外出作案时，他们都要这样对我说：替我们祈祷吧，保佑我们不会被人捉拿住。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品行都很高尚，也富有同情心。他们从不抢劫穷人，并且在穷人需要的时候给他们以帮助。他们也崇拜上帝。只要是他们面对上帝起过誓的事，他们是绝对不会违背的，即使是献出生命也在所不惜。原因是这些人早先并不是盗贼，都是些有教养、品行高尚的君子。由于受到他人的迫害，他们不得不离开自己的土地，操起抢劫掠夺这一行当来。

“我因见到其中一人整天佩带着经匣，便误把他当作是犹太人。后来，我了解到他并不是犹太人。他之所以那样，是因为在他以前充当盗贼首领的人一直佩带着经匣。当那人遭到杀害后，他作为继承人也就把经匣一直佩带在身上了。

“下面是这伙盗贼的原首领被杀害的经过。他生前总是把劫掠来的物品交给一个希腊牧师看管。谁知这位牧师有一次竟

矢口否认替他们看管过任何物品。盗贼的首领便威胁要对他进行报复。于是这位牧师便跑到国王跟前告发了他。国王随即下令处死这位盗贼的首领。

“在国王的人把他拉出去处死前，他们曾对他说：‘只要你告诉我们你的同伙现在在什么地方，我们就免你一死。’

“‘少废话，你们想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他大义凛然地对国王的人说。

“于是，国王的人在他脖子上套上了绞索，把他给杀害了。临死前他说了这么一番话：‘愿天主保佑你，我的妻子。愿天主保佑你们，我的孩子。我死了以后你们将成为孤儿了。’”

哈纳尼尔顿了顿后，又继续道：“一次，这位就任盗贼首领的人对我说，他希望能通过某个隧道把我送往圣地以色列。可我觉得让一个盗贼来作我的陪伴向导或许不是上帝的旨意。既然我有这一想法，自然也就没有和他一起走。因为如果上帝真的有意要我和他一道走，那么上帝怎么会允许我头脑中出现上述的想法呢？不过，我对自己终于没有接受那人的好意感到过难过和不安。后来，在那个国家中，我发现人们每天都在干活，既不守安息日，也不度节假日。正因如此，我把哪一天是安息日也给忘了。于是，不论我何时动身从一处往另一处走，我决不让自己一周的行程超过两千厄尔[①]，我担心超出这一距离的那天会是安息日或其他节假日。

“一次，我在路上碰上一位先生。他问我：‘去哪儿？’

“我回答说：‘去村镇。’

“他请我上他的车。当他见我并没有上车，便抬高了嗓门

① 长度单位。一厄尔相当于英制45英寸。

喊道：'Shadai!'当时他说的是波兰语，在波兰语中 Shadai 的意思是'坐下'。可我当时并不知道这个词的意思，而是以为他在说上帝的圣名，于是我跳上了他的车。

"其实，那天正好是赎罪日[①]。可是，我当时并不知道。等我们抵达村镇听到那里的人们正在诵读赎罪日祷告词的结束部分时，我这才顿时醒悟过来。我随即跳下车，脱掉鞋子，走进教太会堂。我手脚伸开地匍匐在地上哭了整整一夜和第二天的全天。在那里，我于无意中听见人们提到圣地以色列。于是，我屏声敛气地听了起来。我听见人们在相互讲述布察兹的人决定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事。随后，我便立刻动身，直奔你们这里。由于没有穿鞋，我的腿开始慢慢地肿胀起来，用了很长时间才走到这里。"

布察兹的人为他取来了鞋子，可他却怎么也不肯穿上。人们提醒他说："艾基巴拉比[②] 曾作过七项规定，其中的一项便是要穿好鞋。"对此哈纳尼尔回答说："我的这双脚没有遵守赎罪日的规定，就让它们光着吧。"[③]

哈纳尼尔在向他们讲述完了自己的经历后，便解开他那用头巾结成的包袱卷，取出了一本《诗篇》，开始诵读起来，一直读到该进行午后祈祷为止。午祷完毕后，他取出一支蜡烛，又开始读起《诗篇》来。当他看见学经祈祷堂里的灯台全都生

① 犹太民族的节日。古代时期，每逢此日则行"移罪"于"替罪羊"仪式。后来发展为由一男一女各执牡鸡和牝鸡在头顶舞动，以示"赎罪"，而鸡被视为"替罪羊"。

② 公元二世纪时期研究《塔木德》的著名学者。

③ 犹太教有关礼仪规定，安息日、犹太节日不得乘车，必须步行，否则即为违反教规。

了锈时，他便取出头巾，在上面打了个结。第二天早上，当他从头巾中取出祈祷用的披肩和经匣时，他自言自语道："这个结是干什么的?"猛然间他想起是用来提醒他去拭擦学经祈祷堂中生了锈的灯台的。

于是，他把学经祈祷堂中的灯以及所有其他用作照明的器具都集中到一块，在调拌了一些沙子水后，便在学经祈祷堂的烤火炉子背后坐下，逐一拭擦起这些照明用具来。他擦啊擦，一直擦到这些灯具像新灯台一样闪闪发光为止。那天，人们都说："我们学经祈祷堂里的灯光完全可以用来在上帝面前作照明用，而上帝的光明在锡安永照。"

哈纳尼尔还做了其他一些好事。他为学经祈祷堂里的灯配作了中间凹下去的小灯盘，因为在以扫[①] 的国土上点的是牛脂烛，只要把蜡烛竖起来插到蜡烛台上就行了；而美人之乡风俗则是点油灯，要在灯盘中倒入灯油，然后在油里放上一根油灯芯。因此，哈纳尼尔在所有蜡烛灯台的底部都装上了灯盘，这样蜡烛台便可同时用来盛油点灯了。

不过，哈纳尼尔擦拭的还不仅仅是那些照明用具。他同时集中了学经祈祷堂内的大小水罐[②]、圣器，以及所有那些上帝有可能在其中显现的器具，并把它们全都擦得锃明闪亮。他还对学经祈祷堂中遭到损坏的书籍进行了修补，或是为它们重新装订封面，或是用新的包书纸对书进行重新装裱。一天以前，所有这些书还是一副破损、肮脏的样子，可是到了第二天，它

① 雅各的孪生兄弟，为了一碗红豆汤而让出了其长子权，参见《圣经·创世记》第二十五章。

② 犹太教徒用作洁手的器皿。

们都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就像那些在西奈 山[1] 颁发给以色列后代的书一样崭新。

“你是铜匠吗?”哈纳尼尔被问及。

“我不是铜匠，”他对问他的人说，“我也不是书籍装订工。不过，每当我见到受损的器皿，我都会对其产生一种怜悯之心。我会说：这器皿需要整修了。这时，仁慈的上帝就会对我说：动手修理修理吧。于是，我就会动手干起来。”

“这人虽是个平常的人，”在场的人异口同声地说，“可他所说的每句话都包含给人以启示的美德。这样的人不论走到哪里，都会得到上帝的保佑。”

“兴许，”其中一人问哈纳尼尔，“你知道该如何制作装运行李物品的盒子吧?”

“也许会。”他这样回答道。

“毕竟，”那人接着说，“我们要走很远的路，途中我们是需要一些用品的。兴许你能为我制作一只盒子或箱子之类的东西。”

“我可以试试。”他说。

“你怎么个试法呢?”那人问。

哈纳尼尔走到学经祈祷堂外面的林子里，取回了一些木材。随后他开始将木材锯开，拼板、刨光、出榫，箱子做好后，又在上面漆上红漆。这一颜色对于旅行用具而言是再合适不过了。

其他打算去圣地以色列的人见到箱子做得如此漂亮，便一个个开口请哈纳尼尔为他们各做一只。他还做了一只用来存放

① 位于巴勒斯坦的一座山名，传说是上帝授摩西十诫之处。

《托拉》圣卷的圣柜。这部《托拉》是他们预备在踏上前往圣地以色列征途时带上的。他在固定所有箱子时都使用了铁钉，唯独圣柜除外。在固定圣柜时，他用的是木梢。这样，万一他们路过有磁场的山，所有箱子上的铁钉受磁力吸引脱落下来，圣柜也不会因此而散架。

哈纳尼尔为所有上路的人都制作了箱子，然而，他自己所使用的却仍然是那只用头巾卷成的包袱卷儿。

第二章　预备上路的人

犹太教历的十二月已经过去了大半。长时间遮住太阳的云层开始逐渐散去。太阳开始变得越来越明亮。白天也越来越长。昨天还是进行晚祈祷的时刻，到了今天却变成了午后祷告的时间；昨天还只是起床的时刻，今天却成了该进行晨祷的时间。

积雪由于气温升高而开始融化。田野上树木的颜色开始变深变黑。前一天，它们还像土地一样深黑，可是到了第二天，却抽出了嫩芽，像黎巴嫩人一样兴旺发达。池塘和沼泽地的表面开始出现了一层薄膜，鸟儿也开始啾鸣歌唱。每天都有不同的鸟儿出现在周围，在每家每户的屋顶上唧唧欢唱。我们这伙心地虔诚的人开始外出，打听道路什么时候适宜旅行。当然，他们想知道的是什么时候道路适合徒步旅行。

在这些心地虔诚人的一生中，他们从未像眼下这一特别时期畏惧死亡。尽管圣地以色列现在是一片废墟，但对于他们来说仍然是无比地神圣。（只要站到它的上面，人体中便会产生一种巨大的力量）处于颠峰状态下人体的力量到底有多大？设想一下，当一个人只有前往以色列的愿望，却从来不预备把这种愿望付诸行动，会是怎样一番景象？一旦他的灵魂在他前往

圣地以色列之前突然离开他的身体，使其像一块顽石躺在那儿，他的所有愿望将意味着为什么？

凡是能够看懂《圣经》的人都坐下学习起《圣经》来；凡是能够看懂《密西拿》[①] 的人都坐下来学习起《密西拿》来。他们的目的是通过对圣书的学习加强他们对上帝的信念。当时，无论是白天，还是夜晚，都看不到他们中有谁无所事事地闲坐着。尽管他们也忙着出售他们的住房，清点他们的钱财，但他们还是把每天的大部分时间用在学习《托拉》和祷告上。

逾越节过去了。太阳犹如在天上安营扎寨似的照耀着大地。沼泽、湿地里的所有水分都被阳光蒸发掉了。连大的沼泽地里都看不到有水剩下。道路急切地期待着人们去使用。大篷车车夫开始驾车登程。马儿在各条道路上奔驶，脖子下系着的铃铛叮叮当当地响个不停。车夫们手持缰绳，嘴巴里不停地喊着："驾！得！"

准备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开始在学经祈祷堂聚集。首先到达的是年迈的申洛姆拉比[②]。他是一位身体健壮的科亨[③]，做了一辈子的生意，现在，终于决定放弃他的所有不动产，前往圣地以色列。申洛姆拉比常说："如果国王对他的仆人迁怒，仆人决不该远离他们的国王，而应该就站在国王的门口，对自己的不幸恸哭，直至国王看到了痛苦而原谅他们为止。"

接下来到达的是阿尔特拉比。他是屠宰巡视员。现在他已把屠宰刀传给了他的女婿。和他一块来的有当教师的阿尔特拉

① 犹太法典《塔木德》前半部。

② 这里的拉比是犹太人对人的一种尊称。

③ 起某种祭司作用的犹太男子。

比，他是阿尔特拉比姐夫的儿子。他的一生是在研究《托拉》的帐篷中度过的，整日孜孜不倦地和他的学生一道对教义进行入狂的研究。一次，他在研究有关婚姻契约的论文时突然意识到圣地以色列就是以色列人与上帝之间的一种婚姻契约的结果。按照为人类社会接受的观念，不签订婚姻契约的人是绝对不会被看作是男子汉的。由此，他认识到，只要他一天继续住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他就一天不会得到安宁。于是，他中止了他的研究，把学生打发回去，卖掉他的房子，他的那套《塔木德》以及阿尔法西[①] 注释本，然后跑去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员名单上添上自己的名字。

接下来到达的还有佩萨拉比。他是学经祈祷堂的总管。他打算和他的妻子泽瑞尔一道前往圣地以色列。他们希望以色列的神迹能给他们带来好运，使他们能生下自己的孩子。

约瑟夫·梅厄拉比来到了。他已经与他的妻子离了婚，原因是他的妻子不肯前往圣地以色列。他的岳丈曾捎信给他说："只要你愿意领回我女儿，像以往一样和她一起住在布察兹，我将为她出双倍的嫁妆。"

约瑟夫·梅厄拉比却回信说："我已经与另一个女子订了婚。我不能背弃她。"

接下来到达的是穆谢拉比。他是格肖拉比的兄弟，愿上帝保佑他宁静。这位名叫格肖拉比的灵魂在他背诵"国王把我带入王官"这一诗句时离开了他，成了我这个故事另一处要讲到一个"被拒绝的人"。出于对圣地以色列的热爱，穆谢拉比打算丢下了他的两个女儿，在登记前往圣地以色列人员名单上签

① 指艾萨克·阿尔法西，十一世纪人。著名《塔木德汇编》一书的作者。

上了他和他妻子的名字。

耶胡达·门德尔拉比走了进来。他是尤里尔拉比最后一批门徒中的一员。尤里尔拉比的思想一向受到人们的高度赞扬。在尤里尔拉比活着的时候，以色列与他的家之间存在着某种联系。当他死了之后，对于耶胡达·门德尔拉比来说，在上帝使他产生去圣地以色列的念头之前，整个世界仿佛再也不存在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了。

继他之后还进来了一些人，不过，他们的名字我们给忘了。

随后到达的是卖肉的莱布什。此人后来为以色列所唾弃，因为他对以色列作出了极不尊重的评价。他说："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个除了羊肉之外一无所有的国家?"

接下来到达的是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他是以故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哈－莱维拉比已经成为一个以色列传奇性人物，这些人物的业绩在上帝的名义下已经神圣化。只要他一开口颂扬以色列，人们便能够看出，以色列这几个字犹如永生不灭天主的名字一样刻在他的舌尖上。

当所有的人都到齐后，哈纳尼尔站到学经祈祷堂的门口，手里提着那只包装着祈祷披肩、经匣以及其他物品的包袱卷，俨然一副做好了一切准备，随时都可以出发开拔的人的模样。

就在男人在学经祈祷堂里开始坐下的同时，女的却在学经祈祷堂中的女子区[①] 站立着。她们当中有一位名叫米尔卡太太的妇女，是个卖珊瑚制品的小贩。此人已是第二次嫁人。她

① 对于正统犹太教而言，在犹太会堂中必须男女分开，故在会堂中设有女子区。

提出的条件是她丈夫必须和她一块前往圣地以色列。她与她的第一任丈夫离了婚，原因是他不愿意去圣地以色列。紧靠着米尔卡太太的是她的亲戚菲加。菲加是斯特赖地区拉比尤德尔，愿上帝保佑他安宁的遗孀。她还是一个上流人家以及过去经常向以色列穷人捐款受托人的后代。站在菲加旁边的是欣达，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的妻子；靠着欣达的是泽瑞尔，学经祈祷堂总管佩萨拉比的妻子；而靠泽瑞尔的是埃丝特，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之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的妻子；紧挨着埃斯特的是萨拉，已故教区会长阿维格多拉比之孙穆谢拉比的妻子；接下来的便是佩塞尔，申洛姆·哈－科亨拉比的女儿。她刚刚开始守寡，打算和她父亲一道踏上征途，以便到圣地以色列去寄托她的哀思。

这时，申洛姆·哈－科亨拉比站了起来，双手放在一张台子上，低下头对大伙儿说："诸位，你们为什么要前往圣地以色列？毫无疑问，大家都十分清楚徒步旅行中会出现的种种艰难险阻，除了吃饭问题外，还要提防凶狠的野兽和盗贼，特别是到了海上，困难还会更多。"

对此，我们这些心地虔诚的人回答说："我们不怕艰难险阻。如果我们在上帝的眼中还是值得的，愿上帝保佑，他将会领着我们到达圣地以色列的；如果上帝认为我们不值得（愿上帝阻止这样的事发生），那我们就是活该受到可能降临到我们身上的所有灾难的惩罚。"

申洛姆拉比把他刚才对男人说的话又向女人说了一遍，女人的回答和男人的回答完全一样。

这时申洛姆拉比说："忠实于以色列的人们，祝你们幸福。以色列的国家只是为以色列人而创立的。其他的人谁也不会为

拯救以色列人而呆在那里。我刚才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增加你们的荣誉和报答。”

这时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把手放在教师阿尔特拉比的肩上，教师阿尔特拉比也把他的手放到了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的肩上。两人开始跳起舞唱起歌来：

哦，以色列的救星必定会来自锡安！
只要上帝让他的被掳臣民回归家园，
雅各布便会欢心，以色列便会高兴。

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对穆谢拉比说：“你的哥哥格肖拉比唱过《国王把我带入王宫》这首诗歌。说不定你也知道该怎么吟唱这首诗?”

穆谢拉比说：“这首诗的曲子不适合我们吟唱，因为我哥哥就是唱这首曲子离开人世的；不过，他还吟唱过另外一首叫《指引我吧，我们会跟随你的》的诗。我知道该怎么唱。如果大伙愿意听的话，我将乐意为你们吟唱这首诗。”

所有聚集在那里的人低下了头，穆谢拉比开始唱了起来：“指引我吧，我们会跟随你的。”

接着约瑟夫·梅厄拉比站起来说：“那首《国王把我带入王宫》的诗歌，我们将留至进入圣城耶路撒冷时唱，怎么样?”在场的人报以“阿门”作答。随后，人们平静地回到各自的家中。

当人们离开学经祈祷堂时，整个村镇已经深深沉浸在夜晚的宁静之中。村镇上的住宅都静静地躺卧在夜晚的神秘之中，被黑暗的夜幕遮盖、藏匿。月亮仍躲藏在天上的云层后面不肯

出来。只有星光洒在山峰之巅。由于布察兹村镇坐落在山头上，天上的星星看上去仿佛是镶嵌在它的顶上。突然间，月亮从云层后钻了出来，把整个村镇照得通亮。刚刚还笼罩在黑暗之中的斯特赖帕河顿时放出迷离的银色光彩。集市上的那口喷泉喷射出两股银色的水柱。人群中有人开了口："我一辈子还从来没有注意到我们村镇竟是如此地迷人。我看世界上再也找不出另外一个像我们这样美妙迷人的村镇了。"

他的同伴回答说："这也正是鄙人此时此刻的感受。"

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开口道："不论哪个村镇，凡是由高尚美好的人居住生活的，都是高尚美好的。"

"而现在，"教师阿尔特拉比接着说，"这些高尚、美好的人正准备前往一个真正美好的地方。"

与此同时，妇女中有一人开了口。她对另一个妇女说："我不清楚在我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起初，我觉得自己似乎从未见过如此美好的夜晚。可接下来，我又觉得自己似乎早就看过这样的夜晚。我现在听到的一切似乎我以前就曾听说过。我知道事情不可能是这样。然而我却又无法肯定这样的事不会发生。"

对此，她的朋友回答说："也许是我们过去已经经历过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旅行。我们此时此刻在这里听到和看到的一切都是我们在过去的某个夜晚听到过的和看见过的。"

"既然如此，"第一个人说，"我们为什么在这里，而不在圣地以色列？"

"我的伙伴，"另一个说，"我们已经去过那里。"

"如果我们已经去过那里，"第一个说，"那么，我们怎么还会在这里呢？"

“我的伙伴，”另一个说，“在你问我们怎么会来到这个地方之前，我想先问问你：我们是如何从圣地以色列被流放到这儿来的？我们是如何被分散到世界各个民族中去的？”

“我不明白你的意思。”第一个说。

“我的伙伴，”另一个说，“你不是刚刚还对我说，你以前就曾见到过这样的夜晚吗？”

还是言归正传吧。这一行人租了两辆高大带篷的马车。除了一些路上要用的物品外，他们卖掉了所有的财产。他们把变卖财产得到的钱分散地藏在衣服里。然后，开始装箱。他们装入箱中的有锅、碗、盆、勺、壶、茶杯、盘碟等用具，以及熏肉和发面用的酵母，这些食品在保持相当长的时间后也不会变质。一切收拾停当后，他们去死者的安息之地要求得到离开的准许。

有的来到他们父亲和家族的墓地，有的来到享有盛名的教友的墓前，这些人是世界的栋梁。他们接受了在圣地以色列之外的安葬，承受着将会受到必须通过无数洞穴和地道才能来到圣地以色列和接受最后审判的痛苦，而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能保护这个村镇免受厄运的伤害。在墓地，我们这一行人一个个都因激动而失声痛哭。教友的墓总是会激起人的忏悔之情。人们一边走一边哭泣直至他们到达墓地纪念馆的门口。在那里他们再次把头转过去，看了看那一座座坟墓。

这时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走来了。亚伯拉罕拉比曾经为半数以上的村民施行过割礼，实现我们祖先亚伯拉罕拉比与上帝所订的契约。他拿出一把割刀，让刀在所有在场的人鞋底下传递，并说道：“孩子们，我用这把刀来割你们的足下，是为了不让你们村镇的泥土阻拦你们。”说完，他也照样把刀在自

已的脚下传递了一下。

这时，在场的所有人又失声痛哭了一场，然后才回到各自的家中，他们穿上特地为这次旅行准备的大号靴子。为了使靴子能耐长时间的行走，靴子的底部都钉上厚实的铁掌。行走时，靴子发出的声音能从村镇的这一头一直传到村镇的另一头。这也是为什么住在布察兹的人常被人叫做喧闹村民。他们在村镇里发出的喧闹声之大仿佛他们踏上了前往圣地以色列旅途。

他们绕着村镇上的所有犹太会堂和学经祈祷堂转了一圈，经过了村镇的所有街道，他们边走边颂诵着《托拉》，进行祷告和发放布施。这样他们便用不着为了弥补他们以往可能造成的任何过失而再次返回这些个地方了。随后，他们一家挨一家与住在里面的人道别，并逐一询问所有的人："你有没有对我不满的地方？我是否还欠你的钱？"然后，他们打开神迹拉比梅厄的募捐盒，把里面的钱扎成捆，以便带给他们在圣地以色列的同胞；随后，他们挨家挨户逐一吻别每户门框上的梅鲁拉[①]，直至他们来到斯特赖帕河边。

在斯特赖帕河边，他们停了下来，祈求河水宽容他们。他们说："条条河流归大海。斯特赖帕河河水，我们为你祈祷。请不要对我们这些上路的人生气。"最后，他们走进他们自己的学经祈祷堂，进行了祷告。在这一切都结束后，他们登上他们租下的两辆马车。男人归男人同乘一辆，妇女归妇女共坐一辆。车夫本人掌管着男子乘坐的那辆马车。而妇女乘坐的那辆

① 犹太人在自家右门框上镶入的盒装羊皮纸卷，上面写有经文，进出家门都用手触摸，以表达对上帝的虔诚。

则交给哈纳尼尔看管。车夫委任哈纳尼尔为他的助手。根据惯例，拥有两辆马车的人，当把其中一辆交由旅客中一人掌管时，通常是不向此人收取费用的。

村镇里的所有人都出来为他们送行，唯有村镇的总拉比没有出现。他一向这么说："那些在弥赛亚降临之前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总是使我想起那些走在通往婚礼华盖的新郎和新娘前面的孩子。"

第三章 启 程

他们就要最后离开村镇，任凭马儿把他们拉向前方。马儿低着头，在所要行走的道路上不停地用鼻子喷着气。车夫驾驭着一辆，哈纳尼尔驾驭着另外一辆。只见车夫用力拽拉了一下马的缰绳，催促着马儿登程上路。拉车的马虽然抬起了头，做好了上路的准备，可却迟迟没有移动，唯恐有人忘带了什么，又得返回。不过，告别的人群中除了传出哭泣声以外，什么声音也没有发出。于是，拉车的马匹扬起它们的足蹄，开始启程。

哈纳尼尔右手握着马鞭子，在马的头顶上方用力一扬，马鞭发出了“噼啪”一声。马儿转过头，看了看他，便上了路。那些经常乘车去集市、庙会的妇女一个个都说：“我们这一辈子还从未经历过起步如此平稳的旅行呢。”

“你是车夫出身吗?”妇女接下来问哈纳尼尔。

“不是，”他回答道，“我不是车夫出身。不过，马毕竟是马，它们懂得该怎么做。所以，它们在向前走。”

“你是不是在告诉我你从来没做过车夫?”车夫对哈纳尼尔说，“你甩鞭子动作就足以表明你是个很好的车夫。”

“我这辈子从未驾过马车，”哈纳尼尔对他说，“唯一的一

次例外是我见到一个犹太人和他的马车掉到河里，快要淹死的时候。我把他和马车从河里拉上岸，然后又把那个犹太人送回家。”

就这样，他们连续行驶了将近两个小时，穿过沿途的田野、森林和村庄，直至他们到达亚斯洛韦兹的圣教会。在那里，车夫对他的马匹发出了一声口令，停住了马车，因为他们事先已经讲好要在这里停一下，以便能看望一下他们在这个村镇的亲戚家人，并与他们话别。

亚斯洛韦兹是距离布察兹最近的一个村镇。这两个村镇完全可以用首尾相连来形容。然而，这两个村镇间的关系却并不友好融洽。为什么会出现这一现象呢？原因是，当布察兹镇的总拉比因年迈归天之后，这个村镇的年长者看中了他的那位在亚斯洛韦兹当拉比的妹婿，并有意要委任他为他们教会的头。可是，当布察兹的人专程前往请他出任这一职位时，他却不肯接受。

他说：“要我离开亚斯洛韦兹去布察兹？在亚斯洛韦兹这个小镇上，谁也不会来打扰我对圣书的研究。而在一个像布察兹这样一个挤满了圣贤、商人的大镇谁也不会给总拉比以安宁。先是他们的诡辩，然后便是他们的商务。这怎么行呢？”

尽管如此，布察兹的人并没有就此罢休。他们备了一辆车和几匹马，于一天深夜闯入他的家，把他强行弄上车，带到了布察兹。还没到天亮，整个布察兹都因为有了他而大放光明，而亚斯洛韦兹却因为失去了他而一天天黯淡下去。打那以后，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是布察兹的人一来到亚斯洛韦兹，亚斯洛韦兹镇上的人都要与其发生争吵，并设法摘去其帽子，因为在亚斯洛韦兹人看来，布察兹抢走了他们的王冠。

不过这一次，由于这一行人已经离开了布察兹，正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途中，亚斯洛韦兹人便不再像以往那样憎恨他们了。全村的人都聚集在一起欢迎他们，用白兰地、糕点、蜜饯和刚从井里打起的水款待他们。

由于圣地以色列所具有的荣耀，就连非犹太人也向他们表示了敬意。从来没有任何人在这个地方获得过如此多的荣誉和尊敬，出于对圣地以色列的感情，人们几乎是完全匍匐在这些去圣地以色列人的面前，吻他们的外衣，拿出饲料喂他们的马匹。只有亚美尼亚人没有加入到这一欢迎活动中来，原因是亚美尼亚人是亚玛力的后裔，而亚玛力在历史上就是以色列的宿敌。这些亚美尼亚人住在全国各地，与东方人做胡椒、调味品、香水方面的生意，因而与以色列人竞争。他们的国家靠近桑巴辛河，而在河的另一边就是属于以色列十个部落的国土。他们发动了对宗教领袖丹尼尔王的战争，结果总共有上千人死在丹尼尔王手下。丹尼尔王因而开进了亚美尼亚，驻扎在叫做鸡血的新区。丹尼尔是个十分了不起并极有权势的国王，长得像巨人一般高大，每年都有三十一个国君向他进贡。

亚美尼亚人中流行着这样一种风俗：如果他们当中的一个人杀死了另一个人，杀人者就必须拿出三百六十五个金第纳尔[①] 作为赔偿。这三百六十五个金第纳尔代表着人体中的三百六十五条血管和腱。然而，他们却不能叫以色列人做出任何赔偿，因为很早以前他们就被约书亚[②] 征服了。

这一行虔诚的人在消除了旅途的疲劳之后，便来到大犹太

① 货币单位，特指流通于回教国家的古金币。

② 摩西的继承人，以色列民族的领袖。

会堂。这个由学校学生发现的犹太会堂藏匿在一座山中，现在已清理完毕。已故的贝尔·谢姆·涛夫拉比曾经躲藏在该教堂的一个塔楼中研究喀巴拉（犹太教的神秘哲学），他的灵魂后来在这里升天。尽管祈祷的人认为在犹太会堂中没有偶像崇拜的现象，但所有人都来到慈悲之门的入口处。

这一行虔诚的人进行了祈祷，祈祷他们能平安到达圣地以色列，保佑他们一路上不会受到野兽和盗贼的伤害，不仅在陆上不受伤害，而且在海上也不受伤害。随后，他们从会堂返回，爬上了马车。全镇的人都出来为他们送行，一直送到安息日所允许走的路程走完了为止。如果你没有见到亚斯洛韦兹人拉住布察兹人手的样子，你就永远不会懂得爱在圣地以色列会是什么一个样子。大人站在那儿相互又是握手又是拥抱，孩子们由于手短够不到马车上人的手，而只能轻轻拍着马的尾巴。难怪在亚斯洛韦兹流传着这么一种说法：孩子若想装成大人的模样，跑去摸摸马儿吧。

第四章　途中的诱惑

这一行人又连续行走了数小时，直至到达亚戈尔尼茨的圣犹太会堂。他们在该会堂过了一夜。第二天一清早，他们便上了路，来到距拉什科维兹镇不远的地方。拉什科维兹镇有一个大型交易会，类似这样的交易会在全世界再也找不到第二个。每年都有十几万的商人前往那里做生意。而他们到达的时候正值交易会举行期间。路上，他们曾遇到一些不大的商人团队和满载各种各样货物的马车。重载的马车压得路面发出了吱吱声。

这时，一个叫撒旦的人走过来，站在他们要经过的路上，向他们发问："你们打算上哪儿?"

"去圣地以色列。"他们回答道。

"你们到达后打算怎么谋生?"那人问。

"我们有的有卖掉房子的钱，有的有其他生活来源。"他们回答道。

"难道你们不知道旅行开销很大吗?"撒旦问道。

"这一点嘛，我们当然知道得很清楚，"他们回答说，"正因为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通过劳动积攒下一笔钱，用作途中开销，来住旅店和支付船费。"

“用来塞边防士兵口袋的钱有没有预备好?”他问,“谁打算替你们向以实玛利后代[1]的王交纳人头税呢?”他又问。

“他要我们交纳多少钱?”他们问道。

“倘若他能给你们留下够买一顿饭的钱,就算你们幸运了。”他回答道,“因此,依我看,你们应该先到拉什科维兹去赚一些钱,只有那些生活在圣地以色列同时又不需要圣城人资助的人才是幸福的。许多人为了能到拉什科维兹来一趟,不惜吃尽了千辛万苦。而现在你们行了那么远的路,来到这里,难不成就这样什么生意也不做而离去吗?”

撒旦在忙着与车上的男人交谈的同时并没有冷落车上的妇女。他不停地把手帕、头巾、服装拿给她们看。这些新花样、新款式的物品使得那些一见新潮衣物就紧追不舍的妇女一个个都动了心。

撒旦对车上的妇女说:“你们知不知道根据《圣经》记载,你们的先祖母利百加抵达圣地以色列时都做了些什么衣服吗?她嘛,为了让人们看到她的丽质,她揭去她的面罩,用世界上最好的衣裳把自己打扮起来。现在你们准备去见你们的先人,可你们衣着还不如他们!为什么?难道是拉什科维兹在很远以外的地方吗?不,它就在你们的鼻子底下。假如谁在这儿打喷嚏,拉什科维兹里的人一定会对他说声‘一百岁’。就连拉车的马也希望朝那个地方奔去。这些动物可通人性啦,知道路通向哪里。”

这时,申洛姆拉比拿出他的烟具袋,往烟斗里装了一些烟丝,然后用打火石把烟给点着。只见他半闭着眼睛,开始一口

---

① 原指被社会摈弃的人,这里喻指黑社会的人。

接一口地吸起来，其神态犹如一个欲打消头脑中某个主意的人。他看到马儿以一种不寻常的方式踏着地面，样子像是要朝一个方向去，但实际上却在朝另外一个方向行。看到这一情况，他用他那只长长的烟袋杆捣了捣车夫，对他说："驰往博兹祖方向。"他催促车夫快走，因为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与前往犹太会堂的人一样，步伐必须要快。

车夫打了个响鞭，勒了勒缰绳，向马发了个口号，掉转马头朝向博兹祖方向。马儿昂头奋蹄，奔跑起来，直至足下扬起一阵阵烟尘。一眨眼的工夫，那些装载着货物的马车被扔在后头不见了。道路两边挤满了各种各样的残疾人，有跛脚的、颠蹶的、瞎眼的，一个个带着蜡做的假肢、假腿、假足、假手模型。因为他们的习俗是必须把这些蜡做的模型带到圣墓去，并在那里把模型竖立起来当蜡烛点燃，这样圣人便能够看到他们的残疾，为其诊治。

至此，这些心地虔诚的人开始醒悟到，所有出现在他们路上的现象都是对他们的诱惑，目的是为了拖住他们，迟缓他们的行程，这样，在他们打算从商赚钱为今后在以色列生活、幸福、舒适积攒钱财的同时，他们的灵魂便会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离开他们。

这情形与国王邀请朋友参加宴会时的情形差不多。聪明的人会立即前往。他们是这样想的："国王的宫中还会缺少什么吗?"可是，愚蠢的人却总是迟迟不动身，他们往往要先用自家的东西塞饱肚皮，这样他们就用不着向国王讨吃的了。结果是，聪明的人和国王坐在一道品尝着上等菜肴，喝着上乘美酒，向国王表示着良好祝愿。而愚蠢的人却还在家中，被自家的酒灌醉，吐脏了自己衣服，简直无法前去拜见国王。国王不

仅会对聪明人的做法感到高兴，而且会愈加地对他们亲近；至于那些愚蠢人的做法，国王不仅会对其感到恼怒，而且会愈加地不信任他们。

当万王之王的上帝，我们赞美你，邀请那些热爱他的人去圣地以色列时，情形也与之相仿。聪明的人会说："上帝的殿堂里还会缺少什么吗?"他们会立即动身前往，用对《托拉》的学习，用歌声的赞美，表达他们对上帝这一伟大名字的颂扬。万能的上帝会十分高兴地见到他们，给他们以荣耀。而愚蠢的人则要滞留在家中，直至他们的口袋中装满了钱。这样，如有些人所说，到了圣地以色列后就不用向上帝讨要任何东西了。其结果往往是有了钱以后，他们被家里的酒慢慢灌醉，吐脏了他们的衣服，实际上，是毁坏了他们的身体，最终被埋葬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异乡异土。

最早开口的是教师阿尔特拉比。他说："我痛恨向对恶迁就。恶只会导致人犯罪。"

穆谢拉比对此的反应是："尽管对恶的迁就应该遭到人们的痛恨，但我却不恨它，因为我所可能具有的一切功德都是来自对恶的迁就。不过，公正地说，有罪的人倒是应该恨它，因为他们总是因此而坠落到恶的深渊。不幸的是，这些人不仅不痛恨，反而追逐它们，仿佛那是他们自身的爱似的。"

"这话说得真是太好了!"申洛姆拉比说。

不过，车夫却说："他说的那些人现在就在车上，正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途中，心术不正地希望能生活在舒适之中。如果说他们是带着这种想法去圣地以色列，我是不会怀疑的。"

"别为我们担心，"卖肉的莱布什对他说，"我看倒是该用鞭子抽一下你的马，以免撒旦在路上把你给俘虏过去。"

车夫转过头生气地看着他说："如果我有两根鞭子的话，是不是可以抽得再狠些?"

耶胡达·门德尔拉比用友善的目光看了看卖肉的莱布什。莱布什的一番话使他感到开心。他把手筒进衣袖中，因为这时天色已经变暗，太阳的温暖早已消失。

车夫勒了勒缰绳，催赶着马儿快走。马车在路上疾奔飞驰起来，直至他们来到距博兹祖不远的一座村庄。这里是所有过往旅客歇脚过夜的地方。不用人吩咐，马儿便自行朝客栈走去，并在马厩的门前停下。车夫从车上跳下来，在给马卸了驾辕后，给了他们一些燕麦和水。哈纳尼尔则忙着帮车上的人取下行李和其他物品。

乘车的人在舒展了手脚后，进入客栈。他们一边让身体休息，一边开始了下午和晚间的祈祷。

第五章　福利与旅客

客栈的老板在看到他们一行人时，以困惑不解的惊讶神态打量着他们。他面前的这一行人恰恰是在人们，你完全可以说，天底下所有的人，都去参加拉什科维兹交易会的时候，来到他的客栈的。他把他的这一困惑告诉了申洛姆拉比。申洛姆拉比对此回答说："情况正是如此。你瞧，尽管全世界的人都在朝地狱奔跑，我们却在向天堂走去。"

对此，教师阿尔特拉比补充说："你看，当整个世界都在朝交易会走去时，我们却把它抛在一边，前往圣地以色列。"

在弄清原委后，客栈老板当然十分高兴地接待了他们。他特地取出了两瓶白兰地，为他们洗尘。

"你们喜欢哪种？"他问道，"强烈的？还是甜蜜的？"

这时，穆谢拉比兴奋地拍起了手，大声地说："天哪！我可是既爱强烈，也爱甜蜜！"

客栈老板以为穆谢拉比指的是酒，但实际上，他是在谈论上苍的天主。人们相互祝福，为健康长寿干杯。男人呆在里屋，妇女集中在外屋，开始了下午和晚间的祈祷。

这个客栈已有好几天没有传出一句祈祷的词句了，可现在，突然间整个客栈到处是祈祷的声音。早些时候，客栈的老

板和他的妻子就一直在考虑打点行李，搬到镇上去住的事了。因为在镇上，你每天都可以听到和加入会堂的祈祷。如果你愿意的话，一天到晚都可在那里进行祷告，但是，有一段时间一位赞迪克[①] 一直住在他们店里，使他们无法离开。

“你们是怎么知道天主要求你们去做集会祈祷呢?”那位赞迪克问客栈老板夫妻。“谁敢说天主对你们的要求不过是一杯白兰地，一盘荞麦饼呢。我可以明确地告诉你们，你们为旅客准备的美味饭菜，对天主来说，与旅客在镇上对天主所作的任何祈祷一样甜美。”正是由于那位赞迪克的这一番话，他们才没有离开他们的客栈，而是留在那里尽力为过往旅客服务，向他们提供饭菜和饮料。

就在这一行人站起来祈祷时，客栈老板的妻子正立在锅旁为他们准备晚餐。这位善良可爱的妇女对有这样一批客人住进她的客栈感到无比光荣幸福！瞧，连炉中的火也在向人们表明，为这样一批客人服务是完全值得的。没等他们祈祷完毕，晚餐就已经为他们准备好了。煮荞麦饼的牛奶是午祷之前刚刚从奶牛身上挤出来的，要多新鲜有多新鲜。

这一行人在桌子旁坐下。男的坐在一边，女的坐在另一边。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讲起了旨在赞扬圣地以色列的故事和传说。这些故事和传说使得晚餐愈发充满了欢乐。无论圣地以色列是如何地饱受蹂躏，她仍然像过去一样神圣无比。以利亚[②]，愿他永远为人们所怀念，仍然每天在圣殿中献上祭品。无论圣殿遭到何种破

① 犹太人中的圣贤，对哈西德社区领袖的尊称。

② 希伯来伟大先知。据传他将向人们报告救世主弥赛亚的降临。

坏，她依然像过去一样神圣无比。族长们作为见证人永远站在以利亚身旁，海曼、阿斯法和杰都瑟组成了唱诗班。以利亚用祭祀羊的皮制成许许多多的卷轴，然后在这些羊皮卷轴上面记下了许许多多以色列人的德性。

在吃饱了饭菜，喝足了饮料，以及作了简短的感恩祈祷后，男人从衣袋中取出经书，坐下学习；妇女则拿出棒针和毛线，坐下去编织起来。车夫把马牵到牧场上让它们啃些青草，不过，他还是用绳子将马腿拴了起来，以防它们跑到附近森林中去让野兽给吃了。哈纳尼尔在车里和座位下面存放了一些草料。这样，到出发的时候，就不会因准备草料而耽误时间了。当这一切都做完以后，他在自己的那辆马车里坐下，从包袱卷中取出《诗篇》，借着月光读了起来。

这时，村上的非犹太人来到客栈门口。他们脱下戴着的帽子以表示对客人的敬意。他们嘴里说着："只要客栈有了客人，上帝就会来到客栈。"这一行心地虔诚的人静静地坐着，目不转睛地看着来到客栈的村民。这些村民一个个身材高大、头发乌黑。后脑勺的头发虽长得很厚，但额头部位的头发却剪得很短，而且油光发亮。由于他们没有梳子，加上把猪油当作头油涂在头上，使得头发看上去光亮无比。这些人下巴上的胡须都被刮去，上唇蓄着八字胡，修剪得很整齐。由于统治着他们的人强加到他们身上的劳役，使他们的眼神发黑，黯淡无光。

村民中领头的走到桌旁说："诅咒我们吧，你们这些去巴勒斯坦的人。"听到这话，米尔卡取出一大块她身上带着的蜜饼，给村民们每人都分了一块。村民把各自得到的一小块蜜饼举到齐眉处说道："这可是上帝的礼物，上帝的礼物啊！"他们在吻了吻那块蜜饼后，又把它放到了紧靠着心的胸口。随后，

他们便说着“再见”离去了。

这时，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见到坐着的卖肉的莱布什拉比满脸一副惊讶的神色，便开口问道：“你为何如此惊讶?”

莱布什拉比回答道：“这些异教徒与圣地以色列一无历史上的渊源，二无血缘上的联系，然而他们却对她怀有如此深厚的感情，真叫人难以置信!”

“这个嘛，”阿尔特拉比对此回答说，“是因为埋在麦比拉山洞中以扫的头。”

这时，一个我们已记不起名字的人问耶胡达·门德尔拉比：“为什么以扫能得到将其头埋在麦比拉山洞里的殊荣?”

“这是由于丹的儿子胡什姆用棍子打以扫的头部，以扫的头被打掉下来后正好落在雅各的脚下；人们便在埋葬雅各时连同以扫的头一起给埋了。”耶胡达·门德尔拉比这样作了回答。

“当然，”教师阿尔特拉比接着说，“这只是表面上的含意。不过，在它的背后还有着一个崇高、神秘之谜。当时，雅各在以色列以外的地方，而以扫一直在以色列的土地上，这一事实对以扫相当有利。事实上，雅各早就担心以扫和他的儿子有可能获得统治以色列的权利。不过，后来上帝显现，对他说以色列[①] 是‘应许之地民族的一个成员’，因此以色列不仅仅属于以扫和他的儿子。说到这里你也许会争辩说以实玛利[②] 也曾宣称过自己的权利。不过，关于这一点《圣经》上有诗一首为证，诗是这么说的：‘这女奴的儿子是不能与我的儿子一样享

① 指雅各。据《圣经》记载，上帝一次为雅各改名为以色列。

② 出自《圣经》亚伯拉罕与女奴所生之子。

有继承权的，而且连以撒[1]享有的继承权他也得不到。’上帝是这样说的：‘这块土地对我来说十分珍贵，以色列对我来说也十分珍贵。因此，我要把我珍贵的以色列带到我所珍贵的土地上去’”

申洛姆拉比掏出他那长长的烟袋杆，在烟斗中装上烟丝，然后用纸搓成一根煤儿，点着了烟斗。他边抽着烟，边用一种十分亲切的眼光看着他的同伴坐在那里讨论着《托拉》。在离开村镇之前他们就吃了很多辛苦，而现在摆在他们面前的是更为艰难、劳累的旅途。他抬起头，看着上方，在心里默默地祈祷着：“上帝啊，我们不知道该怎样祈求你的恩典；不过，我们希望你能将到目前为止你为我们所做的一切继续不断地赐给我们，直到永远。”

客栈老板的妻子这时默默地坐在那里，一动不动地看着前方。桌上放着一支点着的蜡烛，整个屋子不断地传出颂读《托拉》的声音。这个曾经一度断绝《托拉》颂读声的客栈，现在又重新响起了颂读《托拉》的声音，而且达到了有史以来的最响亮的程度。

就在客栈老板的妻子在那里坐着的当儿，一只蛾子飞进了客栈，并一头撞进了蜡烛的火光中。这只蛾子活了多长时间？恐怕只活了短短的一瞬间。就在几分钟以前它还在屋子里飞舞，可不一会儿便开始绕着火苗飞转，终于火苗将其吞食，使其成了一团灰烬。

对她来说，这情形也同样适用。有那么一会儿，无处不在的上帝给了她一个宽敞的房间；有那么一会儿，上帝为她把灯

① 亚伯拉罕与撒拉所生之子，雅各的父亲。

光照得通亮；有那么一会儿，她可以以无比满足的心情坐在那里，聆听永生永在上帝的声音。然而，到了第二天早上，客人们都各奔东西，她再次被遗弃在那里，没有《托拉》，没有祈祷，没有生活。

然而，正当她在与她的自我进行交流时，一伙村妇走进了客栈，朝着那一行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朝圣者行屈膝礼。她们从围裙中取出一大堆松果，分别放在去巴勒斯坦朝圣者的枕头底下。这样，他们就会睡得很香很甜了。

不过，这一行朝圣者并不急于睡觉。男人坐着学习，思考着《托拉》的教诲；妇女坐着编织着袜子供旅行之需。萨拉转过头看着她的丈夫穆谢拉比，穆谢拉比正坐在那里一只手托着下巴，一只手拿着一本圣书。萨拉的思绪转到了他的两个留在布察兹的女儿身上。她在想，此时此刻，她两个女儿的丈夫大概正回到家中用晚餐。也许他们吃的也是牛奶煮荞麦饼。说不定他们现在正在往煮好的饼上加糖，以享用一餐甜食。可是男人从来不去注意女人干的活，他们只是一味坐在桌旁，看他们的书。女婿总是和岳丈一样。

就在她自我遐想的当儿，坐在她身边的一女子轻轻地碰了碰她，并对她说："瞧泽瑞尔端详她丈夫佩萨的样子，仿佛整个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人似的。"萨拉轻轻地叹了一口气说："没有任何牵挂的女人，哪怕是永远离开她住过的村镇，也是快乐的。"

就这样，这些朝圣者尽情地坐着，学着，直至车夫进屋向他们建议说："在鸡叫天亮之前最好去休息一会儿。须知明天你们还得起来赶路哩。"

第六章　穿越波兰和摩尔达维亚[①]

马车在不停地行驶着。马儿奔驰在长着高低不齐草丛的道路上，忽而消失，忽而又重新出现。天上吹着叫人舒适的微风，使人兴致昂扬。田野里青草来回摆动，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是在上帝面前说话。许多村庄不断从沿途的原野中闪现。葡萄园、森林、湖泊静静地躺在那儿。阳光照在河流上，洒在河岸上。天上的白云则陪伴着这一行朝圣者。

就这样，这一行人穿越在波兰的大地上，行驶在波兰的边境上，直至抵达一个名叫奥卡泊的地方。他们在那里安全地渡过了德涅斯特河，并在那里休息了一夜。第二天，他们从奥卡泊出发，来到了一个名叫赫廷[①] 的地区。该地区位于德涅斯特河的右岸。沿岸散落着好几个犹太人居住点。住在那儿的犹太人一直靠着自巴比伦流放以来便在犹太人中产生的勇气和信心生活。他们一面从商，一面经营享有盛誉的工艺品的生产。每逢出现动乱，他们总是关店闭户，足不出门，因而也没有遭受过什么伤害。

① 原苏联西南部一个共和国。

这些犹太人，以及他们的祖先，是自第二圣殿时代[①]以来就一直定居在这一地区的，因此，生活在这里成了他们祖祖辈辈的传统。当然，那些来自波兰的犹太人例外。早年，当鞑靼人侵略波兰王国时，每次都要带走不少被抓获的俘虏。他们往往把那些俘虏带到以实玛利国，即现在的土耳其，去出售。波兰的国王为了把那些人赎回去，经常遣送犹太人去那里。被遣送到那里的犹太人发现那儿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东西也比其他地方便宜，加上住在那儿的犹太人可以与其他民族的人和睦相处，用不着害怕他们进行欺压，畏惧他们。每年只要向国王交纳很少一点税便完事。于是，不少犹太人便来到那里落户定居。人们曾经在赫廷的港口遗址出土了一枚古钱币。那是属于哈斯蒙尼思王朝时期的物品，上面还刻有耶路撒冷的名字，以及葡萄串、桃金娘树枝、香橼等图案。

此外，在那里还住着不少不知道其丈夫下落的妇女。由于没有任何有关其丈夫命运的可靠消息，他们无法重新嫁人。其中一些人的丈夫是到欧洲或土耳其去做生意的，可去了以后便一直没有回来过。另外一些人的丈夫很可能在路上遭到杀害，谁也不清楚他们的尸骨葬在哪里。

在这些“与世隔绝”的妇女当中有一位加入到朝圣者的行列，打算与他们一起前往圣地以色列。下面是有关她的一则凄惨故事：早先，她与她丈夫生活在一起，并为他生了好几个儿女，丈夫从未对她有过一次粗言恶语。她丈夫一直是做马匹生意的。他为贤达贵人购买马匹。所有通过他购置马匹的人都十分信任他，如数地付给他款子。他十分讲信用，从不违约。无

① 第二圣殿时代指公元前 587 年到公元 70 年这段时间。

论是两个人之间的事，还是人与上帝之间的事，他都是言必信，行必果，没有例外。然而，一次他身带巨额款子外出购马，谁知从此再也没有回来。显然，他没有回来的原因一定是在路上遭到了杀害。他的失踪在其他犹太人当中造成了极大的不安。他们派人四处寻找他的尸体，向一批又一批的过往旅客询问打听，问他们是否见过一位做马匹生意、名叫朱萨的犹太人。尽管没有任何一个人说见过此人，但是有些旅客在路上听到过一则盗贼袭击一个犹太人的传闻，并说他不大可能活着逃出那班强盗的手掌。此外，一位精通占星术的异教老妇人也讲述了同一则传闻。她说："那人早就离开了人世。犹太人没有必要对此过分激动。"还有一位专事巫术的异教男子讲述了一则不完全相同的故事。他是这么说的："犹太人一点也不聪明。他们还在为了一小堆尸骨花钱。"除此以外什么也没有再说。搞巫术的人对他们不知道的事通常是什么都不说的。不过，当人们仍恳求他可怜可怜那位女人和他们的孩子，解释一下他所说的话的意思时，他说："犹太人一点也不聪明。他们还要在地上寻找早已埋到地底下的东西。"

这时，一位在场的年迈的法官说："如果他指的是那位被乌克兰国绞死的犹太强盗头子，我敢说他们是不可能找到他了。"

为什么他们要怀疑那个强盗就是朱萨呢？原来事情是这样，几年前，那个镇上的几位犹太人到过那里，他们说他们看到了朱萨，当时他正在一个十字路口进行拦路抢劫。

这几个犹太人对他说："你的妻子和孩子在到处找你，可你却……"

然而没等他们把话说完，其他几个强盗便走了上来。这时

朱萨开口说："他们是我的同乡。不许碰他们。"

后来，当局听到这事，便派人去捉拿朱萨。然而他们却到处找不到朱萨的人影。原来，他已经转移到了另一个国家。没过多长时间，有消息传来，说有个盗贼头子在乌克兰被捉住并被绞死。由于人们在他身上找出了一副经匣，因而被确认是个犹太人。犹太人的好名声因此受到了玷污。这是人们听到的有关朱萨的最后一次传闻。

可他的妻子却领着孩子从一个赞迪克处走到另一个赞迪克处。在他们面前哭泣，而他们拿不出任何话去安慰她。最后，她来到有名望的普瑞密西兰拉比梅厄跟前。梅厄拉比对她说："假如你想哭，就到黑海与多瑙河相互哭泣的地方去哭泣。"因为梅厄拉比最讨厌的就是眼泪。于是，妇人带着她的孩子前往多瑙河流入大海的地方去寻找她的丈夫。

坐在车上的妇女编织着，眼泪从她们的眼睛里流出。她们都为那个不幸的、"与世隔绝"的女子难过，为她的作为一个罪人而死的男人难过，为他所扔下的、成为孤儿的孩子难过。然而，那个女子并不死心，仍然四处寻找她的丈夫。她自我争辩说，一个与所有人都友好相处，一个从来都是在生意上老老实实的人，怎么可能加入到一伙盗贼之中？她坚持认为对他的所有指责都是虚枉不实之辞。

车夫停住车，招呼了一声哈纳尼尔。哈纳尼尔把车驾到与他并排处停了下来。"哈纳尼尔，"车夫对他说，"你有没有听说那个不幸女人的故事？"

"听说了。"哈纳尼尔回答说。

"哈纳尼尔，你是怎么看的？"车夫继而又问，"那个被绞死的盗贼到底是谁？"

“依我看，”哈纳尼尔说，“那个人除了是朱萨，不可能是别人。”

太阳开始偏西，一点一点地下沉，越沉越低。车上的妇女放下手中的棒针，抹去了眼中的泪水。哈纳尼尔取出他的头巾，在上面打了一个结作为记号。车上的人谁也没有讲话，无声地沿着河岸行进，直到抵达利帕坎尼。他们在利帕坎尼停下休息了一会儿。接着，又朝拉迪埃兹进发。这时，车夫取下了挂在马脖子下面的铃铛，以防止强盗土匪听到他们行进的声音。到达拉迪埃兹后，他们又马不停蹄地朝西泰彭纳西特进发。西泰彭纳西特是位于巴沙河畔的一个小镇，距普鲁斯河不远。

抵达西泰彭纳西特后，他们朝雅西驶去。当他们到达那儿时，已经是安息日前夕的黄昏了。雅西有二十一座大的犹太会堂，外加一百二十个学经堂、诵经堂和祈祷室。然而，当他们到达雅西后，他们并没有去其中任何一个犹太会堂祈祷，而是呆在他们所住的客栈，组成了一个独自的祈祷团，因为，还没等到他们有时间更衣，安息日就已经开始了。

不过到了第二天，他们一个个换上安息日服装，披上祈祷用的披巾，匆匆赶到了大犹太会堂。等到他们到达会堂时，教区的人已经祈祷好长时间，这是因为住在雅西的人喜欢早些祈祷，然后早些离开。那些没有见到雅西那种从容不迫样子的人就等于一生中从来没有见过知足的城市。约有两万多犹太人生活在雅西。他们吃在那里，喝在那里，乐在那里，享受生活在那里。他们当中有些人甚至把在普珥节[①] 吃哈曼耳饼比在逾

① 犹太人为纪念其种族免受哈曼提出的屠杀犹太人计划之迫害的节日。

越节吃无酵饼看得还要重要。多少年来，圣人们一直竭尽全力设法使他们能够站立起来，而不要终日沉溺于尘世的混沌之中。

总而言之，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是在祈祷已经开始后到达的。在这种时候，人们通常是不相互问候的。人们站在各自的位置上，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不过，等到开始诵读《托拉》的时候，主持祈祷的人请到了他们。不仅请到了他们，主持人还说出了他们每一个人的名字，以及他们父亲的名字。只有哈纳尼尔例外，没有被请去诵读。在一般情况下，当一个人来到一个谁也不认识他的地方，如果主持祈祷的人想请他去诵读《托拉》，通常总是先要询问一下他叫什么名字，他的父亲的名字又是什么，然后才会叫他去诵读。但是，那位主持人却在没有事先问任何一个人名字的情况下叫到了他们。假如他不是位先知的话，那他一定是个天使，说不定还是个超越天使之上的使徒。因为即使是天使也还是要问一下人的名字的。譬如，我们在雅各的故事中就发现，天使问他道："你的名字叫什么？"

祈祷结束后，主持人特地为他们安排了一个举杯祝福活动。他们坐在一起，主持人逐一询问了他们的情况。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主持人竟向他们讲起了发生在他们家中和家乡的每一件事。然而，从他吃东西和饮酒的样子看，他又没有半点超脱凡人之处。

不过，几杯酒下肚之后，他吐露了真情。

"难道你们真的认不出我了？"他问。

"我们尚未有这一荣幸。"他们回答道。

他接着说："你们还记得那个为了一头盔的钱而一度出卖自己、到国王军队当兵的约西克·科萨克？"

"记得,"他们回答道,"国王的人总是拿出各种各样可口的东西让他吃。他只要说想吃葡萄干,他们就会给他送去;他只要提出想喝匈牙利葡萄酒,他就能马上得到;他只要提出要有枕头和垫子的床,他们便会马上给他准备好一张。当要他去为国王效劳时,他提出必须增加一倍工资的要求,他们也答应了。然而,在这一切都得到满足后,他却逃出王宫藏匿了起来。"

"你们是否认为他逃到了伊甸园?"他问。

"他的所作所为表明伊甸园并不是他想要呆的地方。"他们这样回答道。

"那好,"那人说,"假如你们想看看他的话,只要抬起眼睛,看一下我就行了。"于是,他们抬起头看了他一下,果然认出了他。

在雅西,这一行朝圣者还看到了另一个了不起的神迹。这次看到的是一个手心能长出毛发的人。当一次人们谈论弥赛亚降临之事时,那个人伸出他的手说:"弥赛亚降临的可能性可以说与我手心中长出毛发的可能一样大。"然而,没等到他把手缩回去放到身体旁边,毛发就已经长了出来。这人一直在他的那只手上缠着绷带,只是在为了向人们证实没有必要为拯救的到来而沮丧时才把绷带取下。当然,那些自以为知道一切的假圣人曾经多次试图拔掉他手上的毛发。他们声称这毛发是他用浆糊贴上去的,可是到了第二天毛发又会重新长出来。

安息日一过去,他们便告别雅西,来到位于万斯尼河畔万斯拉维镇。万斯尼河是一条汇入巴拉德河的河流。万斯拉维镇上有一个大型蜂蜜和蜂蜡市场。由于这一市场,镇上的五百个居民都过上了舒适的生活。朝圣者在那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早他们便前往巴拉德圣犹太会堂。由于巴拉德河穿城而

过，因此人们以此来命名他们的会堂。镇上有两处墓地，一处是新建立的，另一处是古老的。老墓地现在已不再安葬死去的人了。它位于市镇中心，里面矗立着那些为了纯洁上帝的圣名而惨遭杀害的烈士的墓碑。墓呈深黑色，面朝着东方。他们在镇上住了一夜后，于第二天早上向提科西进发。提科西是个拥有五到六个祈祷教会的大镇。他们在提科西也住了一夜，于第二天一早朝阿韦特西进发。随后，又来到位于多瑙河畔名叫加拿兹的大型集镇。在那里他们得先乘船去黑海边，然后再乘船横渡黑海才能到达伊斯坦布尔。

在我们这一行人穿越这个国家的过程中，马车至始至终是一辆跟在一辆后面，穿过一个个被牧场、葡萄园、黄瓜地包围着的村庄。无论走到哪里，人们都可以看到散落在乡村田野里的羊群，或是在牧场上吃草，或是在饮用从井旁引水槽流出的水。牧羊人坐在地上，用笛子为他们吹出悠扬的曲子。乐曲既欢快又深沉，很像赎罪日在诵经堂里唱的歌曲。为什么牧羊的异教徒会如此喜爱这些圣曲？已故的以色列·巴尔·谢姆·涛夫拉比曾经作过这样一番解释。他认为这些人尽管遭受了很多的苦难，但从未背叛他们的上帝，因此他们喜爱吹奏以色列人于圣日在圣所上帝面前所唱的那些圣曲。

马车就这样不停地行驶着。马儿在车的前方奔跑着，嘶叫着，尾巴抬得老高。从牧场上传来一些不见其踪影的马匹的呼应嘶叫声。每每听到这呼应的叫声，拉车的马儿总要放慢速度，四下转动着他们的耳朵。数不清的羊儿打车旁走过，这些长着一身鬈曲羊毛的羊群相互推着挤着。马车驶过时，扬起的一阵尘土将羊群团团围住。年轻的牧羊童走在羊群后面，嘴上叼着一支口笛，边走边吹，自我娱乐。高高的山脉从平地拔

起，有的向东逶迤，有时向西蜿蜒。山泉自山上飞泻而下。山峦不断地向他们逼近，仿佛不想让马车通过似的。但灵巧、车技高超的车夫和哈纳尼尔熟练地赶着马匹通过了狭隘的关口。他们一会儿驶入一个村镇，一会儿又把另一个村镇远远地抛在了后面。无论他们走到哪里，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都会受到沿途人民的热情欢迎。床为他们搭好了。餐桌为他们摆好了。桌上总是放着食品和饮料：有黄油、羊奶酪、葡萄酒。当他们离开村镇时，唱诗班的主领都要前来吟唱安息日圣歌《一路平安》，为他们送行。

在他们到达加拉兹后，朝圣者与车夫分手告别了。就在他们等候把他们带到黑海边去的轮船的同时，车夫已到别处去寻找新的乘客了。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在客栈歇脚的同时，开始给他们在布察兹的亲人写信。他们要写的东西很多，写下的也很多。在这个时候提一下加拉兹人制作的高质量翎管笔是再恰当不过了。他们做的笔一不刮纸，二不漏墨，书写起来极为流利顺畅。原因是这里的鹅肥，翎毛也就柔软。

车夫来到集市上，将一辆马车租借给了来自拉什科维兹的一位商人。拉什科维兹的交易大会仍在进行中。有的时候，那里的交易会要持续四个星期，甚至更长一些的时间。他在另一辆上装上满满一车羊皮，准备运回到布察兹去出售。他相信上帝会使他从中赚到一大笔钱。

然而，刚上了路他就想了起来，越想越感到不安。他在扪心自问："我这人不是太愚蠢了吗？我们那些乡亲正在去圣地以色列，而我却回头朝布察兹走。我活在这个世界上，整天就是给马儿饮水，给马儿喂料。今天做的事是对昨天所做一切的重复，就这样日复一日，一直到我终于僵直地躺下。然后，由别人把我牙

齿朝上埋到土里，让细菌把我吃掉。嘿，我怎么会想到这上面去的？难道我是属于那种能够去圣地以色列、却自己不愿意去的人吗？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虽然是应该去圣地以色列的人，不过，若是上帝不叫他去，他大概也是不会去的。”

太阳开始西沉，光线慢慢变弱变暗。远处的山峦终于消失了。这时，月亮升起来了。月光洒在路上，一片银白色。四周万籁俱寂，唯有谋杀者井的水声在响。该地区的人民有这样一种风俗：每当他们杀掉一个人，都要打一口井，然后在井上装上一台吱吱作响的压水泵，以此作为赎罪的表示。

拉车的马甩着尾巴，脚下开始打滑。车夫看了看四周，发现马已经偏离了要走的道路。他勒了勒缰绳，打了个响鞭，嘴里嚷道：“畜生，你们想把我拉到哪里去？让我来教训教训你们。”

马低下头，按着指定的路线走着。这时，车夫把缰绳绕在自己的手腕上，又回到刚才的思绪上，他一会儿想到自己，一会儿想到哈纳尼尔。那个名叫哈纳尼尔的人把他的祈祷披巾、经匣打点在他的头巾里，腿上裹着破布，便去圣地以色列了。而我现在所做的是回布察兹。我为什么不去圣地以色列而要回到布察兹去呢？原因是我没有做好去圣地以色列的准备，当死亡天使来到时，他会问我有没有做好准备吗？

车夫在自言自语的同时，头已经倒在了胸口。拉车的马转过头看到他睡着了，于是便按照自己的意愿走了起来。突然间，它们停了下来，原来是车夫醒了。他拿起鞭子，对着它们抽打起来，一直打到它们腰窝跑出了汗才住手。他吼着：“哼，你们这些畜生，看你们还敢再偏离规定要走的路！我非要打得你们忘了你们是马为止！”

第七章　众　水

这一行人到达加拉兹时，先向以实玛利国王和土耳其君王交纳了税，然后才入城。在城里，他们见到一个摆满食品和饮料的集市，集市上有各种各样的美味佳肴和水果出售，这些水果的部分名称连《生活方式》一书的水果章节中都找不到。他们买了不少东西供路上之需：什么面包啦，葡萄酒啦，水果啦，以及其他一些能给心灵以安慰的物品。至于加拉兹人嘛，他们用赠送蜜饯果品的方式表达了对这一行朝圣者的热情欢迎。所送的蜜饯果品可以留在海上食用。接下来，这一行人先理了个发，又去浴室洗了个澡。热水消除了他们身体的疲劳，使他们真正感到自己的面貌为之一新。随后，他们租用了一艘船，沿多瑙河而行，直至他们到达一个名叫维尔卡帕的地方。多瑙河在这里汇入黑海；轮船也将在这里驶往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们得等上几天，直到大海平静下来才有可能登上轮船出发。

他们抵达维尔卡帕时，已经是夕暮时分。他们搭起了帐篷，做了下午和晚上的祈祷，接着又背颂了《诗篇》中的第69章。这一章的开头是这样说的："上帝啊，求你救我，因为众水要淹没我。"而这一章的结尾却十分欢快："因为上帝要拯

救锡安……爱他名的人，也要住在其中。”

大海平静了下来，众水也不再翻腾。男的取出了垫子、枕头、碗锅、盆、壶，女的收集柴草，升起火，开始准备晚饭。在他们等候期间，哈纳尼尔每天都要和妇女一道外出收集有树脂滴出的松树枝条。这些枝条在燃烧时会发出一阵阵清香，并使吃的食品中多了一种香味。

他们以箱为凳，借着月光吃着晚饭。周围的树木和花草发出阵阵清香，沁人心肺。夜色是这样的美好，给人增添许多诗情画意。海浪来回地拍打着海岸。天上的繁星和其他的行星在天空中一闪一闪地照射着；大地在脚下低低地自语，像是在安慰他们的心灵。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站起来，立在地上诵颂了诗篇《听见了吗，以色列?》，并祈祷上帝保佑他们不受魔鬼、罪恶的精灵、可怕的罪恶以及噩梦的侵害和困扰。他们反复呼喊着上帝的名字，承认他们自己是尘土、灰烬、细菌和腐败，希望上帝原谅他们犯下的所有罪孽，就像圣书上所写：“您的身上充满了宽厚仁爱。”

突然间，他们遭到了各种各样蚊虫的侵扰。这些蚊虫大如蜻蜓，把他们的脸都给咬肿了起来。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如此可怕的夜晚。他们既不能坐，也不能睡，又不能看书。由于这些蚊子，他们坐不下来；由于浑身痛疼，他们躺不下去；由于蚊子把光都给遮住了，他们无法看书。

在这个时候提及一下沙浴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是十分适当的。为了减轻人们这一夜之苦，他给大伙讲述了有关摩西后代家园的故事，讲述了居住在桑巴辛河对岸的四个犹太人部落的故事。这些人的房子非常宽敞，都是由宝石和珍珠建造成的。由于建房用的宝石发出的

光是蜡烛的七倍，因此，他们夜里既不用点灯，也不用点蜡烛。而且这些人都活了一百二十年，没有一个儿子是在父亲在世期间死亡的，没有一个女儿是在母亲在世期间去世的。他们的人数是那些离开埃及人数的四十倍。由于他们对圣书《托拉》的认真学习，对上帝戒律的严格遵守，世界上所有的好东西，他们都拥有。他们居住的地方没有任何肮脏的东西，既没有肮脏的家畜，也没有不干净的害人野兽；既没有肮脏的飞禽，也没有肮脏的害虫、爬兽；既没有苍蝇，也没有蚊子。每天，他们都聆听一个神圣的声音发出的表白："我好难过、伤心啊，我捣毁了我的房子，烧毁了我的家园，使我的孩子到处流放。"他们等待着上帝号召他们返回圣地以色列的消息。

以他的名字写成的书是伟大的，把整个心灵全都奉献给这些圣书并知道如何向他人宣讲这些圣书的人是幸福的。因而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也是幸福。他随时随地都能够讲述上帝为以色列所做的神迹。每天晚上，当他们人来到海边时，西米尔·约瑟夫拉比都要用他的声音提起他们的精神，向他们讲述获得救世和获得慰藉的故事。他讲述的故事包括耶路撒冷加德拉比的故事、英雄马尔基尔的故事，以及摩西的儿子给耶路撒冷人写信的故事。

到了天破晓，能够看到大海时，妇女便开始哭喊起来："哦，我们担心出海，我们担心乘船航行。当一个人在船上死掉后，船上的人不是将他运上岸埋葬，而是把他绑在一块木板上，推入大海！随后，各种各样的大鱼向他游去，有的咬食他的脚指，有的咬食他的鼻子、嘴唇。最糟糕的是一条硕大无朋的鱼游来，一口将他的尸体连同绑着他的木板整个吞食。有时海浪把他推到沙滩上，然后，各种各样不干净的鸟儿飞来啄食

他的眼睛和他身上的肉，只留下他的骨头。不论是哪一种情况，这个不幸的人永远不会有一个犹太人应该有的坟墓。”

正是在这一时刻，妇女一个个下了决心，打算返回布察兹。她们哭着叫着要求离婚。她们离开海边，来到镇上，询问在什么地方能够找到拉比。可是，镇上的居民谁也听不懂她们在讲什么，因为这一带据说就没有拉比，只有到这里来讲授《托拉》教义和行为规范、礼仪的哈克汉姆[①]。在得知这一情况后，她们便改口问：“那么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法官呢?”

“我们这儿的人从不吵架，”镇上的人回答说，“因此，我们不需要有人来替我们评判处理官司。”

不过，她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由奥地利皇帝陛下任命的拉比。该拉比碰巧临时住在这个镇上。他为这些女人安排了办理申请离婚的事宜。可是这些女人在离婚后，又想起了那些葬在圣地之外的人所要遭受到的苦难，他们的尸体要经过地洞、地道的滚压才能到达天堂。想到这里，这些女人又放声嚎哭起来。一个个跪倒在以前丈夫的脚下，在他们跟前哭着、求着，直到他们的丈夫同意把她们带到婚礼的华盖下，再次与她们结婚为止。

这时穆谢拉比对约瑟夫·梅尼拉比说：“约瑟夫·梅厄拉比，你在动身以前就与你的妻子离了婚，真是太幸运了。你再也用不着为离婚、复婚之类的事担心了。现在，在你面前的是一个为了能够怀着圣洁的心灵进入圣地以色列，做好了一切上路的准备的犹太人。突然间，他的妻子发疯似的与他闹了起来，先是要求离婚，后又要求复婚。尽管个人独身自处不是件好事，

① 犹太中的一种神职人员，以讲学为主。

但有老婆在身边也不是件好事。我知道我不该对我的有德性的妻子提出指责，但是，如果你希望学习圣书，或者希望考虑一些圣洁的事，妻子却走上前来与你说话，你只好把心思放到纯属是浪费时间的事情上去。”

然而，约瑟夫·梅厄拉比只是长叹了一声，什么也没有说。他以前从来没有认为他的老婆有什么不对的地方，只是在决定前往圣地以色列时，他才因老婆不愿同行而与其离了婚。他一经与老婆离了婚，便不再想到她了。然而，当他见那些妇女在见到大海后表现出那副极度不安的样子时，他那离掉的老婆又重新出现在他的眼前。约瑟夫·梅厄拉比说：“我们赞美你的名字，上帝，明天给我们带来好风吧，我将起程去圣地以色列，而她却仍然被遗弃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真是不幸啊。”

几天后，大海平静了下来，海水也不再翻腾了。那些曾经想涌起，淹没整个世界的巨浪现在也平息了下去，它们刚扑打到沙滩上便退了回去。船长发出了允许乘客和货物登船的命令。于是，所有朝圣者都提着自己的行李，开始登船。他们的妻子也紧随其后，一道上了船。在所有的人都上了船后，水手们便拿起桨开始了渡海之行，嘴巴里发出“嗬嗬”、“嗬嗨”的喊声。不一会儿，风开始鼓起了船帆。船终于开动了。

第八章　海　上

船驶到了海潮流动的位置上，开始平稳地顺着海潮行驶。我们这一行朝圣者站在船上背诵起了《海的祈祷》以及约拿[①]在鱼腹中背诵的那八首诗。随后，我们流着泪，唱起了《诗篇》第一百零七章。这一章讲述的是上帝的仁慈和在陆上、海上所行的神迹。讲述了上帝将怎样救赎他的赎民，把他们从世界各地召集在一起，领着他们行走直路，使那些又饥又渴人的心灵得到满足，得到各种各样的美物。即使他们来到死神门口，愿上帝不许这样的事发生，他也会以慈爱拯救他们，救他们脱离伤亡，把他们带领到他们向往的天堂，人们因此用歌声赞扬上帝所做的神迹。即使他掀起巨浪，刮起狂风对付他们，他也会很快使狂风止息，使巨浪平静。在看到所有来自上帝的都是慈爱时，他们会欢喜万分地感激上帝，从痛苦中重新站立起来。不过，想要看到和体验到上帝的仁慈，必须用智慧进行思考。

在背诵完整篇诗后，他们在自己的行李上坐下。然后，取出圣书，开始阅读起从《摩西五经》到先知书，到其他章节

① 希伯来人的先知。

来。当一个人离开自己的家来到另一个地方，于突然之间看到一艘他在家时使用过的船，他的兴奋之情是可以想见的。不用说，那艘船一定会给他带来无限的喜悦。对于每天阅读、每天研究、每天接触的经书来说，人们对它的感情更加如此。因此，穆谢拉比坐着念道："如果上帝希望我们去那里，决意把我们带往那里，并把这些地方赐给我们，那么，那块土地一定是无限的美好，一定是个流着奶和蜜的一个地方。"穆谢拉比坐着念道："我已经丢弃了我的房子，我已经放弃了我的遗产。"然后两人一起念了一段作为结束："在这之后，以色列的孩子将会回来，把上帝当作他们的神，把大卫当作他们的王。他们将敬畏上帝，希望得到他的慈爱。"最后，两人把手中的书放下，站了起来，分别用手搭在对方的肩上，一起唱道：

"哦，以色列的救星必定会来自锡安！
只要上帝让他被掳臣民回归家园，
雅各便会欢心，以色列便会高兴。"

船无声无息地向前驶着。大海里飘出一股令人舒适的气味。海浪有规则地起伏着，显得十分平静。海鸟在船的上方盘旋，飞翔，一边拍打着翅膀，一边发出尖锐的叫声。太阳落到海平面之下去了。海面上顿时一片漆黑。上帝送来了月亮和星星，让它们来照亮天空。

船上的一个乘客在环顾四周，突然看到海上有东西在发光闪亮。于是，他对另外一个同伴说："兄弟，你知道那是什么吗?"可是那人并不知道。于是，他又问另外一个同伴。那人又问另外一人。

于是，大家都把眼光转到海面上，并在琢磨："如果说它是地狱里漏出来的阴火，那烟在什么地方呢？假如说它是鲸鱼利瓦尔申的眼窝，可为什么没人看到鲸鱼的身子呢？"

"兴许，"教师阿尔特拉比开了口，"那是大海里的一个恶鬼的尸体。"

然而，申洛姆拉比对大伙儿说："现在是晚祷的时候了。"于是，大伙儿立即站起来，准备祈祷。因为没有任何恶鬼的尸体或魔鬼有战胜整个祈祷教会的力量。

就在他们站起来准备祈祷时，他们突然发现他们法定的祈祷人数少了一人。一直与他们同行的哈纳尼尔不见了。那天早上，他去集市采购食品，却没有人见到他回来。

他们一个个开始拍打自己的脑袋，哭了起来："哦，天哪，真让人难过痛心。难道我们就是用这种方式对待自己的一个同伴吗！我们就是回去迷了路也比现在失去一个同伴要好得多。我们完全应该相互手拉着手，一同登船，可是我们却没有这样做。我们登船时，只是各人提着各人的行李，说着：'这下一切都好了，我的心灵！'"

哈纳尼尔在来到他们的住地以前不知吃了多少辛苦。他走了半个世界的路，被人剥光了衣服，陷入盗贼手中，忘记了那一天是安息日和其他节日，亵渎了赎罪日，鞋也没穿，赤着脚赶路。在到达他们那里后，为了大伙做了那么多的好事。他装订圣书，做油灯盘，制作木箱，对所做的一切，他从未提出过任何报酬。在路上照看马儿的活全都交给了他。他们对他的加入感到由衷的高兴，因为他的参加使得这一行人达到了法定的集体祈祷人数。然而，现在他们登上了船，踏上了去圣地以色列之路，可他却被留在了后面。他们因此十分难过地站着，心

里悔恨万千，一个一直在他们中间的谦逊善良的人，现在却由于他们的罪孽，被从他们身边夺走了。

所有的人都单独作了祷告。他们一边祷告，一边用自己的头去撞船舷，以便使他的思绪分散。最后，各人回到自己的舱位，坐下，仿佛是在进行哀悼。天慢慢地黑了下来。船行驶在预定的航线上。水手系紧了船桅和船帆，开始坐下去吃饭和喝饮料。然而，在他们的对面，坐着那一行去圣地以色列的人，痛苦正在吞食着他们的心。有谁知道哈纳尼尔现在会在什么地方呢？也许他被人抓住，愿上帝不许这事发生，被当作奴隶给卖了。

夜，越来越黑。老鼠开始在船的底舱里四处乱跑，咬食着剩下的食物和各种炊事器皿。

当人们忧心忡忡、悲痛欲绝，睡一个觉往往能减轻一些人们的痛苦。可是当一个同伴离开了他们，而他们又无法得知他是死是活的音讯时，谁还能够睡好觉。哈纳尼尔走了那么多的路，吃了那么多的苦。多少次，他将自己的生命安全置之度外，他从不考虑自己的身体，为的是前往圣地以色列。而现在当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时候来到时，却不知到底是什么地方出了差错，致使他竟没能登船！

到了子夜时分，这一行朝圣者坐在他们的行李上，为住在锡安的上帝的荣耀歌唱和祈祷。天上星移斗转，月亮一会儿被云层遮住，一会儿又从云层中钻出。船继续不停地行驶着。海浪像往常一样涌流着。船上传出了一阵微弱的声音。那是人们歌唱和祈祷的声音。这声音从一个船舱传到另一个船舱，直至传到白宝石门的入口处。那儿是以色列的祈祷者聚集和融为一体的地方。人们在那里聚集直到黄昏降临以色列的时候为止。

作为对以色列祈祷者的响应，赞美上帝的祈祷声从海里传出响彻整个大海。

既不会发声又不会说话的海水是否可能对上帝发出赞美呢？当然，这些声音是那些过去投身入海的童男贞女的声音。在罪恶的台塔斯[1] 摧毁耶路撒冷之后；他曾在他率领的三千艘船上装满了童男贞女。当船驶到海上后，这些童男贞女相互说道："难道我们在上帝的住所使上帝生气的做法还不够？难道我们还要到以扫之地去惹上帝生气吗？"于是，他们一起纵身入海。上帝是怎样对待他们的呢？上帝用右手把他们托起来，带到一个长着各种各样美丽树木的大型海岛上。在他们的四周是各种各样五彩缤纷的波纹图案，有蓝白、有红、有雪花色的，看上去宛如一座宝石圣殿。圣殿的周围种植着各种各样花卉草木，使圣殿沉浸在馨香之中。凡是看见这些花卉草木的人无一不流下热泪，并发出会心的笑。他们流泪是因为这使他们回忆起圣殿的荣耀；他们欢笑是因为上帝一定会为他们恢复这种荣耀。

那些童男贞女至今仍保持过去的那种天真无邪状态，不受任何邪恶的侵扰。他们的脸蛋犹如含苞待放的玫瑰花蕾，就像我们从传说中听到的、一度生长在耶路撒冷玫瑰园中的玫瑰花。他们脸上放出的光彩犹如金星发出的光彩。而金星的光来自上帝施恩座前嗤嘭啪所发出的光芒。

无论是这些孩子的额头上还是他们的脸上都没有任何皱纹。不过，在他们的眼睛下面却有两道泪痕，这是流泪太多的缘故。他们的泪水顺着这两道泪痕流入大海，冷却了由从来没

① 罗马将军及皇帝，在位期为公元 79－81 年。

有对以色列失去信心的以色列罪人构成的格海拉谷[①]。这些孩子不是任何亲王或统治者的臣民，既不属于以扫王，也不属于以实玛利王，更不属于任何真实的君主。他们生活在上帝的庇护之下。他们称上帝为父，上帝管他们为上帝的孩子。他们一生都在赞美耶路撒冷的荣耀，赞美圣殿的荣耀，赞美大祭司的荣耀，赞美祭坛的荣耀，赞美那些奉献出供品、准备了香火、制作了无酵饼人的荣耀。

尽管被上帝视作其子民的民族一直放逐在世界各民族当中，尽管他们一无敬神用的圣殿、二无赎罪用的祭坛；既无管理他们住地生活的大祭司和利未人，也无统治他们的本民族王、本民族君，但是，无论何时，只要上帝一想起他们，心里便会马上充满怜悯，会立刻伸出手把他们抱起，贴到他的心窝上，并问他们："我的儿啊，我的女啊，你们是否还记得圣殿未遭毁灭、以色列仍保持着它的华美壮丽时耶路撒冷的荣耀？以色列人的荣耀？"

他们会不假思索地立刻把他们在孩提时代看到的一切讲给上帝听。然后，像尊敬的丹尼尔和约拿单一样进行解释。唯一不同之处是丹尼尔和约拿单的解释是用阿拉米克语写的，而这些上帝的孩子是用圣语讲述的。这一圣语是上帝，我们赞美他，使用的唯一语言，也是上帝，我们赞美他，笑时所用的声音。你完全可以这么说，上帝只有在听到对他圣所的赞美，以及听到那些来到他圣所的人的赞美，才会笑得如此开心。上帝常说："只有那些我按照自己形象造出的人才会对我发出赞美。"他还说过："我会安慰你们的。"因为总有一天耶路撒冷

① 以色列耶路撒冷附近 Hinnom 谷。

会得到重建，其规模要比过去的大千百万倍，圣殿将从世界的这一端一直延伸到世界的另一端，会像天上的星星那般高耸，像我的圣车轮那般华丽；圣体将会降临到每一个以色列人的身上；他们将人人用圣灵的风度说话。

还有，多少年来这些纵身投海的童男贞女一直盼望着能够获得救赎。无论什么船，只要是驶向圣地以色列的，他们总要紧随其后，无一例外。每当他们见到海上有船出现，他们总会相互说着："流散人聚集的时候到了。"于是乎，每一个人都会踏上一道波浪，如同人们骑马一样，骑着波浪来到船的附近。

他们往往还边骑边唱："我要将他们从巴桑带回，我要把他们从大海深处带回来。"他们的声音像外衣下摆上装饰的金铃发出的声响。那些沉到海底的人听到了他们的声音。我们也确实听到过有关这件事的真实传闻。故事讲述了他们如何在大海上驶往圣地以色列的时候，听到一个无比甜美迷人的声音。这美妙的声音使他们十分希望能跳入水中，去追寻这一声音。不过，水手在驶入这一带时总是用皮带把自己牢牢地系在船上，直至船驶离而听不到这一声音才会将自己解开。

月亮落下去了，星星仍在天上闪烁，星球还像以往一样不停地运行。上帝，我们赞美他，带来了黎明，照亮了世界。当曙光越来越明亮时，这一行朝圣者突然看到海上有个人影。他们一个个睁大眼睛看着。他们终于看出那人长着很浓的络腮胡子，两颊上挂下两缀连鬓胡须[①]，手拿一册书，身子下面平摊着一条头巾。他坐在头巾上的神态看上去十分轻松自如。他的

① 正统犹太信徒通常不剃去头发下面一圈头发，而是将其结成圈状，从两鬓处垂下，以示对上帝的虔诚。此习俗来自《圣经》，参见《利未记》。

周围既无能淹没他的翻腾海浪，也无可能吞食他的海兽。

假如非犹太人看到一个人坐在头巾上，在大海上漂浮，他们会说些什么呢？有人肯定会说：这样的事是渡海的人和沙漠中行走的人经常看到的情景。其他人则可能会说：不管那人是谁，他一定是个被逐出教门的人，因此永远不会得到安宁。正因为如此，他只得四处流浪，昨天在干燥的沙漠中出现，今天又在大海上露面。

船上搭乘着全世界七十个民族的代表，所有的人都被这一神奇的现象完全震慑住了。于是，以色列民族站在一边，世界上所有其他民族站在另一边，畏惧地睁大眼睛看着，一直看到他们的眼睛因阳光的照射而发酸。这时，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开口道："这一定是圣体，正在把以色列人带回他们自己的家乡。"

穆谢拉比则流着泪说："天主的智慧时时刻刻都降临在敬畏天主的人身上。天主所定的契约使得以色列的人都了解其内容。"

第九章　永恒的秘密

轮船以其固有的方式行驶着。大海散发出一阵阵令人陶醉的清香。天空上飘动着一朵朵洁白的云。海浪轻轻地拍打着船舷。空气饱含着湿度，并带有一种浓烈的咸味。鱼儿不时地将嘴探出海面，使得船上的人看了高兴得合不拢嘴。在空中四处翱翔的鸟儿既不承认人的权威，也不与他们发生联系，更不靠他们觅食。它们只是一个劲儿地在空中飞翔，用翅膀拍打着浪尖。海浪缓缓地向前推进，船儿慢慢地行着，没有给周围的一切造成过多的惊扰。我们这一行人坐在船上，有的在与那些即将为圣地以色列人（他们也是神圣的）所接纳的人交谈着；有的则在思考着与宇宙有关的神秘问题，譬如，为什么事实上为以色列人预备的圣地以色列却在最初给了迦南人？当然，原因是为了向后代晓谕，尽管非犹太民族统治着圣地以色列，尽管以色列落到了那些非犹太人手中，落到了塞纳克内伯[①]，尼布

① 亚述人国王，在位期为公元前705年至公元前681年。曾率兵侵犯犹太国，征服巴比伦。

甲尼撒[①]，罪恶的梯特[②]手中，但是这些非犹太民族并没能生活、栖息在那里，而是一个接着一个地被赶出那块地方。这些民族除了破坏之外，并无任何贡献，直至被赶跑。只有以色列是永远建立在那块土地上的。同样，我们也发现上帝，我们祝福他，曾将拔示巴给了赫人乌利亚，但事实上，拔示巴是自从创世的六天那时起就是为了配给大卫的。乌利亚死时无任何后代，而整个犹大王朝的国王和王子都是大卫所生。[③]

太阳开始落下，回到它自己的住处，以便将天上的位置让给月亮和星星。星星和星座出来了，找到了各自在天上的位置。洒落下的星光又被海浪反射了回去。大海上传来了一种甜美的声音，犹如歌声和赞美声。

船上的一人对另外一个人说："兄弟，你有没有听见那声音？知道是什么样的声音吗？"

那人对他说："我的兄弟，那是大海里的鱼儿在歌唱。我们可以在祈祷书的歌曲专集里收录的歌中找到它们。书中有这么一段话：'大海里的鱼儿会唱歌。'它们所唱的歌词是：'天主的声音高悬在大海之上。天国的荣耀雷霆万钧，天主也在众水之上。'"

不过，问话的人却对他说："不是这词。我听得很清楚，那声音唱的是：'我的救赎来自天主，来自创天造地的主。'"

"这些歌，"那人说，"是海鸥唱的。我们也能在祈祷书的

---

① 新巴比伦帝国国王，在位期约为公元前605年至公元前562年。在公元前586年打败犹太国，洗劫了圣城耶路撒冷，并将犹太人流放到巴比伦。

② 罗马帝国的将军及皇帝，在位期为公元79年至公元81年。公元69年统率罗马军团攻打耶路撒冷，并在战斗中摧毁犹太人的第二圣殿。

③ 参见《圣经·撒母耳记》。

歌曲专集里找到。海鸥唱的是：‘我的救赎来自天主，来自创天造地的主。’”

我们这一行人互相说着：“让我们也唱起来吧。”其中一人先开口唱道：

尽管我曾对你有过片刻的背弃，
但我将满怀深情聚集在你的身边。

接着，他的同伴和着他一起唱道：

被天主救赎的人终将回来，
会唱着赞美歌回到锡安。

神圣的天主，我们赞美他，他有个很好的礼物，名称叫安息日。出于对以色列人的爱和怜悯，天主把安息日赠给了他们。安息日是伟大的，它的圣光甚至能照到普通人的身上。因为每当安息日来临之际，神圣的天主，我们赞美他，便会使受到他祝福的光光芒四射，所有被主创造出来的物体，都会发出更加明亮的光芒，热切地希望表达对主的忠诚。对于虔诚的哈西德教徒和施行神迹的人来说则更是如此。他们会放弃一切个人需求，为的只是寻求圣灵的欢乐和满足。

每当安息日前夕那天早晨来到时，我们的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已一个个早早起身忙着，为安息日作准备。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为庆祝安息日特地杀了一只鸡，为了用衣服的灰盖住鸡血，而烧了一件衣服。菲加则生火煮鸡，其他女子也都参加了庆祝安息日的烧煮烹调的工作。船长从他们身边走过，用友

善的眼光看着他们。水手们在看到这一切后，拿来了他们在海里捕捉到的鱼，并教妇女们如何以圣地美人乡的方式烤面包。那里的人通常将煤块铺在地上，然后把烤面包用的面团倒在煤上面。这样一来，妇女们便能够完成烤制安息日面包的任务了。她们不仅为安息日之夜的聚餐准备好了面包，而且还为安息日日餐和安息日第三餐准备了面包。不到中午，庆祝安息日的一切工作都准备就绪了。

我们的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抓紧时间用热水洗了脸和手。他们修剪了指甲，换掉了衣服，穿上了庆祝安息日的盛装，包括内衣、外装、腰带和长外套。然后，他们坐下来反思这一星期六天中自己所做的事，并在心里思考着隐藏在圣名事迹之后的目的。仁慈的主，我们赞美他，一直把他们作为好人与城里其他人区分开来，赐给他们力量和勇气，使他们离开以前的家，沿着正确、标有清晰记号的路前往圣地以色列。

但是，他们的心在为哈纳尼尔流血，为哈纳尼尔难过。哈纳尼尔一直和他们在一起；为了能到达圣地以色列，他心甘情愿地忍受各种各样的艰难和不幸。可是，等到该他登船时，他却失去了机会，被留在非犹太民族的土地上。是不是天主仍在因为哈纳尼尔忘记了安息日和赎罪日而生他的气呢？是不是哈纳尼尔没能登船一事是主的意志呢？是不是这里面有某种其他蓄意企图在起作用？会不会是一些不为一般人所理解的企图？就在这时，一种巨大的对天主的敬畏占据了他们的心，他们开始意识到促使他们前往圣地以色列的原因并非是因为他们自己的正直，而是由于主的恩赐。他们被唤起去改正他们已经犯下的所有错误，不论是行动上的，言论上的，还是思想上的。这样他们就不会遇到任何诸如延误获得将他们平安带到圣地以色

列这一类天佑阻碍了。他们还把注意力集中在使自己灵魂的各部分都得到升华上和勇气的增加上。就这样，这些心地善良的人与造物主一道坐着，直至他们入迷的灵魂被唤醒，安息日的灵魂被加到他们的灵魂之中。他们取出《托拉》，完成了本星期应该学的章节，其中有两篇用的是经文原文，一篇用的是阿拉米文，连拉希[①] 注释也看了。他们还背诵了《雅歌》。

妇女们则从袋子里拿出了《泰希洛特》[②]。书中有用意第绪文写成的、在点亮安息日蜡烛时所用的祈祷词。她们还拿出了名叫《过来看吧》的那册书进行学习。该册书是专门向妇女和未受教育的人解释《托拉》的。

太阳终于沉到了海里，为安息日而将自己浸入水中，并打算在那里呆很长时间。安息日从来就不是自天亮开始，而一直是从夜晚降临时开始的。妇女们急忙把食品从煤火上拿开，在桌上摆好面包和酒，并点亮了安息日的蜡烛。为了安息日的到来，太阳披上了彩装，进入了沉寂的海洋大厦。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站着背诵着午后祈祷词。其中一位怀着对上帝的一片忠诚，背诵着以“让我们感谢主吧”开头的祈祷词，他真切地感受到了上帝，我们赞美他，对人类的一片仁慈和爱。那些乘船航行在海上的人们更是感受到这一点。他们确确实实看见了，并感觉到了主的言语和神迹。

那些用虔诚的心背诵着第十八祈祷词和以“希望你们能在主的慈悲中回到圣城耶路撒冷”字句开头的祈祷词的人，实际

---

① 指所罗门·本·艾萨克拉比。《圣经》和《巴比伦塔木德》经书的经典注释家，生活于11世纪。

② 个人用的祈祷书，通常由女子背诵。

上已在精神上靠近了耶路撒冷。对于那些在海上航行的人来说更是如此。因为，当这些人祈祷时，天主，我们赞美他，不停地推动着船，使船越来越接近耶路撒冷。

由于六天工作已经结束，世俗的一周也已到了尾声，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站在船上唱着赞美歌和歌唱安息日的歌。一直唱到整个世界都因王冠上的光彩而发出耀眼的光芒。这些王冠由于铸造金牛犊罪而从以色列人手中拿走交给了摩西[①]。摩西则在每个安息日前夕把它们还给以色列人。

在做完了安息日前夕祷告后，他们祭祀了一下酒和面包，便开始用手掰面包。他们边吃边唱，直到蜡烛燃尽，星光朦胧。当人们试图用血肉之躯去点燃一盏灯时，是否能够点燃，还是件值得怀疑的事。不过即使点着了，最终也会熄灭。可是，天主，我们赞美他，在天上却点燃无数的灯，没有一盏会熄灭掉。

安息日是伟大的，因为在这一天中，所有的人都将休息。不过，在船上过的安息日则更加伟大，因为一个乘着轮船的人用不着辛劳整整一周后，再去享受安息日的宁静。他们完全可以用完全的宁静去迎接安息日的到来。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手筒在袖子里，望着大海。当一个人能静静地坐着，这无疑是件好事，因为他不在犯罪。对于一个坐在一艘驶往圣地以色列船上的人来说，尤其是如此。这

① 该故事出自《圣经》。指摩西在西奈山与上帝立约，因四十昼夜未下山，山下以亚伦为首的希伯来人就铸造了一只金牛犊，并向它跪拜一事。犹太教是一神教，不允许信奉他神，同时也不允许铸造偶像和崇拜偶像的任何举动。

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在犯罪，而且还因为他正在前往以色列的路上，从而在切实履行一条圣诫。而这一做法向来被看作与履行其他圣戒同等重要的行动。

所有能在《托拉》中找到的圣诫都只与身体的某个部分发生联系，如，佩戴经匣只涉及到头和手臂，佩戴缝边只占据人的心灵。而且，它们只需在白天佩戴，只需男人佩戴就行。女人则可以完全免除这些戒律的束缚。例如，我们只需在圣殿节期间住进小棚屋就行。同样，只要求男人这样做，而女人则毋须照此行事。至于无酵饼，我们只需在逾越节吃就行，而必须吃这种饼的时间只限于逾越节的头一个晚上。还有，一旦一个人死了，他就毋须再履行这些圣诫了。但是，“必须生活在故土以色列”这一圣诫却涉及到人体的所有部分，并适用于所有男人、女人和小孩，无一例外。它既包括白天，也包括夜晚，而且无论在什么情况下，这一规定都不会失效。还有，如果一个人死了，并被葬在这块土地上，那么，他的灵魂便可以得到救赎。就像《圣经》上所写：“他的土地一定会使他得到救赎。”除此之外，这一条圣诫的分量比所有其他圣诫的分量加在一起还要重。正因为如此，在犹太人希望前往圣地以色列时，撒旦会立刻出来阻拦，想方设法不许他去那里。

教师阿尔特拉比开始说：“当我决定前往圣地以色列时，撒旦跑来见我，问我，‘你去哪儿?’

“‘去圣地以色列。’我对他说。

“他却回答说：‘干吗要去那里？我刚刚从半路上折回来，因为船上所有的食品上都爬满了蚂蚁。’

“我对他说：‘情况正好相反，我们应该向蚂蚁学习，就像《箴言》中写的那样：找蚂蚁去吧，你们这些懒虫。看看蚂蚁

做事的方法，变得聪明些。蚂蚁这种并不十分聪明的小小受造之物，在夏天就开始准备食物，难道一个以色列人就不应该早作准备吗？'"

接着，穆谢拉比也开了口："当我刚登上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马车时，就发现撒旦已经在车上了。他问我：'你去哪儿？'

"我回答说：'去圣地以色列。'

"他说：'你最好还是呆在现在的地方，和其他正直人家一道为你们的天主效劳。等到你和所有以色列人能一块前往的时刻到来后再说。'

"我回答他说：'在我卖房子时，你曾悄悄对我说过：抬高房价，抬吧，抬高房价，因为你要去圣地！现在我把房子卖了，你却来劝我不要走，我不会听你的！'"

接着，塞罗姆拉比开始说："当我决心去圣地以色列时，撒旦走过来对我说：'难道真有像你这样上了年纪的人准备前往圣地以色列，心甘情愿地把辛辛苦苦赚来的钱都损失掉吗？'

"我对他说：'你的这笔账算得是不错，可我知道该如何保持不遵守圣诫所造成的损失与遵守圣诫得到的利润之间的平衡。'"

沙浴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接过这个话题说："当我正准备前往圣地以色列时，撒旦过来对我说：'你打算去哪儿啊？'

"我回答说：'去圣地以色列。'

"他对我说：'你为什么会有这种去圣地以色列的愿望呢？难道规定在以色列人身上如此众多的圣诫只能在圣地以色列上履行吗？须知，在你的一生中，仍有许多圣诫等待着你在圣地以色列以外的地方去履行。'

“我对他说：‘你不是曾经到一个赞迪克派信徒跟前，劝他说：一个人即使不去履行一个特殊的圣诫，也还是能够履行所有其他的圣诫的嘛。你一定还记得那个赞迪克是如何回答你的。他对你说：只要我能不折不扣地履行这条特殊的圣诫，我宁愿违背所有其他的圣诫。就这件事而言，他是我的楷模。’”

虔诚的耶胡达·门德尔拉比说：“对于我，撒旦不必花费太多力气，因为我和他住在一起，就像两个隔壁邻居。当我产生要前往圣地以色列的这个念头时，我曾自我思忖：为什么有人如此害怕去圣地以色列呢？是因为那儿没有吃的、没有喝的吗？是因为那儿没有像我们一样的人吗？实际上，任何一个能在这儿生活的人都能够在那儿生活。毕竟，圣地以色列并没有完全交给管理天使。那么，我为什么不能去呢？当撒旦得知我的这一争辩后，便不再来拖我的后腿了。”

学经祈祷堂总管佩萨拉比说：“这些正好是我对我妻子泽瑞尔说的话。我对她说：‘泽瑞尔，有人说圣地以色列是由一小块、一小块上面写着圣名的纸片组成的，你对此有何看法？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你完全可以找到能够居住的房子。在那里和在这里一样，养人的肥汤都不是用和撒耶柳树汁[①] 做成的。”

卖肉的莱布什说：“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们还要把圣地以色列看得那么重要呢？”

“为什么？”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回答说，“为的是不让在那些相同住宅里出现任何的差错。”

但是，约瑟夫·梅厄拉比叹了口气说：“如果那些住宅和人

① 犹太会堂在圣殿节那天使用的柳枝。

们肉眼能见到的一个模样的话，那就真的太可悲了。”

还有一次，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坐着讨论恶的动向。这个恶的动向整天忙着阻止以色列人前往圣地以色列，因为每一个去圣地以色列的人都会得到一个新的灵魂。根据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所讲的故事，那些前往圣地，并有幸能住在那里的人是幸福的。可对于那些去了圣地却不能有幸住在那里的人，只能说一声“Alas”。因为圣地以色列的四周由天使环绕，他们不准许不健全的人进入圣地。

他的故事涉及到两个经过长途跋涉到达圣地以色列边境的老人。夜晚，这两位老人听到边界的一边传出的是欢乐的声音，另一边传送的则是嚎叫的声音。他们举目望去，看到了一队管理天使。只见他们手里拿着竖琴、小提琴和各种各样的乐器，引着一位受到尊敬的老人向前走，并在他面前载歌载舞；而在另一个方向，见到的是另一队发怒的天使。他们正在拖拽着一个老人，并用最侮辱人的语言谩骂他。

那两位老人问天使：“求来你们告诉我们，为什么你们在一个人面前奏乐，而对另一人却是侮辱?”

管理天使说：“对于有资格去圣地以色列的人，我们会兴高采烈地陪着他，并用音乐为他开路。”

发怒的天使说：“不过，对于不够资格却仍然要去的人，我们将把他驱赶走。”

穆谢拉比问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或许你已听说为什么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永远没有资格和我们一道去圣地以色列了吧？尽管他是一个健康、正常、敬畏上帝和致力于履行所有圣诫的人。除此之外，

他还是个忠实履行割包皮这条圣诫的人。须知，正是由于履行了这一圣诫，我们才有了获得圣地的契约。”

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说：“为什么？还不是因为他曾经使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陷入必须离开圣地以色列，到圣地以外的地方去的困境。有一次城里发生了学生骚乱，所有的以色列人只能躲藏在家里。就在那天，亚伯拉罕拉比去给一个婴儿施割礼，而婴儿的父亲刚刚在那场骚乱中被人打死。当他进屋时，他发现那个人家连个能抱孩子的人都没有，甚至连张坐的椅子也没有。

“他想：‘我怎么能既做教父[①]，又做割包皮师呢。’

“后来，他看了看窗外，看到一位老人正沿街走着，手里还拿着一只小板凳。为了能引起老人的注意，亚伯拉罕拉比敲了敲窗子。老人走进来，在凳子上坐下，把孩子放在他的膝盖上。随后，亚伯拉罕拉比为这个孩子施了割礼，并祝福道：‘他在腹中时便把朋友奉为神圣。’可是，等亚伯拉罕拉比祝福完，那位不知名的教父却消失了。所有人都认为是契约天使以利亚在显灵。但是，真实情况是，我们的祖先亚伯拉罕，在他的后代遵守他所定下的契约那天，来对他后裔表示爱心。”

高高的九重天一下子变得昏暗起来，星星和月亮都不见了。空气越来越潮湿，散发出一种咸腥味。整个世界似乎都静止了下来。除了海浪的撞击声外，什么声音都听不见。这一行人开始散开，回到各自睡觉的地方去了。月亮落下去了，星星被云层遮住而看不见了，星球仍按自己的方式运行着。

---

① 按犹太教习俗，在为出生后婴儿施割礼时，抱着婴儿的人便是该婴儿的教父。

轮船在不停地航行着。上帝，我们赞美他，在黑夜到来之前卷走了日光，在天亮之前又赶走了黑夜。上帝还送来了推动轮船向前航行的风。阳光一天比一天强烈，没有一个人敢对着太阳看。到了晚上，每一颗星都像月亮那样发光发亮。海浪摇晃着，移动着，并闪烁着亮光。漂浮在浪尖上的头巾就像一艘浮在海洋中心处的船。头巾上坐有一人，面朝着东方。头巾的周围没有涌起一个能把他压下去的大浪，也没有出现向他靠近、能吞下他的海兽，只有海鸥飞翔，在空中环绕着他飞翔。你自己可以推测出来这一行人到底在船上呆了多久了：他们在登船前刚理了发，现在头都快被头发给埋没了。不过，无论他们什么时候朝海上望去，都能看见他们对面的海面上闪烁着光芒，漂浮着的头巾像海洋中心的一条船，一个人端坐在头巾上，面朝着东方。

第十章　伊斯坦布尔

轮船按照预定航程抵达大库什塔，该地也被称作君士坦丁堡，或伊斯坦布尔。这一行人在港湾乘坐小艇进入市区。他们要在那里等待每年由伊斯坦布尔教会租用的轮船前往圣地以色列。伊斯坦布尔有一群敬畏上帝的塞法迪犹太人[①] 后裔。按理他们是完全能够去圣地以色列的，然而，他们不是在祖坟上倒下被埋在那里，就是安于现状，在那里定居下来。

现在的伊斯坦布尔已成了一个在世界上很难再找到与之相当的大城市了。城市分成了许多个区域，世界上所有民族都有人住在那里。这些人均由土耳其大帝、一个被社会唾弃人之王统治着。大帝本人睡的是一张有催眠作用的象牙床。他一睡不是半年，就是一年。他身边放着一个装满烟丝的鼻烟盒，盒上有一只金鸟。只要国王醒来，金鸟就会打开鼻烟盒，来到国王面前，把鼻烟塞进他的鼻孔里。在国王打了喷嚏后，金鸟便会对他说："一百岁！"

随后，所有的王子、巴夏[②] 以及所有的公爵纷纷前来向

① 指原居住在西班牙及葡萄牙的犹太人。

② 往日对土耳其高级文武官员之尊称。

国王请安。国王共有三百六十五个王子，每一个王子负责一年中一天的事务。当一个王子完成他一天的任务时，国王就会赐给他一根金线。这时，王子便意识到自己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已经来到。于是，他回到他的住所，用金线把自己勒死。而国王则从窗户口望着发生的这一切，拍着手，流露出一副快乐无比的样子。

王宫里有一只用人骨做成的钟。每逢钟声在整点敲响时，全城的人都能听到，甚至连母腹中的婴儿在钟声响起时，也会摇晃起来。

城里有许多花园、果园、浴室和游乐场，这些地方一个比一个漂亮。不过，这里所说的漂亮，是指它们的内部，它们的外部都十分肮脏。数不清的狗在街上游荡，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其他地方的狗有伊斯坦布尔的狗那样多。不干净的鸟悠闲自得地在地面上走着，争抢着垃圾和腐肉。城里还有许多大如鹅的耗子，连王子的宫殿里都有它们的窝。

此外，伊斯坦布尔还是一个火灾不断的城市。由于房子都是木质结构，因此，只要一间房子着火，冲起的火焰往往会吞食掉整个一条街的房屋。一次火灾往往能烧毁三四百间房子。有时，烧毁房屋的数目比这个还要大。然而，那里的人从不采取任何措施阻止火势的发展。只有城里值勤的人站在那里喊着："真主就是上帝！穆罕默德是上帝的先知！"

伊斯坦布尔的犹太会堂很多，有一百来个。会堂里都铺着由金、银线织成的地毯。有名望的圣贤常常横卧在地毯上面，讲授着天启的或秘密的《托拉》教义。这些圣贤拥有很多书籍，并有眼福把这些书统统从头至尾通读了几遍。他们还拥有被誉为稀世珍品的《白天的愿望》一书。就那些见多识广的人

所知，该书是一个奇迹物。这些圣贤行使国家授予的权力，却不懂我们犹太人自己的意第绪语。因此，不管什么人，凡是想和他们交谈的，都必须说圣语。他们思路清晰，衣着整洁，语句欢快。

他们的一举一动都很完美，风度举止都很文雅。

这些圣贤的习俗与我们的不同。根据圣贤约瑟夫·卡洛拉比所写的《约瑟之屋》一书的观点，他们在坐着的时候佩带上经匣，有的还同时佩带两只。他们在学习《塔木德》时不喜欢是非心鉴裁法。他们的巨大力量主要来自博学。然而，对以色列的热爱使他们心如火焚。他们在前往圣地以色列时，带上了他们学习《托拉》时所坐的地毯，并在奥默[1] 期的第三十三天，在西米恩·巴·约海拉比的墓前将这些地毯烧了。

在伊斯坦布尔能够找到卡拉派[2] 人。这些人不相信我们拉比所说的祝福词，不过，他们都通晓经文，像一个普通犹太人熟悉祷告词一样熟悉《圣经》中的二十四部书。他们有自己的犹太会堂。他们不像我们这些犹太人那样把缝带系在身上，而是把它们挂在会堂里，并用眼睛看着它们。他们这样做是为了遵循“你们可以看到它”的训令。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对待住棚节使用的棕榈树的复叶。他们有自己的圣贤，每天对《托拉》进行最新注释。不过，他们并不与我们这些犹太人争论，因为他们有求于我们。由于他们仍然遵守着圣书上所有洁与不

① 介于逾越节与七七节之间的四十九天。对于正统的犹太教徒来说，在这期间不是允许举行婚礼之类庆典的。

② 波斯帝国一带犹太教的一个派别。他们不承认拉比犹太教传统和《塔木德》的权威，只信仰对《圣经》原本的解释。

洁方面的规定，因此，在他们社区有人死去时，为了防止因处理死者而污染了自己，他们往往不得不雇用穷苦的信奉犹太经典《塔木德》的犹太人去操办最后的葬礼。以往在安息日前夕，他们总是坐在黑暗中，什么灯也不点，直到我们老师的光照向他们。圣地以色列对他们来讲极为重要、珍贵。他们为以色列遭到破坏而悲哀，为他们在耶路撒冷的学经祈祷堂捐钱捐物，为了能去圣地以色列，扩大他们在圣城的人数，他们总是千方百计寻找各种各样的借口。

不幸的是，他们并没有能够成功地做到这一点。那是因为他们对待我们的导师、受到人们怀念的穆谢·本·梅蒙拉比的著作的态度十分不恭。有一次，由于一系列罪恶的法令和事件就要降临，耶路撒冷的圣贤不得不以秘密的方式发出忠告。他们集中到卡拉派人的犹太会堂，因为该会堂的地势比其他屋子都低，这样，里面说的话就不会传到外面去。他们在进入会堂时发现有一级台阶与其他台阶不一样。他们在仔细察看后，发现那一级台阶下，有一本穆谢·本·梅蒙拉比写的《巨手》一书。这是卡拉派人放在那里，供人踩踏，以示他们对该书的轻蔑。当时在场的有摩洛哥的神秘哲学家海伊姆·本·阿塔拉比。他是《生活之光》一书的作者，而那本书使他扬名天下。他因此而诅咒卡拉派的人说："愿他们的居住区不会扩大。愿他们永远得不到足够的法定祈祷人数。"打那以后，每当一个新来的卡拉派的人来到耶路撒冷，便会有一个卡拉派的人死亡，被抬出耶路撒冷。有一次，一下来了为数众多的卡拉派人，可一场瘟疫却使这些人全被抬出了圣城。愿大慈大悲的上帝能拯救我们。

还是言归正传吧。这一行人因等候去耶路撒冷的轮船在伊

斯坦布尔住下。一天，他们前往约伯[1]的墓地；过了一天，他们又来到《圣贤任职之仪》一书作者的墓前，此人是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途中，在那里归天的；接下来的一天，他们去港口打听是否有可能将哈纳尼尔带到伊斯坦布尔来的船到达。说实话，他们并没有对重新见到哈纳尼尔一事失去信心。这个走了半个世界，克服了种种艰难险阻的哈纳尼尔难道会因为他们的船没等他来就开走一事而失去信心，放弃前往圣地的念头吗？他肯定会控制他的情绪，耐心地等下一条船。

在那些等待的日子里，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一直坐在君士坦丁堡圣贤们面前，阅读着他们所拥有的书籍。那些书有的是大部头的，有的是小部头的，有的是关于善良的，有的是关于正义的。书中充满了对上帝的敬畏和智慧。西米尔·约瑟夫拉比通过阅读加深了对天启的和秘密的《托拉》教义的敬崇，增长了智慧，文法和文体有了改进，对圣语及其使用秘诀的掌握也有所提高。我们手里有一封他写给我们的教友，那些到目前为止仍住在布察兹镇上哈西德派信徒，祝愿他们人口增加的信。信是这样写的：

“我们在这里报告诸位：我们已经平安抵达光荣的库什塔市。该市在《光辉之卷增补》这本不可思议的书中已有所暗示。我们要赞美天主，因为我们所走过的道路一直是顺利、平坦的。陆上没大雨阻拦我们，海上也没有风暴威吓我们。确实，以如此美好的词语来描绘我们的整个旅行和形容我们在沿途得到的良好照料是恰如其分的。就一路的食品、饮料和住宿而言，我们得到了我们的兄弟、以色列人后裔的关照。就给以

① 希伯来人的族长。参见《圣经·约伯记》。

善良的忠告和正确的指引而言，我们那些在土耳其的兄弟丝毫不逊色于那些住在奥地利大帝陛下国土上的兄弟。然而，由于我们内心的痛苦，我们再也无法详尽地叙述这方面的一切经历，因为诸位所认识的，为人极为正直的哈纳尼尔拉比在途中突然失踪。我们不知道他到底出了什么事，我们只是恳求诸位将此事报告给加昂[①] 和法院院长，愿他万寿无疆。当然，我们清楚地知道哈纳尼尔拉比没有娶过妻。不过，也许在某处会有一个一直在等待着哈纳尼尔拉比，或是与之结婚，或是根据法律将其丢弃的女子。请诸位将博学多才、虔诚的割包皮师亚伯拉罕拉比对这事的高见转告我们。我们祝愿他精力日增，身体康泰。请代言问候我们所有的朋友。问候那些永远铭刻在我们心头、为我们所敬爱的人们……”

在这一行人食宿的旅馆里住着一位塞法迪圣贤。他是一位来自圣地的密使。他的使命是唤起放逐城市的人记住耶路撒冷人所遭受的痛苦。他是一个通情达理、学识渊博的人，是一个长着国王一般身材的神秘哲学家，可他的眼睛却由于流泪而失明。他之所以悲伤流泪不止，是因为世界上所有的城池都在其基石上屹立不动，而天主的城池却遭到摧毁，成为犹如阴曹地府一般之地。

这位来自圣地的密使问我们的朋友：“你们到何处去？希望在何处安身立命？是在耶路撒冷？还是在希伯仑、萨费德、太巴列？”他向他们讲述了每个城市的优点和长处，那里的气候特征以及每一个城市所设置的圣所。

至于萨费德，由于它地理位置比圣地的所有其他城市都

① 犹太人对杰出拉比的一种尊称。

高，空气比所有其他城市都清新，因此，居住在那里和被埋葬在那里的人的灵魂在人死之后，总是随即先飞向麦克佩拉山洞，然后从那里飞向伊甸园。萨费德的以色列人与非犹太人一直友好相处，因此，任何一个妇女都可在城中以及周围的田野里一个人四下走动。在萨费德，人们可以见到许多居住区。任何东西都可以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手。神秘哲学家艾萨克·卢里亚拉比创立的犹太会堂就在萨费德。那里，还有他用来召唤世界之父——为人们所怀念的人——宣读《托拉》的讲坛。他请亚伦[①] 作为第一宣读人，摩西作为第二宣读人，亚伯拉罕作为第三宣读人，等等。大多数萨费德人都遵守《托拉》教义、博学多才、敬畏上帝、仁慈善良。

距萨费德只有两小时路程之遥还有一个名叫梅隆的地方。人们在那里可以见到西缅·本·约哈伊拉比山洞。每年，住在圣地以色列各个城市的人都要三次前往梅隆，匍匐在约哈伊拉比的墓上。去那里的人常常要在墓地呆上整整一昼夜，学习《光辉之书》圣书。三次前往的时间分别是：新年之前的埃卢尔[②] 月，介于普珥节和逾越节之间的阿达月[③] 月底，以及逾越节之后的奥默期的第三十三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奥默期的第三十三天，前来梅隆的人中不仅有来自遥远的大马士革和阿拉姆佐巴，即阿勒颇（叙利亚内），甚至还有来自埃及的。在梅隆，人们总要在橄榄油桶里把漂亮的丝绸头巾点燃，然后举行盛大的庆祝宴会，伴着鼓号起舞，唱着各种各样的歌曲和赞

① 《圣经》中希伯来人之第一个祭司长，摩西之长兄。

② 犹太历中的第 12 个月，介于公历 8 月和 9 月之间。

③ 犹太历中的第 6 个月，介于公历 2 月和 3 月之间。

美诗。那天也是西缅·巴·约哈伊拉比喜悦的日子，因为那天正好是圣灵与圣贤一起在圣殿欢乐聚会的日子。

当然，希伯仑更为有名。那是以色列祖先所尊重的地方。这些先辈都被安葬在麦比拉山洞里。该山洞的上面是一座由大卫王——愿他永远安宁——建造的伟大建筑。尽管由于我们所犯的罪孽，以色列人不允许进入山洞，然而，在通往以色列祖先基地的大门外面有一个小山洞，供人们点燃蜡烛和进行祷告。在麦比拉山洞外面的不远处是受到人们怀念的穆谢·本·纳曼拉比的坟墓。他在他的《人之法》一书的结尾处曾写到这个地方。他在书中说，他打算在靠近祖先的地方为他自己开辟一处墓地。他的墓地对面便是大卫的父亲耶西的墓地和肯纳兹的儿子奥斯尼尔法官的墓地。而在它的下面则是一系列安葬着其他虔诚人的山洞。

希伯仑的居民都是些有着许多高尚品德的能人，除了热情好客之外，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们具有以色列祖先亚伯拉罕——愿他永远安宁——所具有的德性。该城的四周到处都是葡萄园和小树林。在那里，人们还可以看到马姆勒橡树，我们的先母撒拉——愿她永远安宁——的浴池，以及我们的先父亚伯拉罕——愿他永远安宁——的帐篷。那顶帐篷是用劈削的石头围起来的。帐篷的里面有一只用劈削的石头砌成的贮水池。池里有像蜜一样甘甜、永流不息的新鲜活水，喝上去令人心田甘美。

不过，要是能住在太巴列，那将是最为理想的了。太巴列又名拉卡斯。在那里，即使是最无用、不会生子的人也会像有无数种子的石榴一样实现多子多福的圣谕。那里的人们在恋爱婚姻方面比圣地以色列任何一个其他城市的人都来得迅速。正

如我们的那些令人怀念的拉比所说："愿我能有幸成为在太巴列迎来安息日人群中一员吧！"

太巴列有四种植物在数量上是众多的，特别是枣椰树。它的叶子常常被用来做住棚节时搭起的住棚的顶。太巴列的四周为金纳雷特海——上帝，我们赞美他——最喜爱的海所包围。在海的中间隐藏着那口美里亚的井。它是注定要由为人们所怀念的圣艾萨克·卢里亚拉比来发现的。井水能医治人的灵魂。能够与美里亚井相媲美的是太巴列的浴池，那些浴池具有使人体健壮和医治各种疾病的功效。而在将来，死人复活的事会在太巴列开始。根据犹太新年论文第三十一页上所写，犹太人的救赎也将从太巴列开始。

不过，尽管如此，有谁愿意为了得到这些而放弃对耶路撒冷——我们犹太人圣殿所在地——的神圣义务和感情呢？毕竟，耶路撒冷是面对着天门的城市。

第十一章　海上特大风暴

按照预定日程，轮船启程的时刻终于来到了。这一行人与一个规模巨大的塞法迪犹太人教会一道登船。该教会的塞法迪犹太人分别来自伊斯坦布尔、士麦拿，以及其他土耳其城市。其中有男有女。一道登船的还有来自各国的未施过割礼的基督徒和施过割礼的穆斯林教徒。撇开船上的水手和服务人员不算，船的乘客已超过一千人。

人们开始放下手中的物品，祈祷能平安抵达圣地以色列，祈祷途中不会遭到地震一类的自然灾害和海中怪兽的伤害。人们在祈祷完毕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人去探询什么地方能够得到淡水，什么地方能够得到烧煮用的木材；另一部分人则去参观船只，观看正在驾船的水手。一些水手正站在高高的桅杆上，收卷起船索，展开船帆。与此同时，我们的塞法迪兄弟在他们的座舱坐下，轻手轻脚地打开箱子，放好自己的行李物品，然后，取出平整的经卷。这些经卷的封面护有红绿皮革，封面的外面还包有各种颜色的彩纸，宛如王宫中挂着的缎锦画。这些人盘腿而坐，为他们能在居住在生命之地的上帝面前行走，以及最终能够安葬在耶路撒冷而祈祷。

观看这些人坐在那里祈祷真是一种令人愉悦的享受。他们

一个个身着华装，举止规范，神态超然。在他们怀着敬畏、诚恐、谦恭之情诵读时，他们的胡须拖落在经书上。他们的嘴唇不停地动着，神情专注地沉浸在学习那些使人有资格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一系列行为规范的欢乐之中。这些人的妻子就坐在他们对面，嘴上叼着烟袋杆。烟袋与圆玻璃瓶相连，吸的烟必须经过这玻璃瓶。每当她们听到她们的丈夫提到耶路撒冷这一名字，都要把手举到齐眉处，用欢快的口吻大声重复这几个字，同时吻一下她们的指头，仿佛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刻在她们的手指上似的。

这时，天上的太阳已经落到了地平线上，海水的颜色开始变深。船上的官员检查了船索和船桅，点亮了船上的灯，便坐下吃饭，喝饮料，同时哼起了赞美酒和女人的小调。说什么海上女人总是把眼睛盯在人的身上，用她们的歌声使人们销魂失魄。船上的所有犹太人（注意他们表现出的明显不同）都在做晚间祷告，然后，吃些点心以恢复一天的精力神志，接着，开始诵读《诗篇》和《光辉之书》书中有关大同的章节。上帝，我们赞美他，将在未来的日子里与以色列教会一道实现全世界的大同。菲加和泽瑞尔，这一行人中的家庭主妇和管事，为自己和同行人铺好了舒适的床。人们躺下开始睡觉，以恢复体力，半夜他们还要起来作子夜哀悼。

天上的星星起先还大放光芒，没过多久便躲藏起来。好在，月亮和其他星球出来，取代了星星的位置。当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起来作子夜哀悼时，他们的塞法迪兄弟则开始碾豌豆，准备煮卡哈瓦。卡哈瓦是一种能够提神、赶走睡意的饮料，尽管《有序餐桌》一书中提到过这种饮料，但它在波兰却

鲜为人知。塞法迪人对待他们的阿什肯纳兹[①] 兄弟十分慷慨，拿出同样的饮料让他喝。他们还把酒和书籍拿出来与他们的阿什肯纳兹兄弟分享。在需要时，塞法迪兄弟还在船上的官员和水手面前替他们美言。塞法迪人中的圣贤精通各民族的语言，其中有的掌握了七十多种不同的语言，就像古犹太国参议员成员一样精通人类的语言。

三个星期在平静中过去了。船上的水手战风斗浪，平稳地航行着。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坐在船上，专心致志地学习《托拉》和《塔木德》，再不就是进行一些赞美圣地以色列的祈祷。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在打发时光方面很有两手。他向人们讲述了一系列值得人们传颂的传说。当然在这些传说中，都少不了对圣地以色列的赞美。在他讲述的故事中有这么一则：一位国王在王宫的大门口拉了一条帘子，只有聪明的人才会把帘子卷起，然后进入王宫。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就是这样一位聪明的人。他在众人面前打开耶路撒冷的城门，然后和人们一道进城，从而发现了城里的所有一切。

坐在他们对面的是他们的赛法迪兄弟。他们尽管听不懂波兰犹太人所使用的意第绪语，却察觉出了他们犹太兄弟的欢乐。于是他们问道："你们为何这般高兴?"人们用圣语告诉他们："是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向我们讲述的如此这般故事。"

谁知，他们也喜欢听这类故事。西米尔·约瑟夫拉比随即开始用圣语向他们讲述了诸如管理天使之类的传说。传说中充满了对耶路撒冷的赞美和对圣灵的赞美，因为他使人欢乐。可

① 指欧洲犹太人。

是，自圣殿被毁以来，没有一天没出现烦恼。上帝，我们赞美他，早就发誓说，只有当以色列人能从地面上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刻到来，他才会从天空中进入耶路撒冷。我们的那些塞法迪兄弟听到这话时，恨不得上去亲吻他的嘴。

三个星期在平静中过去了。船儿静静地向前航行着。白天有阳光照耀，夜晚有月光照明。天空中布满了星斗。大海看上去十分平静，海浪欢快地涌向前方，犹如一个正去参加庆典的人。然而，在大海深处，海浪已开始隆隆作响，海风开始摇晃着船桅。终于，一场特大暴风雨生成了。船儿开始不停地四下摇晃起来，时而向左，时而朝右，时而跌落浪谷，时而被抬至浪尖，时而船头被高高举起，时而船尾被重重掀起。海浪愤怒地与船角力，摆出了一副欲将轮船以及船上所有的乘客一口吞食的样子。整个大海到处是滔天的白浪，仿佛一下子变成了由泡沫组成的汪洋。

在这样的夜晚能歇息在自家屋子里的人是幸福的。周围有四壁围绕，头顶上有能挡住雨水的屋顶遮盖，他完全可以一边躺在床上，身上盖着暖和的毯子，一边聆听着更夫打他家门前走过的脚步声。当清晨来临时，他可以系上祈祷缝带，佩戴上经匣，去学经祈祷堂祷告，然后，静静地用餐。他还可以外出去市场，老老实实地做他的生意。他可以十分体面地打发自己的日子和岁月，最后，带着一个好名声死去，这样就可以当之无愧地和他们的先人葬在一起。

可是，在那天夜里，这一行人的眼睛却被剥夺了合上的权利。他们的身体也失去了休息的权利。所有的床都浸泡在又咸又涩的海水里。有六十万个巨浪怒吼着打在他们的脸上。斯特拉巴河到哪里去了？以往，他们常于晴朗的安息日前在河里浸

泡，于新年那天在河里洗掉他们所犯的罪孽。可现在，斯特拉巴河已在千里之外。而他们正在大海之中。像山一样高的巨浪直冲天际，他们乘坐的轮船像绳索下系着的石头一样悬吊在半空中。船上的水手越来越没有气力去操纵船舵、驾驭大海了。

船上所有的人都被抛到了船的两侧。他们喊着、哭着、嚎着。脸上开始出现了发咸的冷汗。头发上的咸水珠不停地往下滴，顺着他们的面颊流到他们的嘴巴里。有人感到再也挺不住了；有人感到他们的肚子就要炸开了。哦，天底下长途跋涉的人们，我可不希望你们碰上这样的厄运。

半夜，暴风雨变得越发猛烈了。船四周的甲板开始破裂，船索开始断开，海上的轰鸣声愈发地大起来。海浪掀起的声响盖住了人们发出的所有声音。突然，船上的人群中出现了一阵巨大骚动。一个男子举起双手，连声呼救，而另一个男子则拼命拉扯着自己的头发。可是，当时的船上没有一个人能够让海浪平息下去，也没有一个人能在他人遭到困难时给以任何帮助。不过，值得一提的是这艘轮船的船长。他一直坚持在他的岗位上，鼓励水手们不要对仁慈失去信心，不要懈怠他们的努力。

有这么一会儿，船在突然震动了一下后，剧烈地摇晃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晃动得厉害，很像是碰到一座暗礁上，马上就要散架。船上所有的物品都被高高地抛到了空中，接着又落下，砸在下面人的身上。当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发现自己真的处于危险之中，便说道："我们那些受人怀念的圣洁拉比，譬如，霍罗旦克的纳曼拉比，普瑞米希兰的门德尔拉比，还有其他和他们一样高尚的人，在前往圣地以色列时，也曾在海上遭遇到这样大的灾难。当时，纳曼拉比手里拿着《托拉》经

卷，说道：‘尽管，愿上帝不许，上天的法庭已经判定我们肯定要从这个世界上消失，然而，我们，人间的一个法庭，始终与上帝，我们祝福他，和他的圣灵在一起的人们，却不赞同这一判决。’所有在场的人都齐声应道：‘阿门！’”

就在这时，一个爬上桅杆顶端瞭望的水手喊道：“我从望远镜中看到圣地以色列的城池了！”

“那些人，”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暗自思忖，“才是真正高尚的人，才是了不起的英雄。愿我们终将能平安渡过这场灾难一事是来自上帝的意志，是那些人功德的结果，是圣地以色列的功德。”

他们的祷告起了一半的作用，船上水手的努力起了另一半作用——上帝，我们祝福他——的大慈大悲起到了全部作用。几分钟之内，愤怒的海洋王子终于平静了下去。海面开始渐渐平静下来。白天在安详中过去了，夜间也没有任何厄运降临。月亮出来了，洒下了迷人的月光。船儿在平静中向前行驶着。病倒的人渐渐恢复了体力。

月亮慢慢地变得黯淡起来。已经到了太阳升起的时刻了。在朝霞晨曦中，海浪开始平息下来。一张红红的面纱罩在了海面上。船儿在海上停了下来，再也没有力气移动了，每一个人都有一种如释重负之感。

“弟兄们，”这一行人中的一位开口道，“知道我想对你们说些什么吗？我就像一个被领去参观国王珍宝库的人。陪伴他的人已经进入珍宝库，可他的脚却有些迟疑。由于他知道他们领他去的是什么地方，知道他要去的地方就是国王的珍宝库，他心里还是十分高兴的。”

“谁不想登上天主所在的高山？”约瑟夫·梅厄拉比应道。

“谁不愿站在天主住的地方?”

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说：“在大海涌起波滔要把船儿吞没时，我唯一想到的是有关圣人希梅尔克拉比的一则故事。愿他的功德能庇护我们。

“据说，一项十分残酷的判决就要强加在尼科尔斯堡[①]圣犹太教会成员的头上，只是国王尚没有在上面盖印批准。在这一情况下，圣人希梅尔克拉比决定前往维也纳觐见国王。当时适逢冰雪融化季节，连船也无法摆渡过河。希梅尔克拉比对他的门徒、萨索夫的穆谢·莱布拉比说：‘去，给我找只水槽来。’他的门徒在找来了一个水槽后，把水槽放到了河里。只见他们俩爬上水槽，笔直地立在上面。圣人希梅尔克拉比高唱《红海之歌》，他的门徒在一旁和着。他们一直唱到两人平安抵达维也纳。维也纳的民众一个个站在岸边，目不转睛地看着这两个犹太人乘着一只不多大的水槽渡河而来。可在当时，就连船也无法渡过河，因为，河里到处漂浮着大如小山的冰块。冰块疯狂地相互挤压着，发出雷鸣般的轰响。

“国王听到这事后，带着他的大臣和王子一起从王宫中出来，观看这两个犹太人的壮举。只看他们笔直地立在水槽上，嘴里唱着歌。尽管大如小山的冰块在河里相互挤压碰撞，却丝毫不去碰那只水槽，不仅不去碰它，还为它分出一条通道，以便它能安全通过。那位赞迪克刚来到国王跟前，国王便开口对他说：‘上帝的神圣使者，我一定会倾听你的意见的。’随后，他便宣布那项判决无效。”

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说：“你觉得这个故事如何?”

---

① 捷克斯伐洛克的地名。

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说："这个，这个，我们今天还能在何处找到这样一只水槽?"

菲加叹了一口气说："我们现在乘的是一艘大轮船，也不是去觐见一位有着血肉之躯的国王，而是去觐见那位万王之王，去觐见独一无二的上帝，我们赞美他。因此，我们不会看到任何转机的。"

这时，泽瑞尔说："我所要说的是：我们现在是在前往圣地以色列的路上，不是去寻找神迹踪影的。"

然而，米尔卡的一席话说得众人哑口无言。她说："妇女同胞们，你们太忘恩负义了，难道天主，我们赞美他，向我们显示的征兆和奇迹还少吗？他使我们从内心认识到为什么要前往圣地以色列；他领着我们平安地穿过陆地；使我们走上了一条没有艰难险阻的道路，向我们提供了一条能够在海上航行的轮船，从他珍藏宝贝的地方拿来能吹动船儿前进的风。后来，当大海在我们四周翻腾时，他又使大海平息下来，命令海洋王子控制住他的怒气。海洋王子照他的话去做了，海浪才又重新缓缓流动起来。再有一天的时间，他便会把我们带到圣地以色列。而你们却说他没有向我们显示任何关心！宇宙的主宰，哈纳尼尔该说些什么呢？哈纳尼尔吃了多少辛苦！他赤着脚从一个村镇走向另一个村镇，从一个国家走向另一个国家。边界上的卫兵抢走了他的所有钱财，剥光了他的衣服，他还被强盗俘去，忘记了哪一天是安息日，从而沾污了圣日。他不知流浪了多少时日。而这一切都是为了能够去圣地以色列！后来，当该他登船的时候到来时，船儿却驶去，把他给留在了后面。"

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说："正是，正是。这才是说话的正确方式。米尔卡总是这样说话。说真的，当她说话时，我身上

的每个部分都能感受到上帝为我们所做的种种神迹。”

一旦人们提起哈纳尼尔，他们的脸便难过得变了形。因为那个不幸的人，为了能去圣地以色列，几乎把所有的一切都抛弃了。可是当该他登船驶向圣地以色列的时候到来时，轮船却开走了，把他给留在了后面。谁也不知道，愿上帝不许，他现在是死是活。不过，尽管他们内心是痛苦、难过的，可是，当他们一谈起一个善良的人，他们的眼睛便像善良人的眼睛一样闪烁着光芒。

学经祈祷堂总管佩萨拉比开口道：“你们是否还记得哈纳尼尔用来存放他个人物品的那条头巾？每当他准备站起来祈祷，他总要先把头巾里的物品取出来，然后，把那条头巾当作祈祷腰带系在他的腰上。有一次，我对他说：‘哈纳尼尔，这条祈祷腰带是给你的，这样，也免得你将包在头巾里的物品拿出拿进，移来移去了。’谁知，他却不肯用我给他的祈祷腰带。你们知道他是如何回答我的话的吗？

“他说：‘一个人必须很有礼貌地对待一条船，即使是有了一条更好的船，也不应该把原先的船给丢弃，不去理睬它。’他曾经用与这相同的话语回答米尔卡。一次在途中，米尔卡曾把一只箱子给他装他的行李物品。可是，第二天，她发现哈纳尼尔还是用那条头巾把物品装成一个包袱。‘我不是给了你一只装东西的箱子吗？’她问道。

“‘你是给了。’他回答说。

“‘可你还是继续用你的头巾包物品。’她说。

“‘你是否认为，’他对她说，‘因为头巾没有嘴巴，不能开口说话，我就有权利无礼地对待它？’”

就在这时，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打断了佩萨拉比的讲话，

说："现在，无处不在的上帝已经使我们的处境大为好转。海洋也已平静下来。这无疑是我们进行晨祷的最佳时刻。"

他们在祈祷完毕之后，却无法吃下任何东西，因为海水已经使他们带来的食品咸得无法入口。上帝，我们赞美他，腌制了大海兽，供世界末日那天食用，海洋到处是盐。不过，对于再有一天就要到达圣地以色列的人来说，谁还需要吃的、喝的？这一行人得知他们乘坐的船只正在驶向港口的消息后，顿时忘记了旅途中的所有艰辛，生活在船上的所有不便，以及海上特大暴风雨带来的种种打击。早就重如山石的腿顿时轻了起来，因流泪而疼痛多时的眼睛现在却像黎明一样放出了光芒。

所有的人都穿上了安息日的盛装，将自己梳妆打扮起来以表示对圣地的敬意。人们一个个非常注意，不让任何一星半点流亡之地的灰尘留在他们的衣服上，因为他们很快就要进入纯洁的圣地了。

穆谢拉比一直在他的脖子上系着一只小布口袋，里面盛的是一杯来自圣地以色列的泥土。他原打算在他死后和这袋土葬在一起。在他们很快就要进入圣地之时，穆谢拉比打开这只布口袋，把里面的泥土全部倒入大海。

穆谢拉比对自己的这一举动解释说："我们的那些受人怀念的圣贤曾经说过，将来圣地以色列会扩展到整个世界。为此，我将这袋来自圣地以色列的土倒入海中，为的是希望它能长成一个岛屿，并在将来的某一天能在它上面建起一座属于圣地以色列的伟大的城池。"

听了这话后，所有的人都开始歌唱起来，赞美起来，因为驶近圣地以色列是他们的共同功德。接着，他们便开始收拾各自的行李物品，并用绳子将收拾起来的物品捆好系牢。这样，

等到登岸的时刻到来时，就不会有片刻的耽误了。

然而，现在还不是他们站在天主宫殿里的指定时刻。那两位爬到桅杆顶端观察船的位置的水手所看到的只是一个大城市的轮廓。它既不是雅法，也不是阿克；既不是蒂尔，也不是西顿。实际上，它根本就不是圣地以色列沿海的任何一座城池，而是伊斯坦布尔市。在得知这一实情后，“他们那摇橹”的手顿时失去了力量，浑身上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至此，为了能够抵圣地以色列的岸边，他们已花费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谁知道，其结果是，风暴裹挟着船，把他们又带回到伊斯坦布尔！很可能是上帝，我们赞美他，想以此来试一下受到他邀请的客人，看看他们是否有资格在他的手下效劳，因此，他唤来了一场暴风雨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带回到他们的出发地。这样，那些仍然希望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可以继续呆在船上，而那些希望返回以实玛利之乡[①] 和艾顿姆之乡[②]的人可以回去。然而，所有人的回答都只是一个：“我们希望立即开船！我们不要回去！”

船长派水手到城里弄些吃的来，因为他们早先带上船的所有食品都变质不能吃了。水手带上船桨，登上小木船进城购物。他们带回了各种各样从以实玛利之乡运来的好东西。船扬起了帆，船长起了锚。上帝，我们赞美他，随即从他的珍宝库中取出了风，削弱了它的力量，然后吩咐它道：“注意，不得伤害我的朋友！”船开动了，欢快地向前方，其欢乐的样子简直如同一个前去参加舞会的人。

天上的闪电从不在同一个地方闪击两次。我们一直赞美的

---

①② 指犹太人流亡生活之地。

上帝指引着他们踏上了正道：水路、陆路，接着又是水路。轮船平稳地只行驶了五天五夜便平安到达距雅法不远的地方。当启明星在第六天升起的时候，已经是他们本次旅行的最后一天了。雅法像正在火河中浮出的通园太阳一样从大海中升起，照亮了整个世界。出现在他们面前的是雅法，是通往上帝之城的入口的雅法。流亡的以色列人，要经此地才能最终登上耶路撒冷。

启明星越升越高，阳光越来越耀眼。船上开始真的热了起来。天空泻下的热量在四下扩散。船上开始热得烫人。水手们几乎脱光了身上的衣服，却仍然热得像熊一样汗流浃背，连犹太人（注意他们的不同之处）也脱去了外套上衣，摘下了戴在无檐圆帽[①] 上的帽子，用作扇子扇脸。然而，他们还是浑身大汗淋漓。太阳在缓缓蒸发掉他们淌出的汗的同时，把他们身体快给烤干了。

就在他们坐着扇着的时候，卖肉的莱布什问屠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阿尔特拉比，请你讲讲要天上的太阳有什么用好吗？"

"有什么用，"阿尔特拉比回答道，"上帝，我们赞美他，为了准备末世来到时的盛大正义宴会，一直在烤制巨鲸。这就是他为什么将太阳的温度一直加热到沸点。"

"你知道我身上正在发生什么吗？"一个女子对另一个女子说，"我的眼睛快看不见了。"

"你是否认为，"那个女子反问道，"我的眼睛是玻璃做的？我感到有无数把烧得发白的火叉正在刺我的眼睛。"

---

① 一种布做小帽，通常是黑色或白色，犹太人男子常在会堂或室内戴用。

“那根本就不是天上的太阳，”泽瑞尔说，“简直成了个可怕的烤箱。”

穆谢拉比无意中听到她们的谈话，开口道：“不对，你们眼睛变瞎是因为圣体的辐射。”

就连出于对圣地以色列热爱而踏上这一征途的菲加对眼前的一切也不再感到满意了。人们常说的，整天价在美丽花园中，在爱神树林子中，在棕榈树和香橼林中吹拂的和风现在到哪里去了？所有那些与生长在伊甸园中香料相仿佛的香料山到哪里去了？现在唯一有的是不断刮来、烤得人的骨髓发焦的地狱之火。难道是轮船迷失了方向？愿上帝不许，驶入了充满各种毒蛇、蝎子的荒野之地？难道天底下所有的灾难都要降临到他们头上？尽管人群中的妇女都清楚地知道圣地以色列已是一片废墟，街道上到处是跟在人后惹是生非的野狗，她们仍希望只记住那些令她们满意的事物，而忘掉那些令她们看不惯的东西。

米尔卡横坐在通道上，笑着。

“你是在笑我吗？”菲加问米尔卡。

“我不是在笑你，”米尔卡回答道，“是在笑我自己。我在睡梦中梦见了自己在拉什科维兹镇上见到了又长又漂亮的披风。它可以把整个身体给裹住。我当时很想买下一条。你知道我现在在想什么吗？我在想，假如我真的在睡梦中买下了，我该派它做什么用场呢？这个嘛，我要用它把太阳给裹上，这样太阳就不会着凉感冒了。”

菲加接着说：“在我的梦中，我梦见自己坐在一辆马车上，一件毛皮外套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听到有人在我耳边低声说：‘只要你前往拉什科维兹镇的贸易大会，那里有各种各样

的便宜货在等着你哩。'"

米卡尔说："你是否认为撒旦在为我们着想？须知，他所作所为都是为了把我们困在路上。"

太阳已经升到了天空中央，无情地烤着我们的船。船已变得像放在烤炭上的锅那般炽热。但是，那些打心里深深爱着圣地以色列的人，正在从对圣地的神圣感情中汲取力量，因为在圣地，尽管到处是一片废墟，天主的光芒仍不受阻碍，自由自在地四处照射。

就在这时，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将他们的注意力转移开去，不再去想旅途中所遭遇到的艰辛和打击，也不再去考虑所有企图阻碍他们的魔鬼。在他们身上表现出的至善至美意志的力量使得他们的脸上都放出了夺目的光彩。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伸出他的双手，开始用手指敲击着放在他面前的箱子，唱起了神秘的赞美诗。赞美诗是这样开头的："天堂的孩子思念故乡。"屠夫宰巡视员阿尔特拉比则在一旁和着："愿他们和我们在一起……"

天尚未黑，轮船便抵达雅法岸边。在轮船发射了一枚声音巨大的礼炮后，许多阿拉伯人从城里跑了出来。只见他们一个个穿着破衣烂袄，既短又脏的长衫只盖住他们的膝盖，他们的腰间系着一根粗带子，没穿袜子的脚上只趿着一双鞋拖子。他们说起话来粗声粗气，简直像是在吵架，谁也听不懂他们讲的是什么。他们冲到船上，扯着嗓门大声嚷着。他们像拖俘虏似的拉着乘客就跑，然后抓起他们的行李物品，扔到他们那破船上。他们以此勒索费用。不仅如此，他们还想打我们的人。不过，上帝，我们赞美他，把我们的人从阿拉伯人的手中解救出来，并领着他们平平安安地上了岸。

第十二章　圣　　土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一上岸，就匍匐在地上，亲吻起土地来。一个个失声痛哭，直哭得泪如泉涌。是啊，当孩子回到父亲的家中，发现家已被毁，他们怎能不哭？然而，即使在这伤心的时刻，他们仍感到高兴，因为他们终于回到了自己的家。他们手拉着手，唱了起来："当人们对我说：'咱们一块进入天主的殿堂'时，我感到无比高兴。"随后，他们又唱起：

"天主爱锡安之门楼胜过爱雅各之住所。"被社会唾弃的人则站在远处，看着他们。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唱，直至他们被人领进一座称之为"犹太人庭院"的院子里。他们在那里看到几间厅堂。其中一间专供由十人组成的教会作祷告用。另外有两间称之为圣堂，堂中放着一些床铺，供远道而来、病倒的人使用，其中一间由男子使用，另一间由女人使用。此外，还有一间牲口棚，供骑马前来耶路撒冷的人放牲口之用。

当一队结伴而行的人在经过长途跋涉后才抵达目的地时，他们无疑会兴奋无比，特别是在经受和克服了种种巨大磨难后才最终实现他们的目标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因为他们确实有了兴奋的理由。不过，如果这一行人中有一名伙伴在途中走

失，再加上又无人知道其命运下落，那么，无论这一行人是多么地高兴，他们也免不了会想起他们走失伙伴，从而影响到他们的兴致。这正是我们这一行人当时的心境。为了前往圣地以色列，哈纳尼尔不仅和他们一块经受了无穷的艰难，而且还独自一人饱尝了数不清的艰辛。可是，当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最后时刻到来时，他却没能得到。不仅如此，他的同伴还不知道他是死是活。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怎么能尽情地高兴？他们发誓要在耶路撒冷纪念他，在圣所为他祈祷。

现在来追寻一下他——当然是指哈纳尼尔了——到底是怎么走散的无疑是合适的。他的同伴去城里为旅途采购食品时，他也一道跟着去了。可在半路上，他和他们分了手，去了另一个方向。当时，其他人并没有注意到他的走失。过了一会儿，他折了回来，却见不到其他人了。他急急忙忙奔向码头。谁知到码头后，他却发现他们的船已经开走了。这个可怜的人为了前往圣地以色列，不知历经了多少艰辛苦难，可是当前往圣地以色列的最后时刻真的到来时，船却把他丢在后面开走了。他眼睁睁地看着船渐渐地驶去，自己却不能与之同行！

哈纳尼尔一向动作敏捷迅速，到底是什么使他在路上遭受耽搁呢？原来，他刚走进贸易市场，一个非犹太人就向他走来。

哈纳尼尔对他说："请问，你是不是就是曾经希望能通过某个山洞隧道把我带到圣地以色列去的人？"

他说："正是，我就是那个人。"

"你怎么会在这里的？"哈纳尼尔又问道。

"连我自己也弄不清楚，"那人回答说，"每天，当我佩戴

上前任强盗头领的经匣时，我都会听到他在为他的妻子儿女哭泣。为了能找到他的妻儿，我现在终日在世界上四处游荡。”

“愿你长命百岁！”哈纳尼尔对他说，“你正在为来世积德。你跟我来吧。”

他们来到一个人家。哈纳尼尔敲了敲这家人家的窗户。屋子的主人打开窗户问道：“你们想干什么？”

哈纳尼尔回答说；“请问那位来自胡亭的妇女到哪里去了？”

“不知道，”那人说，“今天早上，她带着孩子出去了，到现在还没有回来。很可能她已经回胡亭了。”

听到这话，哈纳尼尔什么话也没说，只是叹了口气。

屋子的主人问：“你们找那个妇女有什么事吗？”

哈纳尼尔指着那位非犹太人说；“这位先生能够告诉她，他是在什么地方最后一次看见她丈夫的。”

屋子的主人说：“如果他能当着一位拉比的面说出他所见到的一切，那就再好不过了。”

就在哈纳尼尔与屋子主人交谈时，那个非犹太人走到一旁，戴上了经匣，谁知他刚一戴上，那位妇女就跑了过来，尖声嚷着：“哦，这些可是我丈夫的经匣。”

“如果朱萨是你丈夫的名字，”那些非犹太人说道，“那么，这些经匣就是你丈夫的。”他随即把经匣给那位妇女递去，并向她讲述了所有有关朱萨的事情。这就是哈纳尼尔在路上遭受耽搁的原因。

有关救世的故事有很多很多，而且是一个比一个好。譬如，在一个人在沙漠里迷失了方向的故事中，会突然出现一只大鸟，用翅膀把那人驮走，只需飞一个小时就把他带回了家

中，而这一距离，若是一个人行走的话，要用上好几年。然而，却没有鸟儿来到哈纳尼尔身旁。有关所罗门王——愿他安宁——披风的传说更是不可思议。只要他坐到披风上，风就会把他带走。因此，所罗门王可以早饭在大马士革吃，晚餐在梅迪亚用，尽管这两座城市一个在东，一个在西。但是，自从所罗门王——愿他安宁——去世以后，披风就不见了。谁也不知道它被藏匿到了何处。不过，话要说回来，即使哈纳尼亚能找到那件披风，他也不见得能用它来做任何事，因为世界上除了所罗门王和他的四个王子以外，谁也不知道如何乘坐在它的上面。他的四个王子分别是人王子、鬼王子、兽王子和鸟王子。

当然，在我们这一代的神迹在水面上出现以前的那一代人中，也出现过神迹。尼科尔斯堡的圣人希梅尔克拉比和他的门徒、萨索夫的穆谢·莱布拉比的神迹就是一例。他们在危险的季节凭着一只水槽便渡过了多瑙河。不过如今，到哪里去找到这么一只水槽呢？

因此，哈纳尼尔意识到自己处于一种真正的困境，于是他抬起眼，望着苍天说道："宇宙之主啊，除了您的大慈大悲以外，我现在已一无所靠了。"

见此，上帝，我们赞美他，替哈纳尼尔出了一个主意，叫他把他的头巾铺在海上，然后坐上去。哈纳尼尔便照着上帝的吩咐把他的头巾铺在海面上，然后坐到了它的上面。头巾顿时在海面上漂浮起来，一直把他送到圣地以色列。所以，他不仅成功抵达圣地，而且比他的同伴到得还要早，因为他的同伴先是在伊斯坦布尔等船耽误了时间，后又因海上的风暴而陷入绝境。与此同时，他却平平安安地漂过了大海。

让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他的同伴身上吧。不管怎么说，他们终于抵达雅法海。它与那个为将来到达的虔诚圣贤所预备的雅法海是同一个海。由于大海会把所有失踪的船只以及船上的金、银、财宝、玻璃及其他贵重器皿一起带到雅法来，因此，总有一天，弥赛亚王将会给每一个人分上一份他应得的财富。

他们离开轮船，登上了一只摇摇晃晃的阿拉伯小船。划船的人拿起桨，喊着“哟嗬、哟嗬”的号子，奋力与海浪搏斗，在波涛中开辟一条道路，把船驶入嶙峋礁石之间的海区。须知，那些礁石自创世以来就一直矗立在那里。不论是海洋，还是在江河，都有风浪在前面开路。这些礁石来到这里是为了卧躺在圣地以色列海的面前。除非大海锋利的浪尖被摔碎，失去其力量，任何船只都无法在巨澜汹涌时抵达雅法。然而，他们终于安然无恙，驶过大海，穿过浪尖，在所有行李物品未受任何损失的情况下，登上雅法的海岸。一上岸，他们便匍匐在地上，亲吻起大地来。他们为圣地遭到破坏而哭泣，为他们最终抵达目的地而高兴。

这时，来了两个港口管理，把他们带到了犹太人庭院。该庭院是一个专门为流放在外的以色列人开设的客栈。庭院四周砌着围墙，里面种着一些名贵树木，庭院中间还有一口水井。他们站在庭院里，按照自己的方式作了祈祷，让经过长途跋涉后的灵魂得到暂时的恢复。他们一直住在那里，直至弄到能载着他们前往耶路撒冷的牲口后才离去。他们在出发时就已察觉到一切都将是顺利的，因为那一天正好是上帝两次察觉他的手艺很不错的一天，也就是一周的第三天。他们一直走到天色变黑，气温转凉，才停下来。

他们从坐骑上下来，打开行李，取出垫子、枕头。尽管他

们身上盖着被子，却仍然感到寒冷。于是，他们重新又跨上坐骑，继续赶路，直至来到一个叫拉姆勒的地方才停下。拉姆勒就是大卫从非利士人[1]手中夺过来的加斯城。他们在那里从坐骑上下来，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他们在把行李放好后，便躺下睡了一夜，一直睡到启明星升起。

当启明星升起时，他们开始祷告和用早饭，然后，跨上坐骑，又继续他们的行程。当夜幕再次降临时，他们来到了一口井旁。他们下了坐骑，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这次，他们就躺在自己的行李上，一直睡到启明星升起。

当启明星再次升起时，他们又开始祷告和用早饭，然后，跨上坐骑，又继续赶路。直至来到了一个叫做莫察的地方。古时候，祭坛周围的柳树就是从那里运来的。正如我们听说过的："在耶路撒冷的南面，有个地方叫莫察。人们常到那里采集柳树，然后运回栽种在祭坛旁。"即使现在，在那里也还能见到那些柳树。

他们在那里为自己安排了一个休息的地方，住了一夜。所有这些道路都因有强人出没而不见人影。除非是结伴而行，连受到社会唾弃的下三流之类的人物也不敢单身匹马走这条路。但是，由于上帝，我们赞美他，对我们这一行人的仁慈，一路上，除了他们的行李曾经从马背上滑落下一两次外，没有任何不幸发生。沿途雄伟的高山连绵不断，山上彩云环绕，有蓝色的，也有紫色的；有光芒四射的，也有微微发光的，简直如同伊甸园中的珠宝和繁花一般光彩照人。

每过一小时都有一种新的光彩出现，而这些光彩中没有一

① 古代后住在巴勒斯坦西南部的一个民族，曾多次攻击以色列人。

种光彩与另一种相同。周围到处是各种芳香植物散发出的香味。一度被看做是国家荣耀的城堡和宫殿现在都已成了废墟。在那些山上，除了散落着一些被人遗弃的黑色帐篷外，没有任何居住点。羊群沿着山坡走着，像《圣经》中所说的那样，靠刺、蓟、野蔷薇和荆棘为生。半裸的男人坐在山坡上，除了一件长衫、一条腰带以及一块用羊毛绳束在头上的黑头巾外，再也没有任何东西了。清澈的山泉和溪流沿山流入山谷。水的味道犹如伊甸园的泉水一样甘甜。我们这一行人在尝了尝泉水后，又于祷告前在泉水里洗了洗手，并用泉水洗了洗他们的眼睛，他们曾因圣地遭到毁灭而流过泪。接着，他们双手合十以表示对圣城的敬意。

一连三天，他们一直这样，直至安息日前夕到来。这时，圣城，全世界的欢乐，终于在远方出现。他们立刻从坐骑上下去，扯碎了身上的衣服，伤心地痛哭起来。接着，他们以步代骑，继续向前，直至到达耶路撒冷城门。他们亲吻着城墙上的石块。为表示对圣殿的敬意，他们第二次扯碎了身上的衣服。愿圣殿的尽快重建和在我们这一代就获得重建，是上帝的意志。阿门！

第十三章　他们站到了耶路撒冷

很快，他们抵达的消息便传遍了整个耶路撒冷城。全城的人，无论是虔诚的教徒，还是有名望的学者，都跑出来欢迎他们。人们祝愿他们人人安详，对他们的到来表示由衷的高兴，以各种方式表达对他们的敬意，并且对他们大声喊道："你们真了不起！你们来这里一不为身体，二不为钱财，而是为了灵魂。就凭这一点，你们就完全有资格站立在天主，我们犹太人唯一的主，万王之王的圣殿中。"

哈西德派的总拉比，圣城塞法迪圣贤的首领，对这些"土耳其"人表示了极大的兴趣和关心，把他们全都带到他所在的学经祈祷堂。在那里，总拉比为这些到来的犹太人整日整夜举行灵魂满足聚会。

这样的活动他们连续举行了四个星期，以代表人生的四个时期。第一个星期代表出生期。在这个时期，婴孩虽在成长，但尚未发育完全，因此，他不会受到天上立法院的惩罚，这个时期在人到达二十岁时结束。第二个星期代表人生的最佳期。这个时期一直要延续到人的四十岁。以上这两个时期都是一个人的力量增长期。第三个星期代表人生的中年期。在这一时期人开始慢慢变弱。最后一个星期代表人的老年期。人在这一时

期要享尽他的全部天年，直至离开人世。

不过，在圣地以色列死去的人并不被认为是死者，而是被看做驻守在天国基础之下的神。他们在那里沐浴着弥赛亚的光芒，看到了欢乐的以色列国，以及所有那些上帝，我们赞美他，在未来的日子里将为以色列人做的好事。于是，当夜幕降临时，死者既不会害怕，也不会喊叫。他们深知所谓黑暗，只不过是那些前去接运以色列人并将他们带回耶路撒冷的云彩造成的一种暂时现象。正像我们的拉比们所预言的耶路撒冷终将要和圣地以色列融为一体，圣地以色列终将要和整个野蛮世界融为一体的日子必定会到来那样，祥云会把所有以色列人从世界各个角落接送到耶路撒冷的日子也必定会到来。这也是先知们赞美云彩，并发出“这些像云一样会飞的人都是些什么人”疑问的原因所在。

每逢安息日，他们便进入天国大殿，在那里学习由亚当·伊劳克①，挪亚②，闪③和埃伯④，梅尔基泽德克⑤，由亚伯拉罕⑥，以撒⑦，雅各⑧，摩西⑨，亚伦⑩和七十学子⑪ 对星期中每一天含义的解释。当然，还要学习创世故事本身，包括创造天地的全过程和上帝在第七天休息的内容。要学习的还有在《创世记》一书末尾雅各对他儿子的全部祝福。他们所学的这一切都是万能上帝亲口说出来的。在进行安息日午后祷告时，所有的先知都前来向他们讲述《先知书》中的有关章节。由于先知在作出预言时常常连他们自己也不清楚会有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因此，《先知书》中的那些晦涩难懂的段落通常由受人

① ②③④⑤⑥⑦⑧⑨⑩ 均系《圣经》中提到的人物。

⑪ 指古代将《圣经》从希伯来文译成希腊文的七十位著名经学学者。

尊重的小亚伯拉罕·埃兹拉拉比来解释。在小亚伯拉罕·埃兹拉拉比所作的解释中最为人们称道的是他对一首以“他（雅各）买下了那片土地”字句开头的诗歌的解释。小亚伯拉罕·埃兹拉拉比认为雅各的这一举动实际上是圣地以色列的一项最伟大的功德，因为尽管那块土地只是未来世界的一部分，但作为圣地以色列的一个组成部分则在当时已经得到了公认。

现在，让我们还是把话题回到我们这一行人身上吧。简言之，他们受到了耶路撒冷圣教会热烈而隆重的欢迎。城里的居民把他们一个个拉到他们的家中，以示对他们爱戴，给他们拿来了吃的、喝的，取出床垫和枕头为他们准备了休息的床。为了使脑子得到休息，使疲惫的身子得到恢复，他们一直休息到中午。然后，他们起来去浴室洁身以示对安息日和对圣城的敬意。耶路撒冷的浴室是天底下所有浴室中最值得称道的。它们有内室和外室。人们在外室脱去衣服，然后光身子到内室去洗。浴室内还有一间房间，服务员在那里为沐浴完毕的人擦背。浴室的地底下，有一只使用牲口粪便和肥料作燃料的加热炉。因此，浴室中所有的房间都是热的。然而，各个房间的温度并不相等，有的高一些，有的低一些。浴室还有若干贮水池和一个不断有新鲜水流出的浴池，里面的水既不冷也不烫，而是一直保持温热。沐浴者只要付给浴室老板两便士，付给服务员一便士，便能得到一条遮体的浴巾。

他们走下浴池，浸泡在水中，洗了一个礼仪式的澡[①]。随后，他们从浴池中上来，让浑身出一会儿汗，便来到那间有服务员的房间。服务员为他们擦了擦背，又用凉水替他们冲洗了

① 指按犹太教教规所规定的方式洗。

一番。接着，他们又走进浴池浸泡了一会，然后上来，擦干身子，穿上了洁白的衣服。等他们从浴室出来时，好像换了个人。他们在洗完出来时，给了服务员一便士，服务员则祝愿他们身体健康。他们回到家中，穿上安息日的盛装，随后便去了西墙。

现在的西墙，是自古以来我们心爱的圣殿留给我们的唯一纪念。它是由于上帝——我们赞美他——的怜悯和恩赐才一直保留至今的。墙有十二个人那么高，代表着以色列的十二个部落。其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的每一个人都能按照各自的高度和所代表的部落，在祈祷时献上他的心和感情。墙是由巨石砌成。每块石头都是六厄尔长，五厄尔宽。它们的形状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石块与石块之间没有沥青、油灰或石灰之类的粘连剂。尽管如此，石块却牢牢地连结在一起，犹如一块整石矗立在那里。它们和以色列人的团结一样，尽管没有任何一点微弱的主权力量把他们团结在一起，可全世界的以色列人还是团结如一人。西墙的两边都是阿拉伯人所占有的院落。他们和他们的牲口一起住在里面，从不干扰以色列人的祈祷。

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先是跪拜，然后匍匐在地上，接着再跪拜。然后，他们脱去鞋子，洗了洗手，低着头一直走到墙前。他们流着泪，亲吻着每一块墙石。随后，他们打开祈祷书，满怀激情和虔诚吟诵着《诗篇》。每吟诵一句，他们的灵魂便得到一次升华。穆谢拉比把头靠在墙上，回忆起他现在站着的地方就是圣灵从未离开过的地方。他开始用一种敬畏的语调，用他哥哥格肖拉比——愿他永远安宁——在其灵魂离开时所用过的声调，吟诵起《诗篇》来。他一口气诵到“国王把我带入他的厅堂”这一节。据说他的哥哥格肖拉比就是唱着这一

句离开人世的。不过，现在穆谢拉比坚持背完全诗，因为，圣地以色列的欢乐伴随着一种新的活力走进他的体内。

他们背完了《诗篇》，又背诵了好几首赞美诗，然后又作了午后祈祷。他们还为流放在外的犹太兄弟以及失踪的哈纳尼尔作了特别祈祷。为了他，他们曾在海上和陆上流过不少眼泪。不过，即使把他们先前为哈纳尼尔流过的眼泪全都加在一起，也比不上这会儿他们在西墙前为他流下的泪多。倘是比较一下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简直就是一滴水与沧海之间的数量关系。这是因为在他们亲身感受到圣地之神圣时，哈纳尼尔却不在他们身边。

当时的情景只能与一个国王在其朋友拜见时，领着他们参观他所有的金银财宝的故事相比。就在他们站到国王跟前时，他们突然想起有一个国王最喜欢的人没能和他们同来。于是，他们为他悲伤，因为他没能在场看到国王让他们看到的一切。使他们感到最为伤心的是，一路上，他比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的热情都要高。国王如能见到他，一定会对他感到十二万分的满意。毫无疑问，哈纳尼尔是他们中最了不起的一位俊杰贤达，可是，他的实际结局与他理应得到的却大相径庭。这怎不叫人伤心落泪。

最后，他们唱着歌和赞美诗迎接安息日的到来。接着，他们走回家中，作了圣祷，掰开安息日面包，吃起安息日圣餐，将安息日的神圣融入他们的肢体。耶路撒冷不少很有名望的人前来拜访他们，就像人们前去参加割礼前安息日前夕的筵席似的，因为每个前往圣地以色列的人都是一个身上带有地契的新生儿。就这样，他们彻夜坐着，诵读着故事和传说，唱着歌曲和赞美诗。等到太阳升起，他们开始向犹太会堂走去。

进了会堂，他们怀着无比虔诚的心情进行祈祷。谁也无法描绘在圣地以色列，尤其是在耶路撒冷进行祈祷的巨大道德力量。那里曾经矗立着圣殿。对于圣殿，人们曾写下这么一行字："我的眼睛和心灵将永在那里。"塞罗姆拉比两次起身为大家举手祝福。这是因为耶路撒冷与大多数流亡地区的习俗不同，在大多数流亡地，祭司只是在节日才举手祝福，而在耶路撒冷，祭司则每天都举手祝福。此外，每逢举行晨祷和补充祈祷时，他们还两次举手祝福。沙洛姆·莫德克海·哈－莱维拉比的儿子西米尔·约瑟夫拉比将一只银壶里的水倒在祭司的手上。这个银壶是穆谢拉比从他祖父阿维格多拉比家里带来的。西米尔·约瑟夫拉比过去总是以满腔的热情去完成下达给他的每一项训谕，对于那些用在圣殿庆祝上的训谕更是以加倍的热情去完成。他的手在倒水时由于高兴而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致使银壶撞到了盆上。谁知发出了竟是如同古老利未乐器发出的声音。祭司走上讲台，把脸转向大伙，张开上面刻有祝福词的弯曲手指，然后把手高高举起，用类似伊甸园中小天使翅膀发出的声音为大家祝福。他们不停地祝福着，直至大家对上帝表示了感恩，他们才用一声"阿门"结束他们的祝福。塞罗姆拉比更是高兴异常。当他第一次被荣幸地请上祭司讲台，吟诵赞美圣城耶路撒冷的颂词时，他的确是以满腔的爱心把那段颂词吟诵出来的。谁知，由他吟诵出的颂词竟神奇般地在所有会众的头顶上飞越传播。

到了诵读《托拉》时，主持人首先召请塞罗姆拉比以古代大祭司身份诵读。随后，又请西米尔·约瑟夫拉比以利未人身份诵读。接下来，佩萨拉比被请为第三朗诵人；约瑟夫·梅厄拉比被请为第四朗诵人；当教师的阿尔特拉比被请为第五朗诵

人；当屠宰巡视员的阿尔特拉比为第六朗诵人；耶胡达·门德尔拉比为第七朗诵人；穆谢拉比被请为最后一位朗诵人，他诵读的是《先知书》中的有关章节。卖肉的莱布什被荣幸地请上台托举《托拉》。只见他将《托拉》高高举起，使所有的会众都能看到。那位我们已记不起其姓名的人则被荣幸地请作收卷起《托拉》经卷的人。在每次朗诵之前和之后，他们都要吟诵一段颂词，向上帝表示感恩，感谢上帝使他们渡海成功。其他会众则跟在他们后面报以“阿门”二字，同时祝愿他们能最终成为有资格在弥赛亚王降临前永远生活在天主圣殿中的人，祝愿弥赛亚王降临的那一天尽快到来，在我们这一代就到来。阿门！

突然，会堂外传来了一个十分悦耳的声音，比会堂中任何一个人的声音都要悦耳。这声音很像他们在海上听到过的那一声音。他们抬起头，吃惊地看到出现在他们面前的竟是哈纳尼尔。他的脸由于兴奋而光彩夺目，散发着海浪在月光照耀下发出的光芒。他比以前更显得高大了，脚上穿上了鞋子。他一一问候着大家，对最终又和他们相会感到由衷的高兴。他对他们说：“永生永在上帝的孩子，你们能来圣地是十分幸运的。”

“是谁把你带到这儿来的呢？”他们问他。

“我先将头巾往海上一铺，接着又在头巾上坐下，随后它就一直载着我漂到了圣地以色列。”他这样告诉他们。

这时，大伙才突然意识到他们先前在海上见到的那个漂浮着的人影就是哈纳尼尔。

他们随即对天主进行了赞美和感恩。尽管天主对这些赞美和感恩都受之无愧，然而，就天主而言，所有的赞美和感恩又都是可有可无的。因此，所有寄希望于天主的人不必感到羞

愧。经书上是这样写的："我就是主，所有寄希望于我的人都不必羞愧。"他们认为："主对所有寄希望于他的人永远是仁慈的。"他们对哈纳尼尔是这么看的，鉴于他信任主，主的仁慈永远围绕在他的身边。

祈祷以后，耶路撒冷的圣教会会众为他们举行了一个盛大庆祝宴会。宴会上有葡萄酒、白兰地。这些酒都是人们在住棚节到来之前不久的葡萄收获季节专门为自己酿造的。全城所有人家都给他们送来了享誉圣地以色列的各式果脯，其中有香橼脯、无花果脯以及其他鲜美水果脯。人们以各种方式向刚刚到来的客人表示他们的爱戴之情。人们还特别向忠实履行受难契约和圣地契约的哈纳尼尔表示了爱戴之情。他们真心实意地请他在首席就坐，然而，哈纳尼尔却很谦虚，在靠近门口的一个下席上坐下。他说："当公正的弥赛亚王到来时，我们千万不要靠得他太近。如果他需要我这一个人，他一定会请我坐到靠近一些的位子上。只有到那时，我才会认识到自己在他眼中还能起些作用。否则，即使坐到了首席上，又能怎么样呢?"

他们就这样坐着，喝着各种各样的酒，不止一次地赞美仁慈、善行的上帝，讨论着有关十戒的论述。圣地以色列正是由于执行着这十条戒律，才比所有其他地方圣洁、神圣。这时，一道蔬菜端到了这一行人面前，谁知它吃起来却是鹅油炸出的禽肉的味道。圣地以色列真是太了不起了！这种蔬菜完全可以在市场上用一便士买上两斤。然而，只要把它在麻油里一炸，便有油炸禽肉的味道。他们在对酒和食品赞扬了一番后，洗手开始进行正式的宴会。

第十四章　在圣灵面前

安息日过后，我们这一行人在靠近西墙的住所租了些住房。房屋的窗户正对着圣殿遗址，使他们感觉到他们就在圣灵面前。妇女们为自己购买了白羊毛织出的衣服，以及她们最喜爱的食品，圣地出产的饮料、水果等。她们烧饭、烤面包，用自己的智慧料理着家中的一切。他们现在是什么也不缺，到了七七节，还能喝上山羊奶。

这一行人在耶路撒冷天主的生活之地面前住下后，便把所有精力集中在对《托拉》的学习上，集中在祈祷、行善和开办慈善事业上，集中在对仁爱、敬畏、谦卑这些美德的学习上。每当新月节前夜和其他一些祈祷日到来时，他们都要去圣所为自身以及尚在海外流放的犹太兄弟祈祷。

人生所有的时刻都不一样，所有从圣地以色列以外地方回到圣地来的正直人在初到时都必须降低他原先的地位，因为圣地以色列的一切都是圣洁的，屈尊对于日后成为圣人一事是十分必要的。当然，上帝，我们赞美他，会前来帮助他们的，会赐予他们力量去恭恭敬敬地接受所有可能降临到他们头上的打击，直到他们成为有资格接受一种新的智慧——圣地以色列的智慧的人为止。就这样他们日复一日地接受着各种各样的考

验，包括侮辱、谩骂、钱财受到损失、肉体受到损伤方面的考验。还有，耶路撒冷与圣地以外的任何地方都不一样，在耶路撒冷，从未有人能在罪行未受到惩罚的情况下，能上床睡觉。上帝，我们赞美他，为了不让耶路撒冷精神上的债务增加和积累起来，总是每天结清他的账目。就像一个世俗法官，对那些送交他处理的案子总会考虑再三，看看受牵连的人是否会是清白的，上帝，我们赞美他，总是把眼光转向耶路撒冷，严厉惩罚住在其中的人，使他们能够及时清洗所犯下的罪行。

塞罗姆拉比的女儿佩塞尔是在骡子的乱蹄下丧身的。菲加则是在社会上不三不四的人的打击下死去的。一天，一个担水的人送水给菲加。那时正值大雨滂沱，所有的蓄水池和井都满了，于是，菲加对那人说她不需要水。谁知那个担水的人竟把皮水袋里的水统统泼在她的身上。菲加因此着凉死去。

尽管遭受到这些打击，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仍毫无怨言地接受着降临到他们头上的一切。对所遭受的打击既不反抗，也不到圣灵面前要求补偿。相反地，他们总是默默地承受着所有的打击。他们还自我安慰，说什么也许到了明天，上帝，我们赞美他，就会前来解救他们，届时，他们的一切烦恼和灾难也就会随之结束。每次民众问他们："为什么上帝，我们赞美他，不去用同样的方法惩罚那些像对待俘虏一样对待上帝孩子的邪恶民族？"他们总是这样回答："我们认为答案就在你们的问题之中。从前有个国王，他的儿子受到了敌军的攻击。对此，国王却说：'我为什么非要派军队去报复他们呢？那不是自寻烦恼吗？我要把军队留在家里，亲自去惩罚那些使我儿受苦的家伙，使我的儿子在高兴中，体面地返回家园。'"

尽管任何烦恼都是难以忍受的，然而，最叫人无法忍受的

还是为谋生而出现的烦恼。一个人在突然变穷后，饥饿就会每天缠着他。我们这一行人的口袋就像有了洞似的，总是聚不住钱。一年尚未过去，他们就开始感到谋生的困难，因为圣地以色列早就消除了所有赚钱的场所，也没有任何可以使从海外带回来的钱再变出钱来的办法。最后，他们终于落到了只有靠流放地人的捐款维持生计的地步。

当这一天到来时，卖肉的莱布什终于离开了这一群体，决意返回布察兹。莱布什对大伙儿说："你们有没有见到过一个除了羊肉之外一无所有的国家?"实际上，从一开始，他就对耶路撒冷没有什么好感。他想找的东西没有找到，而对于真正得到的却又不满意。此外，约瑟夫·梅厄拉比也被迫开始作了准备离开的打算。他倒是希望能够在圣地以色列一直住下去，然而，根据"没有老婆的人不得在耶路撒冷居住一年以上"这一古老的法令，他是无法再住下去了。

不过，上帝，我们赞美他，总是用惩办邪恶的同一方法去支持正义。准备将莱布什带回流放之地的船却在抵达时带来了与约瑟夫·梅厄拉比离婚的妻子。梅厄拉比当即对她表示了欢迎，接着便带着她来到婚礼的华盖下，与她复婚。约瑟夫·梅厄拉比一直活到了他的后代成长为一代正直、畏神、爱神的人才过世。佩萨拉比和泽瑞尔及梅厄拉比一样感到他们在圣城的生活是十分有意义的。他们后来住的房子是由他们那些一度在宇宙之主军队服役的儿女们为他们建造的。

就这样，我们这些获得救赎的同胞兄弟与圣城圣教会的会众共同生活在一起。愉快地履行着"必须生活在故土以色列"的圣训，直至享尽天年，离开人世为止。他们的灵魂回到了所有灵魂的归属——上帝的身上，而他们的躯体则留在他们母亲

的怀里。因为他们获得了安葬在耶路撒冷橄榄山上圣地的土壤里的资格。他们要在那里，面对着上帝的圣殿，躺在上帝——我们赞美他——的脚下，直至被唤醒开始他们的永生生活为止。当那一天到来时，人们将会写下这么一行字：

“上帝的脚将会在那一天在橄榄山上站立起来。”

不过，哈纳尼尔却一直活了很多很多年。而且每过一年，他的精力就要增加一分。他在一百岁时看上去简直像个刚刚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始终不渝地履行圣训，四处行善，脸上根本看不出有半点虚弱、衰老的痕迹。人们中流传着许许多多有关这同一个哈纳尼尔的神奇传说。譬如，有一则传闻说，我们这一行心地善良的人在到达雅法海岸时，发现哈纳尼尔正在太阳底下晒头巾。当然，这则故事并不真实，因为在他的同伴到达圣地之前，哈纳尼尔就已经在耶路撒冷了。关于他的头巾，也有好多类似的神奇传闻。譬如，有一则传闻说，拿破仑发现了这块头巾，便用它做了一面旗帜，结果使得他在战争中屡屡获胜。当然，这也不真实，因为当时哈纳尼尔已经离开了人世。他死后，人们就把他那块头巾作为蒙眼布，盖在他的眼睛上。

哈纳尼尔是在犹太历七月前夕那天仙逝的。当时，他已把头巾系在了腰上，正准备去犹太会堂。突然，他发现他的两腿有些发软打飘。他自言自语道：“这个家伙的腿大概在求他不要为难它们。看来，我只好在家祷告了。”

当他吟诵到“天是上帝的天，而地却是上帝赐予人子的地”这句话时，他的灵魂在一种完全纯洁的状态下离开了他。人们发现他仙逝后，帮他合上眼睛，把他那块头巾盖在他的眼睛上面。人们费了好大劲才将祈祷书从他手里取下。随后，人

们替他洁身，把他送到他的永久安息地。

护送他前往墓地的人很多。许多人都在墓地发表了赞扬他的讲话。第一个发言的人赞扬他生活简朴；第二位赞扬他全心全意；第三位赞扬他履行圣训雷厉风行；第四位赞扬了他对圣地以色列的热爱；第五位赞扬他的忠诚；而第六位则颂扬了他的上述所有优秀品质。人们发现所有那些为了使受到上帝祝福世界增色生辉而赋予以色列的优秀品质都可以在哈纳尼尔身上找到。最后，人们齐祝哈纳尼尔安息。

耶路撒冷的圣贤和拉比一直希望能有人写一部书，把发生在哈纳尼尔身上的一切记录下来。可是由于服役的艰难、生活的紧张，以及不断出现的争吵和不和等原因，这件事给拖了一天又一天，一年又一年，直到我站出来写下了这本记载着所有哈纳尼尔不寻常经历的书才算了结他们的心愿。我给这本书取名为《大海深处》，是为了纪念哈纳尼尔，愿他安息。他曾下到大海的深处，后来又平安地从那里走了出来。我在书中既没有遗漏任何我所听到的东西，也没有增加任何我的灵魂所不允许增加的东西。

有一些人会像读神话故事一样读我的这本书，而另外一些人会在阅读这本书时，从中引出有益于他们自身的教诲。对前一种人，我想引用《箴言》中的一段话："优美的字句总是会使人的心灵得到满足，总是会使灵魂得到安慰，免除人们的忧愁烦恼。"而对于后一种人，我则想借用大卫王说过的一句话："那些寄希望于上帝的人，他们将继承圣地。"

·附　录·

授 奖 词

瑞典学院
常务秘书　**安德斯·奥斯特林**

今年，诺贝尔文学奖金分别授予两位杰出的犹太作家——撒母耳·约瑟·阿格农和内莉·L. 萨克斯。他们两位都代表犹太民族对我们这个时代发出的不寻常讯息。阿格农的家在耶路撒冷。萨克斯女士则于1940年移民到瑞典，如今已是瑞典公民。在这里将两位获奖者相提并论，为的是对他们各自成就表示肯定；同时，本奖金由他们两位合领确实有其特殊原因：尽管他俩以不同的文字进行创作，但他们的精神却来自一处，并在继承犹太民族传统文化方面相辅相成。共同的源泉是他俩创作生命的力量来源。

阿格农是现代希伯来文学最著名的一位作家，他的到来是对语言障碍的突破。尽管把希伯来文翻译成瑞典文并非易事，

然而，现在阿格农最重要的作品已经有了瑞典文译本，书名为《大海深处》。阿格农现年78岁，早年以意第绪语写作，不久改用希伯来语。专家认为，他对希伯来文的运用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其散文风格严谨、节奏铿锵、表达丰富。阿格农的故乡在加利西亚，是一个古老望族的后裔，从小受到传统文化的熏陶。他深深向往巴勒斯坦，离开故乡时年仅20。如今，他已是巴勒斯坦一名德高望重的经典作家。在那里他可以回顾为重建犹太民族家园所走过的漫长奋斗历程，以及文化犹太复国主义理想对他无限创造力的影响。

阿格农创作的一大特征是以他的故乡布察兹作为作品的背景。布察兹曾是犹太人居住的重镇，犹太教传播中心，如今已毁于战火，不复存在。阿格农的叙事艺术表现为现实和传说交替。在他所有创作中，当以《婚礼的华盖》最具特色。书中表现出的纯朴和别出心裁的幽默无疑使其成为犹太文学中的《唐·吉诃德》。然而，他的《宿客》一书也许最为重要。故事的叙述者重返阿格农童年故乡小镇——布察兹，屡次想聚集一些教友到犹太会堂举行宗教仪式，结果都无法如愿以偿。从这部小说的轮廓中，我们可以看到许多独具匠心的刻画：命运的变幻、人物的神貌、世事的经历和往昔的沉思。祈祷室的钥匙本以为已经遗失，结果返回到耶路撒冷之后，竟然在旅行包里找到。对阿格农而言，这把钥匙意味着：除非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否则传统秩序决不可能在犹太散居时代获得重建。阿格农是一位现实主义作家，然而他的作品却不乏神秘主义成分，使那些最灰暗、最普通的情景都笼罩在一层金黄色犹如童话诗一般的奇妙气氛之中，令人不禁联想到夏加尔从《圣经》中汲取主题的绘画。阿格农是一位具有高度创新精神的超俗作

家，不仅具有非凡的幽默和睿智，而且具有敏锐的洞察力。总之，他是一位以淋漓尽致手法表现犹太民族性格的作家。

阿格农博士——依据颁奖证书上的授辞，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你，是由于你“深刻而独具特色的叙事艺术，并从犹太民族的生命汲取主题”。如蒙阁下把这一国际性的荣誉当作一种征兆，证明你的作品非但未受到语言藩篱的隔绝，而且还超越一切障碍，引起世人的共鸣、理解和推崇，我们将感到无比荣幸。现在，我代表瑞典学院向您表示最诚挚的祝贺，并请您从瑞典国王陛下手中领取本届诺贝尔文学奖金。

徐新　译

受奖演说

撒母耳·约瑟·阿格农

我们犹太民族的先哲先圣曾经说过，在这个世界上每当遇到喜悦之事，都得感谢神的恩赐。不论我们进食也好，取饮也好，事前事后都得诵读一段祝祷以示谢忱。不论是闻到草的芳香、香料的芬芳，还是尝到甘果的甜美，我们都得为这一喜悦而赞美上帝。对于视觉上的喜悦也应如此，每当见到七月的太阳在黄道带上运行，草木在春天茁壮生长，或者是美丽的花朵含苞绽放，我们也总要诵读祈文一段。就连碰上听觉上的享受我们也要赞美上帝。如今，透过各位尊敬的先生，使我获得了一次听觉上的喜悦。

当我最早从瑞典代理公使口中得知瑞典学院已决定将本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颁发给我时，我便吟诵了一段适用于听到自己或他人喜讯的祝祷："赞美上帝，他是永远仁慈并行施仁慈的。"所谓"仁慈"，是由于至善至美的上帝使这座最著名的文学院决定将这项最伟大的、最为世人所推崇的奖金，颁赠给一位用希伯来这一圣语写作的作家；所谓"行施仁慈"是由于上帝特别眷顾我，使学院的各位院士挑选了我。现在，既然我从远方来到此地，我愿再诵读一段祈祷，献给国王陛下："善哉

吾主上帝，天地之主，赞美归汝：汝将荣耀赐予血肉之躯的君王。”对于各位卓越的院士先生们，也请允许我献上一段祝祷：“赞美归于我主，他将智慧赐予各位血肉之躯。”《塔木德》上有这么一段文字：“在耶路撒冷，有分辨能力的人在与他人一道进餐时，必先弄清同桌是什么样的人。”所以，我愿意告诉各位我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你们已同意我与你们同桌共餐。

历史上，由于罗马皇帝提图斯带来的灾难，耶路撒冷被夷为平地，以色列人被逐出家门，因而我也出生于异国他乡。然而，我却始终认为自己是出生在耶路撒冷的土地上。有一次在梦中，我发现自己与利未族的兄弟一起在所罗门王建造的圣殿里，齐声高唱以色列王大卫的诗歌。这歌曲、这旋律自从耶路撒冷被毁、以色列人被逐以来再也没有人听到过。也许是掌管音乐的天使怕我醒来后重复我梦中所唱的诗歌，便设法使我在白天忘却了梦里唱过的歌，因为万一我的同胞兄弟、以色列的子孙听到这歌声，他们将会无法忍受因失去幸福而产生的悲哀。天使为了消除我因不能用嘴唱歌的痛苦，便教会了我写作诗歌的能力。

我出身利未族，我的祖先和我都是圣殿唱诗班的成员。据传我父亲是先知撒母耳的后裔，所以我取名撒母耳。

我写第一首诗歌时年仅5岁，是因为想念父亲而作的。当时先父正外出做生意，我太想他了，于是写下了这首诗歌。此后，我又写了许多诗歌，但全都没能保留下来。父亲的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战火摧毁，我留在一间房中的所有著作也都付之一炬。当地那些年轻的工匠、裁缝和鞋匠，过去经常边干活边吟唱我写的诗歌。这些人在大战中死了许多，侥幸没死的也与他们的姐妹们一起，被敌人威逼着自掘沟壕而被活埋在其

中，而大多数，包括那些姐妹们在内都被烧死在奥斯威辛的焚尸炉里。这些姐妹们生前以她们的仪容美化了我们的小镇，还以她们甜美的歌喉唱过我写的诗歌呢。

我写的诗歌与吟唱者一样，都随着熊熊烈火升了天，而我后来写的一些作品也遭到了同样的厄运：当我在汉堡一家该死的医院住院治病时，一天晚上家中遭到火灾，我的所有书籍和财物都化为灰烬。在被焚毁的书中有一部长达700多页的长篇小说手稿，出版商已宣布即将出版它的第一部分。同这部名叫《永生》的小说一起被烧毁的，还有自我离开以色列地以后所写的著作，其中包括一部与哲学家马丁·布伯合写的作品和4000册希伯来文藏书，这些藏书大多是祖先留传下来的，有小部分是我省吃俭用买下来的。

我刚才说了“自我离开以色列地以后”的话，但我还未提及我居住在以色列期间的情形。现在我就来讲讲这些事。

我是在19岁半的那年来到以色列的，我想用自己的双手劳动为生。但一时找不到工作，只得另谋生路。后来终于在“锡安热爱者协会”和当时酝酿中的“国会”——“巴勒斯坦局”两处谋到了秘书的职位；此外，我还自愿到“犹太治安法庭”担任第一书记员的工作。通过这些工作，我有幸认识了几乎每一个犹太人，更由于对同胞的爱以及想了解自己同胞的愿望，我还结识了许多无缘通过公务认识的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在那几年里，耶路撒冷城的男男女女我差不多没有不认识的。

在我遭到火灾之后，上帝赐我以智慧，我重新回到了耶路撒冷。依靠耶路撒冷的神力，我写下了上帝在我心中、在我笔端的一篇又一篇文章。我也写了一本有关犹太教经文的书、一

本有关“敬畏日”的书，以及一本有关以色列自犹太教经文颁赠以来的书。

回到以色列之后，我又曾两度出国：一次是与小扎尔马·肖肯洽谈出版我的著作事宜，另一次是到瑞典和挪威旅游。这两个国家的大诗人对祖国的爱已深深印入我心中，我决定去拜访他们。今天是我第三度来到瑞典，以接受诸位的祝福。

在我居住耶路撒冷期间，曾写下了不少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有的已经发表，但大多数仍以手稿保存着。

我刚才说过，幼年时我就因想念父亲而写下一首诗歌。先父在我的启蒙教育上给以不少指点，当然给我以启蒙的还有镇上的拉比，在我3岁至8岁半之间共有过三位家庭教师给我上过课。

我在诗歌和文学上到底接受了谁的影响呢？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我是受了某某诗人或某某作家的影响，但这些诗人或作家，不是我从未听到过名字就是听到过名字却没读过他们的作品。那我自己是怎么看的呢？我到底受过哪些人的滋养呢？固然，不见得每个人都能记得向他提供牛奶的母牛的名，但为了使各位有所了解，我愿意澄清一下我到底受了哪些方面的影响。

首先，最重要的就是《圣经》。我从这里学会了如何拼写文字。然后是《密西拿》、《塔木德》和《米德拉西》。还有拉希拉比所著的《托拉》评注。之后又学了《波士金》——后期《塔木德》评注家的评注，以及《圣经》学者和中古时代哲人的著作，其中以迈蒙之子摩西拉比，即世人所知的迈蒙尼德最为重要。

当我最早开始学习希伯来文以外的文字时，我读遍了凡是

能得到的全部德文书籍，从中汲取了许多符合我胃口的养料。限于时间，我就不在此具体列举作者和书名了。那么，我为什么要列举犹太人的著作呢？因为这些书是我思想的源泉。而且从我的良知出发，我明白我之所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应该归功于这些著作。

此外，还有另外一种影响，就是我平生遇到的每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是老是少，是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他们的言论和他们所讲的故事都深深地印入我的心中，有的还流露于我的笔端。大自然的景色也同样感染了我。如死海，那是我习惯每天在旭日东升时，从住处屋顶眺望的地方；阿能溪，则是我经常沐浴的去处；每到夜晚，我常常与虔诚的教徒们一起来到哭墙旁——正是这些夜晚赐给我以双眼，让我看到了神圣的土地。愿一切赞美都归于神——是他赐给了我们这座哭墙，是他建立了这座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城市。为了表示我也重视任何生物，我还得提及驯养的牲畜，以及我所有了解的飞禽走兽。约伯很久以前就曾说过（《约伯记》第35章11节）："谁教训我们胜于地上的走兽，使我们的智慧胜于空中的飞鸟？"从它们身上学到的知识，有些已在我的作品中得到反映，但我担心的是自己学到的也许比应该学到的少得多，因为每当我听到犬吠、鸟鸣、鸡啼时，我不知道它们究竟是在感谢我，还是在责备我为它们所写的故事。

在结束演说之前，我想再提一件事：如果我过于夸耀了自己，那都是为了使在座诸位放心，你们并没有选错人。至于我自己，其实是很渺小的。我一生中永远记住大卫王在《诗篇》第131章1节中所说的话："上帝啊，我的心不狂傲，我的眼不高大，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敢行。"倘若我能对什么

感到骄傲，那只能是对我能生活在它上面的、上帝应许我们的祖先并赐予我们的国土。正如《以西结书》（第 37 章 25 节）所言："他们必住在我赐给仆人雅各的地上，就是你们列祖所住之地。他们和他们的子孙，并子孙的子孙，都永远住在那里。"

最后，我愿作一段简短的祈祷：神将智慧赐给智者，将救赎赐于诸君王，愿神无限地增长诸位的智慧，荣耀你们的君王。愿犹大在过去和现在都能得到救赎。愿以色列平平安安。愿救世主降临锡安山。愿这块土地充满知识，居民们永享喜悦和平安。愿所有这些都是上帝的旨意。阿门。

徐新　译

阿格农年表

1888年　7月17日生于东加利西亚小镇布察兹。家姓恰兹克斯（Czaczkes）。父亲是位犹太商人。父母均具有较高文化修养，且爱好文学。

1891年　开始在当地犹太小学就读，接受以《圣经》和《塔木德》为主要学习课程的传统犹太教教育。

1903年　处女作《雷纳的约瑟》在当地一意第绪语月报上刊出。

1905年　前往利沃夫，在《哈耶》报馆工作，同时为意第绪语《日报》撰稿。不少诗歌、传说、民间故事发表。与现代希伯来文学先驱约瑟夫·海姆·布伦纳结识。深受在东欧广泛兴起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影响，积极投入这一运动。

1907年　离开家乡布察兹，前往巴勒斯坦。在巴勒斯坦雅法市土地安置办事处工作。稍后在“锡安热爱者协会”和“巴勒斯坦局”任秘书。并在“犹太治安法庭”任义务第一书记员工作。工作之余从事创作，创作语言已由意第绪语改为希伯来语，直至临终。

1908年　短篇小说《弃妇》发表，首次启用“阿格农”笔名。作品受到读者和评论界好评，作者一举成名。

1912年　完成长篇故事《但愿斜坡变平原》。

1913年　赴维也纳出席第11届犹太复国主义者代表大会；返故乡布察兹探望病重的父亲。父病故。去德国学习进修。

1914年　往返于柏林、莱比锡、汉堡等城市。为《犹太出版》刊物工作。

与他人共同编辑出版波兰犹太人书籍。

1917年　与著名犹太哲学家马丁·布伯在柏林结识，共同研究犹太教哈西德派思想，合作编辑《哈西德故事》专辑。并为布伯主编刊物《犹太人》撰稿。

1919年　与犹太女子艾斯特·马克斯结婚，婚后生有一子一女。小说《作家的故事》发表。已完成的长篇小说《永生》手稿被大火焚毁。

1922年　第一部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完成。

1924年　举家返回巴勒斯坦，在耶路撒冷定居。正式以“阿格农”为姓。

1930年　重返故乡布察兹。

1931年起　《阿格农文集》开始出版。1931－1935年1至6卷在柏林出版。1939－1952年在耶路撒冷和特拉维夫出版了7至11卷。

1934年　中篇小说《大海深处》出版。第一次获比利亚克奖。

1939年　另一部长篇小说《宿客》发表。同年发表的还有《一个简明的故事》。

1941年　《耶路撒冷故事集》（1941－1953）中的若干故事开

始陆续发表。

1943 年　中篇小说《订婚者》发表。

1945 年　长篇小说《逝去的岁月》发表。

1946 年　获乌色什金奖，将半数奖金捐给儿童福利事业。

1950 年　出版小说《野狗》、《捉希拉》、《伊锋和伊南古语》。

1951 年　第二度获比利亚克奖。

1953 年　8 卷本《文集》开始在以色列出版，1962 年出齐。

1954 年　获以色列奖。

1958 年　《自传》出版。第二度获以色列奖。耶路撒冷大学因其文学成就授予荣誉博士称号。

1966 年　与瑞典籍犹太女诗人内莉·萨克斯女士共获当年诺贝尔文学奖金。中篇小说集《两个故事》出版。

1970 年　2 月 17 日与世长辞，享年八十有二。

徐新　编

译 后 记

笔者对犹太文学的兴趣尽管可追溯到70年代末，但对希伯来文学的兴趣却始于1988年。当时，我在美国两年的英语教学工作即将完成，正准备打点行装取道欧洲回国。也许是那两年中笔者与犹太人交往甚多，也许是笔者在教学之余先后数次在各犹太团体作了一些有关“犹太文学在中国”之类的讲演，临行前接到以色列著名学府希伯来大学杜鲁门和平与发展研究所发出的访以邀请。能访问犹太文化的发祥地，对一个从事犹太文学的人来说无疑是具有极大诱惑力的，何况当时能有此机会的中国学者毕竟不多，所以我欣然接受了邀请。

访问期间，除在希伯来大学发表讲演，与有关学者、专家座谈交流外，多次前往耶路撒冷各大书店浏览。素闻犹太人爱好书籍文学，享有“书之民族”的美誉。店中那一排排装潢精美、内容各异的书籍无疑平添了本人对希伯来文学的兴趣，青年时代曾读过的以《圣经》为代表的古典希伯来文学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美好的回忆常常会勾起人们对现代的追求。“现代希伯来文学会是个什么样儿?”不禁问了自己一句。当笔者结束这次难忘的访问，搭机离开时，行李中增加的唯一物品便

是浏览书店时购下的几册现代希伯来文学作品，其中自然少不了现代希伯来文学泰斗阿格农的。

回国安顿后，除了不忍看着这些以“硬通货”购下的书籍闲置外，更主要是对国内外国文学界在现代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实际存在“空白”状态的不安，一时感情冲动，闯入了希伯来文学研究领域，开始了对其系统而有计划的研究。结果之一是陆续发表了有关论文和译作，结果之二则是被漓江出版社负责筹划组织出版我国外国文学界世纪工程《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主编刘硕良先生错猜，指名主持“阿格农卷”的选编、译介工作。笔者深知这一世纪工程的份量和意义，且当时正忙于组织编写我国首部《犹太百科全书》，再加上才疏学浅，对希伯来文学研究刚刚起步，本不该接受这一重托。然出于对希伯来文学的偏爱和对阿格农本人的敬重，又深感有必要和有义务把这卷书承担起来，经过一番斗争后，终于允诺下来。

收入此卷的作品主要有二：长篇小说《婚礼的华盖》和中篇小说《大海深处》。前者作为阿格农的最重要作品，显然是必须收录的。后者虽篇幅不大却是阿格农的精品之一，其构思、布局、行文、风格均有独特之处，是一部能反映作者艺术风格的佳作。此外，它还是阿氏作品中最早译成其他语言的作品，绝大多数读者对阿格农的了解都始于该篇，可见其重要和影响之一斑。

《婚礼的华盖》原计划由竑一同志（主译卷一）和王银萍同志（主译卷二）负责译出，但竑、王二氏均有繁重教学任务在身，为及时完成译事，先后约请其他一些同志参加。具体地说，卷一的1－14章主要由竑一、齐齐译出，刘兴林参加了9－13章的部分译事，15－19章由曹建新翻译；卷二的1－9章

由王银萍译出，10－11 章由王典民译出。南京大学教授刘志漠先生在百忙中为卷二译文作了较为详尽的校改。本人则主要负责协调，对书中涉及犹太文化方面的问题作了处理，并对全书译文的统一进行了最后审订。《大海深处》由本人译出，曾在《当代外国文学》刊载（1990 年第 2 期）。这次入卷又对部分译文进行了修订。《婚礼的华盖》系根据 Schocken Books 出版公司 1967 年版本译出，《大海深处》则根据该出版公司 1947 年版译成，特此说明。

最后，谨借此机会对漓江出版社和丛书主编表示衷心感谢。若无他们的信任、关心和督促，这部我国首次系统译介的代表现代希伯来文学高峰的 40 余万言阿格农卷，不可能现在就与读者见面。

徐　新

1992．7．30

Theodor Mommsen 1902
HENRYK SIENKIEWICZ
RUDYARD KIPLING 1907
RUDOLF CHRISTOPH EU
PAUL HEYSE 1910
MAURICE MAETERLINC
GERHART HAUPTMANN
VERNER VON HEIDENST
KARL ADOLPH GJELLE
HENRIK PONTOPPIDAN
CARL SPITTELER 1919
KNUT HAMSUN 1920
ANATOLE FRANCE 1921
GRAZIA DELEDDA 1926
HENRI BERGSON 1927
SIGRID UNDSET 1928
SINCLAIR LEWIS 1930
ERIK AXEL KARLFELDT 1931
JOHN GALSWORTHY 1932
LUIGI PIRANDELLO 1934
EUGENE O'NEILL 1936
ROGER MARTIN DU GA
PEARL S. BUCK 1938
JOHANNES V. JENSEN
GABRIELA MISTRAL 1945
FRANÇOIS MAURIAC 1952
SIR WINSTON CHURCHILL 1953
SALVATORE QUASIMODO 1959
SAINT-JOHN PERSE 1960
JOHN STEINBECK 1962
GEORGE SEFERIS 1963
SHMUEL YOSEF AGNON 1966
NELLY SACHS 1966
PATRICK WHITE 1973
EYVIND JOHNSON 1974
HARRY MARTINSON 1974
EUGENIO MONTALE 1975
SAUL BELLOW 1976
VICENTE ALEIXANDRE 1977
ISAAC BASHEVIS SINGER 1978
ELIAS CANETTI 1981
WILLIAM GOLDING 1983
JAROSLAV SEIFERT 1984
CLAUDE SIMON 1985
WOLE SOYINKA 1986
JOSEPH BRODSKY 1987

Classical Works OF Nobel Literary Prize Winners



诺贝尔文学奖精品典藏文库